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第三集部册

Z121.5
CH1
7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藏书

ZJU001016186

李太白集分類補注

〔唐〕李　白撰
〔宋〕楊齊賢集注　〔元〕蕭士贇删補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讀李白詩

稍遣秋之日閒吟白也詩仙才信有謫逸筆總多奇竹響含風除濤聲出峽時漢庭名方朔國色藉名垂

乾隆壬戌孟秋

右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御製詩 李太白集分類補注 一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一
古賦
卷二
古風
卷三
樂府
卷四
樂府
卷五
樂府
卷六
樂府
卷七
歌吟
卷八
歌吟
卷九
贈
卷十
贈
卷十一
贈
卷十二
贈
卷十三
寄
卷十四
寄
卷十五
留別

卷十六
送
卷十七
送
卷十八
送
卷十九
謝答
卷二十
遊宴
卷二十一
登覽
卷二十二
行役
懷古
卷二十三

紀閒適
懷思
卷二十四
感遇
寫懷
詠物
卷二十五
題詠
雜詠
閨情
哀傷
卷二十六
表類
書類
卷二十七
序

卷二十八
序
卷二十九
記
頌
讚
卷三十
銘
碑

臣等謹案李太白集分類補註三十卷宋楊齊賢集註而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北宋以來註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註今惟齊賢等不為辨正而轉以為史失其名此類俱未為精核然大致賅贍足資檢閱其於白集固不為無功焉齊賢字子見春陵人士贇字粹可寧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所著有詩評二十餘篇及氷崖集俱久佚不見獨此本僅存云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原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久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遍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紘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關雎之義始

悃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李陽冰撰

別集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畧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

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
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
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
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
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
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
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
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
李白深入骨髓何翰拳拳如是邪太真妃因驚曰何翰
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
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
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
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
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
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今問常目白曰凡心肝五臟
皆錦繡邪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
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
一杯水蓋歎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
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
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
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
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繞雷州中
咸平元年三日樂史撰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賦

大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陰見天台司馬子微士贇曰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辟穀導引術無不通續仙傳以為尸解天台赤城山名上清玉平之天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士贇曰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士贇曰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士贇曰晉書阮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嘗作大鵬讚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於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士贇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漆園吏唐天寶元年詔封南華真人此言鯤鵬之說始於逍遥遊　徵至怪於齊諧談北冥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暮髮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士贇曰莊子逍遥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齊諧者志怪者也　刷渤海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士贇曰五嶽泰衡岱嵩華恒也　爾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背棄逆怯切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排閶闔之崢嶸士贇曰天橋飛貌崢嶸高廣貌　騰簸鴻蒙關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士贇曰鴻蒙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　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砀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颷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啓途士贇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天隙電照也

塊視三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寧弧莫不投竿失鐵作木切仰之長吁士贊曰任公子為大鈞釣魚而大魚食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嘆縯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士贊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當胷臆之掩晝若混芒之未判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欻翳以橫榰章移切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以兩切漭母黨切之野入乎汪湟之池士贊曰泱漭廣大也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躨渠龜切跼巨夷切士贊曰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謂水伯海若海神也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士贊曰巨鼇十五舉首首冠靈山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棠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於靈仙久馴擾於池隍精衛殷勤於銜木鷓鴣悲愁乎薦觴士贊曰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海鳥曰鷓鴣止於魯東門之外是歲海多大風暖多天雞警曉於蟠桃跋七倫切烏晰之列耀於太陽士贊曰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不曠蕩而從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遥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腸士贊曰列子黃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戲暘谷而徘徊馮炎洲而抑揚士贊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炎洲在南海中俄而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擬恨賦　江淹嘗歎古人遭時否塞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篇擬之云

貴人嵩里送士大夫庶人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

不歌仰思前賢飲恨而歿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劒叱咤揮中原東馳勃澥西漂崐崘斷蛇奮旅掃清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鬬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劒舞泣挫雄威騅中綷切不逝嗢於鴂切嗢烏路切何歸士贊曰史項羽紀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騎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嗢噫懊怒氣也至如荊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讎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士贊曰史刺客傳燕太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恵之因田光以交荊軻於是尊荊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鄒陽書曰荊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士贊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孫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秋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狖切于救之啾啾永埋骨於渌水怨懷王之不收士贊曰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瞚顧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

託辭於漁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魚腹中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士贊曰二世聽趙高之譖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日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扶武粉切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沓歌鐘晝諠亦復星沈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減兮螻螘聚碧臺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士贊曰鶡冠子斗柄東而天下知春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頻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氛氳目眇眇兮憂紛紛士贊曰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峴山在襄陽十里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士贊曰詩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士贊曰秦在西方故曰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寄遥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悁忱何垂楊旖引切旎乃倚切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緑而芳新野綵翠兮羊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禽緣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士贊曰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此言隴水之鳴咽如秦聲江上之猿啼如巴人之吟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士贊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乃賜單于後觸晉文帝諱改為明妃漢邊有玉門陽關故曰玉塞楚客屈原也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雲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士贊曰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巴陵縣有洞庭湖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三湘蓋謂三江也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敝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士贊曰文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於時西陽半燕而望越士贊曰意太白時在荊湘故懷燕而望越也荷花落兮江色秋風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脩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將採藥於蓬丘士贊曰蓬丘即蓬萊山

劒閣賦　送友人王夫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士贊曰咸陽而西至雍即長安也前有劒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悲颸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兮歎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劒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明堂賦　并序　太白此賦想作於未拆乾元殿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遘士贊曰唐書高祖紀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亞獻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休兩議與公卿臨觀而議不一乃下詔率意頒其制度至取衆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士贊曰唐禮樂志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

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渙開混茫士贊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畔渙強悖之貌猶言跋扈也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士贊曰瑞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太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虹蜺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士贊曰兌寬傳曰宣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頹綱士贊曰顓師古曰顓顓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故曰蒼天淳風汤亡弗切穆鴻恩滂洋士贊曰汤穆深徹貌滂洋饒廣也武

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罄玉石於隴坂空瓏姑回切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七將切士贊曰將將嚴正貌雖暫勞而永固兮貽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瞳曨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力孔切蹤則孔切顏沓若鬼若業逆怯切似天閶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岑士伯切嶺五伯切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勳燭萬衆而騰文穹惚恍以洞啓呼嵌口銜切巖而旁分又比乎崑山

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岩嵲乎紫微
士贊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紫微星名絡勾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啓扉士贊曰勾陳後宮也紫宮外營勾陳星閶闔天門也崢嶸曾疾陵切疑魚其切綮宇宙之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黃河垠漱清洛大行却立通谷前廓士贊曰大行山名通谷在洛城南五十里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谿龍門以開關士贊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龍門山名在西京河南縣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嘖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伾扳悲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一 十四
切乾魚乙切琴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磊郎忽切兀勢拔五嶽形張四維士贊曰五嶽大華衡恒嵩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士贊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樓臺崛區勿切屻文弗切以奔附城闕欽區金切釜宜金切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士贊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擬知利切華蓋以儻滂仰大微之參差士贊曰天皇大帝以蔽覆大帝之坐也大微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十六星天之武庫也獻房心以開鑒瞻少陽而舉措士贊曰房心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少陽者東方東動也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
室於西北重屋者正宮正堂若大寢也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屻其霞
以辰次火木之數士贊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
矯廣廈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
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
錯波沏千結切士贊曰沏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摩激也颯蕭寥以颼颼窅陰
闇聯綿士贊曰窈窕深也飛楹磊砢走拱寅緣士贊曰寅緣山岳之品雲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一 十五
楣立岌以橫綺綵櫚攢蠶而仰天皓壁畫朗朱甍晴鮮
頹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
垠跨皇居之太半士贊曰爾雅穹蒼天也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
晷換誇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士贊曰泰山一名岱宗羣岳之長也秉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
泰山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猛虎失道潛虬登梯經通天而

直上俯長河而復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臺明堂者上通於天象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士贊曰題頭也棟梁之頭皆以玉節言其英華相燭也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絶 迄力切翼而銜霓士贊曰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絓而罷躋士贊曰呂忱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曰躋升也要離欻矐而外喪精視永背而中迷士贊曰成名要離得不死歸吳精視事未詳亘以複道而接乎宮掖坌 蒲悶切入西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峴崙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入士贊曰史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樓是為峴崙士贊曰明堂圖中央曰太室東南曰青陽南曰明堂西南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子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其左右也則丹陛鬰鬰彤庭煌煌列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央士贊曰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祀宗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主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流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閫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白虎列序而蹲 渠龜切踞女夷切青龍承陽而蚴於求蟉士贊曰蹲踞貌曲禮云左青龍右白虎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熛必堯切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音叶光摧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士贊曰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若乃煒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直證切眄匹蔑切睢許規切盱況于切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士贊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於是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鸞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

御瑤瑟而彈鳴絲 士贊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
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
崇配天之規欽若肹蠁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煌煌威威
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 士贊曰五服即甸侯綏要荒也 張龍旂與虹
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舉珪瓚 徂贊切 獻琛帛
容疊跡乃潔誼醢修棠威儀孔昭 士贊曰三公致仕有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具牢饌 顯昂俯僂儼
莊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麟張鈞
天之鏗鎬 士贊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奠三犧薦五
孤竹合奏空桑和鳴 士贊曰孤竹之竹生者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兮箾箾鳴玉鑾之
醢陸產之物 水草
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
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宜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
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歌
降明庭 士贊曰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蓋聖主之
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
會唬貺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
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 士贊曰淮南子下揆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 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
奧攄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沈
珠卑宮頹牆使山澤無閒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
於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 士贊曰唐禮樂志皇帝孟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歛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咸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建翠華兮箾箾鳴玉鑾之
慧遂以親桑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建翠華兮箾箾鳴玉鑾之
鈌鈌 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箾箾鳴鑾貌
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
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
若夢幾華胥之故鄉 士贊曰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弁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於是元元澹然不
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
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

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士贊曰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絶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即姑蘇也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籠力孔切從則孔切鴻濛搆璹公回切切材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肹蠁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 并序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士贊曰白者太白自稱也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詞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畧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士贊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者方九百里且齊東渚巨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左與肅慎為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蔕周禮天官大宰九藏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平地山澤也上

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裹纔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為周阯放麋鹿其中以博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囿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士贊曰漢書揚雄傳孝成時羽獵雄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序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民入南山西自褒邪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於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阯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以為客卿以諷漢書註齷齪小節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迺荒殫窮六合士贊曰上下四方為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士贊曰通典開元三年蒐于岐州鳳泉場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佚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粤若皇唐之幷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葳蕤士贊曰葉世也五葉者唐興至玄宗凡五世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

之光熙士贊曰開元玄宗年號雒書曰聖人受命必受斗極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士贊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己則捨之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之月其神玄冥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士贊曰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浪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時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冰厚尺餘史書之以為災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倉八水兮休百工士贊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玄倉八水也倉音愴寒也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士贊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為欄校遮禽而獵取也乃使神兵出於九閽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士贊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千騎颯掃萬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士贊曰月窟者月所生也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畧也而內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士贊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己則捨之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之月其神玄冥士贊曰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其神玄冥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士贊曰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浪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時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冰厚尺餘史書之以為災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倉八水兮休百工士贊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玄倉八水也倉音愴寒也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士贊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為欄校遮禽而獵取也乃使神兵出於九閽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士贊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千騎颯掃萬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士贊曰月窟者月所生也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畧也而內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士贊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己則捨之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之月其神玄冥士贊曰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其神玄冥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士贊曰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浪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時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冰厚尺餘史書之以為災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倉八水兮休百工士贊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玄倉八水也倉音愴寒也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士贊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唐書儀衛志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鑾玉佩也又曰鈴也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錦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百官志飛龍廄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士贊曰漢書蓋屋有在西斋郭璞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士贊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於是擢倚天之劒彎落月之弓崐崘叱兮可倒

宇宙噫兮增雄 士贊曰太子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噫一戒切又音陰 河漢為之却流川嶽為之生風羽毛揚兮九天絳猶火燃兮千山紅 士贊曰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乃召蚩尤之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南方曰陽天乃召蚩尤之

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 士贊曰山海經蚩尤作兵戈雨師畢星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離于箕風揚沙也 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於蠻貊 士贊曰李奇曰稜威神靈之威曰稜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狩 士贊曰李奇曰周禮荊州之鎮山曰衡山并州之鎮山曰恒山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依山谷牛馬圈曰陟 夾東海而為壑兮拖西宴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坌 浦汶切入睽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 士贊曰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顓師古曰八荒者八方荒忽極遠之地

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罝罘綿原峭格掩路蟣 芒結切蠓 孔切過而猶礙蟭子饒切螟飛而不度 士贊曰蟣蠓小蟲似蚋猶醯雞醯雞者甕中之蟣蠓列子江浦之間生麮蟲其名曰蟭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蟣蠓蟭螟皆蟲之至微細者以喻網之密也 彼層霄與殊棲兮羣翔鳥與伏兔從營合

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滅 士贊曰韓詩外傳白馬出吳閶門望之如一匹素練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馬汗出如血一日千里顏師古曰蹀音大頰反 使五丁摧峯一夫扶木下整高頹深平險谷擺椿括開林叢喤喤 乎門呷呷乎甲切盡奔突於場中 士贊曰喤通也呷吸也 而田疆古治之疇烏獲中黃之黨 士贊曰田疆古治齊力士烏獲秦力士中黃伯者中黃國之有勇力者也 越崢嶸獵莽蒼喑嗚嘷

乎交切嚾 乎敢切風旋電往 士贊曰莽蒼草野之色 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 步結切狻 先丸切手猱挾三挈兩 士贊曰莊子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然且不免于網羅擲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狻猊如彪猫食虎豹即獅子也出西域猱善援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出之亦獦猴之類 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酣 胡甘切歌煙 士贊曰爾雅酣白虎鶤鵬屬此言獵徒氣盛如酣之號如鶤之睨也 拳封貙 梯端切肘以斃 一至切踣 必黠切貘 於黠切貙 翼汝切亡精而墜巔 士贊曰爾雅貘似

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郭璞曰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淮南子堯時有猰貐為民害堯使羿射殺之爾雅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或碎腦以折脊或歠而蟲適以翱翔選江賦曰噴浪飛涎狗士贊曰狛獸名似狼王逸曰其身九屈有角臀臀觸害人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處有兵天狗之光飛天流而為星白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狸白首名曰天狗食蛇其音如貓佩之可禦凶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捩力切詩雄虺之九首士贊曰宋玉招魂蝗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咋則格切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士贊曰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爾雅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君王於是戮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士贊曰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綏玉犀簪導觀壯士之効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聾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鼓鼓勵武卒士贊曰帝王世紀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雖轘良刀切轢令的切之巳多猶拗於六切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士贊曰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后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髯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戎車轥轥以陸離斃古豆切騎煌煌而奮發士贊曰張弩也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攫麑兒雲切之咆哮蹂豺貉各昌切以挂格士贊曰麑麑也貉似狐狸屬豺脚似狗膏鋒染鍔填巖掩窟觀殊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有白貓音腦士贊曰山海經邽山有獸狀如牛騾尾大聲名曰窮奇食人爾雅貙獌似貍眉飛駿窮奇貙春俱切貙音豹切欻如叢竿口吞殳時朱鉦市延切目極槍檜碎琅弧攫玉弩射猛蜚透奔虎士贊曰山海經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牛尾音如犬吠名曰長蜚食人見則大水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士贊曰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獸為害處入山射殺之摠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士贊曰史記伍子胥求勇士專諸見之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炙魚之中以進食而刺王僚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趫丘妖切喬林撇匹滅切絕壁抄獑自咸切猢戶吾切攬貊貙國音敦亦黃色大尾啖鼠殺鱷永也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士贊曰肱臂也七札馬張華博物志奇肱國之民能於峻崖頓殺營隻切玃九縛切於穹石士贊曰鼬似貂赤黃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養

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巧眄更贏妙兼蒲薄乎且墜鸇之欲瑪牛浴切於青雲落鴻鷹於紫虛捎鶤千唐切鵠漂盧鸇殫地廬空神居士贊曰更贏捕且古之善射者也鸇瑪山烏也似烏而小赤紫脅吳都賦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之意也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音區士贊曰日域所出之處也爾雅北陸天墟龍伯釣其靈鼇任公獲其巨魚士贊曰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士贊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士贊曰日名陽烏月名陰兔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士贊曰顥氣顥汗也穹窿也形穹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士贊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大平則河海夷晏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士贊曰雖秦皇漢武帝皆窮奢極侈之君不足比擬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士贊曰天寶雞頭而人身齊世家尚窮困年老以漁釣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載歸立為師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怠騎酌酤韜兵戈火網罟士贊曰韜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士贊曰九霄者喻其高也八紘天之八維也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數士贊曰左傳成王有岐陽蒐敖鄭地宣王所獵之處西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士贊曰仙傳拾遺周穆王名滿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訪黃帝焉乃乘八駿

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毋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晏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道德士贊曰揚子學行篇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享也張無外以為罝極大朴以為栈逸尺切士贊曰兔罟謂之罝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士贊曰唐玄宗開元二年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焚後庭珠玉之玩戒其奢也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士贊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周穆王簡鄭衛之處子娥猫靡曼者以樂化人靡曼柔弱也天老掌圖風后侍側士贊曰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風后黃帝之相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士贊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豈比夫天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遂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不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反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士贊曰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哉黃帝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使罔象捜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士贊曰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風

其一　禎卿曰此篇自言其志也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禎卿曰此二句一篇之旨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禎卿曰此首一句意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士贇曰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紛諠哉　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

禎卿曰此申首二句意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

人心流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史記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迫漢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智尚綺靡摛章繪句競爲新奇而雄傑之氣由此萎薾至於唐八代極衰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

其二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氏有寵后不平顯訴之遂廢武妃進册爲惠妃欲立爲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睨遂淪沒齊賢曰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睨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睨士贇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爲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薄虧毀爲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　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齊賢曰紫微帝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居也蝃蝀淫泆也毛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也士贇曰廣雅日月謂之兩曜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

嚴威齊賢曰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贇曰前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黄雀巢其顛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禎卿曰士贇所引是也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士贇曰蟾蜍薄太清白意似本於此

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蠹也婦人從夫者也妃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明矣萬象昏陰霾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況臣子之疎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禎卿曰此篇秦皇以爲諷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劒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斷自天啓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齊賢曰史

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禎卿曰此六句言秦皇之制天下 銘功會稽嶺驒望琅琊臺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刻頌秦德禎卿曰此二句言秦皇極游觀之樂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從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禎卿曰此言秦皇極土木之欲 連弩射海魚長鯨

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

蓬萊齊賢曰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賫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鬐掉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叱也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齊賢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士贊曰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者言其樓禎卿曰此以鳳喻至人也言鳳雖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雖來儀於周秦之郊而不可羈挂以比至人能全身遠害也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河車乃藥士贊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服水一斗錙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蛇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亦曰黃芽禎卿曰落脫也謝也 藥物祕海嶽採鉛青

溪濱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贊曰庚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騶車絶迴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佁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鸞鶴騶車言御風雲尚恐丹液神丹金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齊賢曰言桃李花乃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猶首乞一言神人曰爾閒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

其五　禎卿曰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真有慕於仙而作也齊賢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中有緑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説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粲露之狀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士贊曰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其六　禎卿曰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所感於時而作也

低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禎卿曰低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比去家就戎非人之情也昔別鷹門關今成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蟻蝨生虎鼈心魂逐旌旃齊賢曰鼈勇雖其關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析羽爲旌通帛爲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遣召拜廣爲比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幕府上簿謂其麾下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三邊三陲西方南方東方

其七　士贊曰此篇亦游仙詩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齊賢曰真君傳斗中真人降究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玉皇治化士贊曰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爲一量

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齊賢曰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其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密丸禎卿曰天聲即笙音以至高故言天齊賢以爲天籟非也

其八 士贊曰此篇之意蓋言賤里驕縱踰制僭者沈困下僚必有所感諷而作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貴珠輕薄兒一作

百鳥鳴花枝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贊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始館陶公主號實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貴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實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敬膝道入登階就坐坐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白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鞾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眯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主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

所仰治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齊賢曰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揚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

其九 禎卿曰此篇嘆世事之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也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定哉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齊賢曰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

資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爲侯今爲圃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其十 齊賢曰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爲人也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史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曰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十

見新垣衍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肯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秦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爲侯今爲圃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其十一 禎卿曰此篇悲年命也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隈入東海大秦之西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推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陽會仙人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十一

其十二 禎卿曰此篇蓋有慕乎子陵之高尚也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能如天桃艷李嫣然媚人也 浮雲閉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禎卿曰此篇興而比也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萬物閑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

寓棲巖石間

其十三

禎卿曰此篇自託於君平之詞也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簫閉幽情 齊賢曰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强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强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士賢曰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不然至蜀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而不用之爲是世亦棄君平也 賢

其十四

禎卿曰此篇意蕭說近是

時鳴 齊賢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驚鳳之屬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沈冥 齊賢曰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遠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聲曰河猜上爲天漢禎卿曰白意蓋以騶虞驚此君平而嘆世人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於天漢而牛女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幽深之道哉末二句亦借以自寫之意也

其十四

禎卿曰此篇意蕭說近是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曰漢北方流沙也千霜千年也借問誰凌厲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齊賢曰強胡者天宗承國家富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詐唐世爲患鼙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帥執鼙鼓 齊賢曰驍騎子也聖皇玄宗也玄

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射虎指匈奴士贊曰此詩楊子見以爲討閽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

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頃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先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絶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磨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間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豢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年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

其十五

禎卿曰此篇刺時貴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鵠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

其十六

禎卿曰此篇自況也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衆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浸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拂於是失劍華嘆曰吳人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問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闇闇以殺王僚一名鱗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劒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

其十七　禎卿曰此篇諷不知止也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黃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弟也初平在山叱羊羊皆東南臨洛水西連穀水士贊曰海色日出之光衣冠照雲日朝樓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齊賢曰辟易開張而易其本處嵩丘即嵩山也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羣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斯黃犬事見擬恨賦注禎卿曰黃犬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歌舞之言何如鴟夷子散髮扁舟禎卿曰鴟夷應前功成身退之言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曰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爲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遊逐東流之水士贊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應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

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

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　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臨洛水西連穀水士贊曰海色日出之光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齊賢曰辟易開張而易其本處嵩丘即嵩山也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

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　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羣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斯黃犬事見擬恨賦注禎卿曰黃犬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歌舞之言何如鴟夷子散髮扁舟

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齊賢曰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

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鵜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鵜夷者言若盛酒之鵜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贊曰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閱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爲高也此篇

其十九 禎卿曰世說玄宗此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齊賢曰道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士贊曰爾雅華山爲西嶽寬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士贊曰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禎卿曰此設言也揖神仙凌紫冥明其潔身而去亂也士贊曰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其二十 禎卿曰此篇白親友而事遠遊也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齊賢曰別名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土教

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齊賢曰倒景蒸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昜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撫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步終留赤玉烏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贊曰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烏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末四句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纏哉

其二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自傷之詞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吞聲何足道歎息空凄然

其二十二 禎卿曰此篇白感時思歸之詞也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蹀躞長嘶鳴 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 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 齊賢曰緬思貌禎卿曰此興也言水別隴頭則幽咽而流馬思邊地則蹀躞而嘶況我之在外感時物之變化能不緬然懷歸乎 昔視秋蛾飛令見春蠶生嫋嫋桑拓葉萋萋柳垂榮 齊賢曰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葉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 急節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禎卿曰且復去言行尚未已也

其二十三 禎卿曰此篇言人當及時爲樂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曰庭綠庭草也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齊賢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古詩盡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賛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

其二十四 禎卿曰此篇感時齊也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人也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 都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 齊賢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鬬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其二十五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介之推不言祿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忘之推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李廣賛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齊賢曰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贊曰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爲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爲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

流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勝勝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虫鳥獸之爭飛奔而已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

其二十六　禎卿曰此篇蕭說是也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絶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士贊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有絶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禎卿曰此篇與上同意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羸馬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秦王女秦鸞向烟霧

其二十八　禎卿曰此篇亦慕仙之詞也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禎卿曰此二句言方春而秋倏日而夜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　齊賢曰抱朴子曰周據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禎卿曰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者也

其二十九　禎卿曰此篇白厭世亂而思去之詞也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爲戰國韓穆　齊賢曰魏燕趙齊楚秦號爲七雄以下是也士贊曰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興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士贊曰唐以老子爲祖太白乃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　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

其三十　禎卿曰此篇傷玄風之寂寥也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　擾擾季葉人鷄鳴趨四關　齊賢曰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士贊曰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綠酒晒丹液青娥凋素顏　齊賢曰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　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齊賢曰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

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其東南方禎卿曰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汨亂安能成清淨無爲之化哉

其三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慇世而思隱故自託於秦人之言也

鄭客西入關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壁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其三十二　士贊曰此悲秋之詩也

蓼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秋物摧蓼而可收也歷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贊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蓼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　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禎卿曰良辰建功業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淪忽暮也　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　憑陵隨海運煽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其三十四　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揷以雞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禎卿曰專城郡國守吏也　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士贊曰此言一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　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　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地志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士贊曰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爲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奏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　怯卒非戰士矣方難遠行　士贊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殭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矣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　長號別嚴親曰

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
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
苗平　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士贊曰
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
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
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爲哉九句
至十二句乃自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贊子亡
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自述知當時所謂之
兵不堪受甲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爲有苗而深嘆當國
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禎卿曰蕭
說是也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
日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
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趙陸德明曰蹙頞曰矉
士贊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
而走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齊賢曰莊子論語子曰吾嘗之
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壯夫不爲也
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徵巧衛人曰臣能以
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兄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乃可
功成無所用楚
且華身　齊賢曰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
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楚

楚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楚　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
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
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贊曰此篇蓋識世之作詩
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進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
石之運
斤耶

其三十六　禎卿曰此自傷才不
過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
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
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
也則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
之果得寶玉士贊曰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
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爲尊　齊賢曰
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雖勝卒有一老父
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　東海沉
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齊賢曰魯
垣衍曰秦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東海有碧水士贊曰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

其三十七　士贊曰白此詩其作於高力士
譖殺之後明皇放黜之時乎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齊賢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寡婦終不肯女竟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咩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士贊曰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齊賢曰應德璉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其三十八 禎卿曰此亦太白自傷之詞也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緣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士贊曰此詩首兩句喻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禎卿曰蕭說是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齊賢曰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且復歸去來劒歌行路難士贊曰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奸臣也掩者蔽也徂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舞心亦盤桓倚劒歌所思曲終涕泗瀾

其四十 禎卿曰蕭說是也

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飡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嚭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在緱氏山

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士贊曰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

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踈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　士贊曰此亦遊仙篇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　齊賢曰列子周穆王篤八駿至年乃歸毋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汙衣仍過廣淵漘洗朝發中遷何云經年　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　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有水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厥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則若木有二　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　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齊賢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　一飡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其四十二　禎卿曰蕭說近是大抵白志在疎逸不在祿位故有是言至謂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則滯矣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士贊曰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之鵠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以喻閑散之人也

其四十三　禎卿曰蕭說是也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列子周穆王篤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劇徹好道過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餓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　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士贊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合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禎卿曰淫樂二句

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　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士贊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禎卿曰此篇亦似太白被黜而作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拍枝　齊賢曰歲蕤盛貌　草木有所託歲寒

尚不移奈何天桃色坐嘆蕤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齊賢曰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曰葑菲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士贊曰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絶矣尚何言哉

其四十五　禎卿曰蕭說是也

八荒馳驚飇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網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詩而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王氏曰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士贊曰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拈遺録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禎卿曰此詩交刺其君臣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齊賢曰自武德元年至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熾盛觀三川鄜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王

侯衆星月宵容如雲煙鬬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齊賢曰蹋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士贊曰蹋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舉

動搖白日揮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齊賢曰揚雄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贊曰此篇前六句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爲延賢之地今乃爲鬬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以比其君鬬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揮指足以動搖主聽也禎卿曰當塗以後蕭說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燄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用也唯揚子雲則閉門著書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爲心

其四十七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齊賢曰漢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大火故曰龍火飛則秋氣鳴至花實零落矣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瑟士贊曰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秦皇按寶劒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齊賢曰三齊要害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疑疑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連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徵卒空九嶷作橋傷萬人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

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贊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斧僅登岸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鳧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徭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詳見前詩注左傳九鳧也春鳧鳩鵴夏鳧竊玄秋鳧竊藍冬鳧竊黃辣鳧竊丹行鳧嗜嗜宵鳧嘖嘖朶鳧竊脂老鳧鸛鸛以九鳧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鳧字作鳧士贊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喻云

其四十九 士贊曰此太白遭讒擯逐後之詩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齊賢曰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其五十 禎卿曰此篇譏世人之不辨美惡也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齊賢曰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無緇磷涅而不緇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齊賢曰禮記貴玉而賤珉

不緇

其五十一 禎卿曰蕭說是也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棘施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顏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齊賢曰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土神商之將亡見牧許慎注夷羊商之神也棘施以盈室芳判獨離于商郊牧野之地雜騷云薠蓼施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注薠蓼蘇黍也蓼王芻也施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喻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顏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顏屈原姊逐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怒而疎屈平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詩比興之詩也嬋媛猶牽引也補曰說文嬋女子也音須士贊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其作於貶黃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棘施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顏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

作風刺譎諫之體兼盡之矣

其五十二　禎卿曰此篇白自傷也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夏爲朱明

竟何托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注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有光也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士贊曰美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禎卿曰此蕭颯是也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鬬晉爲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爲戰國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簡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缻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士贊曰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伯韓氏魏氏趙氏韓氏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齊世家田初簡公即位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關閉止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已閟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欲盡逐以告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

其五十四　禎卿曰此篇哀時也

倚劒登高臺悠悠送春目蒼榛敝層丘瓊草隱深谷　齊賢曰春日朕欲高居無爲悲以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五　禎卿曰此篇譏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睨使人成荒淫彼

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沈安識紫霞容瑤臺鳴素琴

其五十六　禎卿曰此篇自傷被黜也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士贊曰越在南地故曰南隅　清輝照海月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劒相睨　魚目復相哂西寸心增煩紆

其五十七　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族棄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士贊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旨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蜚蠅亦念飢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士贊曰此詩之意以鳥為喻言小大各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茫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

其五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士贊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仙廟即巫山行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耆舊傳云亦常娥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暮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士贊曰桓譚新論雅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踯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衣襟此篇是太白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賢齊曰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萬事翻覆交道方嶮巇士贊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竇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蚡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淮夫事太后慙後嬰淮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齊賢曰張耳陳餘為

列頭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贊曰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曰火滅星離也 衆

烏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士贊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五行齊諧者志怪者也案莊子此二語起下一段不連上段此誤衍

第四頁前五行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刊本脫此二句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增

第八頁前四行循探之即亡矣刊本亡訛之據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幸汝以成名刊本幸訛捽據呂氏春秋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史記封禪書刊本封禪訛天官據史記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圜宮垣為複道刊本垣訛舊據史記封禪書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灑太和按唐文粹及賦景洒俱作酌

第二十頁後七行粤若皇唐之契天地而韞氣母分刊本契訛摯據唐文粹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白馬出吳閶門刊本吳閶訛作吳據唐類函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行虧號以鶚睨兮刊本脫行字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增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夫何神聲鬼慄之駭人也刊本本聲訛扶慄訛摽據唐文粹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梢鶴鵠刊本鵠訛鵠又殫地盧空神居刊本殫訛彈空訛與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改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隱宮徒刑者刊本徒刑訛刑徒據史記改

第四頁前五行見巨魚刊本巨訛目據史記改

第十頁前六行年貌豈長在按全唐詩年貌作顏色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一揮成風斤刊本風訛釜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令母嫁寡婦刊本寡訛夫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二行鄭箋曰刊本鄭箋訛惡炎檢

第三十頁前六行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刊本牧訛放據莊子徐無鬼篇改

第三十頁前八行遊乎赤水之北刊本北訛塢據莊子天地篇改

第三十頁後一行乃使象罔刊本象罔訛罔象據莊子天地篇改

卷二第三頁後六行隱宮徒刑者刊本徒刑訛刑徒據史記改

別本作孫炎俱誤據毛詩注疏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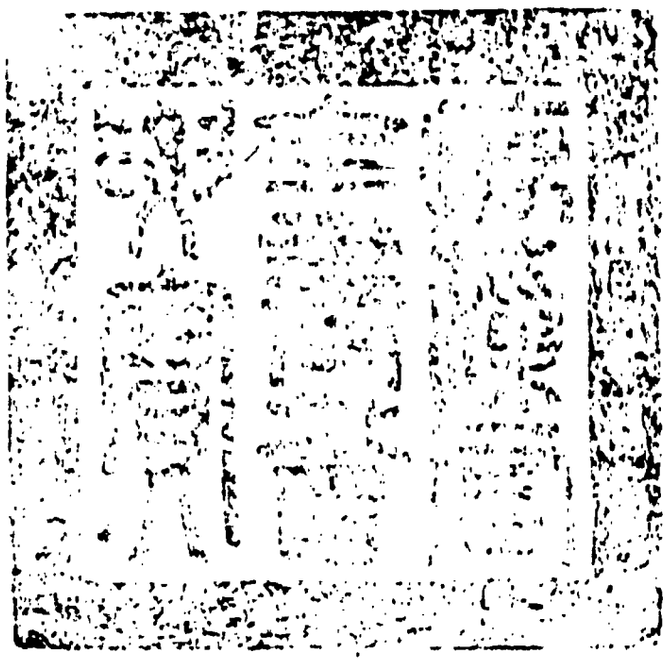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頁前三行不可以根惡時刋本脫可字

以下衍其字又夫婦以禮義合刋本脫禮字據

毛詩鄭箋增刪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春扈鴳鶞刋本鶞訛鴳據昭

公十七年左傳注及爾雅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　均

謄錄監生臣陳　炳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四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樂府

遠別離　士贇曰樂府遠別離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士贇曰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死人面能言語聲如小兒啼啼呼也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　齊賢曰皇穹天也憑盛也　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　士贇曰故堯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典注曰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梾之野而葬焉　九疑聯綿

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齊賢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士贇曰後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淮南子曰堯眉八彩舜重瞳子帝子泣兮綠雲閒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士贇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齊賢曰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山按晉志興安隸蒼梧郡在唐為桂州理定縣至德二載更名湘水自陽海下全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士贇曰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於天寶之末乎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此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歎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忠而適以取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喻書事特起興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胷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愛君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使時有掾詩之官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安史之亂可消擒還幽居之禍不作豈曰小補之哉

公無渡河士贇曰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耳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齊賢曰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潛流地中受衆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酈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士贇曰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墮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啟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顧卒以大治水土之功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士贇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逭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

足恤也已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綱者借此為喻云耳

蜀道難 士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齊賢曰廣記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鱉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 齊賢曰成都記鱉叢之後有柏濩柏濩之後有魚鳧皆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湔山得道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

兩江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眉巔 齊賢曰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烏道四百里士贊曰太白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面隼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峨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

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齊賢曰蜀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齊賢曰砯水擊巖之聲砯普氷切士贊曰砯擊也

劍閣峥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齊賢曰鄜道元水經註小劍去大劍

三千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劒閣張孟陽劒閣銘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贊曰崢嶸高貌爾雅雅石載土謂之崔嵬

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士贊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齊賢曰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者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士贊曰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焉得不為生靈之主也畏途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自述閒涉險之時欲攀從而不可徒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嗟字乃發歎之音遠道之人以喻疎遠之臣言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能來也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者言贊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劒閣之險而已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反覆再三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無所容嗟以致吾睠戀之意云耳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

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梁甫吟　士贊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五曲内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唯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齊賢曰亮嘗登鄒州獨樂山作梁父吟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齊賢曰南州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士贊曰棘津在廣川縣北有棘津亭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為帝師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　齊賢曰高陽人里中人謂沛公曰吾里中有鄙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誠欲聚徒收諸侯以攻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漢書酈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資落魄失業無次也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闔闔九門不可通以窺扣閽者怒　齊賢曰天門凡有九重閽閽天門事憂天傾　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騶虞不折生草蓂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晏子也齊相殺之費二桃　士贊曰齊相晏嬰二桃殺三士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　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士贊曰咍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　齊賢曰屠釣呂尚也士贊曰峴屼不安貌此篇意思轉摺甚多益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是曰屠釣呂尚也士贊曰峴屼不安貌此篇意思轉摺甚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狂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為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閽閽九門不可通以窺扣閽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貐磨牙競人肉

驅虜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為政害民有如猰貐飡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驅虜雖生草不履況肯以人肉為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則當出力刺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舉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者此又白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猶神劒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峴屼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

烏夜啼 士贊曰烏夜啼者清商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齊賢曰啞笑聲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棲曲 士贊曰樂録烏棲曲者烏獸三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 齊賢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嘆賞曰此詩可以泣鬼神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士贊曰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 士贊曰戰城南曲之一也太白此作指當時之事而言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 齊賢曰代郡桑乾縣與突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 士贊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李嗣業傳初討勃

律通道葱嶺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士贊曰漢書條支國臨西海祈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祈連 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不息征戰無已時 齊賢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蔁苓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蔁苓蘢也 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鳥鵰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士贊曰開元天寶中

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 士贊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填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 士贊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上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 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 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齊賢曰曹子建封陳王為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觀名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士贊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狐白之類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 士贊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游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 齊賢曰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縱博場雙鵰迸落連飛翮呼交切齊賢曰鞘音肖鞭鞘也士贊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 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齊賢曰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處水中有石曰磧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贊曰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 士贊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騎龍上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齊賢曰黃帝號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劒古人傳道留其間 齊賢曰鼎湖在陝州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

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士贊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星也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齊賢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士贊曰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此之真身則長存也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天馬歌士贊曰天馬樂府車馬六曲之一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月氏胥頓卒子老上單于殺月氏王月氏乃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少號小月支九域志安西大都督護府領焉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稍相馬經曰一筋從女中出曰蘭女中者目上陷如井字整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脯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齊賢曰赭白馬赤曰旦刷幽燕畫秣荊越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齊賢曰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脅兩邊肉如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士贊曰渴烏謂馬昂首如渴烏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膚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齊賢曰王逸曰鞮在口為羈絡在頭為羈相馬經曰權頰欲滿如月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齊賢曰紫燕馬名天馬奔戀君軒騏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遥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齊賢曰說文踶躑住足也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齊賢曰戰國策騏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綴衣以幕之騏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孫陽伯樂姓名善相馬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齊賢曰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齊賢曰玉山即崑崙山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寃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瑶池齊賢曰史記造父取桃林驊騮騄駬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瑶池之上士贊曰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此篇蓋為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亦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士贊曰行路難樂府道路六曲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劒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齊賢曰黃河至冬寒即冰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
賭梨栗彈劒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劒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士贊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名為博士是時賈生最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惡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卿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約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齊賢曰伍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譖子胥賜屬鏤之劒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屈原事見前卷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齊賢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頴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機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中郎將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語機於頴頴怒收機機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李斯事見前卷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欲求去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長相思 士贊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 齊賢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織緯也 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 士贊曰青冥雲也 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推心肝

上留田行 士贊曰王僧虔技録曰上留田行者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

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 齊賢曰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花甚茂欲破為三析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謂諸弟曰木同株當分析便顛顇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眡山安都縣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 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顙波激清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緬猶邈也 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 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犯不軌徙蜀不食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士贊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唉廷瑶李成式皇甫佐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

春日行 士贊曰春日行者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

因出天池汎蓬瀛樓臺歷歷開波浪 齊賢曰蓬瀛蓬萊瀛洲也莊子南溟者天池也 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

太平我無為人自寧齊賢曰雙蛾蛾眉也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
飄翩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士贊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鎬京地名
安能為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
垂鴻名齊賢曰窅冥杳冥也

前有樽酒行士贊曰前有樽酒行者即樂府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
美人欲醉朱顏酡士贊曰顏酡而面赭曰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
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

如絲嘆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龍門之桐
琴摯斫以為琴高百尺而無枝使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
如花當壚笑春風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齊賢
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以土為壚

夜坐吟士贊曰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釭雙
士贊曰金釭燈盞也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
從君萬曲梁塵飛

野田黃雀行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
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
逐翠遭網羅齊賢曰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
去地岸九萬里有火林山獸呂曰置罘鳥
罟曰羅網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齊賢曰鷹鸇
鳩鵰鷂屬

箜篌謠齊賢曰古今注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
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贊曰琴操五十
七曲九引內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
河亦曰箜篌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
及光武齊賢曰東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
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
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以聘之三反而後至
車駕即日幸其館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
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周公
稱大聖管蔡寧相容齊賢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
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

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齊賢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自下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齊賢曰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猜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繡翼何離褷猜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亦不利

上雲樂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為名文康士贊曰樂府神仙二十二曲中有上雲樂亦曰洛濱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齊賢曰西方為金故西曰金天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齊賢曰石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巉巖高聳貌戍削清臞貌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齊賢曰碧玉炅炅言眼色碧而有光相書曰眉為華蓋其眉長覆目鼻為中嶽其鼻下侵唇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齊賢曰莊子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齊賢曰徐整三五歷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地九萬里吕氏春秋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兔半藏身齊賢曰火精日也水精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騖利維何而顧兔在腹注夜光月也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齊賢曰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其腸化為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

媧所以七十化也士贊曰此句乃女媧鍊石補天缺之推耳　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荒

齊賢曰事見前卷　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

齊賢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為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春陵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春陵地勢下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即京兆府白水是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

齊賢曰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

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

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鳳凰是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

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黃有幡髦尾端茸毛大如斗髦音而彤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狻猊也士贊曰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鸛五色而文名曰九苞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

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士贊曰此數句模寫其一時之盛儀舉措耳北斗戾南山推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長拂舞曲也士贊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湯弘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魏末亡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

齊賢曰鏗撞也考擊也　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

齊賢曰毛詩鳲鳩刺不壹也其一章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結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鳩不噎之鳥　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

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註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餘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為啄我哉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齊賢曰韓詩外傳田饒曰雞而鬬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善司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哉蘆也葦也

日出入行　士贊曰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　齊賢曰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與歇皆自然　齊賢曰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士贊曰四運四時之運也　羲和羲和汝奚汩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由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見則有兵大白入月敵可摧綠山死日果見雜俎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綠山反作胡無人詩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齊賢曰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士贊曰涬溟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　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　士贊曰周禮冬官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折灂　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　齊賢曰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於是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為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嫖匹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　銳兵越王取純鈞示之燭揚其華捽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塘　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王門關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西陽雜俎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綠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　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士贊曰或曰紫塞者恆山有紫壇城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　胡無人漢道昌　士贊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今守四方一本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諭矣東坡云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頴濱直致譏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　士贊曰樂府有時景二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

風號怒天上來齊賢曰見前注淮南子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注猜寒所在故曰寒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齊賢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貞觀元年曰燕州本北燕州宋天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臺在漢上谷郡涿鹿縣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劒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靫靽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曰靫箭箙靽箭藏也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俠客行

士贊曰樂府俠客行

十五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劒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詰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鈞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搪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曰吳鉤刀名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齊賢曰流星疾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齊賢曰莊子說劒篇曰一人千里不留行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間過信陵飲脫劒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齊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為壽罷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

慙世上英士贊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讓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陸德明釋文曰烜者光明宣著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齊賢曰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贊曰此詩似因鮑照詩聞雄草太玄茲事採愚狂之意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四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樂府

關山月 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皆熟味之自

不禍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天山至玉門關不為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耳非以天山為度也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士贇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地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 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 齊賢曰邑一作色閒一作還

獨漉篇 士贇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為父報仇太白則為國雪恥耳今録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嗯嗯雙鳧遊戲田畔我欲射鳧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遲輕錦綉誰別倫真刀鳴劑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作如浮花浪蕊其詩云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雄劒挂壁時時用世則當為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士贊曰太白此詩不過引秦皇漢武迎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五山一日徂與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所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齊賢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所憑齊賢曰精衛一卷註士贊曰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為梁迴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祖江淹賦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共規方駕黿鼉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劒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軌南收楊越以為池北築長城以為固金湯已安矣傳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帝業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士贊曰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乎劫寶玉精靈竟何能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非王侯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為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獨擘目遠瞻俄而雲際有一物翱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便踠翻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兩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長數丈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窮兵黷武令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士贊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共規方駕黿鼉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劒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軌南收楊越以為池北築長城以為固金湯已安矣傳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帝業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士贊曰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乎

陽春歌 士贊曰歌録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緑楊結烟垂裏風披香殿前花始紅
流芳發色繡戸中 士贊曰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有披庭椒房披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殿 繡戸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絶世歌
聖君三萬六千日歳歳年年奈樂何 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生昌邑王士贊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

楊叛兒 士贊曰樂録楊叛兒亦曰西曲楊叛兒本童謡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内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謡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為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 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生昌邑王士贊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寵後宮漢書趙飛燕
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既作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移舊社徙舊人雞狗各識其家其匹人胡亦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匹人胡之太上皇乃悦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移舊社徙舊人雞狗各識其家其匹人胡亦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匹人胡

雙燕離 士贊曰琴操三十六雙燕離曲中有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戸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戸

長相見 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嵎谷山上有玉樓十二魏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 柘枝 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生昌邑王士贊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

梁父吟 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生昌邑王士贊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元鼎二年作柏梁臺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閶廬作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寢失火燒宮而北樓故存 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

梁父吟又焚蕩雛盡巢亦空 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生昌邑王士贊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忍復雙飛士贊曰高誘曰寡婦曰孀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予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柏梁失火中齊賢曰南史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戸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認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士贊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贊曰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閣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令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飛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而蛻矣

于闐採花

世之君子不遭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思張九齡雖遺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言意皆自

國風中來
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齊賢曰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妬娥眉胡沙埋皓齒齊賢曰西京雜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醜好老少必得真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為人極醜皮膚染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聽於漸臺無鹽詣之召見為陳四殆王立拆漸臺拜無鹽為后士贊曰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曠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歎

鞠歌行　齊賢曰陸機序漢宮閣下有舍童鞠室之遭讒廢棄中則笑予四賢之過合有時終則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況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下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

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卞和事見前卷士贊曰箋云與者謂蠅之為垂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聽曲知甯戚恵吾因小妻士贊曰管子云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未悟其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又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爍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耶夫伊尹有娶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驌驦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曰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喜報公齊得以治云云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

時賤如泥士贊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穆公用之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而獻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賈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市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為上卿朝歌鼓刀叟虎此老翁齊賢曰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磻谿石在鳳翔府虢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着之處士贊曰太公事見前卷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於菑泉遇文王鄭元云磻谿中有泉謂之菑泉積水為渚即太公釣處今謂之九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迹猶存是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丈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公在位管仲照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焉也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之贊卒之無可奈何唯賢才而不用於時豈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士贊曰樂府幽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齊賢曰琴譜有幽澗泉曲善曰琴欲高張琴欲下聲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颸兮萬尋士贊曰物理論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士贊曰此謂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客愁之狀皆寫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士贊曰王明君清商曲七曲之一也按文選石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避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句亦有王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士贊曰鮑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

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齊賢曰漢書呼韓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同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士贊曰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士贊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子者乃幼少稱也太白蓋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 齊賢曰孺子宮人也士贊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注 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髮入春市萬古共悲辛 士贊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迺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遂立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 齊賢曰樂錄都邑三十四築使居廁中名曰人彘

荊州歌 士贊曰樂錄又有荊州歌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治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掄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

設辟邪伎鼓吹雜子班曲辭 士贊曰雜子班漢短簫饒歌二十二

辟邪伎作鼓吹驚雜子班之奏曲成嗟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伫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齊賢曰樂書梁三朝樂有車輪折脰伎辟邪伎青紫麗伎潘岳射雉賦逸翮之騫擅場挾兩注逸翮之騫挾兩雌也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齊賢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贊曰莊子讓王篇湯伐桀克之以讓

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自沉於廬水元寶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曰相
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古有所思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所思又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

欽定四庫全書

此樂
侑食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四 十四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

蓬壺 士贇曰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

碧色甘香味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太上帝太真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子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淚泣淚如

珠兩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士贇曰長鯨青鳥見一卷注仙傳麻姑自與王遠會後即於海州東海衮玉山坐化至今有紀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久別離 士贇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四 十五

日汶江一名流江涅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萬頃蜀中謂流江為筰橋筰橋水北水溫錦鮮於他處 **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 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士贇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曰千解愁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廢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帝勃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縣是久乃廢當時王溫作羽帳賦諷帝未幾幸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溫之賦與

相如事絶類太白可謂善於引喻矣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士贇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絶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又曰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不聘妾焉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齊賢曰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女蘿松

蘿也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

齊賢曰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為席號西王母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

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見青陵臺齊賢曰戰國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何作詩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又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擣有鴛鴦棲木上音聲感人化為蝴蝶臺在開封府士贇曰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此詩其為明皇寵武妃廢皇后而作乎其事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秋為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讀者自見蓋王皇后乃元宗為臨淄王時所聘龍賢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者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悅意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 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漾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後通卬作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駟四乘之傳日已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隨紫羅襟五更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卬通卓丈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

文君之臨邛賣酒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為富人五起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鸂鶒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有青陵臺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九雛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悲以所着鸂鶒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淮南子注鸂鶒長脛綠色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別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得仙故曰秦樓士贊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珍寶尤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九藏歷然無碍人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

採蓮曲　齊賢曰泰州唱採蓮歌齊景公造採蓮舟令宮人采女撐之士贊曰樂録草木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

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繪短袖罩裙雲鬢乘綠船持花士贊曰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

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　士贊曰樂府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士贊曰月令仲秋鴻鴈來翻經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劒跨海斬長鯨

司馬將軍歌　士贊曰樂府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齊賢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送陸賈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寧弓掛若木長劒竦雲端士贊曰韓詩外傳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劒直斬長鯨海水開齊賢曰九域志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甘氏星經曰北落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門師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士贊曰意此時必有盜弄兵於荊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齊賢曰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旐士贊曰爾雅釋名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帳臨河畔紫髯

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為嬰孩齊賢曰唐藝文志有王帳經大將軍有此河嶽在九星為文曲漢文六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大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羌笛橫吹阿韓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劒壯士呼聲動九垓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內有結客少年場行曲中有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為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為吏部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祖此意

韓迴亦曲名也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象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君道曲士贊曰太白自註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可成牆積德為厚地士贊曰軒后黃帝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小白夷吾劉葛事並見前卷

結襪子齊賢曰古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燕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匿作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客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俠二十一曲中有結襪子

結客少年場行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客少年場註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為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為吏部所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士贊曰紫燕古駿馬名少年學劒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七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劒術越王聘之處女將比見王道逢老翁自稱猿公曰吾聞子善劒術隨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猿公即跳於竹林搞折墮地處女即接末猿公操本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枝擊之猿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士贊曰珠袍凡俠客皆有之亦服制如此吳鴻鈞名事見三卷註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

杯酒殺人都市中 士贊曰劇孟事見三卷註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士贊曰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荆軻與秦舞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已長風沙漠起池州蓋江行地名之三鼓鍾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荆軻刺秦王事見前卷註可互觀之

長干行 士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 齊賢曰吳都賦注江東謂山岡間民居之號為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屬 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 齊賢曰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 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 士贊曰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灩澦堆在瞿塘峽蜀江之心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為水候蓋五月水漲時不可行船也 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緑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 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遠直至長風沙 齊賢曰渝州記閻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又以永寧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徙麗義為巴西謂之三巴長風沙隸池州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 士贊曰宋山谷先生黃魯直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如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判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暝暗唉聲藝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不入他人作者畧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今按唉聲藝字出列子註云夢寐中語也唉吾南切藝音詣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 齊賢曰九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泯江會于岳陽樓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真州所治舊為揚州東貢縣 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 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九十里 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

愁水復愁風齊賢曰說文翡赤雀翠青雀也

古朗月行士贊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有明月篇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兔擣藥成問言誰與餐士贊曰太平御覽廣喜安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士贊曰蟾蜍蝕月見一卷註李善曰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士贊曰按此詩借月以引興日君象月臣象盖為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解帝使力士問故荅曰禍本尚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祠下此即所謂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昇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盖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誅祿山之人掃清國步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淫亂召禍言之恥也國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乃白之所深憂而心肝為之摧也其忠憤之意溢於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士贊曰漢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薤露遊石閭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盖誇時事也顏曰克官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北齊曰珍閭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也後周曰平寶泰言太祖討平寶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齊賢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士贊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日行黃道言人君動法於日也士贊曰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屯兵處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士贊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中者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士贊曰樂府遺聲怨思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齊賢曰漢書匈奴傳有黃龍之塞契丹國在黃龍府是遠行時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樓響月入霜閨悲齊賢曰莎雞即今紡緯促織也機杼名祖叢切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白紵辭士贊曰白紵歌有白紵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
鄉水國自多鬼驚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
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
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為白
紵在雅歌為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
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士贊曰邵縣志靈巖
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
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録鮑
辭于后可參看之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
稱綠水令白紵催弦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黄北
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杜少
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沈沈美人一笑千黄金齊賢曰鮑照白紵
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垂羅舞穀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齊賢曰鮑照詩
月悦垂霧羅
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
朝飛去青雲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輝楊眉轉袖若雪飛
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
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虜人所獲
常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繒繳繒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
春夏探卵彈射飛鳥按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

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 士贇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太白則為漢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末章詩句則有所感寓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 士贇曰阿嬌陳皇后擅寵驕貴聞衛子夫小名事見前註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 士贇曰陳皇后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齊賢曰說苑曰安陵君寵於楚共王江乙謂纓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今安得長被幸乎士贇曰太白之詩其旨出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時事則借古喻今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王后也二后事迹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究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復幸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辭意悽慘讀之令人感歎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 士贇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

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 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為鄯善治扜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殘殺 齊賢曰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為屠耆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信讒殺右賢王父子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 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 士贇曰漢匈奴傳匈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牛馬羊北海即瀚海也 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赬玉盤 士贇曰燕支山契丹之境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 齊賢曰旄頭胡星也蜂攢猶蜂之聚叢也 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 齊賢曰魏太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遥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非一地矣 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閒安 士贇曰史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角變色多盜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謹案卷三第二頁前五行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山刊本陽海訛海陽據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注改又至德二載更名刊本二訛三據唐書地理志改

第二頁前六行湘水自陽海下全州刊本湘字上訛衍則漢二字今刪

第四頁後六行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刊本錯訛諸據戰國策改

第五頁後二行但見悲烏號古今刊本烏訛烏又雄飛鵾從繞林間刊本鵾從訛從鵾據全唐詩改

第八頁後六行生入謁刊本入謁訛又謂據史記鄒生傳改

第十頁前五行而輕我如鴻毛刊本我訛食據本詩正文改

第十頁後四行因作此歌刊本作此訛此作據舊唐書樂志及古詩紀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吾始困時刊本脫時字據史記增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知時有利不利也刊本時上衍我字據史記刪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鳩者不噎之鳥也刊本噎訛咽據後漢禮儀志注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越絕書記寶劍篇改

吳越春秋無此文據越絕書記寶劍篇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越王取純鈞示之刊本越訛吳又燭揚其華捽如芙蓉始生刊本燭揚其華訛作薛曰光乎據越絕書記寶劍篇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為鈞者衆而子獨求賞刊本子訛不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改

第二十九頁前六行願枉車騎過之刊本枉訛在據史記信陵君列傳改

卷四第一頁後八行獨獨祿祿按古詩紀作獨祿
獨祿此從晉書樂志
第二頁前二行夜衣錦繡刊本衣訛求據古詩紀
改
第二頁前八行如浮花浪蕊刊本蕊訛藥據蘇子
由樂城集改
第十頁後一行積水為渚刊本渚訛陣又今謂之
丸谷刊本丸訛凡據新校正水經渭水注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石崇樂府刊本崇訛嵩據文選
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皚皚如山上雪刊本訛作晓如山
下雲又聞君有兩意刊本聞君訛良人又故來
相決絕刊本來訛與絕訛別又今日羊酒會刊
本會訛問並據文選及古詩紀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躡蹀御溝上刊本御溝訛作溝
水據文選及古詩紀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湘水自陽海發源刊本源訛泝
據水經注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皇帝敬勞將軍刊本敬訛來據
史紀及漢書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長安有狹邪行刊本狹訛狄
據古今注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句意字面刊本句訛可面訛
固今並改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屠者信讒殺右賢王父子刊
本父子下複衍父子二字據漢書匈奴傳刪
第二十九頁前五行烏籍都尉刊本脫尉字據漢書
匈奴傳增又六行北海即瀚海也刊本瀚訛上
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濚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卷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五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僧虔技錄相和歌琴調三十八曲有此行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士贇曰雄劍見二卷註陰符經太公所著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借問宗黨間多為泉下人齊賢曰爾雅宗族有毋黨妻黨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士贇曰山海經云東海中墝桃其甲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士贇曰周秦者東西二都也如淳曰陶者作罷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壑攬衣不及裳拊膺搗客泣掩淚叙温涼借問邦族閭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丘

荒墳壠日月多松柏蔚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機詩相出入故全錄

君子有所思行　齊賢曰樂府君子有所思言雖所宜敬忌去室屏色不足為久惟宴安滿盈所思行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　齊賢曰南山終南也咸陽縣在京兆府西四十里秦漢隋唐所都士贊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　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　齊賢曰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　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士贊曰文中子曰大哉中國衣冠之所自出也　廄馬散連山軍容威絶域　齊賢曰祥麟二曰鳳苑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以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方四十八監唐兵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處兵外有南衙北衙禁軍　伊皐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圖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曾西飛匿　士贊曰伊尹皐陶衛青霍去病也　無作牛山悲愴淚沾臆　士贊曰齊景公悲牛山事見二卷註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滿盈之作也可謂憂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劒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

十步兩躩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
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士贊曰蘇子卿全節歸漢處子
儷偶也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
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
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士
贊曰漢刑法惠孝文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
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乃罵女生子不
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
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
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為令列女傳趙津女涓者趙
河津吏之女也初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
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
一人涓乃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與渡中流為簡
子發河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楊波兮杳
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潰
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棹兮行
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齊賢
尊寵之及智伯甚寵客傳豫讓者晉人事智伯智伯
而三分其地漆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
必為報仇而死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之豫讓曰我豫讓
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釋去之居頃
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之豫讓也
於是使兵圍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拔劒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齊賢曰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廬患之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焚之往投必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間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捽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為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為故主殺新主不義捽而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劒而死

黃葛篇士贊曰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中有種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冪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
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齊賢曰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即此意精為絺粗為綌士贊曰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縟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迹士贊曰師古曰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詩七月流火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雕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

雅之作也今由蚍蜉撼大樹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吁是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 士贊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龍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 齊賢曰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師古謂長安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此為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贊曰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平陵良曰杜陵霸陵在南餘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曰徙吏三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秋霜切玉劒落日明珠袍 齊賢曰王子年拾遺記曰越勾踐以白牛馬祠昆吾山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劒一曰掩日二轉晛三斷水四懸剪五驚魚六滅蚊晛七却邪八貞則以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西

鳳笙篇 士贊曰樂府遺聲歌錄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飡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欲嘆離聲發絳脣更嗟別調流纖指 士贊曰內經上界玉京註曰玉京無為天也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士贊曰列仙傳王子喬者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冷沾君衣此篇遊仙詩

怨歌行 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代為怨歌行士贊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也

手接太行猱 士贊曰闕雞及萬乘車並見二卷註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 齊賢曰唐志隴西道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為西和州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十里由空峒山傍洮水東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 齊賢曰季布傳人言其勇使酒難近士贊曰蕭曹皆漢相國羞入原憲室荒淫隱

蓬萬 士贊曰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

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夫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

怨歌行班婕妤好擬之士贊曰漢書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淫內寵稀復進見趙飛燕譖婕妤好祝詛後宮及主上遂退處東宮

鸕鷀鵜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士贊曰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傷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誹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　士贊曰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秖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士贊曰崔豹古今注曰橫吹胡樂也有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劒直為斬樓蘭士贊曰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辨其聲用傳介子斬樓蘭王事見前卷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衝恩甚握雪海上飡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士贊曰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食天雨雪乃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破月氏事見前卷註

其三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

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齊賢曰古今注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九域志渭橋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士贊曰彎弓辭漢月者出漢塞而深入敵境也插羽者箭在腰也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秋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窓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齊賢曰古今注曰塞者塞也所以壅塞夷狄也上林賦張揖註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劒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齊賢曰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龍沙謂龍底之沙後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亦上書曰漢文帝紀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士贊曰李將軍傳匈奴入殺遼東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底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士贊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

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懽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下皆寓言

仙人相存誘

仙藥金丹滿握蟄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

齊賢曰司馬曰蟄蛄寒蟬一名蜋螂春生夏死

道重天地軒

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士贊曰詩意謂黃帝猶知以道為重師問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

士贊曰樂府塞上曲者古征戍十五曲之一也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齊賢曰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唐太宗初即位頡利將十萬騎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冀日刑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上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原白池二縣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

齊賢曰前漢匈奴傳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臙脂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齊賢曰瀚北海名士贊曰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既盟之後貞觀中太宗思雪此恥乘其國亂乃命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節度六總管之師十餘萬征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走保鉄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襄古未有此足濯吾渭北之恥矣北詩是美頌一時勳德借漢為喻也

玉階怨

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士贊曰水晶簾以水晶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

士贊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開諸女歌謠因為之辭焉太白此詞述史而已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 齊賢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渌水漢水也士贊曰樂府都邑二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踏同鞮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䍦倒著還騎馬 齊賢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氏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士贊曰韻釋接䍦白帽也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南州人征市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齊賢曰晉書習郁家有大池

大堤曲 齊賢曰古今樂録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東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

莫若大堤女士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齊賢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襄陽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士贊曰樂府常歎林辭曰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士贊曰樂府遺聲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齊賢曰三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齊賢曰十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宮

其三

盧橘為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齊賢曰應

劭曰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漢使求蒲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上林苑蒲萄宮士贊曰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馬融笛賦近世羌笛從羌起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眠娥齊賢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於月士贊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為詩大樂令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牕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士贊曰唐禮樂志天授鳥歌武后作也天授年號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殿名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齊賢曰三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謝脁詩紫殿肅陰陰三秦記曰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目為藏鉤風土記藏鉤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曰為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齊賢曰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史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士贊曰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女

清平調詞三首　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還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飲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

學士贊曰唐禮樂志平
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齊賢曰樂史太白遺事曰白既為此詞太真嘗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獨拳拳如是耶妃子賤人如斯而已飛燕指妃也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妃子賤之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士贊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子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此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沈香亭北倚闌干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沈香亭以沈香為之如栢梁臺以栢香也士贊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為之也士贊曰太白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至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翡翠金殿鎖鶯鶯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為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

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水而不惑哉

鼓吹入朝曲士贊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鐃歌三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永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渌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槌鐘速嚴裝伐鼓啟重城齊賢曰唐昇州楚共王里故曰金陵古今注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以建武陽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勸戰士也士贊曰樂府漢晉有短簫鐃歌二十二曲騎吹者即唐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後漢以鼓吹為軍中樂馬上奏之天子憑玉几劒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閒遨遊閶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齊賢曰周禮天子左右玉几魏志功臣則賜劒履上殿閭風山名在崑崙上士贊曰此篇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其為諷永王璘入朝無疑末句歸美朝罷休閒歡娛如此恩榮如此其氣槩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古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婿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赊何輒聶政姊萬古共驚嗟齊賢曰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以綵盤維以絳繩將作監供焉擊柷鼓千聲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官與錢購或取絳幡而已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邑悲哀而死政之姊亦烈女也士贊曰此言勇於報仇胃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牙也隋禮儀志齊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閤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撾鼓千聲釋焉

秦女卷衣

齊賢曰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言卷衣以贈所歡莫笑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士贊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七曲有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妝水至亦不去能來尚可當微身春日月飄若螢之光願君

采封非無以下體妨齊賢曰漢書元帝行幸虎圈闘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妾當之詩采封采菲無以下體封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士贊曰劉向列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沈水而死此亦比興之作焉觀其末章亦微而顯矣

東武吟

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士贊曰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斯足不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

吟行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齊賢曰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漢書鄒生長揖不拜恭承鳳凰詔欻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齊賢曰事始曰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街於木鳳口而頒行禁中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齊賢曰明皇雜錄太白錦袍士贊曰與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

乘屬車八十一乘千乘萬騎名曰鹵簿　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雄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寄客日踈散玉樽亦已空　士贊曰待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雄聞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齊賢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士贊曰此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材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知而不見用卒章曰閒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意悠然見於辭外亦可知已吾尋黃綺翁惓惓戀之意悠然見於辭外亦可慨嘆也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士贊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古有是事也　齊賢曰崇臺在邯鄲盖本六國時趙武靈王故臺也　一辭玉階下去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雕歇杜預註左氏歌盡也士贊曰崇臺在邯鄲盖本六國時趙武靈王故臺也　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齊賢曰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士贊曰此詩太白既點之作也特借此發興叙其睽遇之始末耳然其辭意眷眷顧宗國係心君王亦得騷人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　士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自出薊北門行太白此詞則必為開元天寶之際金伐吐谷渾奚怒吐蕃而作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連夜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　齊賢曰劉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　齊賢曰古遺將出征伐人君親推其載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沙土曰幕直波絕曰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彫傷盡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士贊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都督府領州八以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見四卷註　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　士贊曰匈奴官號置左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者王傅介子斬樓蘭王事見前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此詩天寶已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

洛陽陌　士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士贊曰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北上行 士贊曰樂府征行曲太白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 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懷州河内縣北五十里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危危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士贊曰磴道閣道也 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劒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 齊賢曰此詩乃祿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祿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淮南子註曰堯時窫窳類貙虎爪食人害冀州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服虔曰鑿齒獸名也 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憯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木不可食飢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 士贊曰按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忽諸

短歌行 士贊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辭意則出於騷非為誕辭以寄興而已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刼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齊賢曰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王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士贊曰康伯曰太極者無朕之稱不可得而名也

空城雀 士贊曰樂府内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却不言所始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之士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避讒妬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權勢踰分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鷓鴣羣不隨鳳凰族 齊賢曰鷓鴣微小黃雀也關東謂之土雀又云女工又云女工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鷓鴣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 士贊曰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 士贊曰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官人服虔曰前有覆車粟 齊賢曰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齊賢曰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

菩薩蠻 士贊曰按此二詞至今其調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士贊曰西京雜記漢有樂游苑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五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六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樂府

發白馬 士贊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士贇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泽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山海經洪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 齊賢曰滹沱河在今深州在西鐵騎馬之帶甲者其多如山其白如雪後漢地理志安定郡在月窟轉戰略朝那 士贇曰漢書燕然洛陽西千七百里有朝那城 倚劒登燕然邊烽列嵯峨 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 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戰金戈 士贇曰鄭玄曰包以武服兵也師古曰掃者謂盡除之如掃地然 干戈以虎皮明能

陌上桑 士贊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為證也崔豹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為趙王家令後為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為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齊賢曰漢官儀諸侯五馬士贊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又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 齊賢曰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嗟婦人當採桑以事夫姑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東方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羅敷行 士贊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為證也崔豹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為趙王家令後為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為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

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齊賢曰蠻音將蟬屬士贊曰毛詩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此六句乃是總括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挑之者亦何愚哉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縱招之豈能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古羅敷行盛稱其夫家好美之意也

枯魚過河泣 士贊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卻無過河泣字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 士贊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 士贊曰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 萬乘慎出入栢人議噬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謝敬甚卑有子壻禮高祖以為識士贊曰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 萬乘慎出入栢人以為識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謝敬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等為氣怒欲殺高祖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要之置上過欲

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治張敖之罪識一作誠士賛曰人屬趙國師古曰本晉邑

丁都護歌 士賛曰古今樂録丁都護歌者彭城謞丁聃收殯之達妻高祖長女也呼聃至閤下自問欽送之事每問輒唏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 齊賢曰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通物曰商居賣曰賈

士賛曰按潤州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注云于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因徒十萬人汙鑿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即今丹陽也

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齊賢曰世説注云今之水牛唯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賛曰此言水濁而成泥也

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齊賢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水渾濁不可飲雖使萬人鑿石以通江水終不能得嘗熱而渴飲千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哉漢書高祖隱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音忙屬沛國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士賛曰毛詩注滸水涯此言江滸則江之涯也太白樂府每篇必樂括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

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興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抒下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為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為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淮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為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城至雲陽西域通會市作邸閣今以首句觀之似詠此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為證附註吳事於末云

相逢行 士賛曰王僧虔技録曰相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 士賛曰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伎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 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

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觀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 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白玉馬瑙石為勒羈皆以白玉為之琉璃為鞍

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

千里思

李陵没胡沙蘇武還漢家詔詔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去隔絶國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書報天涯士贊曰漢書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騎五千與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為郎天漢元年持節使匈奴留十九年竟全節歸漢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鹵多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陵送別悲嘆之意末句鴻雁向西北因書報天涯者是檃括陵與武書所謂時因北風復惠德音之語耳

樹中草

士贊曰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樹中草

烏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士贊曰此謂桑寄生也本草圖經曰桑寄生出弘農山谷桑上今處處有之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槲而厚軟莖似梔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士贊曰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士贊曰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士贊曰樂錄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有君馬黃金陵運言晉秉金運也北齊曰定汝潁言文襄遺清河王岳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後周曰哲皇出言高祖之聖德也援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白之作其得古道乎如張正見蔡知君之流只言馬而已按謝燮云或聽鐃歌曲惟吟君馬黃古人知音別曲見於賦韻者如此後世只於言語上計較此道無聞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齊賢曰詩我馬玄黃又亦白其馬士贊曰與者謂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為馬則一也人之才藝雖有異而其為人則均也　共作遊治盤雙行洛陽陌長劒既照曜高冠何赫赫齊賢曰風俗通東西曰陌士贊曰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後兩句極貴顯之形容也　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士贊曰此言仕於朝者各有所主也　猛虎落陷穽壯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士贊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為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缺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

士贊曰前陽夾漈鄭先生曰始於太白

翩翩青雀鳥飛鳴東窗裏士贊曰青雀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槲而厚軟莖似梔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　問我何功德言辭頗見侮士贊曰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　自有枯榮節安須慕貴仙士贊曰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好未有仇也復傷世之閔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暫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自而遂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汲引而進之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絶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　士贊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觀音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垂楊拂緑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闕雪葉暖金牕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凄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　齊賢曰班固燕然山銘註老上單于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

少年子　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市東南樓纏絃管發中多落飛鳥夜入瓊樓臥美酒金樽滿紅顏笑春日意氣兩相得各傾千萬酒　臺流星並前卷註

紫騮馬　士贊曰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齊賢曰晉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古今樂録紫騮馬曲蓋從君遠戍懷歸之曲

少年行　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三十二曲有少年行

擊筑飲美酒劒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　士贊曰并州兒事見五卷註

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擊魯勾踐爭博勿相欺　士贊曰史記刺客傳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後為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敗死魯勾踐聞之私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劒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白鼻騧

銀鞍白鼻騧緑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齊賢曰毛詩有駵白顛注的顙也爾雅馬黑喙曰騧西京雜記漢武帝得烏孫馬常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鋤石以綠地五色錦為韉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

豫章行　士贊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齊賢曰九域志汝州魯陽縣即魯陽公與韓退戰揮戈退日處

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此古人之所以為孝也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齊賢曰史記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高句驪齊賢曰隋書曰夫余王嘗得河伯女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請殺之朱蒙東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既建國自號高句驪以高為氏都平壤漢樂浪郡士贊曰樂府遺聲蕃胡四曲有高句驪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鬬死為君掃兇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齊賢曰呂氏春秋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士贊曰此言生於休明之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鬬之事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誠所至豈復憚險惜死哉

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髮成斑齊賢曰史記注船上為樓曰樓船士贊曰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與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泛於波瀾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焉

沐浴子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齊賢曰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汶音問垢塵也

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士贊曰滄浪釣叟即屈原詞所謂漁父者此詩全檃括漁父詞之意前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難後之辭乎

高句驪齊賢曰隋書曰夫余王嘗得河伯女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請殺之朱蒙東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既建國自號高句驪以高為氏都平壤漢樂浪郡士贊曰樂府遺聲蕃胡四曲有高句驪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鬬死為君掃兇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齊賢曰呂氏春秋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士贊曰此言生於休明之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鬬之事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誠所至豈復憚險惜死哉

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髮成斑齊賢曰史記注船上為樓曰樓船士贊曰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與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泛於波瀾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焉

詠之東海俊鶻名海東青此舞之快捷如海東青之快健也其舞者二人紫大袍裾襦章甫冠衣履宴置之然音伎多關舞者當時樂舞之飾即所見而歌而已金花帽白馬廣袖者當時樂工百濟中宗時百濟樂工曰按唐禮樂志東夷樂有高麗百濟新羅靺鞨扶南天竺南蠻西戎北狄之樂凡八部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士贊曰折風帽以金花為飾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齊賢曰古詩征人相顧白如霜

綠水曲士贊曰樂府解題綠水者古琴操名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齊賢曰馬融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

鳳凰曲

嬴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攜手人影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士贊曰嬴女弄玉也

鳳臺曲士贊曰即古樂府蕭史曲也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綵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士贊曰全篇皆隱括蕭史弄玉事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泰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簫乘龍昇天而去此詩專詠此事

從軍行士贊曰王僧虔宴樂相和歌平調七曲有從軍行

玉門受降城在今肅州酒泉郡玉門縣玉門關在焉通典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齊賢曰九域志肅州酒泉郡

羈鷹州有金微山綠振武軍　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齊賢曰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尤盡巧妙士贊曰古今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有梅花落乃胡笳曲也　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士贊曰唐地理志自焉者西五十里

過鐵門關

秋思士贊曰秋思琴操商調之曲古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無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淵華滋齊賢曰詩注倉庚離黃也亦作鸝蕙草即蕙也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如紡緯士贊曰此詩亦噗夫光景易流功業不建不知老之將至徒與草木俱腐耳有志者請之當共為之喟然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士贊曰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也燕北地寒草生遲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秦桑低枝者興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心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腸斷矣猶秦桑之已低枝也末句則興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也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白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齊賢曰單于匈奴號也顏師古曰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唐志曰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士贊曰燕支山名事見第四卷詩注按春思秋思二詩戍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秋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既回矣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蕙草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就推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之心當如何其悲也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哉

子夜吳歌　齊賢曰古今樂錄子夜晉曲也士贊曰唐禮樂志子夜晉曲也士贊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作是歌甚哀晉武帝太元中琅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子夜之音聞於白紵而為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晉聲者其實不離清商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饑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士贊曰事見陌上桑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　齊賢曰九域志越州若耶溪即歐冶子鑄劒之處士贊曰圖經鏡湖在會稽郡南二十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為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迴三百一十里以蓄水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鄣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穀教以行步三年而獻之吳王有西施家有東施家姓施而在西故曰西施圖經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有長安縣良人夫也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齊賢曰洮州臨洮郡治臨潭縣

對酒行　士贊曰樂府相和歌三十曲有對酒行古詞乃曹魏樂奏

松子栖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　齊賢曰松子赤松子也九域志婺州金華縣金華山士贊曰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能生在立亡後易姓為黃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安期先生事見二卷註

遷改　士贊曰此天長地遠歲不留之意

對酒不止肯飲含情欲誰待　士贊曰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為謫仙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為三十六天帝外臣有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仙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世忽忽如寄毒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良有以歟太白亦祖此意而作也

佔客樂　士贊曰樂府清商曲佔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為布衣時常游樊鄧踐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奏之便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為感憶之聲梁改為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昔經樊鄧後假揖梅根渚感昔追往

事意滿情不叙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嗷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　君邊雲擁青衙得雲中尺素書齊賢曰嗷蛾嗷眉也　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洲齊賢曰唐志貞

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　君邊雲擁青衙得雲中尺素書齊賢曰嗷蛾嗷眉也　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洲齊賢曰唐志貞

嘆之意歟

長歌行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有長歌行古今注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士贇曰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自

猛虎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　齊賢曰唐隴州汧陽郡汧陽縣有隴山雍門琴見前卷士贇曰隴頭水亦古樂府別離之曲正與雍門琴相對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漸零雙墮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　齊賢曰兩河道河南河北也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　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一月丁酉陷東京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安思順屯苑中鎮關中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銜送洛陽陳希烈張均張垍皆降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肅宗問李泌強敵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觀賊所獲女子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士贇曰秦人半作燕地因者唐都長安秦地也京師既陷則人被驅虜而歸於幽燕胡馬翻銜洛陽草者賊兵屯東京時收馬於洛陽也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齊賢曰一輸一失謂正月安慶緒冠潼關哥舒翰擊却之六月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伏軍於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火拔歸仁執翰以降朝廷正月安慶緒殺祿山即位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斗廷珰安陽軍事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入洛陽慶緒走保鄴耿仁智說思明即因安承慶遣

其將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卽河東節度高秀巖亦降十二月子昂至京師上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及數衣婦人服詣諸將以白思明思明執承恩集將佐西向大哭曰臣以三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命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乾元二年再反正月僭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　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頓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資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齊賢曰史張良

者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為王者師矣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韓信淮陰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梁敗又屬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楚歸漢漢王以為大將　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劒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士贊曰翰經也　昨日方為宣城客製鈴交通二千石齊賢曰宣城客者太白自道也

嘗有贈宣城宇文太守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　有時六博快壯心遠床三匝呼一擲齊賢曰招魂莵蔽象基有六博王逸注莵音昆玉也蔽簿箸以王飾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基博有六簿箸謂之箭投六著行六基故謂六簿　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齊賢曰唐張旭善草書而好酒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　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齊賢曰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士贊曰兩字蓋白與旭而兩也　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

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士贊曰蕭何曹參起秦為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為一代宗臣盛矣哉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齊賢曰唐志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也七略曰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擊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士贊曰任公釣魚事見一卷按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於此以俟知者

去婦詞 士貴曰此篇即顧況棄婦詞也後人添增數句而竄入於太白集中語俗意重

斧鑿之痕斑斑可見可謂作偽心勞日拙者矣子見註已詳無庸不復註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斤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比顏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韋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枝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齊賢曰馮衍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禍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疴長疽自生禍殃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天父地母也蘇少卿詩結髮為夫妻韋昭國語注緬猶邈也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謂之匹鳥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六

謹案卷五第二頁前四行君子有所思行刋本脫思字據本詩題增

第三頁前六行是汚吾行也刋本汚訛少據説苑改

第三頁前八行隰侯重杖楯伏炭刋本炭訛哭據説苑改

第三頁後四行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按崔豹古今注朝日作明月

第六頁前八行如刻削土木刋本句下行九隨風三字據王子年拾遺記刪

第六頁後四行隴西道刋本西訛有據唐書地理志改

第八頁後八行陣解星芒盡刋本陣訛車據全唐詩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侯應曰刋本侯應訛應侯又北邊塞至遼東外刋本遼訛其據漢書匈奴傳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諸習氏有佳園池刋本脫氏字據晉書山簡傳增

第二十頁前七行吾尋黃綺翁按別本作扁舟尋釣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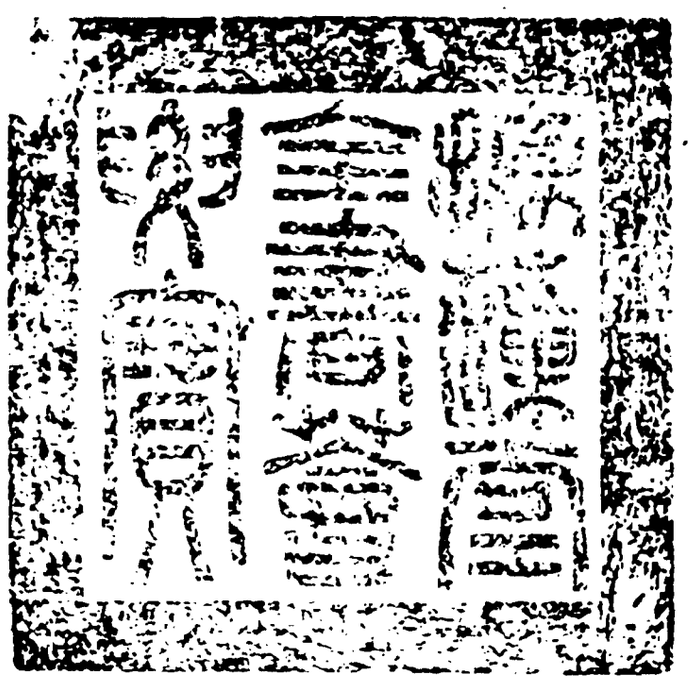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掌達天下之六節刋本下訛子又門闕用符節刋本闕訛閥並據周禮小行人職改

第三頁前三行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刋本前字一字俱訛亦據郭茂倩樂府詩集改

第三頁後八行上過欲宿刋本過欲訛欲過據史記張耳傳改

第五頁前五行自小坻至雲陽刋本坻訛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牀前看月光按別本看作明又舉頭望山月按別本望作見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寶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謄録監生臣陸筆脩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七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歌吟

襄陽歌 襄漢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隋王誕作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士贇曰已上事並見五卷襄陽曲注 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齊賢曰鸕鷀水鳥也其頸長刻杓為之形山海經黃山有鳥其形如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鏤杯為之形令人以海螺如鸚鵡形作之亦曰鸚鵡杯並酒器名也 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發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齊賢曰蒲萄酒見五卷註士贇曰醅釋名酒未漉也糟酒滓也王充論衡紂醞酒積糟因為丘此形容嗜酒思想之極云耳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剥落生

華皆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齊賢曰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以象鳳翼士贊曰羊公事見第五卷襄陽曲詩註

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

裏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士贊曰楚襄王事見一卷註宋歐陽永叔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關橫西隣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鄭鄧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齊賢曰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為春陵節侯至其孫考侯仁以春陵地勢下濕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國傳至南頓侯欽生光武故識稱白水真人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鄧市中空地一曰居也雀豹古注闌市垣也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段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齊賢曰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鄧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更始元年遂納為后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閒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齊賢曰漢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光武起於宛都於洛陽遂以宛為南都故曰宛洛紅陽縣本侯國白河即白水河劉表在襄陽蔡墓名呼鷹蜀志諸葛亮字孔明南陽人先主嘗訪士於司馬德操德操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諸葛孔明也鳳雛龐士元也荊州記曰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亦嘗登此山作梁父吟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齊賢曰漢武帝與飛燕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以紫文桂為楫枻

載妓隨波任去留齊賢曰廣記漢成帝與趙飛燕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以紫文桂為楫枻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齊賢曰九域志鄂州有黃鶴山黃鶴樓圖經云費文偉仙去駕鶴來此列于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齊賢曰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洲上有久視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蓼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蓼花不得到仙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東萊士贊曰此達者之詞也漢水無西北流之理功名富貴不能長在亦猶是乎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

囀歌長安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千青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士贊曰瀛洲紫殿皆宮苑名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蓽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齊賢曰漢志武王治鎬師古曰昆明池北鎬陂唐制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皆帶刀捉仗列于東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天子出則有細仗黃麾仗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益其士贊曰蓬萊蓽石當時宮苑名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劒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齊賢曰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五皐門六革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禮天子赤墀漢給事日暮入對青鎖門其門刻為連鎖而青塗之天子制也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齊賢曰唐天駟監御左右六閑分二廄一置太守一人二千石齊賢曰後漢百官志郡千石郡六百石郡二百石明朝歸揖二千石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

蜀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陝西

蜀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多齊賢曰九域志邠州新平縣有豳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入渭士贊曰爾雅岍稍稍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權長而殺也憶昨去家此為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飲三百杯

奈宮中妬殺人士贊曰西施醜女事見前卷註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傳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見矣

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吾兄行樂窮曛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女長歌入綵雲燕姬醉舞嬌紅燭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孤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華齊賢曰郭氏曰令闕西有棠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士贊曰禮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之徒共集乃以温酒埶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士贊曰爾雅華山為西嶽漢書黃河如帶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齊賢曰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士贊曰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丈洞周回二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少昊為白帝治西嶽巨靈神手擘其上足決其下以通河流以救民洪波之難仙掌之形燦然瑩目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野係在華州華陰縣鄰道元水經注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山也呼于先乘茅龍事見二卷註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僊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齊賢曰唐許州潁川郡乃潁考叔所封唐潁州汝陰郡嵩山中嶽祠隸唐河南府登封縣距府一百二十里說文山小而高曰岑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士贊曰戴延之西征記嵩山其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劉向列仙陶安公傳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范陽十二月陷洛陽十五載六月陷京師明年三月祿山在洛陽廣平王入洛陽大陳兵于天津橋士贊曰此祿山陷京師時作也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齊賢曰吳國孫權故都建業也士贊曰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于東吳而與太白銜杯酒接殷勤之歡者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齊賢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毋白當封尚書有期會狀毋乃令從後閣去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齊賢曰史記齊威王靖郭君子文立曰孟嘗君招致諸侯賓客數千人趙惠王弟勝曰平原君封于東武城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魏昭王少子無忌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黃歇事楚頃襄王王卒考烈王以為相封為春申君客三千人上客皆躡珠履撫長劒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齊賢曰黃石事見前卷註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士贊曰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係第六洞天在天台縣丹丘海外神山也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觀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鬼秖將豐嶂鳴秋猿士贊曰會稽山陰狀此八句具體而微與君對此懽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齊賢曰溟渤二海名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飡石中髓小山連縣向江開碧峯巖緑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齊賢曰王逸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辭賦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神仙傳王烈嘗獨之太行山忽見山破山裂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數丸如桃夭因摇少許歸與嵇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仙經曰神山五百年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　拂花弄琴坐青苔緑蘿樹下春風來南牕蕭颯松聲起憑厓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梁園吟

我浮黄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閒平臺為客意多對酒遂作梁園歌

齊賢曰漢梁王都睢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治宋城縣有平臺複宮三十六士贊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栖龍岫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洲島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千里奇菓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此梁園名之所由始也　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渌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士贊曰此乃太白觸景而吟阮籍蓬池詠懷之全句耳今録其畧于下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渌水揚洪波巇野莽茫茫漢書地理志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唐都長安在西白遠離京國故發西歸安可得之嘆也所謂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闕者歟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齊賢曰魏明帝與崔浩語至中夜賜浩緑醪酒十斛曰可以將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吾八公曰可以去矣即白人即以左吳王春傳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劉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水精戎鹽一兩日脫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昔人豪貴信陵君令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齊賢曰魏信陵君墓在東京開封府士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當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于魏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為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此言耕種者以後事也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齊賢曰雪賦序歲暮時既昏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西漢志河南縣洛陽縣汴水在西南東漢永平十二年修汴梁王景築提自滎陽至于東海口千餘里沈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齊賢曰招魂曰象棋有六博分曹並進道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晉書桓溫請謝安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鳴皐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清冷池作

齊賢曰鳴皐歌者唐翰林供奉賀知章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蓋賦近於文故白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皐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為詩因為出之其畧曰蝘蜓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齊賢曰說文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士誠切蝘蜓徒顯切蜥蜴先擊切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齊賢曰說文鳳飛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

若有人兮思鳴皐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競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舠都交切齊賢曰莊子顏成子游有鳴皐山洪河南郡陸渾縣洪河黃河也舠小船也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厓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齊賢曰莊子顏成子游曰敢問天籟乎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玄猿綠羆舔舐岌危咆柯振石駭膽慄皦群呼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嶕送君之歸兮動鳴皐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群英振大雅於東洛齊賢曰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有清泠池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巉嵓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氛氳蘿宵宵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鼯嘲呻堀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齊賢曰唳鶴聲也鼯鼠也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徒顯切蜓徒典切蝘蜓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潮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齊賢曰說文鳳飛

從以萬數此言雞聚族而鳳無隣以喻小人多而君子少也即楚辭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而無所薄之意

纂文嫫母醜人也女也楚辭諒不聰而蔽壅兮使讒諛之日歸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杜若之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白意祖此

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蹴蒲結切蹠私列切

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士贊曰巢由堯時之隱者

夔龍堯時之臣此言巢由若不以讓天下為高則亦將如夔龍之役人之役而勞力於風塵之中也釋文足械曰桎手械曰梏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非軒冕之謂也蹴蹠用力貌史魯仲連却秦事見二卷註

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鳴皐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昨憶鳴皐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閒覺時枕席非碧山

側身西望阻秦關齊賢曰秦關函谷關及武關也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道綠蘿飛花覆煙草齊賢曰九域志伊陽縣在西京南二百六十里我家仙翁愛清真才雄草聖淩古人欲卧鳴皐絶世塵齊賢曰我家仙翁即所謂從翁者後漢張奐長子芝伯英善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鳴皐徵芝在何處五厓峽水橫樵路身披翠雲

日嵩少乃嵩高山少室山士贊曰三花聚頂乃修煉之所故云

勞勞亭歌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

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吟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齊賢曰輿地志新亭壟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為臨滄觀在江寧縣南

牛渚在太平州采石磯晉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燃犀角照之見水族奇形異狀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舟中諷詠聲既清會文辭藻拔駐聽久之造問焉答曰是臨海郎宏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宏父最時為臨海令士贊曰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表家郎指表宏也宏有逸才文章絶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此詩意乃太白自比於靈運而又自嘆其才不減彦伯而無謝尚之知獨宿空簾寄情歸夢亦可哀矣見

橫江詞六首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屋

瓦官閣齊賢曰來石在太平州當塗縣距建康八十五里即古牛渚瓦官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瓦棺葬于此棺上生蓮花寺中有閣高三十五丈士贊曰邵縣志橫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來石往來濟渡

處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
一水牽愁萬里長士贊曰圖經九江郡晉唐為尋陽州後復為江州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又

其三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揚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
狂風愁殺峭帆人齊賢曰唐志揚州廣陵郡永淳元年析江都縣置揚子縣揚子縣有瓜步鎮即渡江處橫江建康之東津也

其四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
濤似連山噴雪來齊賢曰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曰我東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暴風疾雨去者皆西來也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大不差頃刻惟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逐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潮頭高數丈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士贊曰圖經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又浙江在錢塘

其五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齊賢曰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動
公無渡河歸去來齊賢曰古語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嶺表録異海鮫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海貨路經調黎深潤處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篤工曰非島鮫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鬚鬣若簇朱旗危洹之際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鮫魚噴氣水散雨耳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齊賢曰越州會稽郡勾踐所都蘇州吳郡闔閭所都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

謝玄暉

東山吟 晉謝安攜妓之所一云醉過謝安東山

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洒酒澆君同所懽酬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齊賢曰臨安圖記所載東永安西永安二岩為安石之東山以安石嘗于此遊懽名之耳自安至太白二百餘歲又本作五百歲非士賛曰東山在建康府上元縣三十里丹陽記晉太傅謝安別墅在焉安放情丘壑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晉書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未嘗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雅志未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謚曰文靖安石志在東山太白志在青山故有此作但浩浩洪流是猛康詩蓋白志在青山則不以邦畿為奇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 齊賢曰紀聞録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于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中宗開名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大風起臭氣滿長安中宗問近臣近臣奏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欲歸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也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士賛曰三車者羊車鹿車牛車也

問言誦呪幾千徧口道恒河沙數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 士賛曰東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于是遣使天竺國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信浮屠

沙復沙 齊賢曰西國祇洹精舍側近三河佛嘗對此河說法以河沙譬喻故金剛經云如恒河中所有

恒河沙

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老子百姓稍有奉者於是浮屠遂轉盛 齊賢曰佛家說戒生定生慧晉佛圖澄呪鉢水中色生青蓮花花色曜目士賛曰妙法蓮花經精進修淨戒猶如璚明珠維摩詰經寶積偈曰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神定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 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士賛曰維摩詰經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齊賢曰傳燈録慧可大師有一居士未來說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士賛曰六祖惠能

大師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長隨君入楚山裏歸楚山也

雲亦隨君渡湘水齊賢曰湘水出唐桂州興安縣海陽山西至于全州又北至于洞庭湘

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士贊曰意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送其歸山者

金陵歌送別范宣金陵

石頭巉巖如虎踞淩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

秀色橫分歷陽樹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諸葛亮謂吳大帝曰秣陵地形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所都也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士贊曰巉巖石高峻之貌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八十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事于此吳大帝為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

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齊賢曰按紀年自孫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晉并之元帝渡江傳十一主一百三年而宋代之高祖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代之高帝傳四主二十六年而陳代之武帝傳五主二十八主六十年而蕭齊代之高帝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傳五主二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四十五年此言四百秋者乃詩人造辭遣意舉成數而言耳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因士贊曰白馬小兒指侯景也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俊逸其有奔劒必低頭不前及王僧辯至石頭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進悔者悔其後過

泰清梁武帝年號時遭侯景之難因于臺城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乃泰清三年五月丙辰也

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為煙霧盡

金輿玉座成寒灰齊賢曰楚威王埋金于此故曰金陵扣劒悲吟空咄嗟

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

齊賢曰南史韓擒虎入金陵後主逃於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麗華孔貴妃同乘而上又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及貴妃等遊宴共賦新詩以為曲調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江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士贊曰圖經景陽井在法四曲皆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大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此地傷心不能道日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寶寺或云白蓮閣有小池方丈餘或云在寶輝寺覽輝亭前樂録玉樹後庭花與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凡來訪南山老士贊曰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今附卷末

笑歌行此篇與後悲歌行皆非太白之作乃世俗無知者所託也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

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
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貴得千
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
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
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几上肉洪鑪不鑄囊中
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扣角行歌背負薪今
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齊賢曰應劭風俗通
云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張儀魏人嘗從楚相
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歸妻
曰嗟乎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
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洛陽人出遊數歲
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而慙後出說
六國合從秦為從約長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擬于王
者妻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之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蘇秦歎曰嗟乎士生世不得志
可以寘吾足在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莊子貧過漢
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
有械于此一日之間百畦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世蓋欲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晉張翰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未買臣吳人家貧
擔束薪行且讀書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
富貴今四十餘矣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買臣不
能留聽去數歲買臣隨上計吏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
報邑于嚴助薦買臣召見拜中大夫與讓棄由夷齊甯

武子事並已見前卷註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
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
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
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
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
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徵子去之箕子奴漢
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
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
名遂身自退劒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干萬
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為儒
齊賢曰漢志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項羽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季父項梁怒之羽曰書足以記
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于是梁教以兵
法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
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自小牧羊不習
仕宦不願也後渾邪降縣官費衆式復持錢二十萬與
河南太守以給民河南上卜式姓名上以式終長者召
為郎中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李廣李斯范蠡事

並見前卷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七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八　宋　楊齊賢　集注

元　蕭士贇　補註

歌吟

秋浦歌十七首　秋浦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士贇曰沿革志秋浦隋縣名唐置池州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遥傳一掬淚為我達揚州士贇曰兩手曰掬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清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齊賢曰九域志池州貴池縣有清溪鎮浮丘公與黃帝遊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仙壇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

其三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渌水不敢照毛衣齊賢曰虞衡志南中有一錦雞一名金雞形如小雞項繫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目徵白湖南北亦有之意

錦駝即此類也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士贊曰此形容錦駝鳥之美山雞之不如也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悲合切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齊賢曰蜀都賦猿狖超騰而競捷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齊賢曰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長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霧蔚唐潭州長沙郡治長沙縣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寗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士贊曰山簡事見五卷註寗戚歌事見四卷鞠歌行註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齊賢曰列子天傾西北士贊曰秋浦志李元方嘗刻碑于有待巖謂齊山大小泉九十一而半巖為勝秋浦千重嶺而水車嶺為最奇巖壁之號十五而有待為大壑之號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為奇又有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招曰妙奉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則知太白之詩為紀實宋詩人郭詳正嘗追和秋浦歌亦稱此曰萬丈水車嶺遥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氷寄生枝見六卷註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其十

千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白鷺滿澗澗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齊賢曰尸子曰土積則生梗楠曰女貞木葉冬不落

其十一

邏人橫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士贊曰新安郡志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皆鳥道縈紆

其十二

水如一匹練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

其十三

渌水淨素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士贊

曰楚辭涉江採菱發陽阿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赫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齊賢

曰此言方士煉丹爐火熾然照曜天地時有紅星紛起於紫煙之中赫赫面愧赤乃版切猶言愧汝明月之夜歌曲之聲振動寒川也士贊曰爐火恐只漁人之火子見以為煉丹之火恐非是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士贊

曰此詩滯形泥跡之人多致疑三千丈之語蓋詩人遣興之辭極其形容耳觀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第二句云緣愁似箇長意亦可見後聯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活活脫脫真作家手段也

其十六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鷴結置映深竹士贊

曰田舍翁謂農父也釋文白鷴形似雉白花紋而尾長兔網曰罝此乃刺時之詩謂夫妻罔利于水陸之間生意盡矣寄興深遠觀者留意毋忽

其十七

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閭閻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齊賢

曰漢食貨志六尺為步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士贊曰峨眉山見前三卷詩註雲笈七籤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于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山即抱朴子葛洪煉丹得道處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色皆赤城似雲霞懸淵千仞謂之瀑布九疑山一名蒼梧山在道州寧遠南六十里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洞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齊賢曰逆流而上曰洞順流而下曰沿洞庭瀟湘見前卷西峰崢嶸噴流泉橫石感水波潺湲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僊南昌僊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香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僊可以全吾身齊賢曰梅福為南昌尉後

棄官歸壽春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趙炎為少府故比於福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士贊曰源事並見二卷註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永王軍中按此詩當止十首第九首乃贋作士贊曰永王

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領荆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少府監實昭為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在所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强遂有窺江左意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城王傷剛鷙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為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令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耶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超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元景曜等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瑶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瑶邀銑屯楊子成式又遣裴戎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球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傷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焉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逃命歸國昇若逼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東葦人執二炬影亂水中覩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攜兒女及麾下遍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都陽司馬閻城拒璘怒焚城入之收庫兵掠餘千將南走嶺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戰大敗嶺外走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璘使傷仙琦逆擊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肩軍遂敗仙琦與璘奔申矢被執侁殺之傷為亂兵所害仙琦逃去璘未敗時上皇下詔降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哀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鞫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薛鏐等皆伏誅子儐為餘姚王侁岩國公傪郕國公伶儀並國子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遥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静江漢翻為鴈鶩池 齊賢曰通鑑天寶十五載十月甲子太子即位于靈武改元至德丁卯上皇制以璘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使十一月璘至江陵十二月甲辰璘擅引舟師東巡太白時卧廬山璘道致之璘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石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閑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一豹尾二凡八物士贊曰爾雅釋名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龍虎也此詠永王出師首篇表之以天子遥分龍虎旗者夫子作春秋書王之意也太白忠君之心於此可見百世之下未有發明之者故書于此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齊賢曰九域志鄜州洛交縣有三川鎮時祿山據洛陽陷長安北晉懷帝羊號時五胡亂華劉聰稱帝於平陽五年劉曜王彌陷京師懷帝蒙塵於平陽中原衣冠之族並南奔避亂於江左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士贊曰謝安高卧東山事見七卷註晉書謝安傳時苻堅率衆百萬攻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恐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客圍碁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果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攝置床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齊賢曰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則旗初不以雲為章也而云爾亦猶虹旌霓旌取其高而已獵獵飛動貌江州尋陽郡武昌至尋陽七百里士贊曰嘈嘈衆聲也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遥看五色光齊賢曰吳王夫差都姑蘇吳王濞都廣陵孫權都建鄴是謂三吳

其四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鴈鵲樓齊賢曰漢書註鴈鵲樓在雲陽甘泉宮外士贊曰此四句詩意是調永王爾金陵亦古帝都今為丘墟王其訪此當觸景而思昭陽鴈鵲之在長安者風月亦無人管領也泰離之悲謂然見於言外

其五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齊賢曰二帝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俱未迴長安也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士贊曰五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陵寢也此詩白欲諷永王為勤王赴難之舉如本傳中所載廣琛等語是也詩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太白有之矣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鬬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士贊曰括地志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即今鎮江府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漢丹陽郡治宛陵晉丹陽郡治秣陵山多赤柳故名北固山在鎮江府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即府治所據乃藏中最高處旁視甘露金山如屏障中畫出信江南之絶致也後改曰連滄觀是又摘太白詩語而名之太白之詩信紀實之作也

其七

王出三山按五胡樓船跨海次揚都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豫章江為南江岷江為中江漢江為北江同入彭蠡入于海震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在蘇州吳江縣東揚州廣陵郡漢之江都東至泰州九十里泰州東至海百七里以其近故曰跨海左傳過信為次士贊曰舊經謂貢

湖遊湖屬湖梅梁湖金鼎湖善長謂長蕩湖上湖貴湖湯湖與太湖而五韋昭云屬湖蠡湖兆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仲翔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

駒齊賢曰禮記
虎賁之士

其八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
何似龍驤出峽來士贊曰晉書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船艦濬乃作大船連

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釋濬為龍驤將軍於是統兵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遂降於濬

之

其九士贊曰合十一篇而觀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別是一格偽廖無疑識者必能辨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
却似文皇欲渡遼齊賢曰漢元封五年冬南巡狩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灊之士贊曰祖始也龍君象祖龍謂始皇也按唐史太宗文皇帝嘗親征遼東帝渡遼水身到城下城潰以其地為遼州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鄰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
更取金陵作小山齊賢曰漢南郡今江陵府有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襄江夏郡志西陵縣有雲夢澤永王屯江陵則雲夢言江陵也史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代王入代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士贊曰索隱曰按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田於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名各別也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
西入長安到日邊士贊曰晉書明帝幼而聰哲元帝所寵異數嘗置膝前會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後人因之謂帝所為日邊宋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畧亦不為辯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慊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靡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籍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士贊曰按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

祿山陷京師十一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為南京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潼關天子西幸祿山遂陷京師士贊曰建章宮在長安中劍門事見一卷註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齊賢曰王逸註東方曰晞天東南陽天南赤天西南朱天西成天西北幽天北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漢武帝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士贊曰成都即古蜀郡明皇幸蜀駐蹕成都及還京改蜀郡為成都府

其三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齊賢曰漢州唐為德陽郡德陽縣去二載以成都府為南京士贊曰時肅宗即位於靈武尊明皇為太上皇故用此事也秦地指長安上陽宮名在長安中上陽一曰上林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廻玉壘作長安　齊賢曰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玉壘山名瀕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士贊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以喻天子之六轡也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　齊賢曰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亭館以為燕賞之地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宴於此亭士贊曰按劇談錄曲江本秦時隑州唐開元中疏鑿為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舟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石鏡更名天上月後宮親得照娥眉　齊賢曰華陽志石鏡在武擔山山在城北二百步一名武都山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為冢故曰武擔令山有石照表其門焉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齊賢曰杜甫宅在成都府萬里橋西百花潭北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因得名江自岷山經成都下三峽東至揚州揚子縣為揚子江長安有上林苑成都志宣華苑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掛象天星齊賢曰錦江橋秦相張儀所作以虹橋跨水彩畫相鮮恍若天外士贊曰蜀記云七星橋蜀太守李冰造上應七星李膺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負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衡星橋今名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升仙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下列仙庭齊賢曰按峨眉縣大寶岩岩下六十里半山間有白水寺寺前雙溪入林數十步合為一溪既出岩實又散為寶現溪葉三藏自西域歸過溪見兩石子騈攢得其一令藏黑水寺石上有一目端正透底溪以此得名日炤其石常五色光現士真尊者舊庵在峰下其旁一峯號呼而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真與孫常相呼而應故以名大峨絕頂有七寶岩下六十里半山間有白水寺寺前雙溪入林數十步合為一溪既出岩實又散為寶現溪葉三藏自西域歸過溪見兩石子騈攢得其一令藏黑水寺石上有一目端正透底溪以此得名日炤其石常五色光現士真尊者舊庵在峰下其旁一峯號呼而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真與孫常相呼而應故以名大峨絕頂有七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齊賢曰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迴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葛仙洞小峨山亦在嘉州峨眉縣羅目山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贊曰圖經大峨山中峨山小峨山並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迴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葛仙洞小峨山亦在嘉州峨眉縣羅目山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贊曰圖經大峨山中峨山小峨山並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迴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葛仙洞小峨山亦在嘉州峨眉縣羅目山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錦城長作帝王州齊賢曰漢水源出嶓冢山東至漢中為漢水贊曰一行謂朕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朕曰漢水源出嶓冢山東至漢中宗幸蜀至成都過此問橋名左右對曰萬里橋上因嘆更二十年國有難陛下當遠遊至萬里橋名左右對曰萬里橋上因嘆宗幸蜀至成都過此問橋名左右對曰萬里橋上因嘆更二十年國有難陛下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由是駐蹕成都一行識之明皇實之故曰天子與一行遺此聖跡也

其九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士贊曰三秦按史記註即秦關中地其一岐州雍縣其二挑林塞在長安東今華州潼關其三秦所置上郡所謂三秦也

其十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齊賢曰酈道元水經註曰小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少帝爾宗也至德元載七月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二載九月廣平王俶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帝至自靈武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易曰日月麗乎天重明以麗乎正此雙懸口月之意士贊曰雙懸日月者東漢樂歌重光重輪之意也

峨眉山月歌　峽路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齊賢曰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羅目鎮平羌江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贊曰圖經大峨山中峨山小峨山並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迴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葛仙洞小峨山亦在嘉州峨眉縣羅目山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贊曰圖經大峨山中峨山小峨山並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迴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葛仙洞小峨山亦在嘉州峨眉縣羅目山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資州清溪縣乾德五年省入內江內江在州東九十八里資州東至昌州二百二十八里昌州南至渝州三百里渝州治巴縣水自渝上合曰內江自渝由戎盧上蜀曰外江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巴峽明月峽巫峽是謂三峽蜀都賦註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謂之峽士贊曰圖經平羌江在雅州嚴道縣東北城下嘉州亦號平羌江三峽謂西峽巫峽歸峽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
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
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
峨眉山月照秦川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
我似浮雲殢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
歸時還弄峨眉月（齊賢曰唐歸州巴東郡郡西六十四里巴東縣峨眉在三峽之西故曰西看自巫谷西至隴底相去千里曰隔中亦曰秦川菩薩所行或見在地或在虛空師子座上或見在貝多樹下）

晉書王衍妙善玄言清談老莊為事每捉白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赤壁歌送別（江夏）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
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跡
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齊賢曰二龍孫權劉備周瑜黃蓋乘大艦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也子嘗往來江漢間研窮赤壁所在正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與百人山相對江邊石皆紫赤色既為赤壁磯通鑑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入荊州遣孫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遣周瑜迎擊遇操於赤壁初與交戰公軍敗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衆我寡不如速去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油茅裹以帷幔先書報操欺以欲降蓋預備走舸繫大船後時東南風急蓋中江舉帆白諸校使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吏皆出營觀望去北軍二里餘蓋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飛埃絕灕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煙焰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軍遂敗操引軍從華容道歸劉備與瑜追操至南郡）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
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
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
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
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箇音書
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
八年（齊賢曰西江船謂揚州回舟者二八者以其年十六耳士贊曰豫章記南浦亭在廣潤門外往來艤舟之所唐已有之漢書註曰買酒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形如鍛壚）一種為人妻獨自多
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旦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懽樂君去容

華誰得知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士贊曰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及玉樹玕琪樹此詩太白瞻顧宗國繫心君王冀復進用之作也一鶴自喻仙比人君玉樹比爵位時肅宗即位於靈武明皇就遜位時物議有非之者太白豪俠曠達之士亦曰法堯禪舜自古有之何足驚怪彼為是囂囂者不知古今直可輕也末句其拳拳安史之滅宗社之安或者用我乎身在江海心存魏闕白有之矣

玉真仙人詞

玉真之仙人時往太華峰清晨鳴天鼓颯欻騰雙龍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齊賢曰太華山少華山在華州少室山在河南府士贊曰按唐史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藁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玉府玄宗不許又言妾島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數百家之產遂許之幾賓應時竊意此詞必公主出家時時賢皆有詩以詠其事仙人褒稱也

清溪行　宣城一作宣州清溪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齊賢曰沈休文有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之句士贊曰圖經清溪屬宣城蓋發源於新安新安即今徽州在唐為歙州在隋為新安郡新安江者凡水發源於徽者皆曰新安江自歙來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太嶠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浙江者出浙江所休寧者為灘三百六十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齊賢曰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廬山有屏風疊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訓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曜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凝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齊賢曰謝朓宅在當塗青山下今隸太平州五雲裘者五色絢爛如雲故以五雲名之士贊曰朔風吹飛雨謝朓觀朝雨詩之全句也太白之所謂我吟者吟此詩特添颯颯字耳朝雨詩曰朝風吹飛雨蕭蕭愁殺人又紫燕光陸離素娥五女仙姬興生我衣襟前林翠欲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齊賢曰謝靈運之名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

詩山水含清暉晉書靈運祖玄父渙靈運襲封康樂公題石壁精舍詩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士贊曰此言
衷上之畫具此康樂詩之景 羣仙長嘆驚此物千尋萬嶺相縈鬱身
騎白鹿行飄飄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誇鸑鷟王
恭鸑鷟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
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
首相思空斷腸齊賢曰周義真入龍橋山見羨門乘白
鹿而行抱朴子芝赤者如珊瑚黃者如
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至成
都以所著鶡鶴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晉書王恭當披鶴
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曰此乃神仙中人士
贊曰三十六玉皇者道家所謂三十六天帝王也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游
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士贊曰此詩太白自嘆之辭也

古意

君為女蘿草妾作兎絲花輕條不自引為逐春風斜百
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
發馨香兎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揚生子不
知根因誰共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
心海潮亦可量齊賢曰陸璣詩疏曰在草曰兎絲在木
曰松蘿松蘿蔓松而生枝上青兎絲莫
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或謂兎絲無根不屬地
茯苓是也抱朴子兎絲之草下有伏兎之根無此兎則
絲不得生於上
然實不屬也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鴈婿
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
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
哀鳴驚叫淚沾衣齊賢曰嶺表錄異鷓鴣臆前有白圓
點背閒有紫赤毛對啼交州異物志
鳥象雌雄名鷓鴣其去懷南不思北徂蜀都賦註山雞
雄色斑雌色黑異苑曰南方獻山雞鑒石鏡而舞不止
禹貢羽畎夏翟孔安國註雉也士贊曰爾
雅山雞一名錦雞其色鮮明五色炫曜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 并序

歷陽壯士勤將軍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
奇之授游擊將軍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拜橫南
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即燕公張說館陶公郭元
振為首余壯之遂作詩

太古歷陽郡化為洪川在江山猶鬱盤龍虎秘光彩蓄洩數千載風雲何憑忽切徒感切霧徒對切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齊賢曰歷陽漢九江郡之縣唐為和州歷陽有老嫗常行仁義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自此嫗數往視門史問知之設雞有血塗門嫗往視門有血即走上山國沒為湖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齊賢曰九域志會稽有王右軍墨池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晉王羲之字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國史補張旭書得筆法傳賀知章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摵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又鼓吹云旭常熟尉上任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怒曰敢以閭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睹公筆跡奇妙貴為箠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書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又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士贊曰此篇先儒謂非大白作予謂勤將軍歌亦然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柳煙樹白鷳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沙吳女郎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塘不忍別十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齊賢曰九域志耶溪在越州江州尋陽郡臨海

記白石山有金潭金光煥然會稽記縣東六里有西施浣紗石後漢書梁鴻扶風人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聘之及嫁推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梁鴻妻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因作五噫之歌耀同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通異之舍於家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八

謹案卷七第二頁前三行舒州杓力士鐺按別本作黃金爵白玉瓶

第七頁前二行將不利於丹丘刋本於訛為今改

第十頁後三行何以年老逆見嫵耶刋本老訛貌據神仙傳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妬佳治之芬芳兮刋本妬訛爐佳訛加據楚詞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子貢過漢陰刋本漢訛淮據莊子改

卷八第二頁前七行超騰若飛雪刋本飛訛氷據文苑英華及全唐詩改

第七頁前四行璘使傷仙琦逆擊之刋本擊訛聲據唐書改

第九頁後八行舊經謂貢湖游湖昏湖梅梁湖金鼎湖考禹貢各家說周禮職方注史記漢書文選注俱無梅梁湖金鼎湖之說此所引舊經未

知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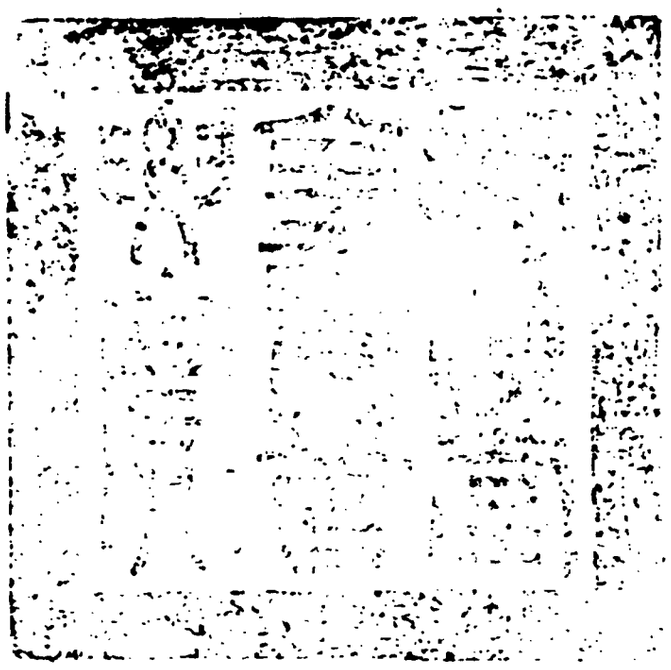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一行鄘善長謂長蕩湖上湖貴湖滆湖與太湖而五刋本蕩訛塘脫貴湖二字據新校正水經注改增又韋昭云胥湖云云案韋昭越語注及史記河渠書集解引韋昭語俱云五湖即太湖並未分列五名此所引疑他人説誤屬韋昭者無可考姑仍之

第十四頁後六行幸蜀至成都過此刋本幸蜀訛作符獨據唐書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自言草聖三昧刋本昧訛株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刋本脫名字據後漢書逸民傳增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為人賃舂刋本賃訛積據後漢書逸民傳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楊　鶚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九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贈

贈孟浩然 襄漢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年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召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舍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還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寧為功 齊賢曰漢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魏使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為帝時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敢言秦聞之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擊晉是用侯嬴進朱亥於魏公子無忌用鐵椎擊殺晉鄙矯奪魏軍將以却秦救趙侯嬴自刎復有客說公子不以為功詳見三卷

註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
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劒徒激昂出門悲路窮齊賢曰春陵在今道州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戰國策蘇秦說秦書上上不從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乃擔橐而歸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史記馮驩彈鋏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甘與秋草同

淮海對雪贈傳靄　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海樹成陽春江沙皓明月與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齊賢曰世說晉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西望浩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為寡人賦之又曰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人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壟日色明桑枝齊賢曰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浮人流人也訟息但長嘯賓來或解頤青橙拂戶牖白水流園池遊子滯安邑懷恩未忍辭齊賢曰漢志安邑隸河東郡

贈任城盧主簿　魯中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為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曰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荊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齊賢曰太火心星於荊山士贊曰南星即角亢氐房心尾之星史律書南至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心南至於尾晉天文志自氐至尾為大火此言夏而火也裴生信英邁屈其勿切起多才華歷抵海岱家結交魯朱家復攜兩少妾艷色驚荷葩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齊賢

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漢書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閱以東莫不延頸願交士贊曰師古曰屈起特起也窮溟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儻見收烟霄路非賒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

贈范金卿二首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攜士贊曰目為清盼貌

燕石齊撫拭欲贈之中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黃雞齊賢曰戰國策魏使人獻白豕楚客笑之曰東國以黃雞為貴今子以白豕來無乃不可乎魏人慙遼東人以其豕之白也而獻之於王王笑而還之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齊賢曰唐兗州魯郡治瑕丘縣漢梅福為南昌尉棄官去至元始中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揮魯邑訟日送瀛洲雲我隱屠釣下澗當玉石分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度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日南郡產珠

其二

玉啼秖應自索漠留君示山妻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入新安齊賢曰若耶溪新安見前卷註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杜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玉沈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列子渤海之東五山三曰方壺丹陽湖隸當塗縣士贊曰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譽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顧見商丘開年老狎侮欺紿亡所不為因指河曲之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疑之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乃知子黨之誕我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大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不敢辱也

王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長安

愁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烟迷雨色蕭颯望中來翳昏墊苦沈沈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劒謝公子無魚良可哀齊賢曰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史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置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彈其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高和天人陰陽乃驕蹇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絶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溱溱音叢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饑從漂母食閭綴羽陵簡園家逢秋蔬黎藿不滿眼蠭蛸結思幽蟋蟀傷褊淺廚竈無青烟刀機生緑蘚齊賢曰稷高舜臣書三公變理陰陽意以譏當時執政者漢書韓信從漂母食蠭蛸名長踦小如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蟋蟀郭璞註促織也亦名蜻蛚士贊曰唐書五行志天寶中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詩東山二章云蠭蛸在

戶小序曰二章言其思也故曰結思幽詩唐國風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綠蘇苔也　投筯解

鸕鷀鸛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齊賢曰唐潤州丹陽郡治丹徒縣南史劉穆之世居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穆之厚為之備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藉藉斯人竟不起雲臥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齊賢曰楊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劒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秘書何寂寞乃羈豪英且復歸碧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萊已應沒却顧女几峰胡顏見雲月齊賢曰九域志府福昌縣本宜陽縣有女几山士贊曰史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故齊人頌曰談天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鬚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披雲覩青天捫蝨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齊賢曰留侯綺里季事見四卷范蠡佐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辭曰臣不復至越國矣乃裝其輕貨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士贊曰晉書載記王猛字景略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之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溫談華山懷佐世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飇折桃李賣陽艷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齊賢曰華州華山一名太華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推輪全身以為寶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冰壺心無為嘆衰老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荒草麋鹿空悲吟未

誇觀濤作空鬱釣鼇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士贇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必見越之破吳及鹿遊於姑蘇之臺荊棘蔓於宮闕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齊賢曰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士贇曰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文更以竹簡寫之不然拂劒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羣齊賢曰沮溺者長沮桀溺也乃二隱士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齊賢曰羣雄比袁紹呂布袁術曹操東漢光武紀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曰先生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屯田為久駐之基志吞咸陽也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士贇曰管鮑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劒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且欲醉春暉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齊賢曰九域志涼州武威郡唐有銀

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嘗苟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齊賢曰史記鄜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興元以來彭城以西皆苟者皆仲諸葛亮也阮逸曰閉關喻藏身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胷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
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
齊賢曰禮書荀卿曰輦輿就馬則輦在車駕在馬也鴻都門名也唐禁中有飛龍殿西域傳大宛國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

溫水侍從歸逢故人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一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宮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析新豐萬年置會昌縣六載更温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省新豐更會昌縣及山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齊賢曰白為宮詞明皇賜以宮錦袍前四句事見一卷註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胷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齊賢曰晉裴楷字叔則風儀高邁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極西為最高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禹貢同為逆河入於海列女傳鄭子發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發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發行不顧

贈崔侍郎

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齊賢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古今以為津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有黃黑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上得者便化為龍士贊曰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隘

鵾跡遺功尚存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風濤儻相見更欲凌崑墟士贊曰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為國家孚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豎子註靈臺者心也後漢銚期眼目大呼衆皆披靡士贊曰衛青平陽人也以衛皇后親為大中大夫後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遷為武安君以伐趙不肯行賜劒自殺

雪讒詩贈友人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常有立言補過庶

存不朽包荒匿瑕蓋此頑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齊賢曰莊子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感悟遂晚事往日遷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羣輕折軸下沈黃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鈆燦山發自纖烟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於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之貞堅齊賢曰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丁鴻曰楚辭曰衆口鑠金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賛曰孟康曰埏地八際也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士贊曰孟康曰埏地八際也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觀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可耦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孔子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列女傳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其子伯封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其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追之已投於河矣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鵲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如鵲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羅積毀銷金沈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余何齊賢曰詩巧言如簧范雎謂須賈曰汝罪有幾曰擢髮不足以續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士贊曰詩鵲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鵲之不若也妲已滅紂褒女惑周天維蕩覆職此之由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每亦淫荒蜪蜪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氏以妲已女焉妲已有寵其言是從武王伐紂殺妲已周紀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申侯女為后并去太子宜臼褒姒以為后以伯服為太子申侯怒結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漢呂后徙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幸於太后史呂不韋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極予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士贊曰子野師曠字晉樂太師也

贈參寥子

白鶴飛天書南荊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齊賢

曰列仙傳桓閭事華陽陶先生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陶先生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於是桓服天衣駕白鶴升九天而去九域志襄陽有荆山峴山骨抗髀音辭音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士贊曰南史高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數曹故以名字之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著論窮天人千春秘麟閣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處桂樹青雲端士贊曰按李白本傳曰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作是詩必此時也

贈饒陽張司戶燧　燕魏太原齊賢曰唐深州饒陽郡治饒陽縣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烟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慕蘭豈曩古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齊賢曰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鳳舉謂嵇康也漢張良字子房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與良期乃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祠之　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著鞭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筌齊賢曰後漢費長房傳汝南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及市罷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見之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王堂嚴麗

贈清漳明府姪聿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貝州清漳南縣孔安國註漳水橫流入河蓋河水濁漳水清故曰清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路日為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阜城入河阜城唐隸冀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衡漳石堤衡水縣引漳水北流貢城注隍士贊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正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迫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唐祖老子白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之事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之義　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齊賢曰冀州有堯壇堯臺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雜揉者斯其真也士贊曰絃歌詠唐堯者即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意簪組者只是傳換簪纓二字釋曰綬屬小者為冕纓脫落隱簪組者隱於簪纓之間猶東方朔所言避世於朝廷者禮記郊特牲註唐虞以上曰大古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齊賢

提繞緑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治容提籠畫成羣繰絲
鳴機杼百里聲相聞齊賢曰劉向説死趙簡子謂陽虎
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
馬河提黄河之提緑水清漳之水訟息鳥下階高卧披道帙浦鞭掛簷
浦鞭罰之示辱而已撲扶笞擊也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
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謡
齊賢曰姚崇冰壺賦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北齊宋士良為清
因之誦德聲齊賢曰高鳳石門山幽居
河太守盜賊屏跡郡無一囚公門虚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
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

贈臨洛縣令皓弟時被訟停官

陶令去彭澤泛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
水路非遠連蠶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齊賢曰九
域志治州臨洛縣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拳事鄉
里小人即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徽絃不具每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陸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恥
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羣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齊賢曰漢
書郭林宗司徒黄瓊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陽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丞郎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齊賢曰高鳳南陽葉人後教校於西唐山中在唐州湖陽縣西北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中
途遇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
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沈憂亂縱横飄飄不
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鸞擪上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
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龍蟠事躬耕齊賢曰南陽郡治宛在京
之南故曰南都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一曰紫燕青
萍劒名也諸葛亮瑯琊人躬耕隴畝司馬德操以為伏
龍徐庶以為卧龍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亦
達我情相知同一已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

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士贊曰按此詩其作於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欲反之時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槩可想見矣

贈華州王司士　陝西

淮水不絕波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齊賢曰王泝傳王導初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曰吉无不利淮水絕王氏滅桓沖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晉中興書曰徐州刺史吕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為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良故相與也

贈盧徵君昆弟　士贊曰按盧徵君名鴻字顯然唐書有傳云其先范陽人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再詔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同辭制許還山賜引居服官營草堂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廬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齊賢曰見前列子巨鼇十五以首載五山如峙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倒景之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士贊曰列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丈帝好老子之道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秦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帝拜受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如淳曰在白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氷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殘檻中虎羈紲韝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齊賢曰韓信微時事見三卷註漢高祖隆準龍顏說文韝臂衣也漢書韝彤如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贈崔侍郎

長劒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胷襟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齊賢曰劇孟事見三卷註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皆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　君乃軒轅佐子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廬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齊賢曰見前列子巨鼇十五以首載五山如峙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倒景之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士贊曰列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丈帝好老子之道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秦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帝拜受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如淳曰在白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氷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殘檻中虎羈紲韝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齊賢曰韓信微時事見三卷註漢高祖隆準龍顏說文韝臂衣也漢書韝彤如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贈崔侍郎

長劒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胷襟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齊賢曰劇孟事見三卷註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皆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　君乃軒轅佐子

入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入花亂飛銀鞍紫韉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齊賢曰漢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也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士贊曰此太白叙述己事見本傳及詩叙一別蹉跎朝市問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長抱關士贊曰魏公子無忌聞侯嬴賢往迎之嬴謝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

贈嵩山焦鍊師并序　洛陽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峰聞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隸河南府鹿革事類云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見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綿時餐金鵝蕊屢讀古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瞰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東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齊賢曰登封縣東南一百三十里有潁陽鎮舊潁陽縣鮑明遠有舞鶴賦伊陽縣在東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闕鎮高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掛於樹上飄飄然隨風而動以為煩擾乃去之潛光隱嵩嶽鍊魄栖雲幄霓裳何飄飄鳳吹轉綿邈士瓚曰紫文靈書修行二七魄流落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關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魄之庆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炁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吸如法則七魄制鍊矣王逸楚詞註綿綿微遠也綿綿細微之意又曰邈遠也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士瓚曰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帝以瓊笈紫書之文武帝閑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授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士瓚曰見前贈盧徵君題註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旦晚向關西齊賢曰漢

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下而震志愈篤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指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篇似非太白之作今姑在卷末

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齊賢曰孔子曰後生可畏士贊曰此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閒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濆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井無桔槔事門絶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名禦冦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機水灌俗名水車又曰孔子過於大澤入獸不亂舞入鳥不亂行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九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冰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齊賢曰淮南子葉落而知天下之秋見瓶凍而知天下之寒投分三十載榮枯同所歡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齊賢曰李善曰分猶志也南史鄧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窮與鮑生貧飢從漂母飡時來極天人道在豈吟嘆士贇曰管仲與鮑叔分財漂母飯韓信二事詳並見三卷註樂毅方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齊賢曰樂毅并燕破趙燕惠王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毅齊田單間之縱反間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燕文侯文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侯乃飾車百乘黃金千

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韓主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

書情贈蔡舍人雄　梁宋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猨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齊賢曰符堅百萬入寇安石用謝玄謝石等拒之符堅大敗於淝水因以七國此談笑安黎元也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寃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魂齊賢曰青蠅刺讒也皇穹雪冤枉白日開氛昏太階得蔓龍桃李滿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轅士贊曰楚詞注曰蓀香草也漢終軍曰軍無橫草之功後漢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士贊曰張銑曰明月寶珠也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層颸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蓼釣子陵滿英風緬猶存彼希容坐隱弱植不足援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愁奈何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閒時田

亂中搔背牧雞鶩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 士贊曰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正義曰羅城縣在湘陰縣東北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汨音覓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於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牕碧嶂滿拂鏡滄江流高堤在襄陽晉永嘉三年山簡出鎮襄陽故有山公樓太白與韓荊州書曰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又曰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朱顏君未冠佩雄劒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齊賢曰大白集分類補註

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士贊曰羊叔子事見前卷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士贊曰梁園雪事見前卷註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籙臨別留贈蓋音盍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士贊曰安陵屬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齊賢曰山東太行山之東也士贊曰晉郭象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學道北海仙傳書藥珠宮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慙妙工七元洞窅落八角輝星虹齊賢曰黃庭內景經云閉居藥珠作七言道書二十四炁浮沈關鎖訣曰臍下一寸三分為丹田丹者鼎器也日晶月華入鼎成丹又曰玉樓臺是喉嚨結囊關是胸臆絳宮是心士贊曰西昇經老君謂尹喜曰吾將汝上朝玉宸遊歷帝鄉作是語已遂徧歷九天上昇上清玉闕丹城藥珠宮白日思雲空者飄飄然有凌雲氣遊天地間志也後魏道釋志泰常二年丁巳老君再降賜道士冤謙之符籙七十卷真玉籙一卷上元者道家所謂北斗七元星君也豁落者所謂豁落斗也按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豁落流金之章三洞真經曰真文者五方真炁之精凝結成文八角垂芒或為雲篆之形或成走獸之狀三災蕩瓊璣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答荷難克充士贊曰馬融云日月星辰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萬也又萬物一之長執短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一齊下笑世上士沈冤北羅鄂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何重實此輕華嵩齊賢曰涪州鄂都觀乃北都羅鄂所治名平都福地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玉京注云玉京無為之天三十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鄂北帝三十六洞所居士贊曰玉格曰羅鄂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

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

贈崔郎中宗之　金陵

胡鴈拂海翼翱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　齊賢曰時宗之謫官金陵故有此贈有如飛蓬人去逐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　齊賢曰商君書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日從海傍沒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劒目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

仲尼七十說歷聘莫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　齊賢曰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而不遇士贊曰史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爵及以千金為魯仲連辭讓不受遂辭去終身不復見時哉苟不會草木為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南山幽

贈崔諮議

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清風倏忽凌九區何言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飜覆前期難豫圖希君一剪拂猶可騁中衢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　齊賢曰唐昇州六代吳晉宋齊梁陳所都也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昇州東極於海西帶長江至於岘山士贊曰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丹陽即今建康府侯嬴教公子無忌救趙事見三卷註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　齊賢曰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少而慧意謂應之舒曰富為外氏成此宅舒後為司徒士贊曰杜預曰璠璵美玉也西京賦注閶闔天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　五木思一鄭如繩繫窮猨櫪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金

久已罄為報故交恩　齊賢曰李充為褚裒參軍以貧求外裒問之對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溪令士贊曰劉裕五木事見三卷註聞君隴西行使我清心魂與爾共飄飄雪天各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暮對飯却慚冤　齊賢曰唐渭州隴西郡隴西縣三朝謂歲朝月朝日朝也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　齊賢曰非夫非丈夫也士贊曰顏師古曰豁然開人之貌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雲龍將相從明

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齊賢曰莊子仲尼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謂季常曰自其異

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為衆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齊賢曰史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而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於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後漢陸閎字子春會稽吳人建武中為尚書令孫續字智初幼孤仕郡戶曹史刺史行部辟為別駕從事子康字季寧以義烈稱舉茂才轉守桂陽安樂二郡子續仕吳為僊林太守調其後也至唐世居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罷僊林守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號僊林石世保其居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陵劒玉帶明珠袍我昔鬬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齊賢曰延陵劒鬬雞及五陵豪並見前卷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閒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列華堂時從府中歸絳紗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由共銜觴齊賢曰御史臺一名憲臺詩北門刺不得志也言銜之忠臣不得其志耳鄭氏牋

云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唐志揚州江陽縣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鮮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沽新豐醁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齊賢曰楊梅其實似穀而有核其味酢新豐醁見前卷註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齊賢曰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吳王闔閭起臺於姑蘇故曰吳臺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於太微三公之

位也士贊曰秋月乃喻其清明也風雷喻其政令之嚴也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
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
恨不見之猶如仰昭丘齊賢曰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世以宰之室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尼贈詩云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陶潛為彭澤令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必醉世說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元惡昔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恬鱗舉邑
罕遺老誓雪會稽恥將奔宛陵道齊賢曰越王勾踐栖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吳卒赦越勾踐反國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士贊曰滔漫也貌象恭敬而心狠傲若漫天然亞相素所重投刀應桑林
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蠢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共謳吟農人
棄蓑笠蠶女墮簪纓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齊賢曰太白自注云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後官則義興當以事去縣因二公而復職也桑林舞名也組屬於弁垂頭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委弁卷髮者之簪也士贊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過牧馬童子而問塗焉曰夫為天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小童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列子至德之世禽獸可繫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此言
毀巢者喻室家已破而民樂蠹政之除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為最化洽一
邦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
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齊賢曰漢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脩起學宮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為除更縣高者補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洽於京師者皆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推文翁之化也嚴光瀨隸屬永州
草創大還贈郴宮廸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太易齊賢曰管子曰天地萬物之橐籥列子天瑞篇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造化合元符交
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齊賢曰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士贊曰參同契曰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制非有功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羅
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齊賢曰參同契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捍持妃女
乘河車黃金充轅軛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黃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士贊曰參同契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後漢濮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運生金執樞相管轄士贊曰古文龍虎經曰神室有所象奚花子為形容五嶽峙潛洞際會為樞轄
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

鑠凝津液齊賢曰朱鳥屬火為心白虎屬金為肺津液者華池神水也士贊曰此所謂相煎者即參同契所謂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滴濘鼎沸馳兮暴滿不休止苦老敖敖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之意也老者煉飛火候之道耳髮鬢明悤塵死灰同至寂擣治入赤色十二周律歷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陽士贊曰連上文云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悤塵擣治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體死七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又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木歸本初乃得稱還丹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

鄧落死名南斗上生籍齊賢曰北羅鄧事見前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天府庭也亦為臺命之期士贊曰道藏經云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衆靈又晉干寶搜神記曰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至平原見趙顏貌主天亡而歸覓清酒一榼鹿脯二斤吾卻日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其父覓酒脯而嘆顏奔告父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汝但一邊斟滿盞置脯於前飲盡更斟以盡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見二人圍碁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飲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唯拜之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面坐人曰大書已定南邊坐人曰借大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顏曰救汝

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嘗從南斗祈福皆向北斗抑子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齊賢曰方士方外之士也士贊曰太白自悔其少年任術之輕故云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閨遊思為玉皇客鸞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抱朴子曰得道之士或委華駟而鞭蛟龍或棄神洲而宅蓬瀛士贊曰金闕猶朝廷之上也玉皇客仙者也

贈崔司户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士贊曰晉書張載傳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箕山故特以風期親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士贊曰史孟嘗君傳云馮驩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列仙傳東方朔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拜為即至昭帝時人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棄即以避亂世置幟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簦笠之有柄者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士贊曰此四句太白自述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側見緑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士贊曰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垂恩儻丘山報德有微身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兎宋玉事襄王能為高唐賦常聞緑水曲忽此相逢遇掃洒青天開豁然披雲霧齊賢曰緑水舞曲也士贊曰李斯事及宋玉事見前卷

西北吹飛落南溟去齊賢曰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崐山即崑崙山有鳳巢其樹士贊曰藏難羽毛貌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樓青蠅君臣忽行路齊賢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青蠅點白為黑以喻讒人指正為邪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齊賢曰丹素心也士贊曰莊子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戲贈鄭溧陽齊賢曰唐并州江寧郡溧陽縣嘗隸宣州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牕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溧里一見平生親齊賢曰南史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不解音聲而篤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輕撫弄以寄意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訖還着之嘗言五六月北牕下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溧里在尋陽淵明所居處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齊賢曰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也四祖與法融禪師曰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士贊曰楞嚴經云汝觀

地性麤為天地經為微混以云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晚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臥山月拂衣逃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齊賢曰第一祖迦葉父飲澤毋香志昔為煅金師於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飾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累夫妻由是因緣四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楚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益以金色為號也故佛稱金仙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濱齊賢曰莊子秦宇定者發乎天光光發乎天者人士贊曰爾雅注大水溢出別為小水為瀆故詩有汝瀆淮瀆此云江瀆者江水別出之淮也江濱遇同聲道崖

乃僧英說法動海嶽游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
樓亭微言注百川麈麈信可聽齊賢曰會稽記曰玉樓亭在會稽山陰臨流映
望一風鼓群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入牕牖託宿掣電霆
自言歷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齊賢
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掎邊有過徑裁容數人顧愷之啓蒙記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青冥太清又雲也士贊曰陰陽相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服虔曰凌兢恐懼也師古曰凌兢者寒涼戰慄之處昔在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
更攜手乘杯向蓬瀛齊賢曰杯渡水當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云贈孟浩然

士贊曰懷古者感貞義女墳之事也
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齊賢曰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州廢還隸宣州有湖山士贊曰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
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女振窮溧水灣清光了在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淵明詩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明君為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藺匣中盤劒裝鮭魚閉在腰問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齊賢曰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間其推引則曰白衣公卿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唐廉藺廉頗藺相如鮭倉合切又音錯專諸刺客也堂邑人伍子胥自楚亡吳知專諸之能進於公子光士贊曰此太白少年任俠之作也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暉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齊賢曰唐秋浦縣池州雅山未及上口翠微

贈崔秋浦三首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牕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士贊曰此三聯並見本卷前詩註東皐春事起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淵明詩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東皐自號東皐先生種黍早歸田士贊曰唐書文中子王通之弟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齊賢曰晉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水從天漢落者九華山之瀑布太白嘗待詔金鑾故曰金門客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上贊曰地逐名賢好者與在上兩句謂秋浦得崔令兩好猶河陽得潘岳而好亦猶晉書所呼皐比岩為許度岩之類也師古曰天漢河漢也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昔在九江上遙觀九華峯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齊賢

曰九華山隸池州舊名九子山九華山錄曰清陽縣坤隅一舍有山奇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山李太白更其號曰九華山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為東道主於此卧雲松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一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尋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禹貢淮海維揚州兩浙皆吳越之地會稽風月好却遶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荊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溪在浙東王羲之曰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江陵有章華臺皆楚王所建荊州郡西實岸有山名荊門梁苑鄒枚事見前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齊賢曰大盜指祿山慶緒屏風疊在廬山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祿山以十五萬衆反范陽十二月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元宗幸蜀英王受廟畧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士贊曰英王指永王璘也事始末見八卷永王東巡歌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義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霜臺降羣彦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臺遥謁紫霞仙齊賢曰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間也謝玄暉辭隨王于隆戍曰契濶戎旃從容燕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卷身編蓬下冥機幽燕齊賢曰編蓬戶也幽燕巢穴龍泉劒名楚王所造語燕祿山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

贈武十七諤 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本沈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

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開燕七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君為我致之輕齎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惜遠遊魂齊賢曰要離事見前卷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其母搏頰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士贊曰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禽同奔而越在東魯令託武諤以致之輕齎涉淮者屬付之辭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一不幸魂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衷之語也

贈閭丘宿松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齊賢曰簡文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夫子理宿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何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二賢名齊賢曰呂氏春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

不下堂而治令單父縣尚有琴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為彭澤令令江州彭澤縣是也

獄中上崔相渙尋陽士贊曰南豐先生叙曰明皇幸蜀永王璘軍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龍列宿粲成行羽翼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齊賢曰玄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誘吕氏春秋註曰羽翼輔佐也晉天文志曰為太陽之宗人君之象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齊賢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嘗募設檻穽均曰虎在山龍罷在水各有所託今為民害咎在吏殘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貿糴食先時守宰多貪穢詭人採求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弊歲餘去珠復還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齊賢曰左傳杜預註漆甲成組文袍練士贊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月滿欲平胡因其動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九區九服也白

猿愁劒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于遇白猿試劒術事見前卷注兵書有黃石公三畧即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註雌曰鯨雄曰鯨

流夜郎贈辛判官流夜郎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遥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二年六月成帝封諸舅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七貴謂吳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士贊曰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

金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齊賢曰貞觀十六年置夜郎縣屬黔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士贊曰太白詩意是指同時儕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金雞放赦事見前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紱五十佩銀章飲齊賢曰魏文帝典論東平劉楨字公幹漢儀銀印皆龜紐其文曰銅官幾萬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義安縣又廢為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大賢有卷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齊賢曰論語遂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詩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士贊曰季葉季世也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令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令天下得無未遇知音者乎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齊賢曰漢書賈誼為博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言之天子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意謂若登朝而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如賈生之宣室召回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劒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齊賢曰廣異記近世有士耕地得劒有胡求買遂酬百萬匕明日持直取劒會夜佳月士人與妻持劒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賈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劒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劒視之嗤曰劒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劒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令光鋒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說其事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齊賢曰吳虞翻以罪遷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翻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利史呂岱岱不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田豫所擊帝聞始思翻言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倬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齊賢曰史記方士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應劭曰崑崙左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居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天地賭一擲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

棄之海上行齊賢曰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莊子古之所謂賤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寶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學劒翺自哂為文竟何成劒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齊賢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齊賢曰史霸上棘門如兒戲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兒戲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羣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齊賢曰驃騎亭謝安建漢武欲征昆明夷乃鑿昆明池十

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戈鋋矛屬也長鯨指祿山也天寶間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其後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乃領平盧軍又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既兼三鎮意益驕侈人皆知其必反而明皇不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其禍而志猶不能已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祿耳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齊賢曰楚詞挾長矢兮射天狼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齊賢曰博物志韓娥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于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亮渠公卿如犬羊忠讜直言醢肉醬與菹醢菜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齊賢曰晉書八公贊曰晉兵函關曰祿山使崔乾祐屯陝以窺京是時哥舒翰病廢在家上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并高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上遣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無備必輕師以誘我楊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乾祐於靈寶西東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官軍會戰乾祐伏兵于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潼關執翰以東上幸蜀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于朔方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齊賢曰帝子指永王璘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

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僕臥香爐頂飡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播謫夜郎天齊賢曰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禹貢九江孔殷在尋陽水軍即水王舟師也周禮析羽為旌通帛為旆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齊賢曰良牧韋江夏也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寂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齊賢曰劉表送禰衡於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為韋陵守尤善衡會賓客有人獻鸚鵡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鵡洲樊山臨岳州峨眉縣三峽事見前紗牕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窈窕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取雙白鵝拂毛試清風齊賢曰古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詩曰舞女出西秦躞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齊賢曰荊山作韋之詩也鮑照曰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士贊曰江淹詩丹彩既已過不敢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前鑿竹石開徑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五色雲間鸑鷟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鸑巢其側每飲食以餘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欲訊之其鸑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者鸑之所傳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鸑之所傳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齊賢曰鄒陽傳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田千秋為高寢郎會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士贊曰兩山太華首陽也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棄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仙

郎久為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多慙
華省貴不以逐臣疎復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希君生
羽翼一化北溟魚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
轆轤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湘見前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齊賢曰無忌救趙事見前無忌留趙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步往從此兩人游兵伐魏魏王使使請公子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公子趣駕歸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諸侯聞之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士賢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者言公子存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毛公薛公之力所以公能保其身者是收盡心好士之效也此詩太白益以公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葉縣一去未十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舃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齊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每月朔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伺鳧到舉羅張之但得雙舃乃其一隻官屬履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益便立覆宿昔葬於城西其夕縣車牛皆流

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愜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齊賢曰神仙傳漢桓帝時王方平降於蔡經家令人與麻姑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入拜方平為起立麻姑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流電者謂日月之易邁猶電流之速也）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疎索何如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弔屈悲（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湄猶云濱也投沙客屈原也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令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齊賢曰鸚鵡洲在漢陽渡之上流漢口在漢陽之東二里）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齊賢曰唐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謖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齊賢曰故人即韋南陵綠山自范陽獻白玉簫管數百）昨日繡衣

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齊賢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山簡鎮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覓離憂（齊賢曰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北斗數斗數煩惱也赤壁磯與百人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上贊周瑜劉備俱敗曹操於赤壁故曰爭雄也）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蒼梧間（齊賢曰鄧德明記盧就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晚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晚不能隨從衆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閤前回翔欲下威儀以幕擲之得一雙履就乃驚還就列）借問盧敖鶴西飛幾歲還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齊賢曰任公子釣巨魚事見一卷註）漢家天子馳四馬赤車蜀道迎相如（齊賢曰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駟馬如今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不過此下也）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十一　十七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清簡東平鄆州也九域志南平郡為渝州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太白自注南平時因飲酒過度於武陵專城居桃源縣在鼎州秦人避難居此）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左右掖昇龍門相望士贊曰太白召見金鑾殿及供奉翰林事見本集序并前註）龍駒雕鐙白

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

九州拭目瞻清光齊賢曰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今之後

為展莆鐵柱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辨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干將劒名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

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見廊下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於彭祖以治天下其禍免

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猛也

矣乎士贊曰虎賁勇士之稱言其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

明德歸去日相思齊賢曰雒驛註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瓊枝高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張揖曰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

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鯨鯢未翦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齊賢曰鯨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左傳晉侯見鍾儀囚使稅之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秦師乃出士贊曰黃口及白龍事見前

遭逢二明主前後

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齊賢曰二明主明皇肅宗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鑾殿使待詔翰林嘗三欲命白官為高力士所沮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輔永王璘事流夜郎此為兩遷逐也

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遥欣尅復美光武安

可同天子巡劒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羣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

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齊賢曰唐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寶符冊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峽山以赦得釋還也初上皇幸蜀至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某等願率弟子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勉之西北諸胡吾禮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入蜀太子自奉天北至陳倉杜鴻漸說太子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俶王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呼俶為兄俶為天下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俶王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呼俶為兄俶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癸卯大軍入西京留長安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庚平王至曲沃葉護使將軍安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南山搜伏田駐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陣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庚申慶緒走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士贊曰屯蒙之義即易註始於冥昧及昧莫若

蒙之義益太白遭暗昧之謗茲馬雪釋故取義云

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劒璽傳無窮齊賢曰通鑑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親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丁未發行宮上皇上馬上親執控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自開遠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詔長樂殿謝九廟主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上表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此讓位之本末也高祖斬蛇劒興傳國璽李斯所書者

皆歷代傳之以為國寶 愧無秋毫力誰念雙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劒學丹砂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士贊曰方蓬方壺蓬萊也

贈張相鎬二首時逃難在宿松山作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齊賢曰神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井南主盜賊為害紫宸天帝所居 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澹然養浩氣欻起持天鈞秀骨象山嶽英謀合鬼神佐漢解鴻門生唐為後身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齊賢曰傳燈錄慧可大師將欲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見其項骨即如五峯秀出矣漢書沛公入關秦王子嬰降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遂夜馳見張良欲與俱亡良乃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婚姻令其言沛公不敢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得解歸張良入謁上曰大器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入蜀鎬徒步麾從俄遣詣肅宗所諭事尋拜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東討帝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蓋齠為子房後身也 虎將如雷霆總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醜虜安足紀可貽幗古獲切婦人喪冠也 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入幕珍馮異獻赤伏鄧生倏來臻庶同昆陽舉再覩漢儀新齊賢曰蜀志諸葛亮屯五丈原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之馮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異上尊號光武謹重之性耳異上尊號 昔為管將鮑中奔吳隔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臥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風雲激

壯志枯槁驚常倫齊賢曰太白時在宿松山宿松一縣隸舒州同安縣 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

願得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合歸已

老漢江濱齊賢曰漢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齊賢曰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逋還客巴西因家焉是生白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劒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薛華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酣一篇賜食親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去聲齊賢曰裒字記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東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齊賢曰太史書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顓得聞矣與韓荊州書曰十五好劒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公卿龍顏惠殊寵言召見之時供奉翰林也蹭蹬遭讒毀蹭蹬失勢貌言高力士激貴妃沮抑之也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

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聰劫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劉元海死聰殺兄和而自立五年與劉粲率騎三萬會劉文王彌寇洛陽陷之帝出華林園門曜等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勒歸功于彌曜遂屯許昌帝蒙塵于平陽

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齊賢曰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六合灑霖雨萬物無彫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士贊曰區區小貌因人恥成事貴欲決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舄留之滄海隅齊賢曰安期為事見前卷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池縣有清溪鎮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臨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數為反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射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
璧雙明月方知一玉貞齊賢曰甘茂曰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士贊曰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人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況其遭誣耳

其三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襄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齊賢曰襄陽耆舊傳赤帝之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及楚襄王神女事見二卷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齊賢曰賈誼事見前士贊曰已上八首恐非太白之作吾故置卷末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謹案卷九第三頁前三行翳君樹桃季刊本樹訛獨據文苑英華及全唐詩改

第三頁前八行展禽曰今茲海有災乎刊本脫曰字據魯語增

第六頁後六行閒譽范氏之勢刊本譽字訛作一言二字據列子黃帝篇改

第六頁後八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刊本脫幸字據列子黃帝篇增

第八頁前五行劉穆之世居京口刊本世訛由據南史劉穆之傳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刊本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十三字訛在下凡三往乃見之下據三國志改正

第十一頁前二行諸葛孔明卧龍也刊本龍下衍人字據三國志刪

第十一頁前五行惟崔州平徐元直與亮友善刊

本元訛厓據三國志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更驪山曰會昌山析新豐萬年置會昌縣六載刊本脫此十八字又治湯井為池刊本湯訛陽池訛地據唐書地理志增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更會昌縣及山曰昭應刊本脫縣字山訛泉據唐書地理志增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激賞採天筆刊本激賞訛之為據文苑英華及全唐詩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竊犯圍而出刊本脫犯字據家語在厄篇增
第十五頁後三行盡取周賂而去刊本賂訛縣據史記周本紀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高昂字數曹刊本數訛敬據南北至阜城入河刊本脫沾縣二字更訛寵阜城
第十七頁前七行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

上行陽海二字據漢書地理志改正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王曰顧吾與汝千金刊本王訛顧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伊陽縣在東京南一百六十里刊本東訛西據唐書地理志改又高士傳刊本脫高字今增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子貢過漢陰刊本漢訛淮據莊子天地篇改
第二十四頁後七行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刊本脫為圃者三字據莊子天地篇增
卷十第一頁後五行樂毅方適趙刊本方訛豈據全唐詩改
第三頁前七行故有山公樓刊本公訛谷據本詩正文改
第五頁前六行長嘯倚孤劍目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刊本脫嘯倚至富貴安十七

字據文苑英華及全唐詩增

第六頁前六行外祖母以魏氏甥少而慧刊本魏訛盛據晉書魏舒傳改

第六頁前七行舒後為司徒刊本舒訛相據晉書改

第七頁後八行孫續字智初刊本孫續訛子績智初訛作志源並據後漢書陸績傳改

第九頁後三行聚舞共謳吟刊本共訛若據全唐詩改

第九頁後六行具茨之山刊本具茨訛且英據莊子齊物論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刊本訛作南面坐者人語曰據干寶搜神記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迴旋寄輪風刊本旋訛於據全唐詩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故佛稱金仙刊本佛訛欽今改

第十五頁前五行是惟無作刊本唯訛為據莊子

第十五頁前六行有石屏風橫絕橋上刊本屏訛橋據文選天台山賦注所引會稽記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猶河陽得潘岳而好刊本潘岳訛作岳陽好訛宿據本詩及上句改

卷十一第一頁後四行如鏡中遊刊本脫中字今增

第四頁前三行宋若思驗治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刊本思訛愚貰訛貫而若思訛作石若宻並據曾南豐集及本集詩序改

第四頁後五行均曰刊本訛白日又龜黿在水刊本黿訛鱉據後漢書宋均傳改

第四頁後七行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刊本產訛牽脫寶字又貿雜糧食刊本貿訛貨脫食字又詭人採求刊本採訛貪並據後漢書孟嘗傳

增改

第五頁前二行簡練傑俊刊本傑俊訛俊傑據禮記月令改

第六頁後四行邃伯玉邦有道則仕刊本邃伯玉訛作甯武子據論語改

第十頁後七行舞女出西秦躡影舞陽春刊本女訛大舞訛飛據郭茂倩樂府改

第十頁後八行主人情未極刊本未訛愈據全唐詩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刊本居訛一今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乃沐浴服飾刊本飾訛節今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猶電流之速也刊本流訛徹今改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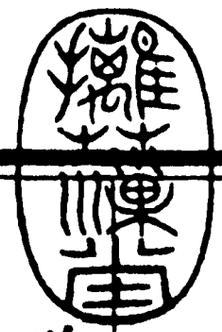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數為反問刊本數訛素據史記改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二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倫　臣王杰詳校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二　宋　楊齊賢　集註

贈　元　蕭士贇　補註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

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練汲寒漿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虬隱尺水著論談

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爲洞庭葉飄落之瀟湘齊賢曰荆州記

興亡客過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

皇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翱翔士贇曰王子喬及不死方事見二卷

醉後贈王歷陽　歷陽

書秃千兎毫詩裁兩牛腰筆蹤起龍虎舞袖拂雲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明雪從君不相饒齊賢曰王

義之贊云雖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爲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光同稚子舞更著老萊衣因爲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齊賢曰毛詩註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憂也列士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綵衣卧地爲小兒啼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窓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東燭遊謝尚自能鸜鵒舞相如兎脫鸜鵒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齊賢曰隱玉壺事見前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士賛曰明月樓在江陵郡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宣城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名義豈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絶二公外丹心無間然齊賢曰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

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邑號朝歌昔攀二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閒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勒絶兒先著祖生鞭據鞍空翼鏃壯志竟誰宣齊賢曰晉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東漢馬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也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頹光金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閒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洞沿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卽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齊賢曰陶潛傳淵明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顏延之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太白與賀知章李適之崔宗之等爲酒八仙故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莊子有秋水篇 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齊賢曰郭伋行部到西河有兒童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曾標橫浮雲下撫謝朓肩攄高碧海出樹古青巒懸光祿紫霞杯伊昔

忝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旃富貴日成疎願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齊賢曰謝朓字玄暉據文選所載蓋爲宣城守故宣城有謝朓樓其遊東田等詩皆宣城作應劭曰沙幕匈奴之南界東漢書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蒙竢倚玉樹左傳士會歸繞朝贈之以策東漢書郭泰字林宗自洛陽歸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爲名公子英才苦迍邅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羣客彈劒拂秋蓮齊賢曰崔生侍御也易屯如邅者放意而飲酒也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齊賢曰史趙簡子召諸子告之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卿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卿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毋卿賢以爲太子簡子卒毋卿立是爲襄子襄子姊爲代王夫人襄子乃北登夏臺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擊殺之遂興兵平代地至惠文王弟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六國齊楚燕趙韓魏也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爲柱下史脫繡歸田園伊昔簪白筆幽都逐遊魂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鶚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方言夔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鴛赤縣揚雷聲彊項聞至尊驚颸頹秀木跡屈道彌敦齊賢曰簪白筆事見前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郡衍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後世以指輦轂下縣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帝召宣令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因敕强項令出出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遷人同衛

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慙狐白温閒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顒顒頴成醜士風雲何足論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願借羲和景爲人照覆盆溟海不振蕩何由縱鵬鯤所期要津日倘儻假騰驀齊賢曰猛獸虎也宋均爲九江守虎東渡江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踏地人皆笑之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谿中流千里瀉吳會君心

亦如此包納無小大齊賢曰唐志淮南道古楊州之域士贊曰漢書序贊河間爲漢宗英
摇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
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劒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
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
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
紫蓼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
山上有停水其中產生蘭草綠葉
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郭璞曰丰容也蒼頡
篇茸草貌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
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
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
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
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
金須賈怨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鋸歸以告魏相齊
使笞擊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貲賓客飲者醉更溺
雎從簀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
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拜雎爲相魏使須
賈使秦雎坐賈堂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
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平原君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
原君頓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
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齊
夜奔出見趙相虞卿虞卿乃解相印與齊走大梁欲因
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剄趙王卒
取其頭予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
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
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自剄
令客捧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爲流涕拜客爲都尉橫
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
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馮翊見
孟嘗君君置于舍諄其劒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
遊因有此贈　宣州
我隨秋風來瑶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渡
江如昨日黄葉向人飛敬亭愜素尚弭解也棹流清輝齊賢
曰山海經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瑶草其
花黄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唐志宣州宣城縣有敬
亭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粲粲吴與史衣冠耀天京
水國饒英奇潜光卧幽草會公真名僧所在即爲寶開
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爲余

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高可窮山鳥飛絶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齊賢曰九域志陵陽山在宣州仙傳實子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後五年龍來迎子明上居陵陽山至百餘年乃得仙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葬山下常有黃鵠栖其園上鳴云子安子安士贊曰任彥升撰王儉文集序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更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聞此期振策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予解愁顏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無復歷秦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荊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虹易水上爲我揚波瀾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其三

慢世薄功業非無胷中畫謖浪萬古賢以爲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北山寒誰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齊賢曰毛詩謔浪笑傲周瑜與孫策同年同居舒瑜推道南大宅與策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來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避胡塵漁歌遊海濱擊裘恥妻嫂長劒託交親夫子秉家義厚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齊賢曰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謂關侯等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謝安石盤桓東山王導云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劉毅檄補一擲百萬太公起海濱即三公蘇秦說秦王不聽裘弊金盡而歸妻嫂笑之後富貴以百金徧報諸常見德者莊子曰昨來中道轍中鮒魚呼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我且見楚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鮒魚忿然作色曰我無所處欲得斗升之水求活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實劒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爲我揚波瀾鑿井當及

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鮑生薦夷吾一舉置齊相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道孰云喪齊賢曰史記管鮑事見前卷多君騁逸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頹波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爲比鄰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踈君意宜獨親齊賢曰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則八家共一井柰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蔽日不得語投珠冀相報按劒恐相距所思採芳蘭欲贈隔荆渚沈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齊賢曰飄風以興邪惡之衆雲霓惡氣喻佞人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自居漆園地久別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閒幽闥豈來蹊逢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顧余乏尺

土東作誰相攜齊賢曰楚人指雉爲鳳事見前漆園在宛句縣北十七里古屬蒙縣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藜他年爾相訪知我在磻溪

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花落古池閒讀山海經散帙卧遥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爲我結茅茨齊賢曰說文帙書衣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士贊曰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又撰山海經圖贊二卷

贈錢徵君少陽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東陽年八十餘故方之太公

贈宣州靈源寺仲濟公

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水獵猶可帝王師齊賢曰少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濟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觀心

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齊賢曰宣州宣城縣南敬亭山歸藏啓筮曰白雲氣自蒼梧鏡湖在越州制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故以負荷大法者以比之寶積經云勝現王如來入善澤長者大城乞食夫蒜菊僧左右翼從修攝諸根如大龍象支遁字道林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坦之坦之都無言支曰噓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贈僧朝美

水容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士贊曰按維摩詰經曰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歷不下大海不能得無價寶珠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此篇主意全是隱括此經

贈僧行融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絶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齊賢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懷一陳公未詳莊子海若海神名又曰千金之珠在驪龍頷下世說白樓亭在山陰

贈黃山胡公求白鵬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鵬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吁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鵬白鵬白如錦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鸞鸞下視宇宙問四溟皆波瀾決絶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強食不成

味清晨起長嘆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齊賢曰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爲涿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汎一月復入水去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此上昇有仙壇陵陽寶子明及子安事見十一卷註士贊曰晉書許邁少恬靜採藥斷穀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嚬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齊賢曰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忠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飛出蒼者沖天此羽虫之孽白者金色國之祥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大安中童謡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安祿山入奏氣驕寵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唐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至德二載十一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吁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閒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請齊賢曰桓伊善笛王徽之相逢江次請爲一弄伊已貴顯聞徽之名便據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掘張駿塚得白玉笛紫玉簫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當塗

金鏡霾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峴屼耿賈摧欃槍齊賢曰金鏡霾六國指秦亡新亂天經指王莽莽國號新室蕭曹蕭何曹參也耿賈耿弇賈復也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不惜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多逢迎齊賢曰季父叔父也晉天文志在天爲三台在人爲三公戰國策四豪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勝楚春申君黃歇禮記二十曰弱冠

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遥知禮數絶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寞顧慙青雲

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綠竹忽再榮高歌振林木
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
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挾天庭齊賢曰漢書季布
孝惠時匈奴爲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樊噲曰臣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楚人爲任俠有名
噲可斬也太后罷朝
遂不復議擊匈奴　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
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
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小子別金陵
來時白下亭羣鳳憐客鳥差池相愛鳴各拔五色毛意
重太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齊賢曰晉天文志
三台爲天階太一
蹋以上下一曰泰階
白下在上元縣北　彈劒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
門曉霜落牛渚清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營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
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
何特達獨與我心諧齊賢曰鹿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
未死時調同舍郎曰天下人無由
知朔知朔者陸太伍公耳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
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
具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
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帝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憔
然不　樂　置酒凌敲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
月問我心中事爲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
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凌敲臺臨唐宣州本
朝練太平州之姑熟白紵亭
宋武帝與臺臣會於此有白紵之歌士賢
曰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雲南五月中
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二河流
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畧魯女惜園葵齊賢曰孔明出師
表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亮至南中募生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
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
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
拔其園葵而棄士贊曰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用事非
泛引事也列女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
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
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
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
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
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
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
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加三百步猶且不勞
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
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
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
及三年魯果亂鄰婦亡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
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咸陽

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終當滅衡謗不受魯人譏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齊賢曰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寶其詩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三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寄

安陸白兆山桃花嵓寄劉侍御綰

許侍御安陸一作春歸桃花嵓貽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寓絶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嵓得趣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圖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搆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齊賢曰桃花嵓在安陸白兆山未及上翠微疏曰未及頂上在僊坡陀處名翠微

一云上氣青綠色曰翠微

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淮南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

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劒挂空壁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齊賢曰左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陳軫傳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王使人聽之猶尚越聲相如琴臺在成都流溪海安寺

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麗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邈難追可與古人比清揚杳莫覩白雲空望美待我辭人間攜手訪松子齊賢曰後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呼鹿門廟因以名山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會稽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齊賢曰郭璞曰桂白花常生山峯冬夏常青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長安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絶巘山峯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縣録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羣峯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錯重清暉映竹日翠色明雲松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暮未果諧心胷結桂空佇立折麻恨莫從思君達永夜長樂聞疎鐘齊賢曰漢五年治長樂宮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

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　洛陽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月心清松下風玉斗極九霄迴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風玉斗橫網戶銀河耿花宮興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挂枝坐銷歇棲華不復同流恨寄伊

水盈盈焉可窮齊賢曰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河南縣有龍門山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鶯啼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牕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齊賢曰鬱金似薑黃言柳枝似鬱金之黃耳新豐事見前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歌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劒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齊賢曰青歲猶言青春也

沙丘城下寄杜甫　齊魯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齊賢曰趙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在魯汶水在魯汝陽縣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

春華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疇昔在嵩陽同衾臥羲皇綠蘿笑簪紱丹壑美巖廊晚途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爲峨眉客心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劒復歸來相逢洛陽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齊賢曰鴈門關峨眉山並見前故園恣閒逸求古散縹帙久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臥石門宿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鳳起遐曠幽人跡復存松風清瑶瑟平隱不仕爲子嫁娶畢敎家事斷之勿復相關毛詩憂心如焚幽人高鳳之也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　再至淮南一作王宋城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雲天掃空碧川岳涵餘清飛鳧從西來適與佳興并春言王喬烏婉孌故人情齊賢曰沙苑縣在同州南梁苑事見前呂居仁語録太白詩如沙墩

至梁苑二十五長亭之類皆氣蓋一世熱味之自不褊淺矣復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沿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征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熟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爲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爲輕綃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齊賢曰韓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齊賢曰唐叙州本沅州有龍標縣武陵有五溪曰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槩舉沅水之支流也夜郎縣隸潕州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風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齊賢曰金液丹法見前天壇在王屋山張仙人之居在其南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金陵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齊賢曰古詩云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遥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齊賢曰唐隋州漢東郡周若內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宇季通沙陰人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旦日出面東嘯口服氣隋州紫陽先生有飡霞樓太白冬夜於飡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房曰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標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樂書有玉磬玉鼓玉簫玉笛當亦有玉笙也荆州記其北有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并州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

過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

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
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齊賢曰唐并州太原郡開元十一年升太原府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呂氏春秋曰太行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晉祠即臺駘祠也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喝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齊賢曰列子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揚雄從上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士贊曰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謁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　渭橋南頭一遇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遥相憶齊賢曰高陵縣在京兆府東北七十里有渭橋鎮鄜唐亳州譙郡鄜縣也又漢南陽郡鄜縣蕭何所封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輕舟月

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
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
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齊賢曰江賦舳艫相屬註舳舟尾艫船頭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魂入夢翻覺夜成秋緑水解人意爲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裏蕩漾寄君愁齊賢曰朱雀門建康南門又有朱雀橋賞心亭薛舊名二水亭其前曰白鷺亭在水西門城上史正志碑云秦淮源句容漂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爲二支一支入城一支繞城外共夾一洲曰白鷺即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者也續齊諧記王彪伯善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乘燭理琴見一女坐於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綉暗別彪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一云楊江寧

故曰板橋浦　云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浦郡善長水經三山入湘浦又北經新林浦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

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齊賢曰浙江潮候時刻皆不差見前海月破圓影
旅蒋生綠池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白門柳夾
道垂青絲士贊曰說文雕菰一名蒋或作旅爾雅翼旅首者旅蒋三年以上心中生孔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可蒸食其有黑點者名烏鬱即今茭也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
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齊賢曰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詩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
風吹斷聞君攜妓訪情人應爲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
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
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
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
澤長歌陶令前齊賢曰尚書顏尚書金陵春酒也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樽白虎見我去亦爲我飛翻齊賢曰猿斷腸事見前卷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齊賢曰世說支遁就深公買仰山深公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紛吾下茲嶺地閒喧亦泯
門橫羣岫開水鑿衆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
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
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
塵游傲爾令自哂士贊曰朱果者火棗之異名也老子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
門是謂天地根註曰不死之神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口鼻之門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目
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迴首故人情

寄東魯二稚子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
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齊賢曰荀

卿賦篇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謂之鑿理註俯爲卧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齊人來歸鄆龜陰田春事謂鑿農也廣記曰太白於任城縣造酒樓其居在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齊賢曰白於任城造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者時邑人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秋浦

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齊賢曰池州秋浦

禪房懷友人岑倫時南遊羅浮兼泛桂海自春祖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尋陽

嬋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能羣一朝語笑隔萬里懽情分沈吟綠霞沒夢寐瓊芳歇歸鴻渡三湘遊子在百粵邊塵染衣紈白日彫華髮齊賢曰漢地理志臣瓚注自交阯至會稽七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三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四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寄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齊賢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漢制年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以鳩鳩者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帳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遥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齊賢曰江州廬山以匡裕隱此而名高一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述異記吳猛將弟子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廬山記南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雙劒峯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或曰西為康王谷水簾東為開元禪院之瀑布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齊賢曰謝公謝靈運也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遥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齊賢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漢制年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以鳩鳩者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疊琴心化胎仙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又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

下尋陽城汎彭蠡寄黃判官

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落景轉踈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石鏡挂遥月香爐滅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齊賢曰寰宇記漢高六年灌嬰開井年深湮塞孫權經此自標此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趙陰侯開不滿三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己瑞江有風浪此水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今在城內彭湖即彭蠡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綠楊已可折攀取最長枝翩翩弄春色延佇寄相思誰言貴此物意願重瓊蕤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臨翫忽

云夕杜鵑夜鳴悲懷君芳歲歇庭樹落紅滋齊賢曰古詩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謝靈運夢惠連事見前卷

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笛聲喧汚鄂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遥齊賢曰漢儀郎官給錦帳綉被隋大業中改汚口為汚州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嶺震沓百川滿龍怪潛溟波候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齊賢曰砯水激岩之聲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同江夏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勑放巫山陽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齊賢曰太宗貞觀十七年二月圖功臣於凌煙閣唐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上峽山在鄂州

楊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迴繼引羣峰橫慶楚山斷齊賢曰西塞砯被水切衝萬壑會震沓百川滿龍怪潛溟波候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齊賢曰砯水激岩之聲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同江夏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勑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渌水曲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為左遷巫山縣在夔東鸚鵡洲七澤渌水曲三湘並見前齊賢曰師古曰降秩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朝別淩煙樓暝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願了自度道經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也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流夜郎

漢陽江上柳堂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木度前知寄謝弦歌宰西來定未遲士贊曰師古曰紛紛雜亂也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別山相望止隔一水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又為曹操檄魯連書箭見二卷註齊賢曰唐鄂州江夏郡治江夏縣黃鶴樓在郡城之東南與漢陽縣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顏不迴眷齊賢曰唐鄂州江夏郡治江夏縣黃鶴樓在郡城之東南與漢陽縣

海何由填鼓角徒悲鳴樓船習征戰抽劒步霜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齊賢曰精衛填海事見前晉廣陵相陳敏反以顧榮為丹陽內史榮潛謀攻敏敏不獲濟榮以羽扇麾之其衆潰散唐有觀軍容使東漢書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早春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齊賢曰白帝城在舊夔州瞿塘閿山上下瞰灩澦堆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滄波眇川汜音似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闊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最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顧自得興遠與誰豁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爾佐宣州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葉三江遊未還相思不可見歎息損朱顏齊賢曰唐百官志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二人從五品上州佐也敬亭山及三江並見前涇溪東亭寄鄭少府諤宣城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鷥行時散飛去

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覽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魚晚齊賢曰東亭在宣州西一百五里潤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種之九域志宣州有陵陽山乃仙人陵陽實子明釣得白龍放之地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遠訪投沙人因為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齊賢曰風土記云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邪惡續齊諧記桓景隨費長房行數年長房忽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以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為竇憲主簿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良辰與美景兩者難

其二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帷碧帳開登高望遠海召客得英才紫綬歡情洽黃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即鏡中迴遙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齊賢曰賈琮為冀州刺史之部升車曰刺史當遠視廣覽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命御者褰之劉裕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士贊曰隋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鴈飛南海却羨雙溪解北流齊賢曰宣州南陵縣有宛陵監即宛溪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

齊賢曰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徐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寒轉碧思尺不可親棄我如遺芻齊賢曰謝靈運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上寄何判官昌浩

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奔感橫澄潭勢吞落星石沙地方虛擲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却登郡樓望松色帶秋月明水搖寒山碧佳境宜緩棹清輝能留客恨君

阻歡遊使我自驚惕所期俱卜築結茅鍊金液齊賢曰藍岑錄汪縣去宣州西一百里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西經大藍山南來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煙橫積素漏流昔吞翕沓浪競奔注潭落天上星龍開水中霧巖注公柵突兀陳焦墓嶺峭紛上干川明屢迴顧因思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覩清光相歡詠佳句齊賢曰大藍山即前藍岑也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士贊曰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遊敬亭寄崔侍御一本作登古城望府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鴦羣飲啄自鳴躍齊賢曰謝玄暉敬亭山詩云兹山亘萬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記靈異俱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夫子雖躋躋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時來顧我笑一飯葵與藿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巨劍意許無遺諾壯士不可輕相期在雲閣齊賢曰躋躋深也廓空也本草葵美食即荇菜也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朓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此看廬龍霜氣冷鴈鶴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齊賢曰丹陽記江寧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唐平州北平郡治盧龍縣鴈鶴觀在雲陽甘泉宮外

自金陵泝流過白璧山戲月達天門寄白容王主簿

滄江泝流歸白璧見秋月秋月照白璧皓如山陰雪巡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進帆天門山迴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散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絕齊賢曰郡國志天門亦曰峴眷山輿地志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

其二

坐嘯廬江靜閒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牀齊賢曰廬州廬江郡魏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其二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洒掃黃金臺招邀青雲客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憐宋玉願入蘭臺宮齊賢曰謝朓詩廣平聽方籍註郭袁為中郎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垂稱於平陽故復相屈黃金臺事見前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四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留別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齊賢曰魯中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歌鞞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一本無此兩句却添南歌憶鄄客東轉見齊姬清波忽淡蕩白雪紛遠遊一陽范杜遊此數各棄遺三韻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齊賢曰十洲記碧海在東海中

別魯頌公

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夫子還東遠儻攻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為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士贇曰魯仲連事見前卷

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
南陌愁為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
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離羣齊賢曰陶君指淵明唐中都縣隸鄆州禮記兄之遠鴈行

夢遊天姥吟留別一作別東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
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
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
鏡湖月齊賢曰瀛洲事見前處州麗水縣有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蕭鼓茄吹四蕃志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腳着謝公屐身登
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齊賢曰謝靈運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尋山陟嶺嘗着木屐士贊曰剡溪即剡中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

欲雨水澹澹兮生煙齊賢曰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　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
日月照耀金銀臺齊賢曰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法師隨長公弼行三千里援蘿攀葛至一石壁削成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法師隨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為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法師隨公弼入回闔門則又成石壁矣　霓為衣兮風
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
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
失向來之煙霞齊賢曰說文悸心動也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
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
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士贊曰衛叔卿騎白鹿事見前集仙傳西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於黃帝之庭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
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齊賢曰陵陽山實于明釣龍得仙事見前　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劒琉璃匣
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仙人駕綵鳳志

在窮遐荒齊賢曰桓子新論人有聞長安之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神仙傳安期先生乘麒麟着朱衣遠遊冤帶玉珮及虎頭鞾囊年二十許張老與妻劉氏赴蓬萊公騎一鳳餘騎鶴向東而去士贊曰集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崑山有城九層玄池右環翠水　戀子四五人徘徊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

未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奏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范蠡說勾踐屈平去懷王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乃裝其珍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越勾踐表會稽山為蠡奉邑屈平去懷王事見前

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鄉愁萬里別復此一銜觴齊賢曰范蠡事勾踐滅吳報會稽之恥為書辭勾踐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齊賢曰夢渚雲夢之渚通典江陵縣有楚渚宮瀟湘洞庭帝子事見前士贊曰按秦淮水在上元縣南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為瀆以斷地脉改金陵為秣陵懷君路綿邈覽古情淒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齊賢曰峨眉縣在嘉州

留別于十一兄逃裴十三遊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鈞周獵秦妾黎元小魚魏子且倫二切兎何足言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嘆羝觸藩子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
日在青天迴光矚微躬恭承鳳詔敕起雲蘿中清切
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 齊賢曰鳳凰詔
已見前卷註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驟絶景錦衣入
新豐倚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方學揚子雲獻賦甘泉
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
齊賢曰太白應制為樂章明皇嘗賜之錦袍新豐及子雲獻賦並見前 一朝去金馬飄落
咸飛蓬賓友日疎散玉樽亦成空長才猶可倚不慚世
上雄閲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已扁舟尋釣
翁 齊賢曰鮑照東武吟詩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霜橫
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 齊賢曰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陌上桑曲名龍泉劒名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游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
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鐘天下稱喜豪貴遊此每相逢 齊賢曰魏
地與燕趙相接趙記曰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
絶諸侯西京雜記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毛詩衛淇澳
言淇水之隈也齊書世祖於 洛陽蘇季子劒戟森詞鋒
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
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
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
隔兩河雲山杳千重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胷 齊賢曰史記蘇
秦洛陽人字季子去游燕說燕文侯曰與趙從親於是
資秦車馬金帛以行說趙趙肅侯乃飾車百乘黃金百

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魏襄
王齊宣王楚威王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蘇秦為從約
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趙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秦
之昆弟妻嫂不敢仰視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
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嘗
見德者歸趙趙封為武安君及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
敢闚函谷關十五年洛陽有邛山

留別西河劉少府

秋髮已種種所為竟無成閒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謂
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干萬乘何事去天庭 齊賢曰王
戎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
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

杯而言笑談論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禁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禁者不可不與飲唯公禁可不與飲武帝問太史公知東方朔是歲星事見前 君亦不得意高歌羨鴻寶世人若醯雞安可識梅生雖為刀筆吏緬懷在赤城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綠歸隱謝浮名齊賢曰醯雞甕中之蠛蠓梅福為南昌尉後得仙

頼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河南

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本無軒冕契素以煙霞親營恨迫世網銘意俱未伸松柏雖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緇磷所共重山岳所得輕埃塵士贊曰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荀子曰桃李倩槩於一時秋至而後穀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餐黃金藥去為紫陽賓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別爾東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雲飛天津齊賢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常以平旦日出東向立水日成氣毛詩曹不崇朝箋云崇終也士贊曰晉天文志天漢從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留別廣陵諸公 淮南一作留別鄙鄲故人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晚節覺此疎獵精草太玄空名東壯士薄俗棄高賢士贊曰師古曰晚節末時也 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煙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鍊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臥海不關人租稅遼東田棄與忽復起棹歌溪中船臨醉謝葛強山公欲倒鞬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齊賢曰聖明顧太白供奉翰林時也士贊曰晉王義之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採藥石及遇少不慕仕進徧遊名山採藥於桐廬之恒山餌术斷穀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間天邊看渌水海上見青山與罷各分袂何須別醉顏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天藉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包素篇紫氣何逶迤七葉運皇化千齡光本支仙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諸王

若驚虬肅穆列藩維哲兄錫茅土聖代含榮滋九卿領
徐方七步繼陳思齊賢曰唐至肅宗凡七葉神仙傳老
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毛詩周南序螽斯后妃子
孫衆多也註螽斯蚣蝑也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
類也郭璞註方言云江表呼為蚱蜢虬龍無角者鷹神
烏五采毛詩板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
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曹植封陳思王七步成詩云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士
贊曰玄元指老君也按唐史高宗乾封元年丙寅帝封
岱岳駕至亳朝謁老君御製冊文上尊號曰玄元皇帝
聖母為先天太后玄宗天寶七載戊子上老君尊號曰
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甲午二月癸酉帝朝享太
清宮加上老君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
皇大帝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紫氣浮關老
子果乘青牛而過關尹由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
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
老子過運命論註遠迹行貌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書禹
貢厥貢惟土五色註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
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伊昔全盛日雄
豪動京師冠劒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鼓鐘出朱邸金翠
照丹墀君王一顧盼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曾輒
遷移大臣小喑嗚謫竄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貝錦且成
詩齊賢曰唐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即位興慶
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後幸蜀
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青雲望西南去環列之士率共
觀之及上至嘉陵江乘舟將度見一小龍翼舟而進上
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
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
之所立宅舍曰邸漢宮典職曰丹漆地故稱丹墀毛詩
蓁兮斐兮成是貝錦士贊曰書東西垂註垂是遠方之
名佐郡浙江西病閉絕驅馳階軒日苔蘚鳥雀噪簷帷
時乘小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歡愉恤惸嫠羞
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大賢
達機兆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鴈行忝肩隨令弟字
延陵鳳毛出天姿清英神仙骨芬馥蓋蘭芷齊賢曰佐
郡長史別駕也梁孝王築東苑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
西馳獵擬於天子曲禮曰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謝靈運

子超宗有文辭帝嗟賞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齊賢曰夢
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我特相宜金膏猶咫象玉液尚磷緇伏枕
寄賓館宛同清漳消藥物多見饋珍羞赤鯉之誰道滇
渤深猶言淺思慈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齊賢曰夢
得春草句紫河車並見前卷騎陽何火赫海水爍龍龜百川盡洞枯舟檝
閣中達萊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泣別目眷眷傷心步
遲遲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摻袂何所道援筆投此
辭齊賢曰爾雅九達謂之達

別儲邑之剡中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
剡縣隸越州會稽郡揚州廣陵郡天姥山見前　齊賢曰唐

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留別金陵諸公　金陵見前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
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　齊賢曰鍾
山見前吳京金陵也士贊曰三龍魏蜀吳也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

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
峰頂先遶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
去揮手綿含清　士贊曰文中子曰江東中國之舊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責焉
史貨殖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漢鄒陽傳鄒魯士以經學顏謝顏延之謝靈運惠連玄暉宣遠詩皆入選鄭玄
曰行者將行祖祓之祭也白下在上元縣西北廬峰即
廬山也香爐峯在城北山南山北皆見其形圖讖常出
雲氣
故名

口號

食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　齊賢曰呂氏春秋曰水
衆東流日夜不休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一作白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
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
短長　士贊曰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
以去之便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
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
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
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

金陵白下亭留別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煙瞑長條漢水蠲古根向
來送行處迴首阻笑言別後若見之為余一攀翻　齊賢曰白
下亭在今建康東門外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白下吳之故都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　齊賢
曰東林寺在廬山之南五里許與西林寺相隣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跡頗多東林名曰虎溪遠師送客未嘗過溪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三門內有小渠

寓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鼇翼媧皇鍊石補天維一
迴日月顧三入鳳凰池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
衆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懣松柏含榮滋齊賢曰
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李善曰陸離參差衆貌許慎云
美好貌青門乃長安霸城門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
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美瓜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以為名也我非東牀人令
妍泰齊着浪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適遭雲羅解翻謫
夜郎悲拙妻莫邪劒及此二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
從之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遥瞻明月峽西去益相

思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楚有七澤遂來觀
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
霜則題中所謂別宗十六者疑誤也莫邪二龍劒事及
白帝城明月峽見前黃牛峽見峽州白崖間有石如人
形如牛形皆黃色有黃牛廟
閱其碑或云土星見形也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閑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我
去黃牛峽遥愁白帝猿贈君卷葹草心斷竟何言齊賢曰葹
草詩謂
之卷耳爾雅
謂之苓耳

贈別鄭判官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洲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欃槍掩海傾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翱翔還崑丘不肯銜我去哀鳴慙不留齊賢曰有白雲起自蒼梧入于大梁四溟者即四海也羅浮山及崑丘事見前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拭倚天劒西登岳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胷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為繞指柔齊賢曰鄒陽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視岳陽城上正對君山劉越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蒼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久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齊賢曰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士贊曰青瑣天子之門制也

渡荊門送別 荊州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齊賢曰荊門軍有山名荊門蜀之諸山至此不復見矣成都有萬里橋士贊曰史天官書海傍廣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宮闕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 復至金陵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太尉仗旄鉞雲騎繞彭城三軍授號令千里肅雷霆咨爾絕飛鳥武關擁連營意在斬巨鼇何論鱠長鯨齊賢曰關中皆

三秦之地漢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尚書牧誓云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唐徐州彭城郡治彭城縣唐書李光弼加太尉尚書令鎮淮南副元帥知河南淮東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賦詩以餞遂疾驅入徐州朝義走竇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函谷在唐陝州靈寶縣界桃林塞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拂劒照嚴霜周戈讓良將切長髮也胡纓願雪會稽恥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齊賢曰漢書趙王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餘絕其糧道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韓信引兵出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購生得李左車者千金頃之縛至信解

其縛而師事之魯仲連事見二卷吳京建康也金陵遇太守倒屣相逢迎羣公
咸祖餞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觀醉樓征虜亭舊國見
秋月長江流寒聲帝車信迴轉河漢復縱橫孤鳳向西
海飛鴻辭北溟因之出寥廓揮手謝公卿齊賢曰輿地
記曰征虜亭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因名
別韋少府宣州
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水
隴有望遠樓又名勞勞亭在滄觀丹陽
國遠行邁仙經深討論洗心向秋月清耳敬寒猿齊賢曰商
山四皓見前築室在人境閉關無世喧多君枉高駕贈我以
微言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思瑤瑟與金
樽齊賢曰師古曰多猶重也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
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
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齊賢曰朱買臣妻事見前
別山僧涇縣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涇溪平明別我上山去
手攜金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迴看萬嶺低
謔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何日見
相思一夜瞑猿啼齊賢曰涇溪隸涇縣屬宣州支遁字
道林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士贊曰
道書自初一氣而分二氣是為三天一氣大羅天三氣
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即乙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與入天雲高爾
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傲然
遂獨往長嘯開巖扉林壑久已蕪石道生蔷薇願言弄
笙鶴歲晚來相依齊賢曰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於人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遥將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
鳥吟晴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齊賢曰陸
羽曰楚水第一晉水第二吳水第三是謂三泉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五

謹案卷十二第四頁後七行喜賓客賓客至數千人刊本脱下賓客二字據史記平原君列傳增

第五頁前六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刊本名訛縣據史記孟荀列傳改

第五頁前八行光武因救強項令出刊本脱出字據漢書酷吏傳改

第七頁前一行為我告魏王刊本我訛載王訛魏據史記范雎傳改

第七頁前三行又不出王之弟於闕刊本脱王之弟於闕五字據史記范雎傳增

第七頁前四行虞卿乃解相印刊本脱虞卿二字又欲因信陵君以走楚刊本欲訛故據史記范雎傳增改

第九頁後六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刊本肆訛作為有益並據莊子改

如訛知魚之肆訛作為有益並據莊子改

第十頁後六行久別咸陽西刊本別訛識據全唐詩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又撰
山海經圖贊二卷刊本注字撰字互訛今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入臨安西山刊本山訛子又字
遠遊刊本宋字訛子據晉書許邁傳改
第十五頁後六行魏信陵君無忌刊本脫君字據
上下文增
第十七頁後一行公儀休為魯相刊本為訛與據
史記循吏傳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蹉跎身世違刊本身訛因據全
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卷十三第二頁後二行待我辭人間刊本我訛號
據全唐詩改
第三頁前七行翠色明雲松刊本松訛崴據文苑
英華改
第六頁前八行揣溪酉溪漵溪刊本揣訛湍漵訛
阮據水經沅水注及後漢書馬援傳注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望其里而加敬刊本望訛寶今
改
第十三頁前五行梅花南嶺頭刊本脫南字據全
唐詩及繆曰芑本增
卷十四第二頁前二行謝公行處蒼苔沒別本作
綠蘚開處懸明月又照見人形刊本見人訛人
見據別本改
第二頁後三行潁陰侯開刊本潁訛淮據漢書功
臣侯表及灌嬰傳改
第六頁後七行涇溪東亭寄鄭少府諤刊本東亭
訛作都郡據全唐詩改
第七頁後三行為竇憲主簿刊本竇訛黃據後漢
書崔駰傳改
第八頁後三行過客難登謝眺樓刊本樓訛舟據
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刊本也訛

世挂柱訛若挂據三國志裴潛傳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天涯寄一懽刋本懽訛頗據全唐詩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願入蘭臺宮刋本宮訛招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卷十五第三頁後一行別君去兮何時還刋本兮訛時據繆曰芑本改

第五頁前二行秦趙虎爭血中原刋本秦訛蔡據全唐詩改

第七頁前四行言淇水之隈也刋本淇訛漢今改

第十頁前三行毛詩周南序刋本周南訛大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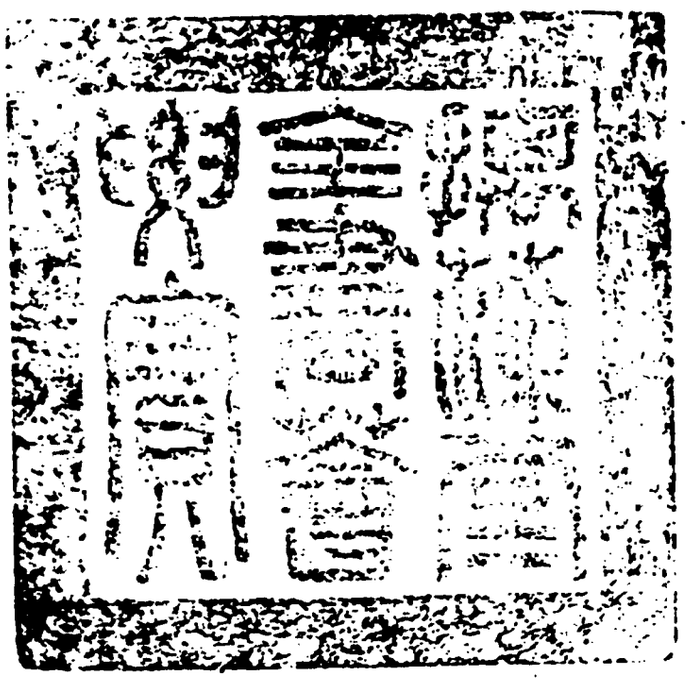
叠斯蚣蝑也刋本蝑訛蜡又幽州謂之螽箕刋本本螽毛詩注疏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辭君向天姥刋本君訛若據繆曰芑本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宣達詩旨入選刋本宣訛詩入選作先達今並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白下亭在今建康東門外刋本此句注文訛在上首詩下今改

第十八頁前五行秣陵新亭壟有望遠樓刋本壟訛龍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濚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　炳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六

送

南陽送客 襄漢 宋 楊齊賢 集註

斗酒勿為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士贊曰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送張舍人之江東 淮南 元 蕭士贇 補註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鴈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齊賢曰張翰事見前卷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并序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送數千里不遇乘興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

相見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一作見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歷兗遊梁諸名山往復三千里相訪不遇因下江東尋金陵此公愛奇好古獨出物表因述其行遂有此詩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跡與古賢幷齊賢曰方朔暫之紫泥之海見二卷杜預曰聊攝齊西界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辨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驚人雙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牕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漩齊賢曰東方朔書曰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唐王屋縣隸河南府有王屋山嵩山唐隸河南登封縣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以為號先生姓王名刚蘇秦張儀從之學成歸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嵩山嵩陽觀西有龍潭士贊曰魯連子曰齊之辨者曰田巴辨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嘗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說於是往見而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國亡在旦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說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衆鳴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漆音龍毛詩箋云水會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東浮

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奇耶溪見前許邁移臨安入西山改名玄義之造之相與為世外交曹娥上虞人父盱迎神沂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尸娥年十四乃投江於江祝父在此仄當沉旬有七日仄沉娥遂投江而死縣令度尚為改葬作碑蔡邕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倫因刻石傍作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曹操與楊脩共讀之脩先悟操行三十里方悟為絕妙好辭四字天台賦云過靈溪而一躍僧惠虛姓陳居天台國清寺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外微有小徑遂見山南石橋懸瀑蒼然思永嘉有懷海路賒掛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嶢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

月齊賢曰唐温州永嘉郡謝靈運出為永嘉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遊遨遍歷諸縣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故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會稽記曰赤城山色皆赤狀似雲霞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却思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劍李北海巖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齊賢曰唐處州縉雲縣謝靈運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開六處石門遡水上八兩山開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南史褚伯玉錢塘人往剡居瀑布山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太白自註李邕昔為括州開此嶺路又曰惡溪有謝康樂題詩處婺州金華縣有赤松澗人見赤松子安期先生於此沈約八詠樓城西孤岩甍岩甍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卷天地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碧雲中邈與蒼嶺對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蘇煙綿橫九疑蒼水大貌湯見五湖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齊賢曰南史沈約字休文吳郡人為棗陽太守郡有沈約八詠樓又有新安江水至清淺詩蘇州吳郡治吳縣五湖即震澤見前士贊曰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恍惚去來無常也蒼嶺在台州仙居縣西北五十里高五千丈迴橈楚江濱揮策揚子津身着日本裘裘則朝卿所贈日本

布為之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千五諸侯不致百金産吾友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牕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齊賢曰日本去京師萬四千里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舟因誇楚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把蟹螯前途儻相思登嶽一長謠齊賢曰揚都揚州士贊曰漢書游俠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諸侯者以四豪為稱首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榮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遶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齊賢曰會稽記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始皇登之望南海西陵與浙江亭相對乃錢塘會稽津渡處晉張翰任心自適不求

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天台山在台州士贊曰越臺即越王臺圖經云在種山今在卧龍之西

送族弟凝之滌求婚崔氏

與爾情不淺忘筌已得魚玉臺掛寶鏡持此意何如坦腹東牀下由來志氣踈遥知向前路擲菓定盈車齊賢曰莊子筌者所以求魚也得魚而忘筌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菓擲之滿車

送友人遊梅湖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紅芳歇暫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莫惜一鴈書音塵坐胡越齊賢曰漢書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得鴈足繫帛士贊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

還聞天竺寺夢想懷東越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送君遊此地已屬流芳歇待我來歲行相隨浮溟渤齊賢曰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望而上下兩天竺寺

送楊山人歸天台

客有思天台東行路超忽濤落浙江秋沙明浦陽月今遊方厭楚昨夢先歸越且盡秉燭歡無辭凌晨發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興引登山屐情催泛海船石橋如可度携手弄雲煙齊賢曰郾善長水經注云浦陽江水導源烏陽縣而經上虞縣小阮籍兄嘏子咸也謝承後漢書已祇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夜與士對坐暗中不然官燭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有遊赤石進帆海詩

送温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蓊蔼金芙蓉伊昔昇絶頂下窺天目松仙人鍊玉處羽化留餘蹤齊賢曰黃山諫宣州圖經云黃帝與浮丘仙人鍊丹於此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天目山在臨安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回八百里乃神仙所居有三十六洞太平寰宇記天山有兩湖若左右目故曰天目士贊曰晉書許邁偏遊名山採藥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也亦聞温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鵝嶺渴飲丹砂井鳳吹我時來雲車爾當整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齊賢曰白

鵝嶺在黃山莊子溫伯雪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仲尼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長桑晚洞視五藏無全牛趙叟得秘訣還從方士遊西過獲麟臺為我弔孔丘念別復懷古潛然空淚流齊賢曰莊子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獲麟臺在魯國西士贊曰史記扁鵲者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嘗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魯中

獵客張兎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卧盤石谷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士贊曰盤大石也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棗還云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齊賢曰尚書周官曰外有州牧侯伯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採雲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耳之民不發傅巖之夢此詩首四句意出於此

送楊少府赴選

大國置衡鏡準平天地心羣賢無邪人朗鑒窮情深吾君詠南風衮冕晃彈鳴琴時泰多美士京國會纓簪山苗落礪底幽松出高岑齊賢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士贊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又曰三禮圖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綬黈纊充耳玉簪導板黃金飾周制冕有紐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流水非鄭曲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綺綉一悞傷千金何惜刀尺餘不裁寒女食我非彈冠者感別但開襟空谷無白駒賢人豈悲吟大道安棄物時來或招尋爾見山吏部當應無陸沈齊賢曰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毛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山濤為吏部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莊子陸沈註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龍虎謝鞭策鵷鸞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鶉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雖將簪組狎若與煙霞親齊賢曰蔡

衛曰凡衆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鷟多白色者鵠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

季父有英風白眉超常倫一官即夢寐脫屣歸西秦竇公敞華筵墨客盡來臻燕歌落胡鴈郢曲迴陽春征馬百度嘶遊車動行塵躊躇踏未忍去戀此四座人餞離駐高駕惜別空慇懃何時竹林下更與步兵鄰

齊賢曰白眉事見前卷士贊雪事並見前卷士贊曰燕歌行古樂府名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

時久病初起作

堯沒三千歲青松古廟存送行莫桂酒拜舞清心魂日色促歸人連歌倒芳樽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

齊賢曰究州魯郡有堯廟士贊曰左傳心之精爽謂魂魄也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

時久病初起作

朝策犁眉騶舉鞭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堯祠南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沙潭笑誇故人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

齊賢曰嗣雅黃馬黑喙曰騶

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繡轂往復迴簸林蹴石鳴風雷遠煙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闌干碧流環轉青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

齊賢曰西京雜記晉靈公家甚瑰壯四角以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

君不見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秋聲閨閣來洞庭水落騷人哀遂將三五少年輩登高遠望形神開生前一笑輕九鼎魏武何悲銅雀臺

齊賢曰石崇綠珠事見前卷魏志注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士贊曰王褒四子講德論商歌下注曰商秋聲也淮南子天文訓曰凍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註云兌卦之風也我歌白雲倚牕牖脩脩聞其

聲但揮手長風吹月度海來遥勸仙人一杯酒酒中樂酣宵向分舉觴酹堯堯可聞何不令皐繇擁篲橫八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高陽小飲真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爾向西秦我東越暫向瀛洲訪金闕藍田太白若可期為余掃灑石上月

齊賢曰徐陵有白雲出嶠篇師古曰舊所以掃也山公酩酊竹林七賢事見前王羲之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東越會稽也漢志三神山上黃金銀為宮闕唐京兆府藍田縣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太白山在武功

縣南去長安三百里去士贊曰嗣雅曰瓊瓊小也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煙霧齊賢曰漢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戶八萬八百士贊曰太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身在江海心存魏闕者矣

送薛九被讒去魯

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我笑薛夫子胡為兩地遊黃金消衆口白璧竟難投梧桐生蒺藜綠竹乏佳實鳳凰宿誰家遂與羣雞匹齊賢曰宋人得燕石以為寶事見前魯人不知孔子以為是東家丘顏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又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莫不按劒相眄詩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田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蛾眉笑讒音璧不能行貌者實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齊賢曰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曰公家之畜罷而不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束帛贖之史記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癰之疾而君之後宮笑臣臣願得笑者去君笑曰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

愛色而賤士即去耳於是君乃殺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謝馬門下乃復稍稍來　毛公一揮劒

楚趙兩相存

齊賢曰史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有毛遂自薦曰願備員而行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曰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楚國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王孟嘗

悅狡兎三窟賴馮諼齊賢曰薛諼矯以賜諸民因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責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所寡者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君不說暮年孟嘗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君顧馮諼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諼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乃西遊梁謂惠王曰齊放孟嘗君諸侯先迎之國富而兵強於是惠王遣使聘孟嘗君梁使三反齊王聞之遣太傅謝君曰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廟反國統萬人乎諼戒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沉於諸詼之臣開罪於君宮廟成還報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諼之計也　信陵奪兵符為用侯生言

士贊曰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奪晉鄙兵救趙事見三卷　春申一何愚刎首為李園齊賢曰史記楚人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君即幸之知其有身園與

其女弟謀使說君曰今妾有身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園女弟為皇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恐春申君語泄欲殺以滅口而國人無有知者後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死士刺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使吏盡滅君之家而李園女弟所生子者遂立為幽王

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爾

去且勿諠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齊賢曰史記沙丘在鉅鹿此沙丘當在魯韓信漂母事見前士贊曰按此四句乃是總上之意蓋取平原孟嘗信陵得士而用其言故卒能自保譏春申君不能用朱英之言而卒受李園之禍故詩中有春申一何愚之語也國策曰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李園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乘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君先仕臣為即中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刺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且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崩果罷其禍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時凝第在席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牛滯東魯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掛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遥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蓬聞弦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齊賢曰太白嘗供奉翰林故曰近臣士贊曰崔亭伯忤竇憲出為長岑事見十卷白此詩瞻顧宗國之意深矣

送族弟凝至晏堣單父三十里

雪滿原野白戎裝出盤遊揮鞭布獵騎四顧登高丘兎起馬足間蒼鷹下平疇喧呼相馳逐取樂銷人憂捨此戒禽荒微聲列齊謳鳴雞發晏堣別鴈驚涕溝西行有東音寄與長河流齊賢曰書盤遊無度又曰外作禽荒說文謳歌也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

送別枯桑下凋葉落半空我行慣道遠爾獨知天風誰

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齊賢曰三輔決錄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之下士贊曰太白以仲蔚比張子而以李膺自比耳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六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送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仲尼且不敬況乃尋常人白玉換斗粟黃金買尺薪閉門木葉下始覺秋非春齊賢曰魯人以仲尼為東家丘士贇曰張協詩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瓊瑤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重於玉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　聞君向西遷地即鼎湖鄰寶鏡匣蒼蘚丹經埋素塵軒后上天時攀龍遺小臣及此留惠愛庶幾風化淳齊賢曰鼎湖小臣攀龍髯事見前　魯縞如白煙五縑不成束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嶽相國齊晏子贈行不及言託陰當樹李忘憂當樹萱他日見張綠綈袍懷舊恩齊賢曰孔安國曰縞白繒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家語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晉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毛詩焉得萱草注萱

草令人忘憂張祿范雎也綈袍戀戀事見前注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迴棲霞山留飲贈之

吾家青萍劒操割有餘閒往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鞍馬月橋南光輝岐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群花散芳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齊賢曰青萍劒名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齊賢曰魯郡有泗水縣徂徠山名士贊曰杜工部常有詩贈太白曰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今觀此篇豈一時酬答之詩耶

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

猛虎伏尺草雖藏難敝身有如張公子骯髒在風塵豈無橫腰劒屈彼淮陰人擊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濆歸來太山上當與爾為鄰齊賢曰骯髒高亢嫮直之貌淮陰少年侮韓信高漸離擊筑而歌送荆卿易水上事見前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吳中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戀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齊賢曰文頡曰天柱山在潯縣南杭州望海門三山隱隱可見嵇康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時當五月見披裘負薪顧令取彼金公投鏘嗔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問其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安足語姓名南史甄彬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得五兩金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彬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灞陵行送別長安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齊賢曰灞陵見前王粲山陽人獻帝西遷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作賦以寄意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

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

借問欲栖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齊賢曰賀知章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宮秘書監天寶中疾夢遊帝居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宮而居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賜鏡湖剡溪一曲既

送竇司馬貶宜春

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神仙傳茅濛字初成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入華山修道煉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珠樹玉樹

天馬白銀鞍親承明主歡鬪雞金宮裏射鴈碧雲端堂上羅中貴歌鐘清夜闌何年謫南國拂劒坐長嘆趙璧

得趙璧無意與城齊賢曰藺相如紿之曰此璧有瑕以歸說苑隋侯之珠用之彈雀不如泥丸士贊曰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史泰既曰唐書制曰朕以恩澤者帝王之術蕃之意

為誰點隋珠枉被彈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

送羽林陶將軍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劒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齊賢曰唐志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掌統北衙禁兵督攝左右廂飛騎儀仗大朝會則周衛階陛巡幸則夾馳道為內仗周禮熊虎為旗析羽為旌龍泉劒名士贊曰詞人太白自稱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城空

齊賢曰唐志安西都護府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都督府而故府復為西州師古曰幕府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說文檄尺二書也師古曰為檄文馳以示遠所

下蔥海火旗雲馬生光彩胡塞清塵幾日歸漢家草綠遥相待齊賢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考工記龍旂九旅以象大火鳥旟七旅以象火大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鳥宿之柳

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

攜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齊賢曰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士贊曰謝安攜妓東山事見前

送賀賓客歸越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齊賢曰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山陰道士養鵝羲之往觀意說道士云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送張遥之壽陽幕府

壽陽信天險天險橫荆關苻堅百萬衆遥阻八公山不假築長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破敵有餘閒張子勇且英少輕衛霍孱投軀紫髯將千里望風顏勗爾效才略功成衣錦還齊賢曰壽春縣屬九江東晉以鄭皇后諱改壽陽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上長下短便馬善射是誰曰孫會稽士贊曰苻堅兵敗見八公山草木皆晉兵事見前卷衛青霍去病皆漢名將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没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頼水有清源齊賢曰長安霸城門曰青門

其二

君思頼水緑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齊賢曰父洗耳事見前晉書載記陳安敗死隴上人歌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

秦地見碧草楚謡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余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齊賢曰南越志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士贊曰細味此詩非一飯不忘君者乎議者何厚誣太白不如杜哉

其二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日幾枝正發東牕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横煙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緑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士贊曰簺曰盧象床有六博

其二

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齊賢曰晉書載記陳安敗死隴上人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溢十決無當前淮南子楚王有白猿使養由基射之矯矢未發而猿攀柱號矣太公六韜有龍韜光武降赤眉於宜陽積兵甲

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其三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仄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齊賢曰酉陽雜俎云李太白聞祿山反作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日果見太白入月

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

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羅歸根復太素羣動熙元和炎四真人摛辨若濤波交流無時寂楊墨日成科夫子為金好踊躍久客方蹉跎道可東賣之五寶溢山河勸君還嵩丘開酌盼庭柯三花如未落乘興一來過齊賢曰吾祖老子也老子云天地之間橐籥乎又云萬物紜紜各復其根其猶橐籥歟又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乃王乃天乃道沒身不殆莊子云何謂真人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士贊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道家修養法也三花落則死矣三花未落乘興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之期也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入巫山裏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送君別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

上林苑蒲萄宮

齊賢曰漢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

入幕推英選持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花劒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祖席蜀丹景征麾拂彩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齊賢曰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虎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陣地陣人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為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古今註塞者所以壅塞夷狄風俗通云共工氏子好遠遊故祀以為祖神祖徂也古今註麾所以指麾武王右秉白旄以麾是也丹景日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師有功則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長安

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劒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
行邊草綠旌卷曙霜飛抗手凜相顧寒風生鐵衣齊賢曰漢
有東羌西羌西羌本出三苗羌姓之別其國近南岳及
舜流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史記白起鄙人善
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

送張秀才從軍

六駁食猛虎恥從駑馬羣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壯
士懷遠略志存解世紛周粟猶不顧齊珪安肯分抱劒
辭高堂將投霍冠軍長策掃河洛寧親歸汝墳當令千
古後麟閣著奇勳齊賢曰毛萇曰駁如馬錯牙食虎豹
隱於首陽山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
上時祿山思明據洛陽汝墳箋云墳涯也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輔國之子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黃雲朝吹歸秋鴈南飛日幾羣中
有孤鳳雛哀鳴九天聞我乃重此鳥綵章五色分胡為
雜凡禽雞鶩輕賤君舉手捧爾足疾心若火焚拂羽淚

滿面送之吳江濱去影忽不見躊躇日將曛齊賢曰唐
郡幽都縣武德元年為燕州東觀記鳳
高八尺五彩士贊曰周禮水涯曰濱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陝西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
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葛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
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青江
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齊賢曰西
施浣紗石

見前

送侯十一 梁宋

朱亥已擊晉侯贏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
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劒贈爾託交親齊賢曰湛
盧劒閭所造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再至魯中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
羨二龍去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
拂秋月歌筵聞早鴻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齊賢曰三輔舊

事云桂宮內有明光殿爾雅四達謂之衢士贊曰後漢許劭字子將與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

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北海齊州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別杖留青竹行歌躡紫煙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齊賢曰神仙傳壺公謂費長房曰我某日去卿能去乎曰欲親眷不知其去有何計公乃取一青竹杖與長房曰卿以竹杖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卧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死尸在床哭葬之及歸公又與竹杖曰但騎此得到家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視之乃青龍也士贊曰老子云道隱無名道經有靈書二十四事乃老君授青童大君者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十七　十三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金陵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去國難為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悽然齊賢曰張翰字季鷹吳人詩曰青絲若總翠黃花如散金白門赤城見前

送紀秀才遊越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即知蓬萊石却是巨鰲簪送爾遊華頂令余發曷吟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陰禹穴

尋溪入雲門隔嶺深綠蘿秋月夜相憶在鳴琴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若耶溪雲門寺在越州會稽縣南齊何胤嘗遊焉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長沙陳太守逸氣凌青松英主賜五馬本是天池龍湘水迴九曲衡山望五峯榮君按節去不及遠相從齊賢曰漢儀太守五馬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士贊曰銑曰青松喻真性也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

其二

七郡長沙國南連湘水濱定王垂舞袖地窄不迴身莫小二千石當安遠俗人洞庭鄉路遠遥羨錦衣春齊賢曰唐賢志潭州長沙郡衡州衡陽郡永州零陵郡道州江華郡郴州桂陽郡邵州邵陽郡止六郡湘水見前註漢書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生子因名發以母微而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漢志秦郡守秩二千石漢中二千石二千石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為言滿也月得一百八十斛是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舉成數也

送楊燕之東魯

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四代三公族清風播人夫
子華陰居開門對玉蓮何事歷衡霍雲帆今始還齊賢曰楊
震字伯起號關西夫子延光二年為太尉震子秉延熹
五年代劉矩為太尉帝賜字伯獻熹平二年代唐珍為
司空後拜太尉子彪字文先光和六年代董卓為司空
其冬代黃琬為司徒彪傳云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
相繼則五公當為三公今闕正之華山記山頂有池生
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山有蓮花峯士贊曰衡
山記衡山南嶽也至黃帝乃以滿霍一山為副君坐稍解顏為我歌此篇我固侯
門士謬登聖主筵一醉金華殿蹭蹬長江邊二子魯門
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拖燕
客期躍馬唐生安敢譏採珠勿驚龍大道可暗歸故山
有松月遲爾翫清暉齊賢曰史記蔡澤燕人從唐舉相
魁顏蹙齃膝寧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
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
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御者曰吾持
梁剌齒躍肥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
主之前食肉富貴
四十三年足矣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水國鬱蒸不可處
時炎道遠無行車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
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傍
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齊賢曰孔鯉字伯魚論語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
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一作君行到此峯食霞駐衰容歲晚或相訪青
天騎白龍齊賢曰嵩山有玉女峯神仙傳漢武上嵩山
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
思神至夜忽見仙人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神
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采耳
忽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岳
之神以喻朕耳為之采菖蒲服之其時從官多服然莫
能持久唯興乃採服
不息遂得長生

送殷淑三首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惜
別耐取醉鳴榔且長謠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齊賢
曰榔

漁人所擊扳也

其二

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迴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吹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齊賢曰史正志碑秦淮與外江夾一洲曰白鷺

其三

痛飲龍笻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送岑徵君歸鳴皐山

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三折至人達機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間而作隱淪客貴道能全真潛輝卧幽鄰探元入窅默觀化游無垠齊賢曰孟嘗君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晉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爽世累世也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登高覺萬古思與廣成鄰蹈海寧受賞還山非問津西來一搖扇共拂元規塵齊賢曰王導傳庾亮據上流擁強兵導力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送范山人歸太山

魯客抱白鶴一作雞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雲一作雪杳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一作海日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士贊曰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西岩為仙人石門東岩為介丘東南岩名日觀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八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送

送韓侍御之廣德

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士贇曰繡衣貰酒東山事見前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士贇曰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自喻客遊也

送別

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烟惜別傾壺酳臨分贈馬鞭看君頼上去新月到應圓齊賢曰唐頼上縣隸潁州汝陰郡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雲足下遠遊屨凌波生素塵倘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齊賢曰太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我聞隱靜寺山水多奇蹤巖種朗公橘門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錫還孤峯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齊賢曰傳燈錄婺州有本陳從朗禪師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惠忠禪師居禪作寺有供僧穀兩麋盜若窺虎而守之縣令張遜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床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永嘉真覺禪師初至曹溪參六祖遶繩床三匝振錫而立唐南陵縣隸宣州士贇曰冥祥記沙門康法朗晉永嘉中人也

來降授神真之道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清虛真人王褒與夫人成藥兩劑服之白日上昇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仙洞臺中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嵯峨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士贊曰難

送趙雲卿

蠶棧道又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並見前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東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士贊曰西伯出獵得呂尚於渭川迎以爲師事見前卷

送李青歸南華陽川

伯陽仙家子容色如青春日月秘靈洞雲霞辭世人化心養精魄隱几窅天真莫作千年別歸來城郭新齊賢曰神仙傳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內經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指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

送舍弟

吾家白額一作馬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士贊曰吾家白額駒是用涼武昭王事也按晉書武昭王暠字玄盛姓李氏前漢將軍李廣之十六世孫玄盛少好學長習武藝與呂光太史令郭黯及其同母弟宗緜同宿黯起謂緜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署玄盛效穀令會敦煌太守孟敏卒於是護軍郭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緜仕於鄯善告歸敦煌請於玄盛曰兄忘郭黯之言耶白額駒今生矣玄盛乃從之自是霸有秦涼遷都酒泉及薨國人上謚曰武昭王至唐朝尊上謚號曰興聖皇帝此言吾家白馬駒者亦謂同所自出云爾亦老杜詩龍進自與常人殊之意也

送別得書字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虛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閒居日落看歸鳥潭澄羨一作憐躍魚聖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齊賢曰賈誼在長沙歲餘徵見職右記階州武都郡紫水有泥其色赤紫國用封璽書

送翹十少府

試發清秋興因為吳會吟碧雲欽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劒君無陸賈金艱難此為別惆悵一何深齊賢曰孝惠時呂后用事陸賈自度不能爭乃病免有五男出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延陵季

子掛劍徐君墓事見前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　尋陽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孟熊縕減胡之策將之廣陵謁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

秦帝淪玉鏡一作六雄滅金虎留侯降氛氳感激黃石老經過與羣齊賢曰雒書曰秦失金鏡喻明道也漢張良傳秦滅韓良遂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壯士揮金搥報讎六國聞智勇冠終古蕭陳難比倫運籌出奇策坐帷中決勝千里外高祖賞三傑論功恥一爵良乃學仙遊飄然愛清邈願隨赤松子歸入紫烟閣

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桑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烟尋陽非刻水忽見子猷船飄然欲相近來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覩無二諾朝歡更勝昨爾則吾惠連吾非爾康樂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清光搖扇及干越水亭風氣涼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時過或未來兩鄉心已斷吳山對楚岸彭蠡當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齊賢曰杜佑云彭澤地今爲都昌有桑落洲九域志謙江州尋陽郡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於剡中見前謝惠連靈運族弟靈運襲封康樂公禮大夫綬色皆黃朱其體前方後挫角其繪山漢儀銀印在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司馬郡之佐也甌野王輿地志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峯張僧鑒尋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韋昭曰越邑今鄱陽餘干縣是也

竟何云齊賢曰兩龍謂漢高項羽也史記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胡祿山也祿山死日太白食月甘氏星經紫微宮大帝坐天子常居日月星爲三光鄜衍盡忠於燕燕王陳之初仰天而嘆六月爲之降霜尚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士贊曰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

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桑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烟尋陽非刻水忽見子猷船飄然欲相近來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覩無二諾朝歡更勝昨爾則吾惠連吾非爾康樂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清光搖扇及干越水亭風氣涼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時過或未來兩鄉心已斷吳山對楚岸彭蠡當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齊賢曰杜佑云彭澤地今爲都昌有桑落洲九域志謙江州尋陽郡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於剡中見前謝惠連靈運族弟靈運襲封康樂公禮大夫綬色皆黃朱其體前方後挫角其繪山漢儀銀印在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司馬郡之佐也甌野王輿地志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峯張僧鑒尋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韋昭曰越邑今鄱陽餘干縣是也

英謀信奇絶夫子揚清芬一作夫子稱卓絶超然繼清芬胡月入紫微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却妖氛採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勳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洒一行淚臨岐竟何云

餞校書叔雲

少年費白日歌笑矜朱顏不知忽已老喜見春風還惜

別且爲歡徘徊桃李間看花飲美酒聽鳥臨晴山向晚竹林寂無人空閉關

送王孝廉覲省　廬江

彭蠡將天合姑蘇在日邊寧親候海色欲動孝廉船窈窕晴江轉參差遠岫連相思無晝夜東注似長川　齊賢曰姑蘇臺隸吳郡以其近東海日出之地故云日邊劉恢爲丹陽尹張憑詣恢恢留宿明日還船須臾恢出求張孝廉船召同載時人榮之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聖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應沼前　齊賢曰唐吳王祇玄宗時爲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子璬嗣王論語賢哉回也廬州廬江郡京兆府京兆郡士贊曰左雄傳論曰漢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亦貢士之方也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江夏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劒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鴈迴峯　士贊曰劒至延平津躍水化龍及迴鴈峯事見前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并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稿固非其宜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而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泛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唾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迴颸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氣清嶽秀有如此郎將一家拖金紫門前食客亂浮雲世人皆比孟嘗君江上送行無白璧臨岐惆悵若爲分　齊賢曰甘氏星經老人一星在弧南爲南極星主壽常以秋分日見去參三丈出丙入丁丑時候之出三十日却沒見斯大赦天下安王者壽五峯謂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峯也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蹭蹬鬢毛斑盛時難再還巨源咄不長不厭却欲還東山　齊賢曰裴幣金盡事見前蹭蹬失勢貌山濤字巨源辟河南從事與

石鑒共宿溝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即何意鑒曰宰相不朝庶令歸第即何慮也溝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簪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事東山會稽始寧也　君爲魯曾子拜禰高

堂裏叔繼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風霜推獨坐旌節鎮雄藩虎士秉金鉞蛾眉開玉樽才高幕下去義重林中言

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峽猿東風春草綠江上候歸軒　齊賢

日史記曾參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唐制節度使賜雙旌雙節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

送梁四歸東平

玉壺挈美酒送別强為歡大火南星月長郊北路難殷王期負鼎汶水起垂竿莫學東山卧參差老謝安　齊賢曰堯

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伊尹以滋味說湯呂尚以漁釣干西伯漢志太山郡汶水出萊州西南入濟

江夏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

無琅玕實何以贈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送郝昂謫巴中

瑶草寒不死移植滄江濱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予

若洞庭葉隨波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

江夏送張丞

欲別心不忍臨行情更親酒傾無限日客醉幾重春籍

草依流水攀花贈遠人送君從此去迴首泣迷津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

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驚飛遠去直向使君灘

送二季之江東

初發強中作題詩與惠連多愁一日長不及二龍賢西

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雲峯出遠海帆影挂清川禹穴

藏書地匡山種杏田此行俱有適遲爾早歸旋　齊賢曰謝靈運

有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西塞山在鄂州廬山記匡續結廬於山故號匡廬山董奉居廬山治疾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曰董仙杏林過猶思也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南昌

桂水分五嶺衡山朝九疑鄉關渺安西流浪將何之素

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嚬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　齊賢曰廣賢

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衡山一名岣嶁山宿當軫翼應機衡故曰衡山九疑見前唐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而故府復爲西州交河郡士贊曰李善曰紫芳紫芝也君王縱疎散雲壑借巢棲兩去之羅浮我還憩峨眉中闕道萬里霞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瓊樹有芳枝齊賢曰太白供奉翰林道不合辭去詔賜金還山羅浮峨眉並見前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鴈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復愁人生一作男兒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齊賢曰蓬萊指校書也建安末鄴中有顥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場阮瑀平原侯植等詩文皆入文選故曰建安骨也謝靈運子朓字玄暉善爲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君即劉越石雄豪冠當時淒清橫吹曲慷慨扶風詞虎嘯侯騰躍雞鳴遣亂離千金市駿馬萬里逐王師結交樓煩將侍從羽林兒統兵捍吳越剖虎不敢窺大勳竟莫叙已過秋風吹齊賢曰晉劉琨字越石少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元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及郭隗謂燕昭王以千金求千里馬事見前漢有善射者樓煩楚人也能屬文靈運嘉賞之桃戰三合樓煩斃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士贊曰劉越石扶風歌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吟自摧藏秉鉞有季公凜然負英姿寄深且戎幕望重必台司感激一然諾縱橫兩無疑伏奏歸北闕鳴騶忽西馳列將咸出祖英寮惜分離斗酒滿四筵歌嘯宛溪湄君攜東山妓我詠北門詩貴賤交不易恐傷中園葵齊賢曰戎幕將幕也台司三公也蕭何立東關北關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於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宛溪綠宣州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古詩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昔贈紫騮駒今傾白玉巵同歡萬斛酒未足解相思此別又千里一作此外別千里秦吳渺天涯月明關山苦水劇隴頭悲借問幾時還春風入黃池無

令長相思折斷綠楊枝士贊曰隴頭水見一卷註

涇川送族弟錞

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驚佳境千萬曲客行無歇時上有琴高水下有陵陽祠仙人不見我明月空相知問我何事來盧敖結幽期齊賢曰涇縣若耶琴高陵陽實子明得仙及盧敖事並見前　蓬山振雄筆繡服揮清詞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榮滋置酒送惠連吾家稱白眉愧無海嶠作敢闕河梁詩見爾復幾朝俄然告將離齊賢曰白眉及海嶠見前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恨不得辭士贊曰後漢竇章少好學有文章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中流漾綵鷁列岸叢金羈歎息蒼梧鳳分棲瓊樹枝清晨各飛去飄落天南垂望極落日盡秋深暝猿悲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齊賢曰鷁水鳥畫船頭爲鷁形垂邊也

五松山送殷淑

秀色發江左風流奈若何仲文了不還獨立揚清波載酒五松山頹然白雲歌中天度落日萬里遥相過撫酒

借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別離去連峯鬱嵯峨少有才藻美容貌謝靈運嘗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五松山在宣州南陵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放一作吳歌倚東樓行子期曉發秋風渡江來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滅燭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盡觴水容弄歸棹雲帆卷輕霜扁舟敬亭下五兩先飄揚峽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長思君無歲月西笑阻河梁齊賢曰金陵敬亭並見前兵書曰凡候風法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顛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註曰楚人謂之五兩

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泛舟赴華陰當塗

鸞乃鳳之族翱翔紫雲霓文章輝五色雙在瓊樹栖一朝各飛去鳳與鸞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爍河堤爾從泛舟役使我心悽悽齊賢曰山海經女床之上有鳥狀如翟五彩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爲鸞瑞應圖鸞者鳳凰之佐　秦地無草木南雲喧鼓聲君王減玉膳早起思鳴雞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泥宰相作霖雨農夫得耕犁靜者伏草閭羣才滿金閨空手無壯士窮居

使人低聲賢曰唐裴耀卿傳開元二十一年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不過二十萬石今用度寖廣漕運數倍且不支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天子然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金閨金馬門也送君登黃山長嘯倚一作上天梯小舟若鳧鴈大舟若鯨鯢開帆散長風舒卷與雲齊日入牛渚晦蒼然夕煙迷相思在何許一作所在洛陽西齊賢曰太白時在當途即今之太平

也黃山在城北凌歊臺在其上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齊賢曰黃鶴樓見前孫權破關羽自公安徙都鄂改名武昌今鄂州之東百二十里武昌縣即權故宮與黃州相對

謹案卷十六第二頁前一行美其愛文好古刊本訛而據全唐詩改

第二頁前四行遂有此詩刊本脫遂字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增

第二頁後七行今楚軍南陽刊本脫陽字據史記魯仲連傳正義增

第二頁後八行有似梟鳴刊本梟鳴訛是者據史記魯仲連傳正義改

第三頁前二行樟亭望潮還刊本樟亭訛作章臺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三頁後一行義之造之相與為世外交刊本脫造之下八字據晉書許邁傳增

第四頁前四行寧懼惡溪惡刊本寧訛事據全唐詩改

第五頁前四行仙臺應有期刊本期訛難據文苑英華及全唐詩改

第六頁後二行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刋本江訛至詣訛寄又與瞠詩曰刋本瞠訛復據類書引荆州記改荆州記改

第六頁後三行折梅逢驛使刋本折訛新又江南無所有刋本訛作自遠迴所有並據類書所引荆州記改

第七頁前五行謝承後漢書刋本脱謝承後三字據藝文類聚增

第八頁後一行視見垣一方人刋本見垣訛垣見據史記扁鵲列傳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惠帝元年刋本元訛子據漢書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不為兵將刋本兵將訛將兵據戰國策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又何至此刋本又訛則據戰國策改

卷十七第一頁後七行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案儀禮喪服子夏傳無此文考三玄二纁本禮記雜記文鄭康成注聘禮用之與此俱小異未知此所引何書姑仍其舊

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晉書載記刋本脱書載二字據晉書補

書增

第九頁後八行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刋本師訛軍令奏訛鼓其樂字下行愷歌二字又大司馬下行老字據周禮改刪

第十三頁後六行但張袖小舉手刋本袖訛腰據漢書注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澤笑謝而去刋本謝訛談據史記蔡澤傳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漢武上嵩山刊本脫上字據神仙傳增

第十五頁後五行唯與乃採服之不息刊本與訛帝據神仙傳改

卷十八第三頁後七行美眉廣顙刊本眉訛鬚顙訛面並據神仙傳改

第四頁前三行晉書刊本書訛史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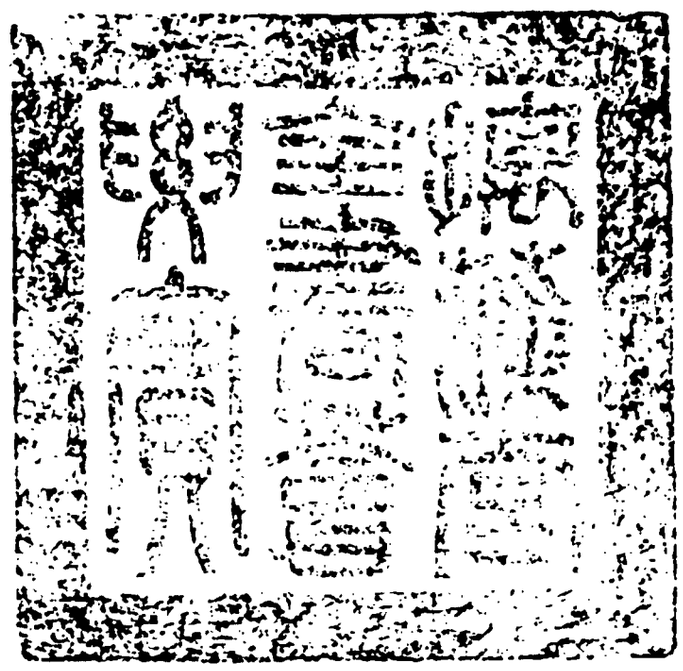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六行嫩煌太守孟敏刊本敏訛明據晉書各本如是姑仍之

第五頁前八行秦失金鏡刊本秦訛余案此所引雜書未知何本檢北堂書鈔有此語今據改

第十頁前七行白鷺拳一足刊本脫此詩及下送二季之江東題今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增

第十二頁後六行傷根蔡不生刊本傷訛採據古觀訛宮據後漢書竇章傳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則太倉三輔案舊唐書作太倉及三輔先所貯積此刪節過多義反不了因新書各本如是姑仍之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謄録監生臣陳　炳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楙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九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訓答

訓談少府　裘漢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三事或可羞匈奴哂千秋壯心屈黃綬浪跡寄滄洲昨觀荊峴作如從雲漢遊老夫當暮矣蹀足懼驊騮

齊賢曰漢書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梅福補南昌尉得仙事見前毛詩三事大夫注謂三公漢田千秋為高寢郎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訟太子冤上大感悟立拜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後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問曰聞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訓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羣靈心圓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千里提携長憶君

五月東魯行荅汶上君　魯中

五月梅始一作子黃蠭凋桑柘空魯人重織作機抒鳴簫
攏顧余不及仕學劒来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翁
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齊賢曰漢志泰山郡賢曰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蕪西入濟我以一
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蓋與時人同西歸去直
道落日昏陰虹此我一作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齊賢曰史記魯
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
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白意指林甫國忠輩
昏蔽
其君

早秋單父南樓酬竇公衡

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別君若俯仰春芳辭秋條泰
山嵯峨夏雲在疑是白波漲東海散爲飛雨川上来遥
惟却卷清浮埃知君獨坐青軒下此時結念同所懷我
閉南樓看道書幽簾清寂在仙居曾無好事来相訪賴
爾高文一起予

山中問答

問余何意一作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

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齊賢曰蜀志人問諸葛亮
之志亮抱膝笑而不答

答友人贈烏紗帽

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羅山人不照鏡稚子道相宜士贊
曰稚子拱
羅見前

訓張司馬贈墨吳中

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
頭奴子雙鵝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與
来灑筆會稽山齊賢曰唐路州上黨郡上貢墨峽州夷
陵郡掇拾也錦囊事見前越州會稽郡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来是後身齊賢曰青蓮居
士太白自號也

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

金沙泉見寄長安

河伯見海若傲然誇秋水小物昧遠圖寧知通方士多
君紫霄意獨往蒼山裏地古寒雲深巖高長風起齊賢
曰莊

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初登翠微嶺

復憩金沙泉踐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圓飲彼石下流結蘿宿溪煙鼎湖夢綠水龍駕空一作何　一作聞一作舉却登山路遠一作却又作頗識閒路遠拂琴聽霜猿滅燭乃星飯人煙無明異鳥道絕往迹齊賢曰自觀十二年終南大和宮改爲翠微宮在萬年縣終南山上　攀崖倒青天下視白日晚既過一作遇門隱還唱一作聞石潭歌涉雪攀紫芳一作採紫莖　濯纓想一作掬清波此人不可見此地君自過爲余謝風泉其如幽意何齊賢曰石門在魯王逸注楚詞攀採取也士喪曰紫芳蘭也　贈李十二　左司郎中崔宗之

涼秋八九月白露空園亭耿耿意不暢稍稍一作悄悄風葉聲思見雄俊士共話今古情李侯忽來儀把袂苦不早

颼寒逸興臨華池起舞拂長劒四座皆揚眉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舉身憩蓬壺濯足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暮入閶闔關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齊賢曰蓬壺蓬萊方壺也漢武帝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淮南子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青鳥一作烏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書一作與我忽飛去烏去凌紫煙書留綺牕前開緘方時一作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憐贈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閒長望一作歎杳難見浮雲橫遠山齊賢曰後漢書梁冀弟舍牕牖皆有綺疏

金門答蘇秀才

君還石門日朱火始改木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綠折芳�larr遥憶永路當自勗遠見故人心平生以此足齊賢曰語鑽燧改火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獻書入金闕酌醴奉瓊筵屢忝白雲唱恭聞黃竹篇恩光照拙薄雲漢希騰遷

訓坊州王司馬與閿正字對雪見贈陝右

遊子東南來自宛適京國飄然無心雲倏忽復西北訪戴昔未偶尋嵇此相得愁顏發新歡終宴叙前識齊賢曰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事見前晉書嵇康會稽上虞人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閿公

漢庭舊沉鬱富才力價重銅龍樓聲高重門側寧期此
相遇華館陪遊息積雪明遠峯寒城鎖春色主人蒼生
望假我青雲翼風水如見資投竿佐皇極齊賢曰史記
語漢庭臣無能出其右者
前漢太子宮有銅龍樓

訓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齊魯

魯酒若琥珀一作琥珀色　文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
攜一作持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
素雙鯉呼呷鱍鱍張蹊剌銀盤欲飛去呼兒拂几霜刃
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爲君下筯一餐飽一作罷醉著金鞍
上馬歸齊賢曰琥珀注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
茯苓千年爲琥珀汶水出泰山萊蕪縣

訓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月出魯城東明如天上雪魯女驚莎雞鳴機應秋節當
君相思夜火落金風高河漢掛戶牖欲濟無輕舠齊賢曰
落大火西流也舠小船也士贊曰梁
元帝纂要曰秋曰高秋風曰金風　我昔辭林丘雲龍
忽相見容星動太微朝去洛陽殿爾來得茂彥七葉仕
漢餘身爲下邳客家有圮橋書傳說未夢時終當起巖

野萬古騎辰星光輝照天下齊賢曰賀知章薦太白召見待詔漢嚴光足加帝腹
感客星犯御座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座也良
亡匿下邳於圮橋遇老父受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終古不惑　與君各未遇長策委蒿
萊寶刀隱玉匣鏽澁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輕我土與灰
一朝攀龍去蠹鼠安在哉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罍齊賢
曰齊魯間謂蠹爲蠹鼠也尤怒鳴聒人

訓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
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
忽思我長嘯臨清飈齊賢曰鄂州有黃鶴樓因黃鶴山
以名相傳贊文禕得仙駕鶴憩此
世說呂安思嵇康千里命駕　蹇予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
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階墀喜茲一會面若
覩瓊樹枝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
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
千金且向山容笑與君論素心齊賢曰離騷
註蹇難也

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一身自瀟灑萬物何囂諠拙薄謝明時棲閑居故園二季過舊壑四鄰馳華軒衣劒照松宇賓徒光石門山童薦珍果野老開芳樽上陳樵漁事下叙農圃言昨來荷樂此情難具陳齊賢曰鄭玄禮記註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孔安國曰伯仲叔季順少長也文中子註關子明霍及皆隱於樵漁

訓王補闕惠翼莊廟宋丞泚贈別

學道三千春自言義和人軒蓋宛若夢雲松長相親偶將二公合復與三山鄰喜結海上契自為天外賓鸞翮我先鍛所戒成龍性君莫馴齊賢曰孔安國註堯典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說苑翟黃乘車戴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曰吾祿厚得此軒蓋繳摧翼也朴散不尚古時訛皆失眞勿踏荒溪波揭邱傑切去也來浩然津辭帶何辭楚桃源堪避秦世迫且離別心在期隱淪訓贈非炯誡永言銘佩紳齊賢曰陶潛桃花源記事見二卷袒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士贊曰楞嚴經曰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泪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已輪回是中自取流轉

贈李十二士嵩曰此詩乃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太白者附此

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白人

老金陵捉得酒仙人

訓崔侍御

廣陵不從萬乘遊陳卧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齊賢曰逸史章仇兼瓊鎮西川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每有紗帽黎杖四

人來飲酒至數斗積至十餘石即併還之其言愛說孫思邈或報章仇公公專令探之忽一日又來公遂潛往從者三四人公照至前躍出再拜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柴爐四枚在座前不復見矣時玄宗好道公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曰此太白酒星仙格絶高每遊人間飲酒處皆至尤樂蜀中

亂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亂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齊賢曰孫權治建鄴作石頭城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事見前高誘淮南子註曰陽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半道逢吳姬卷簾出卿榆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棹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爲之搖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飆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齊賢曰揶揄舉手相弄也

江上答崔宣城

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峯尋仙下西嶽陶令忽相逢問我將何事滿波歷幾重貂裘非季子鶴驚似王恭謬忝令晉王恭美姿儀嘗衣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士贊曰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峯蘇季子黑貂之裘敝燕昭王築臺師郭隗事並見前燕臺召而陪郭隗蹤水流知入海雲去或從龍樹繞蘆洲月山鳴鵲鎮鐘還期如可訪台嶺蔭長松齊賢曰陶潛為彭澤令探之忽一日又來公遂潛往此真神仙中人也

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 并序

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游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

余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若皎潔之雪也飲之可以長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變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盬顧慙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齊賢曰抱朴子曰千歲蝙蝠色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新序無鹽刺之醜女

訓裝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

君同鮑明遠邀彼休上人鼓琴亂白雪秋變江上春瑤草綠未衰攀翻寄情親相思兩不見流淚空盈巾　齊賢曰鮑照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楊州從事陽春白雪曲名也

張相公出鎮荆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

行至江夏與張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

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余答以此

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慙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鴻鵠復矯翼鳳凰憶故池榮樂一如此商山老紫芝　齊賢曰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其辭曰美人贈我錦綉緞何以報之青玉案商山四皓歌曰煜煜紫芝可以療饑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搥碎黃鶴樓

黃鶴高樓已搥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爲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調我驚春暉　齊賢曰黃鶴樓事見前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漢書嚴君平賣卜於城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門下簾而授老子遼東華表柱上有鶴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雖是人民非士贊曰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吏民咸稱神明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風

水無定準湍波或滯留憶昨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枉殺王子猷已陵定遥遠持贈解人憂齊賢曰石頭驛在金陵王逸註楚辭曰曲瓊玉鉤也平湖指洞庭士贊曰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枉殺王子猷是用子猷訪戴安道事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濟應運生夔龍開元掃氛翳太微廓金鏡端拱清遐裔輕塵集嵩嶽虛點聖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齊賢曰虹霓指太平公主肇哲后指玄宗郭氏曰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霓謂暗微者金鏡喻明道也白天寶初供奉翰林潛草詔誥紫泥詔見前士贊曰夔龍唐虞賢臣季康邊山序文曰人生天地間也若浮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名流讒惑英主心恩踈佞臣掛帆秋江上不為雲羅制山海向東傾百川無盡勢我於鴟夷子相去千餘歲運闊英達稀同風遥執袂士贊曰列子曰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源也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麗延引故鄉人風

義未淪替顧侯達語默權子識通蔽曾是無心雲俱爲此留滯雙淳易飄轉獨鶴思凌厲明晨去瀟湘共謁蒼梧帝齊賢曰通蔽通塞也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宣城五松山南陵銅坑西五六里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爲秋風摧紫蘭齊賢曰楊雄獻賦待詔承明廷事見前註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人兩君鮮來一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鑪歊虛驕切氣出貌九天赫如鑄鼎荊山前陶公矍鑠呵赤電回祿睢盱揚紫煙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齊賢曰商山綠商州楚辭註秀謂芝草東園公綺里季事見前諸葛亮至鄴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謝朓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唐志秋浦有銅有銀南陵舊有銅官治史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下杜預註曰同祿火神老子註曰睢睢盱盱跋扈之貌字林曰睢仰目盱張目也愛聽松風且高卧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崖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城章

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骭
髒不能就珪組至今空揚高蹈名 齊賢曰陽春曲名見前成都以江山明麗號爲錦城夫子工文絶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
彦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開
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
水深 齊賢曰謝尚邀彦伯事見前卷註士贊曰三峽流泉琴操名也

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訓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韓衆騎白鹿西往華山中玉女千餘人相隨在雲空見
我傳秘訣精誠與天通何意到陵陽遊目送飛鴻天子
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馭胡戎 齊賢曰列仙傳
韓衆齊人爲王採藥王不肯服衆自服之遂得仙後劉根字君安於華山見一人乘白鹿車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平筑之節皆年十五六餘再拜乞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答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里乃實子明釣得白龍放之處 時泰鉏鮮繡衣脫身若飛蓬鸞鳳
翻羽翼啄粟坐樊籠海鷗一笑之思歸向遼東黃山過
石柱巉罕上攢叢因巢翠玉樹忽見浮丘公又引王子
喬吹笙舞松風朗咏紫霞篇請開藥珠宮步綱繞碧落
倚樹招青童何日可攜手遺形入無窮 齊賢曰黃山隸宣州黃帝與浮丘公遊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公仙壇峯嵑高峻貌士贊曰紫霞篇即黃庭內景經也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宸君閒居藥珠作七言散化五形變萬神是爲黃庭曰內篇詠之萬遍升三天秘要經云仙宮中有寥陽之殿藥珠之闕翠英之房道君在中而說經綱罡氣也即禹步交乾履斗之法道書老君於東極碧落之天浮黎之國書則文於青空之林成紫字之文復投青童天君靈書紫文修行二十四字

訓崔十五見招

爾有烏跡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
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 齊賢曰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南州有琴溪即琴高控鯉之處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士贊曰按此篇造語叙事錯亂顛倒絶無倫次董龍一事尤爲可笑決非太白之作乃先儒所謂五季間學太白者所爲耳具眼者自能別之今釐而置諸卷末

昨夜吳中雪子獻佳興發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
流孤月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
夜霜白玉牀金井水崢嶸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

萬古情齊賢曰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事見前西京雜記太極殿前有金井欄士贊曰詩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曰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續也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齊賢曰左傳季邰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唐哥舒翰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築神威軍青海上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克之遂以功加特進魚目亦笑我請一作謂與明月同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折楊皇華合流俗晉君聽琴枉清角已人誰肯和陽春楚地由來賤奇璞旅蠅貝錦喧謗聲齊賢曰韓非子曰晉平公問師曠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寡人願聽之師曠不得已鼓之一奏有玄雲從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幃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思疎媒勞志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劒柱阿諛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齊賢曰曾參殺人事見前士贊曰晉載記苻生司空王墮剛峻疾惡生嬖人董榮亂政墮疾之如仇畧不與言或曰董尚書貴幸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慙恨對勸生誅墮臨刑榮曰公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此之龍榮小字東漢書禰衡氣尚剛傲建安初來遊許下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咸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平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君不見李北海英

兩書並行李嶠張廷珪薦之召拜左拾遺玄宗即位爲陳州刺史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臣與邕平生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願代邕死疏奏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討賊有功徙澧州司馬後歷淄滑二州刺史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因上計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出爲北海太守天寶中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温使引邕詔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天下稱李北海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裴尚書未詳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十九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遊宴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襄陽

朝涉白水源暫與人俗疎島嶼佳境色江天涵清虛目送去海雲心閒遊川魚長歌盡落日乘月歸田廬 齊賢曰隨州西北二百里曰棗陽縣有春陵故城在縣東漢元帝時春陵侯以其國地卑濕因割蔡陽之白水上唐二鄉為春陵侯邑

遊南陽清泠泉

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 齊賢曰薛綜注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單父東樓觀妓 魯中作

鴈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單父東樓觀妓

東魯門汎舟二首

水作青龍盤石堤桃花夾岸魯門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溪 士贇曰王子猷雪夜訪戴事見前卷剡溪見前

其二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齊賢曰王子猷雪夜訪戴事見前卷

傾暉速短炬走海無停川冀餐圓丘草欲以還頹年此事不可得徵生若浮烟 齊賢曰抱朴子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告

之佩雄黃而駿發跨名駒雕亏控鳴弦鷹豪詹草白狐衆蛇皆去

兎多肥鮮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一掃四野空喧呼

鞍馬前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出舞兩美人飄飄若

雲仙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齊賢曰毛詩箋云駿疾也

遊太山六首

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

跡遶碧峯于今滿青苔飛流洒絶巘水急松聲哀北眺

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齊賢曰玄宗開

元十三年有事泰山其登山也為大次及中道休三刻而後升即御道也神仙傳八公與劉安登山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唐貞觀中長公弼與華陰雲臺觀劉法師在蓮花峯東隅至二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潺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以指叩石壁遂劃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士贊曰六龍是用周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事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

世何悠哉齊賢曰漢志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

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牕

其二

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迹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悶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齊賢曰拾遺記老聃其瞳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漢書謂之科斗書尚書序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士贊曰葛洪神仙傳漢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帝驚問為誰曰我山中衛叔卿也

其三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攬八極目盡長空閒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齊賢曰泰山東南名日觀雞一鳴時日始出長三丈許士贊曰黃河西來見前卷陶隱居真誥云青童大君曰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氣沉吟墮九泉坐惜形骸棄

其四

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

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
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
死藥高飛向蓬瀛齊賢曰魏文帝詩服之四五日身體
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降於
臺中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海色日出之光也

其五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千
峯爭攢聚萬壑絶凌歷緬彼鶴上仙去無雲中跡長松
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
安期於此鍊玉液齊賢曰安期生事見前

其六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關獨抱緑綺琴夜行青山間山
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峯處處笙歌發寂靜
娛清暉玉真連翠微想像鸞鳳舞飄颻龍虎衣捫天摘
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晨坐相
失但見五雲飛齊賢曰樂書緑綺相如蔡琰之琴名也
北史崔浩傳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七失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漢也乃與一石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今在成都嚴貞觀君平故宅

秋夜與劉碭山泛宴喜亭池

明宰試舟楫張燈宴華池文招梁苑客歌動郢中兒月
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令人欲泛海只待長風吹齊賢曰唐
志宋州睢陽郡碭山縣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大治宮室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客有歌
於郢中及謝安與孫綽等泛海事見前風土記南中六
月有東南長風俗云黃雀長風時海魚變為黃雀因名
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
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緑酒強歌心
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

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
桃園東齊賢曰棲霞山在單父縣漢梁孝王苑中有雁池幽詩有鳴鵠鵝注黃鵠也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吳中

挂席凌蓬丘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
竺森在眼松門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
隔遥海當軒寫歸流詩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齊賢曰漢儀天

子六馬諸侯五馬錢塘寺天竺最盛山有二門南北相望而上下兩天竺寺自西湖入天竺寺路夾道皆古松其地名曰九里松靈隱天竺同在一處皆由松門而進圖經杭州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遠寺峯南北至峯前合為一澗

同友人舟行

楚臣傷江楓謝客拾海月懷沙去蕭湘挂席泛溟渤寂寥訪前跡獨往造窮髮古人不可攀去若浮雲沒齊賢曰宋玉招魂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注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恵而身放棄不如楓木得所也屈原作懷沙賦事見前士贊曰司馬彪曰窮髮者北極之下無毛之地地理書以草為髮願言舞倒景從此鍊真骨華頂窺絶溟蓬壺望超忽不知青春度但怪緑芳歇空持釣鰲心從此謝魏闕士贊曰倒景絶溟事並見前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長安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緑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歓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齊賢曰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在長安之南爾雅曰山未及上曰翠微

邯鄲南亭觀妓 燕趙

歌鼓一妓作 燕趙兒魏姝弄鳴絲粉色艷日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顧美人請歌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度曲緑雲垂

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座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為後代悲齊賢曰詩箋云妹美好之子樂書唐惟有清樂箏十二絃彈之者善度曲事見前士贊曰尚書序注曰科斗虫名蝦蟆子

春日遊羅敷潭

行歌入谷口路盡無人蹟攀崖度絕壑弄水尋迴溪雲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淹留未盡興日落羣峯西齊賢曰左傳注躋升也

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

裴公有仙標抜俗數千丈澹蕩滄洲雲飄颻紫霞想剖竹商洛間政成心已閑蕭條出世表冥寂閉玄關士贊曰黃庭內景玉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註云紫霞之宮一名紫瓊宮王簡栖頭陀寺碑曰玄關幽鍵感而遂通我來屬芳節解榻時相悅褰帷對雲峯揚袂指松雪暫出東城邊遂遊西巖前橫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尋幽殊未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饒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駕歸去來露華生翠苔淹留惜將晚復聽清猿哀清猿斷人腸

遊子思故鄉明發首東路此歡扈可忘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齊州

初謂鵲山近寧知湖水遥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橈齊賢曰唐齊州濟南郡治歷城縣子猷訪戴事見前

其二

湖闊數千里湖光搖碧山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齊賢曰郭太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太白以方李膺

其三

水入北湖去舟從南浦回遥看鵲山轉却似送人來齊賢曰南浦在鵲湖之南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金陵

昔聞顏光禄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邀與詩人俱齊賢曰丹陽郡圖經樂遊苑晉時築圃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漢高祖過沛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清風一作颸

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景蛾眉級明珠新絃採一作來　梨園古舞嬌吳歈曲度繞雲清　漢聽者皆歡娛齊賢曰北山移文鍾山之英即今建康蔣山也士賛曰唐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新而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百人教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雞棲何嘈江一作　嘈沿月沸笙竽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一作盛時當作樂無令後賢吁齊賢曰月令仲夏調笙竽金陵六朝之故都晉灼曰樵取薪蘇取草士賛曰嘈嘈衆聲也末句意蓋自國風山有樞中來也

宴鄭參卿山池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歌聲送落日舞影迴清池今夕不盡杯留歡更邀誰

遊謝氏山亭

淪老卧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閒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遥欣稚子迎

把酒問月　故人賈淳令予問之

青天有月来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緑烟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来寧知曉向雲間没白兎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同族姪評事黔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遠公愛康樂為我開禪關蕭然松石下何異清涼山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閒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間齊賢曰乾封二年宣律師在長安城南淨業寺脩道忽有一大人来至彼自言姓王名璠因問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説法經中明文曰文殊久住婆娑世界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帥隨緣利見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代州西五臺縣清涼府今五臺山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茂色類不同人移花栽別處皆不生惟在園内方得久榮或曰漢明所植或曰魏孝文栽植

其二

客来花雨際秋水落金池片石寒青錦疎楊挂緑絲高
僧拂玉柄童子獻霜梨惜去愛佳景烟蘿欲暝時齊賢曰金陵雨花臺梁武時有僧講經於此天雨寶花此臺在長干山之頭後漢驃國王居此二池以金為堤舟楫皆飾
金
寶

金陵鳳凰臺置酒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
問徃昔時鳳凰為誰来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
越義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東風吹

山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緑苔置酒勿復
道歌鐘但相催齊賢曰鳳凰臺在金陵宋元嘉中王顗見異鳥集於山時謂鳳凰遂起臺於山義軒伏羲軒轅也列子注云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黄帝之相六帝吳晉宋齊梁陳也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 秋浦

披君一作我貂襜愉對君白玉壺雪花酒上滅頓覺夜寒
無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窻竹越鳥起相呼
持此足為樂何煩笙與竽齊賢曰説文直裾謂之襜愉唐郴州桂陽多缺異云鷓鴣嶺南偏多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多對啼自呼杜薄州

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桃潭在秋浦桃湖陂下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我
来憩秋浦三入桃陂源千峯照積雪萬壑盡啼猿與
謝公文因周子論齊賢曰謝康樂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兩邊石壁右邊石岩下臨澗水秋浦見前卷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

掃屋去落葉席月開清樽溪當

大樓南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此中得
佳境可以絶囂喧清夜方歸来酣歌出平原別後經此
地為余謝蘭孫齊賢曰大樓山名

遊秋浦白笥陂二首

何處夜行好月明白笥陂山光搖積雪猿影挂寒枝但
恐佳景晚小令歸棹移人来有清興及此有音又相思

其二

白笥夜長嘯爽然溪谷寒魚龍動陂水處處生波瀾天
借一明月飛来碧雲端故鄉不可見腸斷正西看

宴陶家亭子 尋陽

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緑

水歲春日青軒祕晚霞若聞絃管妙金谷不能誇齊賢曰照臨言池水之清照人如見肝膽晉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永王軍中

搖曳帆在空清流一作川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為劒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齊賢曰謝玄暉有鼓吹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士贇曰白玉童言其童之顏如白玉也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聞一作香閣蓮舟颺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齊賢曰說文紺深青色齊景公造蓮舟令宮人綵女撐之以颺名競渡亦名花競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必醉而退曾不吝情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　并序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與此山俱齊賢曰漢陽本沔州武德四年以沔陽郡之漢陽漢川二縣置武昌在鄂州五百三十里孫權故都羊祜鎮襄陽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嘗慨然嘆息謂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如我與卿等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齊賢曰嵇康與山濤阮籍兄子咸王戎向秀劉伶為竹林之遊世謂竹林七賢咸字仲容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

知絃歌酣宴而已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士贊曰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

其二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閒不去爭拂酒筵飛齊賢曰楚詞注橈小楫也方言曰楫謂之橈或謂之棹

其三

剡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齊賢曰君山在洞庭東距巴陵四十里登岳陽樓望之橫陳其前君山之後乃大湖渺茫無際直抵沅澧鼎三州

夜泛洞庭尋裴侍郎清酌

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泛巴陵西過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抱琴出深竹為我彈鵾雞曲盡酒亦傾北窻醉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齊賢曰湘水巴陵事見前丹梯山名鵾雞曲名古琵琶絃用鵾雞筋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齊賢曰峴江從西來至岳陽樓前與洞庭之水合而東行潭州長沙郡在洞庭上流三百餘里河圖玉版曰堯之二女為舜妃死葬於此塚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士贊曰此時賈至貶岳州司馬與白均是逐臣避讒而為洞庭之遊作詩也亦屈原瞻顧宗國繫心懷王之意乎時帝在西京故曰西望也楚江分者有秦楚之隅也水盡南天不見雲者猶晉明帝所謂舉目只見日不見長安之義雲之如日望之如雲之義亦謂南天隅遠西望吾君不可得而見也日落長沙秋色遠者謂晚景而遺未造之時也遠者日以疎遠也不知何處弔湘君者蓋舜之葬也二妃不得從焉是又即湘君之事而重感明皇王后楊妃之事故曰不知何處也寄興深遠無非愛君憂國之意而全不著迹其得國風之體歟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此之謂矣

其二

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其三

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齊賢曰後漢郭泰歸鄉李膺送之同舟而濟衣冠望之若神仙元禮李膺字也士贊曰賈生洛陽之才子按唐書本傳賈至字幼鄰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至德後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太白故以賈生比之也此詩雖遊賞之作然末句隱然有瞻顧宗國繫心君王之意其

視前輩所評杜甫之詩一飯不忘君者夫何慊之有哉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紵不知霜露入秋衣 齊賢曰白紵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蓋吳音呼紵為緒當塗有白苧亭宋武帝與羣臣會於此為白苧之歌

其五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齊賢曰帝子堯女舜妃也青草湖在金沙堆上堆下即洞庭君山居洞庭東正對岳陽自瀟湘來望之如脩眉見於鏡中

楚江黃龍磯南宴楊執戟治樓 荊楚歲事見二卷

五月入五洲碧山對青樓故人楊執戟春賞楚江流一見波漂月三杯歌棹謳桂枝攀不盡他日更相求 士贇曰執齊賢曰唐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屬宣州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義安為銅官治利國山有銅有鉄

銅官山醉後絕句 宣城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齊賢曰唐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屬宣州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義安為銅官治利國山有銅有鉄

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

安石泛溟渤獨嘯長風還逸韻動海上高情出人間靈異可並跡澹然與世閒 齊賢曰世說謝安石與孫興公泛海吟笑事見前我來五松下置酒窮晻攀徵古絕遺老因名五松山五松山何清幽勝境美沃州蕭颯鳴洞壑終年風雨秋響入百泉去聽如三峽流剪竹掃天花且從傲吏遊龍堂若可憩吾欲掃精脩 齊賢曰高僧傳支遁投跡剡山於沃州東嶺立寺行道晚移石城山有精舍在南陵銅井西五里

宣城青溪一云入清溪山

青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嘆息 齊賢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

乘君素舸泛涇西宛似雲門對若溪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遊入會稽 齊賢曰唐宣州涇縣以涇溪而名若耶溪雲門在越州會稽縣南

遊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西寺雲錦照東郭清湍鳴迴溪綠水繞飛閣凉風日瀟洒幽客時憩泊五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夢岸筍開新籜吟翫豈終日此極凉之形容也人秀逸韻宏寥廓何當一来遊愜我雪山諾士贊曰五月思貂裘

九日登山

淵明歸去来不與世相逐為無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菊齊賢曰陶潛賦歸去来事見前刺史王弘欲識潛往廬山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作也續晉陽秋曰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望見白衣人來乃刺史王弘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我来不得意虛過重陽時題輿何俊發遂結城南期築土接譽山俯臨宛水湄胡人吐玉笛越女彈霜絲自作英王曹斯樂不可窺赤鯉湧琴高白龜道永夷靈僊如彷彿莫醉遥相知齊賢曰霜絲白絲也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候我於水旁祠屋果乘赤鯉来出祠中留月餘復入水去九域志宣州琴溪即琴高控鯉之地山海經從極之川水夷人常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水夷也古来登高人今復幾人在滄洲違宿諾明日猶可待連山似驚波合沓出溟海揚袂揮四座酩酊安所知齊歌送清揚起舞亂參差賓隨落葉散帽逐秋風吹別後登此臺願言長相思齊賢曰孟嘉為桓温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嘉醉有風吹落帽而不知

九日

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攜壺酌流霞蹇音蹇菊泛寒榮地遠松石古風揚絃管清窺觴照歡顏獨笑還自傾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齊賢曰孟嘉為桓温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嘉醉有風吹落帽而不知攀抜取也説文

九日龍山飲當塗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齊賢曰九域志太平州治當塗有龍山即桓温九月九日登此置酒風吹孟嘉帽落處士龐德公贊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華

九月十日即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更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化城若化出金牓天宮開疑是海上雲飛空結樓臺升
公湖上一作山秀粲然有辯才濟人不利已立俗無嫌猜
了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閑居清風亭左右清風來當
暑陰廣殿太陽為徘徊齊賢曰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
之國有化人來謁王同遊王執
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踰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
以琅玉出雲雨之上王實以射城中刋本脫約之二
之所居普志海旁層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升公化
城寺僧也士瞻曰維摩詰經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
詰言菩薩觀衆生如智者見水中
月實積倡曰日淨脩廣如青蓮
彫梅飛文何灑落萬象為之摧季父擁鳴琴德聲布雲
雷雖遊道林室亦舉陶潛杯清樂動諸天長松自吟哀
留歡若可盡劫石乃成灰齊賢曰當塗宰李陽冰乃太
白之叔為季父士贇曰高僧
傳云世界終盡劫火
洞燒此灰是也
竺法蘭傳云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
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漢竺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

謹案卷十九第二頁前三行汶水出萊蕪西入濟
刋本蕪訛州據漢書地理志改
第二頁前六行約之矢以射城中刋本脫約之二
字據史記魯仲連傳增
第二頁前七行歸而言魯連欲爵之刋本而訛每
據史記魯仲連傳改
第四頁前一行秋水時至刋本時訛渚據莊子秋水
篇改
第四頁後六行贈李十二左司郎中崔宗之案此係
崔宗之贈太白詩因下載太白酬詩故先記此刋
本將詩頂格寫與本集詩混今改低一格以別之
第五頁前二行記月令立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
露降案此係逸周書月令篇文唐明皇命李吉
甫等修月令仍用之非禮記原本此引作記蓋
仍唐石經之誤
第五頁前八行時時著書刋本下時字訛已又為

一卷書曰刊本脱曰字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改
增
第六頁後八行屢忝白雲唱刊本忝字缺據全唐
詩補
第七頁前一行蕭何造麒麟閣以藏秘書處賢才
刊本脱何字處字據漢書顔師古注引宫閣疏
增
第七頁後三行得心自虚妙刊本虚訛非據全唐

詩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我是瀟湘放逐臣刊本此詩頂
格寫今改正
第十二頁後五行秦客為之搖刊本客訛君搖訛
謳並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庚續也刊本脱庚字據詩毛傳增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時許都新建刊本時訛是據後漢書改
卷二十第五頁後七行緑綺相如蔡琰之琴名也
刊本緑綺二字訛在之字下今改
第六頁後八行疊嶂隔遥海刊本海訛響又詩成
傲雲月刊本詩訛轉並據全唐詩改
第七頁前一行南北相望刊本望訛名今改
第八頁後二行武帝太初元年置建章營騎刊本
初訛白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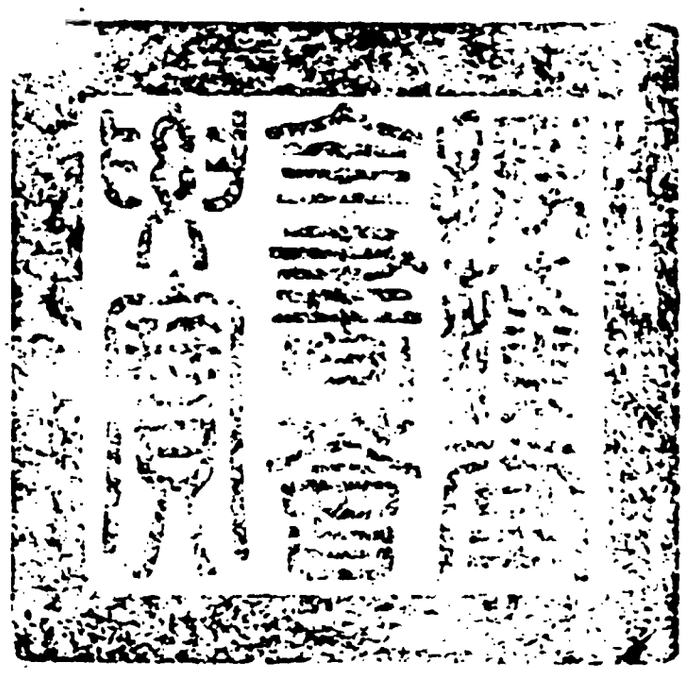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三行初謂鵲山近刊本山訛橋據全唐
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留歡更邀誰刊本誰訛詩據全
唐詩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四時發茂刊本茂訛將今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我來憩秋浦刊本憩訛源據文
苑英華及全唐詩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刊本脱

入字口字據文選李善注增

第十六頁後四行必與此山俱傳刊本脱傳字據晉書羊祜傳增

第十七頁前七行醉殺洞庭秋刊本殺訛後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續晉陽秋曰刊本脱續字考藝文類聚引此文作續晉陽秋今據增又即便就酌刊本酌下衍取字據藝文類聚刪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澍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　炳
謄録監生臣陸肇脩

欽定四庫全書卷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一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倫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登覽

登錦城散花樓 蜀中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窻夾綉戸珠箔懸銀鉤飛梯緑雲中極目散我憂一作愁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

齊賢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散花樓在摩訶池上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註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士贇曰三秦記明光宮皆珠璣為簾箔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遊齊賢曰錦官城

登峨眉山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絶怪安可悉青冥倚天闕彩錯疑畫出泠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顔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齊賢曰峨眉縣在嘉

州西九十里唐析嘉州置眉州大峨之中有普賢閣背倚白崖峯餘十七峯共環之有茂真尊者舊庵在峯下真傍一峯號呼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真與孫嘗相呼而應故名大峨之巔一名勝峯山佛書以為普賢大士所居西王母出紫錦囊隱地八街經授茅君事見前郡國志吳孫皓時滕脩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來迎

大庭庫 魯中

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煙我來尋梓慎觀化入寥天古木朔氣多松風如五絃帝圖終冥沒歎息滿山川齊賢曰杜預左傳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昭公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二十一 二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迴向一作出高城隅置酒望白雲商一作高飆起寒梧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水色淥且明一作清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天台曉望 吳中

天台鄰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憑

杜陵絶句　長安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　齊賢曰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

登太白峯　陝西

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願乘泠風去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　齊賢曰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鬼谷子於此授蘇秦佐國之術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西因號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立宗立立元廟夢神人曰太白北谷有玉石可琢取之紫氣見處是也使求得之琢為象高二丈士贊曰毛詩註曰山西曰夕陽

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　燕趙

我把兩赤羽來遊燕趙間天狼正可射感激無時閑觀兵洪波臺倚劒望玉關請纓不繫越且向燕然山風引龍虎旗歌鐘昔追攀擊筑落高月投壺破愁顏遙知百戰勝定掃鬼方還　齊賢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晉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剽掠弧星在狼東南主備盜賊常向於狼終軍字子雲南越與漢和親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南屬天子大說竇憲遣閻盤等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於是八十一部率衆降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樂書筑類其頸細其肩圖以竹擊之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鬼方國名

登新平樓　陝西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

詣老君廟　梁宋

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草合人跡斷塵濃鳥跡深流沙丹竈滅關路紫煙沈獨傷千載後空餘松柏林　齊賢曰關令尹喜望紫氣知老子入關與俱之流沙事詳見前卷士贊曰唐祖老子故自稱為先君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淮南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刹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瓊簾度霞連綉栱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浴梧楸白霜摧橘柚黃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齊賢曰鑑交州浮海而至多火珠大者如雞卵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金陵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石軍王羲之同登

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也

晉室昔橫潰永嘉逐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鬬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戲中原 齊賢曰晉永嘉五胡亂華元帝南渡事見前光武紀四夷雲集龍鬬野史記匈奴天之驕子 哲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 一作投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一作至今古城隅 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絶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 齊賢曰哲匠指謝安也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西秦苻堅也堅四百萬之衆伐晉以吾之衆投鞭於河足斷其流謝安在東山人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至此果能慰蒼生也治城在建康右軍羲之也士贊曰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高標高枝也梧桐識嘉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長一作嘯武陵源 齊賢曰白鷺洲在金陵城下秦淮之外青龍舊龍之宿角亢氐房心尾冀也秦離詩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武陵源在今常德府

登瓦官閣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吟一作吹風箏香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閭閻字樓識鳳凰名雷作此因建鳳凰臺有鳳凰樓百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 齊賢曰瓦官閣事見前卷雨花臺在長干梁武時有僧講經於此天雨寶花霸氣六朝也吳有閭閻門宗元嘉有異鳥來集于

登梅岡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

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羣峯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滅時遷大運去龍虎勢休歇 齊賢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此借以喻山之形也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 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吾宗挺禪伯特秀鸞鳳骨一作吾宗道門秀特異鸞鳳骨衆星羅青天明者獨有月冥居順生理草木不翦伐煙窻引蕃薇石壁老野巖吳風謝安屐白足傲履襪 齊賢曰傅玄之光晉書謝玄等既破苻堅驛書

至安喜遞內過戶閾不覺屐齒之折釋曇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汙時稱白足和尚幾宿一下山一作下山來蕭然忘千謁談經演金偈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佳遊不可得春風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齊賢曰宋元嘉中王觀見異鳥集于山時謂鳳凰遂起臺於山孫攽始郡建鄴元帝南渡號為東晉三山及白鷺洲事見前士贊曰此詩因懷古而動懷君之思予抑亦自傷讒廢望帝鄉而不見乃觸境而生愁予太白之志亦可哀也

望廬山瀑布水二首　尋陽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歘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一作銀河落半灑雲天裏一作半瀉金潭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一作山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無論漱瓊液還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云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若煙梁昭明太子之居棲隱也唐玄宗始號開先山南山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劒峯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為開先之瀑布深水會也

其二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半天一本題云望廬山香爐峯瀑布日廬山上舉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煙下兩句同齊賢曰蘇東坡志林僕初入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徐凝和李白詩不覺失笑問先寺主求詩為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登廬山五老峯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齊賢曰潯陽記山北有五峯於廬山最為峻極其形如河中屬縣前五老之形故名

江上望皖公山　宿松

奇峯出奇雲秀木含秀氣清宴皖公山巉絕稱人意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但愛茲嶺高何由討靈異默默遙相許欲往心莫遂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齊賢曰唐舒州

同安郡治懷寧縣武德五年析置皖陽有皖山宿松縣武德四年廢九域志宿松在舒州西南百八十里僧棲大師以白衣謁二祖既得法隱于皖公山今墓在山谷寺後

望黃鶴樓江夏岳陽

東望黃鶴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雲中峯倚紅日巖巒行穹跨峯嶂亦冥密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金竈生煙埃玉潭祕清謐地古遺草木庭寒老芝朮蓑笠蹉攀躋因欲保閒逸觀奇偏諸嶽茲嶺不可匹結心寄青松永悟客情畢士瞻曰相如傳洞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曜列仙傳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青松喻真性也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齊賢曰鸚鵡洲在郢州江中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九月天氣清登高無秋雲造化關川嶽了然楚漢分長風鼓橫波合沓戲龍文憶昔傳遊豫樓船壯橫汾今茲討鯨鯢旌旆何繽紛白羽落酒樽洞庭羅三軍黃花不掇手戰鼓遙相聞劒舞轉頹陽當時日停曛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握齱初角切東籬下淵明不足聞齊賢曰華容縣故軍于洞庭以為長沙鄂岳之蔽士瞻曰淮南子廣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劒指日日還不落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此言淵明不足聞者蓋用武之時儒士必為所輕太白其以淵明自況乎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淥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瞻光惜頹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齊賢曰案宇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長沙雲夢郢人白雪越女採蓮事見前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樓觀岳陽盡川迴洞庭開鴈引愁心去一作鴈別秋江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

衡嶽有闌士五峯秀真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洒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明朝落天鏡香閣淩銀闕登眺飡惠風新花期啓發齊賢曰寶積經云有風輪名清涼能使一雲普覆三千大千世界士贊曰真骨事見前卷

與賈至舍人於龍興寺翦落梧桐枝望潕湖翦落青梧枝潕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水閒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齊賢曰郡國志夏潦奔注則溢為此湖冬則涸為平野

挂席江上待月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鉤素華雖可攬清景不同遊耿耿金波裏空瞻鵲鵲樓齊賢曰漢書注鵲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士贊曰按此詩亦見在江海心存魏闕之意尤讀者忽之使白心不白於後世惜哉

金陵望漢江

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

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齊賢曰江南六帝吳晉宋齊梁陳通典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仕公子為大鈞釣魚事見前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宣城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齊賢曰謝公謝朓也

望天門山當塗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齊賢曰輿地志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謂之天門

望木瓜山

早起見日出暮見棲鳥還客心自酸楚況對木瓜山齊賢曰木瓜河起六合縣通天長縣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送客謝亭北逢君縱酒還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迴鞭指長安西日落秦關帝鄉三千里杳在碧雲間齊賢曰謝

亭謝朓再也秦關謂函谷壠坻二關也士贊曰帝鄉指京師也按白此詩其亦身在江海心在魏闕之意乎食息不忘君豈特杜甫為然近今最百載未有發明之者惜哉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窻落敬亭雲猨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閒隨白鷗去沙上自為羣齊賢曰宛溪敬亭山皆隸宣城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哼吸八千人橫行起江東喑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成功按劒清八極歸酣歌大風齊賢曰史記高帝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走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史記項羽重瞳子漢書項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高祖被酒夜徑澤中行前者還報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蛇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忽不見關中言東自函谷西至隴坻兩關相去千里皆秦地故曰關中兩龍羽與高祖也漢志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為主故容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高祖擧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爭有古跡壁壘頹層穹猛虎吟洞壑飢鷹鳴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蚩阮嗣宗齊賢曰漢四年破楚大司馬曹咎於成皐汜上羽乃引兵還相與臨廣武之間漢軍廣武相守為高俎置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羽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鬬力晉阮嗣宗嘗登廣武見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太白謂籍沈湎于酒狂言妄吁如蚩蚩之氓不足據也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二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行役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安州荆楚記云有玉女乘車投此泉

神女殁幽境湯池流大川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地底爍朱火沙傍歊氣盛素煙沸珠躍明月皎鏡涵空天 齊賢曰安州應城縣西南八十里有玉女池子虛賦楚有七澤

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 齊賢曰吳王夫差與西施姑蘇越王句踐與范蠡文種會

全濯濯氣清泚晞髮弄潺湲散下楚王國分澆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窮偏獨隨朝宗水赴水輸微涓 齊賢曰楚都郢今江陵府驪山有温泉明皇幸焉則玉女湯亦可奉巡幸也惜乎出於窮僻之地徒與江漢朝宗于海耳士贇曰此雖紀詠詩然寄興則謂士不幸居僻遠之鄉雖抱王佐之才而無由自進身在江海心存魏闕而已悲夫

之廣陵宿常二南郭幽居 淮南

恬然但覺心緒閒數人不知幾甲子昨夜猶帶冰霜顏
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識所在別君莫道不盡歡
懸知樂客遥相待

齊賢曰南史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上表辭禄止于茅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帝早與遊即位後書問不絶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重之人謂為山中宰相年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仲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記識貞白先生

石門流水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雞豕就中仍見繁桑麻脩然遠與世事間裝鸞駕鶴又復遠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産挹君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知悵別心易若向暮春風楊柳絲

齊賢曰石門及桃源事見前七賢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士皆曰史陶朱公治產致千金子孫修其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齊賢曰唐沂州承縣本蘭陵武德四年以縣置鄫州更名承別置蘭陵鄫城二縣貞觀元年州廢省蘭陵鄫城以承屬沂州本草鬱金苗似姜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嶺南亦有實似小荳蔻後漢夜牢國出琥珀注云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茯苓千年為琥珀

太原早秋　并州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齊賢曰南史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文鸎鵾鵊鳴則衆芳歇毛詩云七月流火唐晉州有臨汾汾西二縣太原府治晉陽士贊曰後漢律歷志自亢八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

奔亡道中五首　江東

蘇武天山上田橫海島邊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齊賢曰蘇武使匈奴不降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有天山漢書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海

居島中

其二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歸愁容變海色短服改胡衣

齊賢曰後漢書崔駰字亭伯為竇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駰以遠去不之官而歸前漢書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於天山使李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出居延北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陵既至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且引且戰八日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遂降匈奴

其三

談笑三軍却交游七貴踈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士贊曰談笑却秦軍及魯仲連為書射聊城中遺燕將事並見前）

其四

函谷如王關幾時可生還洛陽為易水嵩嶽是燕山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士贊曰班起顏生入王門關易水燕山及申包胥走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求兵救楚事見前）

其五

淼淼望湖水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江西歌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齊賢曰子規見前）

郢門秋懷（荊州江夏岳陽）

郢門一為客巴月三成弦朔風正搖落行子愁歸旋杳杳山外日茫茫江上天人迷洞庭水鴈度瀟湘煙清曠千年百齡何蕩漾萬化相推遷空謁蒼梧帝徒尋溟海仙已聞蓬海淺豈見三桃圓倚劒增浩歎捫襟還自憐終當遊五湖濯足滄浪泉（齊賢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有巴山通典江陵縣有楚渚宮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洲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

上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
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齊賢曰巫山縣圖經巫山一峰直上百里非午夜不見日月江行仿佛九峯之後不見巴江黃牛峽在峽州高崖間有石如牛黑牛背

壁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邊步巫山巔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雲外倚穹石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煙却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齊賢曰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鬼門關隔山即瞿塘峽上有瞿塘闕下瞰灩澦堆其東小路數百步絕處即白帝祠旁有三峽堂臨瞿塘峽口自此半日至夔州士贊曰張揖曰穹石大石也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周遊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暝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響啾啾辭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齊賢曰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一作白帝下江陵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一作須臾過却萬重山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後為先主屯戍之地改名永安夔州陸路至江陵府九百四十五里

秋下荊門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為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齊賢曰唐荊門縣隸江陵府荊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在荊門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晉張翰思鱸魚事見前剡縣隸會稽多名山水

江行寄遠

刳木出吳楚危檣百餘尺疾風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別時酒猶在已為異鄉客思君不可得愁見江水碧齊賢曰易繫辭刳木為舟說文檣邪研木士贊曰史記張騫乘槎乃刳全木為之至今沅湘中有此名為胴艙船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宣州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齊賢曰楊

悼書曰田家作苦子
盧賦注彫胡菰菜也

下涇縣陵陽溪至澁灘

澁灘鳴嘈嘈兩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側足不容舠漁
子與舟人撐折萬張篙齊賢曰
船曰舠

下陵陽沿高溪三門六刺灘

三門橫峻灘六刺走波瀾石驚虎伏起水狀龍蟠盤何
愁七里瀨使我欲垂竿齊賢曰甘州記桐廬有七
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

昨夜誰為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龍驚不敢水中卧
猿嘯時聞巖下音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却罷松間琴
朝來果是滄洲逸酤酒醍盤飯霜栗半酣更發江海聲
客愁頓向杯中失

宿鰕湖

雞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提
攜採鉛客結荷水邊沐半夜四天開星河爛人目明晨
大樓去岡隴多屈伏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齊賢曰說文鈔

黑錫大樓
錄宣城

懷古

西施吳越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羅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
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閒皓齒信難開沈吟碧雲間句踐
徵絶豔揚蛾入吳闕提攜館娃宮杳眇詎可攀一破夫
差國千秋竟不還齊賢曰句踐以西施獻吳王事見前
卷士贊曰苧羅山在諸暨縣南五里
靈巖山在蘇州城西二十里又名硯石山吳王之別
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洞山頂之屬

王右軍

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
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齊賢曰王
義之為右軍將軍會稽長史庾亮臨薨
上疏稱義之清真有鑒裁愛惜事見前

上元夫人

上元誰夫人偏得我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
披青毛錦易著赤霜袍手把紫蘭花時時嗅清香
兩目笑忽然隨風飄齊賢曰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道
君弟子也亦玄古以來得道總統

員籍亞於龜臺金母事已詳見前卷嬴女秦穆公女弄玉也喜吹簫作鳳鳴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齊賢曰吳王夫差都蘇州有桂苑姑蘇臺春宵宮海靈館館娃閣以宮妓千人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

越中覽古

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鷓鴣飛齊賢曰史記越句踐四年伐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復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曰謀之二十二年一旦棄之可乎乃益進兵吳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鷓鴣見前

商山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雲間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胷臆宵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齊賢曰陳留志韋便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避秦入商山是為四皓後訛高祖太子得不易事並見四卷雒書曰秦失金鏡喻明道也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北辰最高者又云心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星為庶子說文宬屈朔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璞曰雄曰虹謂陽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以喻戚夫人也

過四皓墓

我行至商洛幽獨訪神仙園綺復安在雲蘿尚宛然荒涼千古跡蕪沒四墳連伊昔鍾金鼎何年閉玉泉隴寒惟有月松古漸無煙木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紫芝高詠罷青史舊名傳今日併如此哀哉信可憐齊賢曰唐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四皓事見前說文魅老物精也

峴山懷古

訪古登峴首憑高眺襄中天清遠峯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見遊女醉酒懷山公感歎發秋興長松鳴夜風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鄭交甫弄珠山公簡事見前

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

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絶渴飲月窟氷飢餐天上雪東還
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泣成血齊賢曰天漢元
年且鞮侯單于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
嘉其義乃遣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
于單于使衛律召降武受辭舉劒擬之武不動單于乃
幽武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
羝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明年李陵降乃
使陵至海上說之武曰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陵曰嗟夫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與武決
去後昭帝即位數年與匈奴和親求武等謂單于言天
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
驚謝有之於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何以過陵起舞歌曰徑
萬里分度沙漠為君將分奮匈奴路窮絶分天山摧士
衆滅分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單于召會
武官屬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十九歲李陵與蘇武卿
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曰
此少卿所以仰天搤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 淮泗

子房未虎嘯破産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
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
圮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
人去蕭條徐泗空 齊賢曰張良事見前卷

金陵三首

晉家南渡日此地舊 一作即長安地即帝王宅山為龍虎
盤 一作碧宇樓臺滿青山龍虎盤金陵空壯觀天塹 一作江塞淨波瀾醉客
回橈去吳歌且自歡 一作南渡即帝位都于建康諸葛亮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 一作漢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
樓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

一作瀘州

其三

六代興亡國三林為爾歌苑方秦地少 一作小山似洛陽
多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

齊賢曰六代吳晉宋齊梁陳也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
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

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洒酒氣填膺齊賢曰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

過彭蠡湖尋陽

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前賞迹可見後來道空存而欲繼風雅豈惟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遥月緑蘿鳴愁猿碧水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齊賢曰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十里青松偏於西岸石鏡見前繼風雅者繼靈運也士贊曰晉許邁少怙靜不慕仕進徧遊名山採藥欲斷穀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二篇或同或異故併録之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欲將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汎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回合千里昏青桂隱遥月緑楓鳴愁猿水碧或可採含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士贊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謝朓琴高事見前

廬江主人婦宿松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齊賢曰廣衡志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取其雛育之喜卧沙中以沙自浴白拍甚適蓋棄於山林下浴海岸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金碧晃耀時時自奮張其尾圓如錦輪俗謂之朝無朝時自晨至午皆朝人聚觀之則奮迅不已若矜衒者古有烏夜啼曲士贊曰古樂府有焦仲卿妻詞仲卿為府吏不歸妻之父母逼之改嫁妻守節而死此引以比之也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江夏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牀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懷古一作留客齊賢曰晉書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庾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夕武昌郡治武昌縣縣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乃唐鄂州江夏郡之武昌縣之沙羨縣沙羨有夏口對汚口如此則晉武昌自有南樓今鄂州南樓特後來名之耳太白豈未之考耶

望鸚鵡洲懷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黄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異

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錚錚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鸚鵡
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
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齊賢曰後
平原人有才辨而尚氣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欲
殺之送劉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
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
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後
黃祖竟殺之斗筲言器小也鸚鵡以喻黃祖孤鳳以喻
衡寡識冒天刑太白傷禰衡衣傲使氣以喪其身也

宿巫山下 巫峽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緑水三月下瞿塘雨
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齊賢曰巫
山及宋玉賦高丘神女事見前

金陵白楊十字巷

白楊十字巷北夾湖溝道不見吳時人空生唐年草天
地有反覆宮城盡傾倒六帝餘古丘樵蘇泣遺老齊賢曰六
帝吳晉宋齊梁陳晉物曰樵取薪蘇取草也

謝公亭 蓋謝朓范雲之所遊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

甲成湯
長孫

夜泊牛渚懷古 此地即謝尚聞袁宏詠史處出處已見前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
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一作洞庭去楓葉落紛
正紛

姑熟十詠

姑熟溪

愛此溪水閒乘流興無極漾楫怕鷗驚垂竿待魚食波
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齊賢曰宣州當塗縣姑熟溪自蕪湖東流至采石入江

丹陽湖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
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歸舟歌聲逐流水齊賢曰史記傳曰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士贊曰丹陽湖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春秋元命苞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津也

謝公宅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芃
庭衰草偏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閒時時起泉石齊賢曰太白渡牛渚至姑熟悅青山欲終焉謝公謝朓也

凌歊臺

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障列遠空雜花間平陸閒
雲入寬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士贊曰臺在當塗黃山上宋武帝南遊登此因建離宮焉

桓公井

桓公名已古廢井曾未竭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月秋
來桐暫落春至桃還發路遠人罕窺誰能見清潔士贊曰桓公井在當塗東五里白紵山上桓溫領妓遊山奏樂好為白紵歌因名焉

慈姥竹

野竹攢石生含煙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龍
吟曾未聽鳳曲吹應好不學浦柳周貞心常自保士贊曰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慈姥山山上出竹堪為簫管李善文選注慈姥山竹作簫笛有妙聲故歷代常給樂府又呼為鼓吹山

望夫山

顒望臨碧空怨情感離別江草不知愁巖花但爭發雲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絶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齊賢曰望夫山在夫化石事見前卷山在當塗縣正對和州郡樓

牛渚磯

絶壁臨巨川連峯勢相向亂石流淈閒迴波自成浪但驚羣木秀莫測精靈狀更聽猿夜啼憂心醉江上士贇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

靈墟山

丁令辭世人拂衣向仙路伏鍊九丹成方隨五雲去松蘿蔽幽洞桃杏深隱處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士贇曰丁令鳥事見前靈墟山在當塗南十里

天門山

迥出江山上雙峯自相對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冬差遠天際縹緲晴霞外落日舟去遥迴首沈青靄齊賢曰天門山見前卷

謹案卷二十一第二頁後一行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刊本脫氏字以字據昭公十八年左傳增

第三頁前八行望之如雉堞然刊本堞訛錐今改

第八頁後七行江月照還空刊本照還訛還照據全唐詩改

第九頁前七行蘇東坡志林刊本志林訛作詩話又見其中有徐凝和李白詩刊本凝訛頰據東坡全集改

第九頁前八行不與徐凝洗惡詩刊本與訛為凝

卷二十二第一頁後六行而無由自進刊本進訛幸今改

第一頁後八行之廣陵宿常二南郭幽居刊本郭幽居訛作顧北店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三頁前四行引為諸王侍讀刊本王訛生又止於茅山中立館刊本館訛節據南史隱逸傳改

第六頁前二行侍女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刊本盛訛乘據漢武內傳改

第九頁後七行半夜四天開刊本天訛邊據全唐詩改

第十頁後二行瀟洒出風塵刊本出訛在據全唐詩改

第十頁後四行清真有鑒裁刊本鑒訛覽裁下行之雅二字據晉書王羲之傳改刪

第十頁後八行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云云考漢武內傳文與此異應是引他書而傳寫誤者無可考姑仍之

第十三頁前六行與武決去刊本武訛我據漢書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綠蘿鳴愁猿刊本鳴愁訛愁鳴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謝眺琴高事見前刊本眺訛祕今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俗謂之朝無朝時自辰至午皆

朝案此二語不可解必有訛脫檢各書言孔雀
俱無此文姑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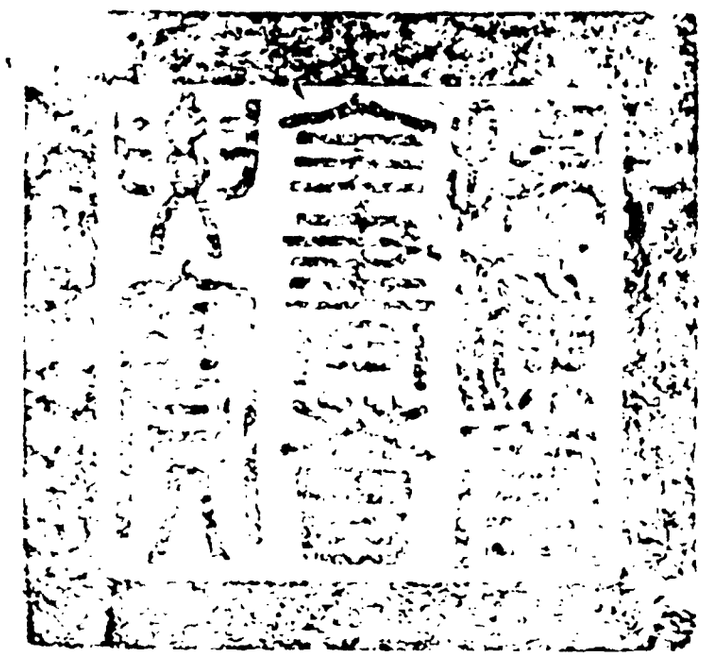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後一行庾公愛秋月刊本庾訛使據全
唐詩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一朝和殷羹刊本羹訛人據文
苑英華及全唐詩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回水出而東走無顧刊本回訛
舊據列子注及水經伊水注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王未克變刊本克訛足據商書
改

第十八頁後八行詩傳云龜山蒙山也刊本傳訛
箋據毛詩注疏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　炳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雜藏閻適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三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閻適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畧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怡然青蓮宮永願恣遊眺士贇曰莊子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騰轉風大來假合作容貌此言人之初身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也虛皇四十九章經云為罷托炬火中而得堅悲身地水火風假合四大延土為罷托炬火中而得堅固子身猶罷法猶炬火能捍子身成不壞質維摩詰經云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楞嚴經佛問圓通文殊師利法王子說偈對佛曰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又曰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楞嚴經云風性無體若

生虛空汝亦不動何因無佛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若有生滅不名虛空空名為虛空云何風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如來藏中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楚漢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永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來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峰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丘遥相呼顧我忽而晒遂造窮谷閒始知靜者閒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士贊曰翰曰中天言高及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　安州

翛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涼吾討破萬象豁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

薛賢曰昔志海修蜃氣成樓臺士贊曰黃鹤經云靈鹫雖君衣青錦丹衆藏經起信論問曰諸佛無邊方便能於十方利益衆生何故衆生常不見佛或觀神變或問說法答曰如來實有如是方便但要衆生其心清淨乃為現身如鏡有垢色像不見垢除則現衆生亦爾心未離垢法身不現垢離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

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齊賢曰晉志軒轅右角南五星曰酒酺有酒肉財物賜漢武太初元年開酒泉郡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水如酒魏徐邈醉酒太祖怒鮮于輔曰平時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耳

其三

三月咸陽城一作時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齊賢曰傳說版築李斯鷹犬人欻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為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齊賢曰傳說版築李斯鷹

咸陽郡乃秦之故都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齊賢曰辭粟卧首陽及金液糟丘蓬萊並見前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却尋溪中水還望岩下石蔷薇緣東窻女蘿遠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且復命酒樽獨酌陶喜也永夕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洛陽

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傳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欻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為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齊賢曰傳說版築李斯鷹

犬事見前唐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山抵天津

尋山僧不遇作金陵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閒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牕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歎息欲去仍徘徊香雲偏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況聞青猿哀了然絶世事此地方悠哉齊賢曰建康圖經梁武時有僧講經于長干山天雨實花今有雨花臺

過汪氏別業二首

遊山誰可遊子明與浮丘疊嶺凝河漢連峯橫斗牛汪

生面北阜池館清且幽我來感意氣超怠列珍羞掃石待歸月開池漲寒流酒酣益爽氣為樂不知秋齊賢曰子明與浮丘公也士贊曰為樂不知秋者蓋言陵陽實為樂之極不知老之將至而忘其悲秋之思也

其二

疇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星一作大火五月中景風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罍我行植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達五更吳歈送瓊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遠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莓苔齊賢曰永星火以正仲夏註曰夏言星火獨指房心宋玉招魂吳歈蔡謳奏大呂士贊曰史律書曰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牕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齊賢曰秦王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酒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長松爾何知一作無情蕭瑟為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齊賢曰一本云春草遍綠野新鶯有佳音落日不盡歡恐為愁所侵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清風尋空來岩松與共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下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齊賢曰漢文翁為蜀守作石室名玉堂

友人會宿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誰能寢醉來卧空山天地即衾枕士贊曰此詩太白蓋用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之意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鴈門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齊賢曰羅浮山麻姑壇事見前唐蓬山郡治蓬池縣唐代州鴈門縣有關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閒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白雪亂纖手綠水清虛心鍾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　齊賢曰列于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更復鼓琴以為無足與鼓琴者白雪曲名

清溪半夜聞笛　秋浦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　一作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　一作情齊賢曰梅花引曲名士贊曰隴水玉關事見前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廬山

久卧青　一作名山雲遂為青　一作名山容山深雲更好賞弄

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鼯啼桂方秋風滅籟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隔雲車來何遲撫几空嘆息　齊賢曰鼯鼠如猿肉翼若蝙蝠聲如人號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與博者為誰曰是洪崖先生

夏日山中

嬾搖白羽扇躶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齊賢曰陶潛飲酒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且去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士贊曰太白此詩擬陶之作也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

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常寂

經曰舍利佛言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佛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見事是為宴坐心不在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楞嚴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釋藏經十六祖羅睺羅見僧迦難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全體

尋雍尊師隱居

羣峭碧摩天逍遥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齊賢曰青牛花葉上青垂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鶴經白鶴陽鳥十六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色白

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江夏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齊賢曰梅花落笛中曲也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齊賢曰晉石虎墓位作大武殿於裏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國昔子胥諫吳王王不用乃曰臣今曰異物志鸕鷀鳥其志悽南不思北徂漢陽縣在大別山之西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鸕鷀鳥南遷嬾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齊賢

朝王歷陽不肯飲酒歷陽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潛傳語詳見前

獨坐敬亭山宣城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齊賢曰敬亭山見前註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齊賢曰一作暝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疎彩雲思作賦丹壁間藏書楂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齊賢曰植水中

懷思

秋夜獨坐懷故山 去長安後

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屈平天書訪江海雲卧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但奉紫霄顧非邀青史名 齊賢曰謝安初盤桓東山屢違朝命及登台輔常有東山之志屈原名平作遠遊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咸京咸陽也相如長楊賦諫獵事見前 莊周空說

劒墨翟恥論兵拙薄遂疎絕歸閑事耦耕顧無蒼生望空愛紫芝榮寥落暝霞色徵茫舊壑情秋山綠蘿月今夕為誰明 齊賢曰莊子有說劍篇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至鄢見楚王曰聞王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王曰不必得宋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班設攻宋之機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備之弗能入乃輟不攻宋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潛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飡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黃金花頹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誰傳廣陵散但哭邵山骨泉戶何時明長掃狐兔窟 齊賢曰唐鄧州南陽郡襄宇記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不與羣山連白水邑名見前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厓水極甘香秘康將刑嵇中散索琴彈之曰昔秦李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憶東山二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其二

我今攜謝妓長嘯絶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齊賢曰

謝安攜妓東山事見前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疎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牕戶對書王子猷訪戴安道興盡而返事見前

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齊賢曰晉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二十三　十五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忘形爾汝以傾蓋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齊賢曰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玄宗時為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晚節放誕自號四明狂客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齊賢曰四

明山見前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夕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齊賢曰

曰知章越州會稽郡人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沅湘春色還風暖煙草緑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

落日憶山中

雨後煙景緑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士贊曰丹

砂見前

憶秋浦桃花舊疑時寘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挂青天月不

知舊行徑初拳幾枝厥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 春賢曰唐

夜郎縣綠潔州桃花水見前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三

感遇

越中秋懷

越水遶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畫相似 一本首四句云蹈海思仲連遊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峯弄水涉萬壑下同愛此從冥搜永懷臨

滿遊一為滄波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將歸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蕙道碧樹搖煙空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歸時落日晚躞蹀浮雲驄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駕鶩金井雙梧桐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為

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脫遇
羞比垂釣翁齊賢曰新豐事見前士贇曰此詩樂府富貴之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顰
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寄語
無鹽子如君何足珍齊賢曰西施與東鄰顰及尹婕妤
詩刺時以色相尚而不好德者故末句反言之曰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也

擬古十二首 士贇有此體至於句意亦不大相遠焉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
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
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飄不言歸別後羅
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齊賢曰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曰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唐羈縻州有金徽州隸振武軍士戍荊楚歲時記黃姑即河鼓也蓋語訛所致云爾雅河鼓謂之牽牛皮師成遠期篇憶別春花飛已見秋葉稀淚眼羞明鏡愁帶減寬衣得書未言反夢見道應歸坐使紅顏歌獨掩青樓扉此篇傷時窮兵黷武行役無期度男女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怨而不誹真有國風之體此晦菴之所謂聖於詩者歟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
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
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齊賢曰古樂府東飛
鑿石見火能幾時潘岳詩欵如敲石火提壺云提壺沽美酒士贇曰此篇達生者之詩也古詩中有此體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
風送紫藥直到扶桑津取捋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

傳一笑聊欲示情親齊賢曰列子云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士贊曰此遊仙詩體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齊賢曰莊史吹簫感鳳凰來事見前公卿故人邑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士贊曰按鮒字本作魚若作魚是重一字今當作鮒莊子守鮒鮒注曰鮒音附又音蒲李云鮒皆小魚也當作鮒音滿無疑此篇亦違生而能與時卷舒者其太白之素志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齊賢曰晉志太白西方秋金義也進退以候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曰彗星所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布新箕體無光傳曰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辰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鷹將犬言晉鞘鷹犉犬獵於田野今皆為王侯矣大東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士贊曰按此篇當是太白從永王璘時審作詩諷王勤王而王不從

日語哉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士贊曰李善曰春華喻少時也此篇乃熟識世故同歸於盡惟當因時立功名以傳不朽耳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容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眛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

玉壺藏身以為寶齊賢曰月令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螢司馬相如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蜩螗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神仙傳壺公賣藥於汝南市日入後跳入壺中士賢曰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太白意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之意猶反此詩是反古詩中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之意猶反騷云

其九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士賢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莊子曰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其十

傴人騎綠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齊賢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正北上正北辰星之維名閬風巔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

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士贊曰此比興之詩也首兩句喻賢者蓋君之爵位而欲仕也三句四句喻賢者纔得位而害之者已至也佳期是與佳人相期也釋楚詞者曰不敢指言君尊故托辭曰佳人也彩雲重者喻女謁讒夫之昌盛也欲贈隔遠天者喻賢者欲有所獻言於君去天遠而為女謁讒夫之所間隔也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之前者喻雖思君而無從見君惟有悵望涼風之前以寄吾眷戀之意云耳涼風亦簿德之形容也辭微意顯可謂怨而不誹者矣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為羣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齊賢曰淮南子曰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焉其樹玉石賛曰此篇其太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在江海心居魏闕懷君憂國之意諷然見於言辭之表末四句意是嗟之白雖遭時昏亂隔絶遠方然愛君之心猶石之堅也辭嚴意婉悲夫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宵夢無心向楚君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齊賢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王令宋玉賦神女事見前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緑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為世所譏齊賢曰漢書音義云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曹植洛神賦曰髣髴若輕雲之蔽月飄颻若流風之迴雪又曰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又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士贊曰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成其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子聽人說夢以為誠有是事至為傳奇以實之惟太白知其托辭而識之可謂識見高遠者矣

其三

裂素持作書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征鴻務隨陽又不為我棲委之在深篋蠹魚壞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齊賢曰禮記曰素生帛也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處魚書中蠹也士贊曰晉書殷羨字洪橋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匝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橋不為致書郵

其四

芙蓉嬌緑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豈

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士贊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誤編詩者不能別姑存于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汎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黄鶴飛相呼向蓬闕士贊曰此比興之詩以喻賢者相招以求禄仕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娥眉艷曉月一笑傾城歡高節不可奪煩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為人所觀安得配君子共乘雙飛鸞士贊曰此篇喻賢者有所抱負審所去就不肯輕以身許人惟恐老之將至功業未建於時無聞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共禄位也

其七

謁來荆山客誰為珉玉分良寶絶見棄虚持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溟道所羣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青芬士贊曰按此篇

己見二卷古風三十六首但有數語之異編詩者故兩存之

其八

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烏得薦宗廟為君生光輝齊賢曰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士贊曰此篇比興之詩刺時賢之不能引類拔萃以為國用若歟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常人類多而賢人類少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蓋謂農夫知稊穗者以喻惟賢則知賢也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能薦進之也如此則將安適歸丹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者喻在野之賢惟恐光儀朝廷也嗟夫士懷才而不遇千載讀之猶有感激

光輝者以喻在野之賢冀望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羽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扆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萎管蔡若不啟忠信誰明之齊賢曰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為三壇北面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自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未敢誚公秋大熟未

其二

搖裔雙綵鳳婉孌三青禽往還瑤臺裏鳴舞玉山岑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區精衛鳥銜木空哀吟齊賢曰秦

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士賢曰此詩懼讒也槩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耳

越艾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常人類多而賢人類少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蓋謂農夫知稊穗者以喻惟賢則知賢也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能薦進之也如此則將安適歸丹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者喻在野之賢惟恐光儀朝廷也嗟夫士懷才而不遇千載讀之猶有感激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從風欲傾倒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托夢遼城東齊賢曰唐京兆府長安縣即長安也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士贊曰此篇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春之思者歟綠楊海燕以起興也究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歟哉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歌柔艷白露催寒衣夢長

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士贊曰白作於竄逐之後乎身在遐荒心懷舊國詞意悲怳哀哉此詩太言也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首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慇懃齊賢曰王子晉與浮丘公事見前士贊曰此詩蓋有所懷託二仙而作也

其二

可嘆東籬菊莖疎葉且微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未盈樽酒徒沾清露輝當榮君不採飄落欲何依士贊曰此篇喻賢者蒙朝廷養育之恩有才而不見用空受此恩也當可用之時而若不採之惟有飄零老死而已將安所依乎是可嘆也

其三

昔余聞姮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鍊金骨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宮誇蛾眉隨手會凋歇士贊曰此篇遊仙體也末句諷以色事人色衰愛弛者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絕齊賢曰此篇歷括宋玉答楚王問及高唐登徒子好色賦事見前士贊曰此篇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己之意耳如後篇詠壁上鸚鵡亦此意也

寫懷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長安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疎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或時清風來閒倚欄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士贊曰此使黑莊子陽春白雪其調高其和寡嚴光事見前卷此太白寫心之作觀此則前效古一首豈偶然可見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窓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

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
蕭散世道有飜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齊賢曰唐生決疑事見前史記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沐遊於卜肆謁司馬季主淮南子蓬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士贊曰太白雅尚沖澹是亦書懷之士也

江上秋懷

餐霞臥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朔鴈別海裔越燕辭江樓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蘅蘭方之作也不惟傷己而為同類者傷之悲夫

秋夕書懷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蕭瑟長嘆令人愁齊賢曰阮籍詩曰漢書袁閎散髮絕世此太白傷己

北風吹海鴈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淒其流浪情海懷結滄洲一作遠心飛蒼梧霞一作遐想遊赤城始採蓬壺事一作術旋覺天地輕澹然吟一作思高秋閒臥瞻太清蘿月掩一作隱空幕松霜結一作雲散前楹滅見息羣動獵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齊賢曰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蓬壺蓬萊方壺也

士贊曰太白當謫逐之時乃能以仙遊自解可謂善處患難者矣

避地司空原言懷舒州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為樂禍人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卜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霽萬里月雲開九江春齊賢曰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事見前案宇記皖水在懷寧縣西北潛縣有天柱山俟乎太階平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馭攀星戲河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玉天賓

齊賢曰太階事見前

上崔相百憂章時在潯陽獄

共工赫怒天維中摧鯤鯨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火焚崑山玉石相碪仰希霖雨灑寶炎煨箭發石開戈揮日迴鄒衍慟哭燕霜颯來齊賢曰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書大炎崑岡玉石俱焚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微誠不感猶繫夏臺蒼鷹搏攫丹棘雀鬼豪聖凋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岳豈頹穆逃楚難

鄒脫吳災見機苦遲二公所咍驥不驟進麟何來哉賢齊曰史記桀名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鄒都為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秦聖周公也周公遺流言之變王道凋枯故幽以下諸詩哀傷之檀弓孔子歌曰太山其頹乎漢書楚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後以穆生白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舂於市鄒陽齊人仕吳久之吳王不納其言於是陽去之梁從孝王遊王賓曰說文楚人謂相啁曰咍星離一門草擲二孩萬憤結習憂從中催金瑟玉壺盡為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屈法申恩棄瑕取材治長非罪尼父無猜霰盆儻舉應照寒灰齊賢曰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台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孔子曰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澥人惟鯨鯢翁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浩蕩迴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晉楚栖栖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時當春

而不草獨幽怨而沈迷齊賢曰左傳注鯨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齊之北司對曰渤海燕之東曰遼海左傳晉侯曰南冠而繫者誰有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士贊曰時安祿山反范陽燕地故云翁胡沙而四塞日君象時明皇方幸蜀都故曰遷白日於西秦高堂喻朝廷也兄九江兮羣三峽悲羽化之難

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思歸
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齊賢曰唐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巳
記羿殺巴蛇於洞庭蛇吞象爆骨於此因以名湖冢宇
其骨若陵故曰巴陵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
嘯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闕河望已
絶氛霧行當掃長吁天可聞吾將問蒼昊齊賢曰赤沙
湖在洞庭西通為沙湖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捫
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齊賢曰捫
摸也南山皓即商山四皓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齊賢
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事見前班超扶風平陵人行詣
相者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後將本所從三十餘人平定西域五十餘國皆
納質內屬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歸一作路江外老華

髮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
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齊賢曰此太白流離湘楚之詩乎食
息不忘君其志亦可哀矣

詠物

聽蜀僧濬彈琴蜀中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
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齊賢曰樂
書相如蔡琰之綠綺峨眉山見前卷列子伯牙鼓琴志
在流水山海經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郭璞曰霜降則
鐘鳴故言知也

魯東門觀刈蒲魯中

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揮鐮若轉月拂水生連珠此
草最可珍何必貴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罷衣
能再拂不畏素塵蕪士贊曰龍鬚草名此詩借蒲起興
以自比也其有望君再用之意乎
白之志亦
可哀矣

詠鄰女東牕海石榴

魯女東牕下海榴世所希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

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願為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
共攀折引領望金扉齊賢曰新羅多海紅并海石榴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八百里到
珊瑚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船沈鉄網水底發其根取之士贊曰此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事之
之意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閒時蕭洒終日夕陰
生古苔緑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齊賢曰冪覆也

詠山樽二首 前一首作詠柳少府山齋木樽

蟠木不凋飾且將斤斧疎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
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珙筵居

其二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樽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齊賢曰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 一作勑放歸山留別王侍御不遇詠鸚鵡

落羽辭金殿孤鳴吃綉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齊賢曰此白自況也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紫藤樹

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美人齊賢曰歌鳥見一卷

觀放白鷹二首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士贊曰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其二

寒冬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隋握切自有
雲霄萬里高

觀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粉壁為空天丹青狀江海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博
平真人王志安沈吟至此願掛冠松溪石磴帶秋色愁
容思歸坐曉寒齊賢曰唐博州博平郡博平縣掛冠辭祿而去也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齊賢曰王喬為葉令有神術及赤松事見前卷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峰飛入君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荊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萬壑分煙光草色俱氤氳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嵩高夢綵雲齊賢曰巫山三峽及陽臺神女事並見前南史景陵王子良傳貢字文煥善畫能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登高萬里為遠士贊曰緬邈長遠也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溓雲漢來聞君寫真圖良峭儀縈迴石黛飛泉也溓水會也又小水入大水本草曾清生蜀中山谷及越嶲陶隱居云與空青同刷幽草曾清澤古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台齊賢曰說文瀑

憨君能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齊賢曰左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能衛其足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牖瀛海入几案烟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嶸若可陟想像徒盈嘆杳與真心冥遂詣靜者亂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閒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詠槿

園花笑芳年池草艷春色猶不如槿花嬋娟玉階側芬榮何夭促零落在瞬息豈若瓊樹枝終歲長翕赩 士贇曰槿花朝華暮落一名日及一名蕣華取一瞬之義

詠桂

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可託何惜樹君園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現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巳水橫天更不流 齊賢曰全篇事並見前註

南奔書懷

遙夜何漫漫空歌白石爛窮戚未匡齊陳平終佐漢擾擾數方未遷雲雷屢多難 齊賢曰窮戚歌見前卷陳平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作縱平使遊學仕魏王咎為太僕人或讒之咎平亡去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悅之拜為都尉掃河洛謂祿山反據洛陽也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自來白沙上一作兵羅滄海上 鼓譟丹陽岸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 齊賢曰天人指永王璘張翰因秋風起思歸事見前宣州當塗縣北八年省丹陽縣入高縣有丹陽湖 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草草出近關行行睞前算南奔劇星火北冠無涯睥顧之七寶鞭留連道傍翫太白夜食昌長虹日中貫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逖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劒擊前柱悲歌難重論 齊賢曰左傳郤之戰楚乘晉軍垣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楚人圍宋將去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敵已易予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

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王敦鎮姑熟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巳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其營壘而出敦晝寢夢日環其城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漱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蘇林曰秦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之也荆軻白虹貫日漢臣拔劒擊柱及祖逖志清中原事並見前卷士贊曰按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姑存而置諸卷末以俟心知其意者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八頁前七行唐蓬山郡治蓬池縣刊本蓬山上衍蓬池二字今改

第十頁前五行而入涅槃刊本槃訛繫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撥雲尋古道刊本撥訛拔據全唐詩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回首意何如刊本何如訛如何據全唐詩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天書訪江海刊本江訛注據繆曰芑本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遺吾孔子琴撫之潛然刊本琴字訛在撫字下據全唐詩改

卷二十四第三頁前八行而不肯以身輕許于人刊本肯訛肖今改

第五頁後三行身沒期不朽刊本期訛豈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改

第七頁後六行宛轉入宵夢刊本宵夢訛夢宵據

全唐詩改

第十頁後六行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刊本脱斧字南向訛作正南面據禮記明堂位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從風欲傾倒刊本從訛清據全唐詩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南冠而繫者誰刊本繫訛泣據左傳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疾趨就下風刊本就訛隴據莊子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刊本腫訛種據莊子刪

第二十頁後八行留別王侍御刊本王訛陸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鮑莊子之智不如蒯刊本鮑訛曰不訛而並據左傳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詠槿刊本槿下衍二首兩字詩訛作其二據全唐詩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倫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五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題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喘息飡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并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牕外曉池水階下明忽耽笙歌樂顧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齊賢曰抱朴子曰金液太一所服而仙者太清天也蓬海玉京山見前

題元丹丘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光入耳鳥語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并序

丹丘家于潁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

立南瞻鹿臺極目汝海雲巖映鬱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此作

仙遊渡頴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群卜地初晦跡與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雲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益願狎青鳥拂衣棲江濆齊賢曰頴水洪崖見前

題仆州新河錢族叔舍人賁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絶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吳鬳倚此固天險自兹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汭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林下興愴與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寂滅士贊曰毛詩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洗脚亭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傍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牀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成行一作雙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齊賢曰輿地志秣陵縣新亭壘有勞勞亭此亭齊朝南苑又晉陸機故宅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王子眇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一作秀芳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

掃拭青玉簟為余置金樽醉罷一作後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鬳煩齊賢曰好鵝愛竹事見前平原陸機也事亦見前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盥信頻及許為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家就之庶書共遊因有此贈

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沉懷丹丘志沖賞歸寂寞超來遊閬苑捫涉窮禹鑿靈寓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憑雷

躡天牕弄影憩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齊賢曰長樂郡開元十三年更名福州治閩縣即西漢閩中郡之地瀕海荒服故曰閩荒廬山隸江州霍山即舒之鎮桓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士贊曰水經砥柱山禹鑿以通河三山矚幽期四岳聊所託故人契嵩顥高義炳丹牖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峯壑自矜林湍好不羨朝市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携訪神仙從此鍊金藥齊賢曰三山三神山也四岳恒華泰衡也

題江夏脩靜寺此寺是李北海舊宅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濵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琴堂一作臺幕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齊賢曰李邕為北海太守天寶中為吉温所陷而殺之於郡代宗贈秘書監國史異纂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細葉土人謂之玉樹三齊記鄭康成常居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長尺許時人名為書帶草

改九子山為九華山聯句并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畧而不書事絶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

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憩於夏侯迴之堂開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高霽積雪曜陰壑飛流歛陽崖韋權輿曜一作璀青熒玉樹色縹緲羽人家李白士贊曰老子云道生一玉弼注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則物由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銑曰青熒光也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久照心益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緑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齊賢曰宛陵隸宣州嚴湍見前

題東谿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潜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齊賢曰太白傳曰晚好黄老渡牛渚

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居焉故云宅近青山
陶潛門前有五柳因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雜詠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
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
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
未達歸耕汶水濱齊賢曰後漢志方山冠似進賢以五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
悉詣守尉雜燒之士贊曰叟長老之通稱叔孫通起朝
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真鄙儒不通時變

懼讒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衆女妬娥眉雙花競春芳魏
妹信鄭褒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捐一作傷
行將泣團扇戚戚愁人腸齊賢曰戰國策魏王遺楚王
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褒知
王之悅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
愛之甚于王王曰婦人之悅新人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忠
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所以事君也而妬者其
臣之所以事君也因謂新人
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
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褒曰何也褒曰其以聞君王

斯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
故亭山見前落梅花羌笛曲也張博望傳其法於西涼
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
輿以為武樂嘗給邊將魏晉以後二十八解不存所用
者惟黃竊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
赤之楊望行人等十曲也士贊曰太白放逐之餘眷戀
宗國之意隨寓而發觀此詩末三句槩可見矣

軍行

驄馬新跨一作誇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
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齊賢曰毛詩註
從軍行 赤身黑鬣曰驄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
獨領殘兵千騎歸齊賢曰薛收曰匈奴署各種單于有
延氏十氏蘭氏喬氏呼延號曰逐世為輔相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妾寵豈能專出
解牀前帳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
何人不起故園情齊賢曰折楊柳曲名

嵩山採菖蒲者

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嵩嶽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
來採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煙喻帝
竟莫悟終歸茂陵田齊賢曰此篇是詠仙人王興詩語
乃檃括其傳中事神仙傳王興者城陽人居壺谷中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徐樂思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失所在帝頗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告武帝服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武帝葬茂陵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
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韻度江去天涯安可尋齊賢曰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已歲竹吹之聲相似王子晉吹笙作鳳鳴士贊曰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擊磬以為官然能於琴

流夜郎聞酺不預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竊遐荒漢酺聞奏鈞天樂
願得風吹到夜郎齊賢曰光武紀大酺注漢律三人以上羣飲罰金四兩今賜得令聚會飲五日酺布也士贊曰鈞天廣樂南冠君子見前

放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霈然德澤開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齊賢曰賈誼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史贊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徵見文帝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齊賢曰成都記杜宇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勸人務農至今蜀人將農必先祠杜宇又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潤州竊林寺杜鵑花高丈餘今江南處處有之俗名映山紅

白田馬上聞鶯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繰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悲一作嗤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齊賢曰古無此體自太白始

雜詩

白日與明月晝夜尚一作常不閒況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之無時還齊賢曰蓬萊玉樹見前卷

閨情

寄遠十二首

三鳥別王母銜書來見過斷腸若剪絃其如愁思何遥知玉牕裏纖手弄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寫水落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為誰多齊賢曰三青鳥王母使也事見前樂書曰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犧大舜夫子靈關雲和五等而已

其二

青樓何所在乃在碧雲中寶鏡掛秋水一作月羅衣輕春風新粧坐落日悵望金一作錦屏空念此一作剪綵送短書願因雙飛鴻

其三

本作一行書慇懃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瑶臺有黃鶴為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離居一作君經三春桃李令若為當牕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紅芳待齊賢曰瑶臺青樓見前

其四

玉筯落春鏡坐愁湖陽水聞與陰麗華風煙接鄰里青
春已復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
不惜夢日夜向陽臺齊賢曰玉筯淚也湖陽後漢南陽
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嘆曰
娶妻當得陰麗華巫山陽臺郡光武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
巫山陽臺事見前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漾江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春
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一作陰雲隔楚水轉蓬落渭河相思無日夜
浩蕩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一作定饒珠江濱遥將
一點淚遠寄如花人

其七

妾在春陵東君居漢江島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作日日采蘼蕪上山伐白道一為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相
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一本暉下云昔時攜手去今時流淚
歸遥知不得意玉筯點羅衣齊賢曰春陵漢江見前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
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坐思行嘆成楚越春風玉顏畏
銷歇碧牕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
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

其九

長短春草緑緣階如有情卷施心獨苦抽却死還生覩
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閒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齊賢曰卷
施即本草葉耳注曰荅耳

其十

魯縞如玉霜筆題月氏書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行
數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見之開緘淚相續淚盡
恨轉深千里同此心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一作云千里若
在眼萬里若在心齊賢曰師古曰縞素也曲皐善作尤為輕細月氏西域國名

其十一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一作更不

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一作猶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士贊曰古詩空林難獨守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色可飡兮難再得憐君氷玉清迫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為別使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絶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陽臺齊賢曰琅玕玉也士贊曰陸機詩註曰婉孌存思貌

長信宮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處一作別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齊賢曰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舍梁皇后傳註漢儀帝祖母稱長信宮飛燕事見前

長門怨二首

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足畏乃可以為憂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士贊曰此詩皆檃括漢武陳皇后事以比玄宗皇后其意微而婉矣事見前卷註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

飛花入戶笑床空

代贈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由来多感激胡馬西北馳香駿搖綠絲鳴鞭從此去逐虜蕩邊陲昔去有歡娛今来生別離空牀難獨守書牖隨回文結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記人思情雲雨絶啼流玉箸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手跡自此滅齊賢曰竇滔為苻堅秦州刺史被徙流沙妻蘇若蘭織錦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

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陌上贈美人 一云小放歌行一首 在第三此是第二篇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紅樓是妾家

閨情

流水去絶國浮雲辭故鄣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去棄妾漁陽間玉筯夜垂流雙雙落朱顔黄鳥坐相悲緑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 士贊曰此篇是詠實滔妻蘇氏若蘭錦織作回文詩寄夫事詳見前詩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摇春光我悦子容艷子傾我文章風吹緑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絶瑶華音 齊賢曰吴都賦南榴之木相思樹也

代秋情

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穭蓼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火清霜凌兔絲空掩紫羅袂 一作空閨掩羅袂 長啼無時 齊賢曰穭自生稻鳥蓼生水中爾雅鳥蓼頭似蓼小葉狀似黎有毛抱朴子曰兔絲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則絲不生於上

對酒

蒲萄酒金叵羅 音頗 吴姬十五細馬馱青絲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懐裏醉芙蓉帳裏一作奈君何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由来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黄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齊賢曰金屋貯阿嬌事見前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貞心比古松 齊賢曰列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士贊曰秋胡事見前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娥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代寄情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一去已遠隔巫山緑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綉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悵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却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兩絶夢雖往而交疎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瑶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為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齊賢曰巫山青鳥見前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鴈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難離羣離羣心斷絶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齊賢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繫帛書隴水事見前

思邊一作春怨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國緑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齊賢曰玉關事見前

口號吴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牕白玉牀齊賢曰全篇事見前卷

折荷有贈此與擬古詩内第十一首數字不同故兩存之

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惆悵涼風前

代美人愁鏡二首

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拂拭交水月光輝何清圖紅顔老昨日白髮多去年鉛粉坐相誤照来空悽然齊賢曰神異經有夫婦相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為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

其二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拂

明月為惜普照之餘輝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獨絕豪砧一別若箭弦去有日来無年狂風吹却妾心斷玉筯并墮菱花前齊賢曰唐記云天寶三載五月初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横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才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曰龍名護有小童名謢至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欲為制之遂令玄冥入爐扇閉户牖三日夜門開呂暉等搜覓已失所在鏡爐前獲書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時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玉筯淚也菱花鏡也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綃壁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

別内赴徵三首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吴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齊賢曰姑熟望夫山見前

其二

出門妻子强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黄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齊賢曰蘇秦妻不下機事見前

其三

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齊賢曰楚關西即武關在楚西界者

秋浦寄内

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倦水宿却寄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踈紅顔愁落日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齊賢曰尋陽郡志大雷口去舒州望江縣三十里秋浦梁苑魚錦字並見前士贊曰大雷書是書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事按晉書曰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浦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望千里日踰十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食貧辛波略壯潤悽厲霜憭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

自代内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絶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来門前草秋苍春轉碧掃盡更還生妻妻滿行跡鳴鳳始相得雄驚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妾家三作

相失勢去西秦猶存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入紫雲
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
肯一迴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為人
道寸心此太白自道也齊賢曰大樓山隸宣城秋浦梁
苑陽臺行雨曲度入紫雲事並見前秦吉了出
邑及古城即結遠鳥能言
勝於鸚鵡黑色兩眉獨黃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霜凋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廓婉婉綠紅潛胡
燕別主人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豈不
戀華屋終然謝珠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

中嘆淚下不能緘齊賢曰陽廣記曰胡燕胷斑聲小珠
浸盛盂秋之月其音齊賢曰蔡琰再嫁董祀時為曹操
簾見前士贊曰月令仲秋之月殺氣
註曰少皞金天氏帝少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若
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齊賢曰本草雲母久服輕身延
年生泰山山谷石楠生華陰山谷葉狀如枇杷

其二

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
往屏風疊乘鸞着玉鞭一本作不着鞭

贈內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齊賢
曰後漢周澤為太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
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語曰生世不
諧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在潯陽非所寄內

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知
登吳章嶺昔與死無分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相見
若悲歎哀聲那可聞齊賢曰蔡琰再嫁董祀時為曹操
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操請

之時公卿名士滿堂操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公見
之及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公曰
文狀已去奈何姬曰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
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公感其言追原祀罪

南流夜郎寄內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北鴈春歸看欲盡
南來不得豫章書

越女詞五首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齊賢曰長干見前士贊曰莊子云眉目顏色之好

其二

吳兒多白皙好為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齊賢曰毛詩註皙白色也

其三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齊賢曰越州若耶溪徐浩改為五雲溪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紈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齊賢曰唐婺州東山即越州會稽郡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絕齊賢曰明皇賜賀知章鏡湖剡溪一曲

浣紗石上女

玉面耶溪女青娥紅粉妝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示金陵子一作金陵子詞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牕裏落花一片天上來

隨人直度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

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齊賢曰漢書註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歌猶言吳歌越吟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士贊曰事並見前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士贊曰事並見前

其三

東道煙霞主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我亦為君飲清酒

君心不肯向人傾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哀傷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士贊曰日本國蓬壺碧海蒼梧白雲等事並見前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宣州

白楊雙行行白馬悲路傍晨興見曉月更似發雲陽溧水通吳闕逝川去未央故人萬化盡閉骨茅山岡天上隧玉棺泉中掩龍章名飛日月上義與風雲翔逸氣竟莫展英圖俄夭傷楚國一老人來嗟龔勝亡有言不可道雪泣憶蘭芳齊賢曰雲陽溧水吳闕未央宮茅山玉棺事並見前

美詞氣有風儀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漢書龔勝死時年七十九晉書嵇康身長七尺八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其二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悲來欲脫劍挂向何枝好哭向茅山雖未摧一生淚盡丹陽道齊賢曰左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士贊曰季札挂劍徐君墓丹陽茅山事並見前

其三

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弔窮来成霖雨用先失濟川材一罷廣陵散鳴琴更不開齊賢曰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太尉王衍也陶侃母死有二客来弔不哭而退侃為雙鶴沖天而去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嵇康臨刑曰廣陵散於茲絕矣

哭宣城善釀紀叟

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一作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黃泉下還應醉大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宣城哭蔣徵君華

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安得相如草空餘封禪文池臺空有月詞賦舊凌雲獨挂延陵劍千秋在古墳齊賢曰敬亭山隸宣城漢書相如病甚天子使使往取書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来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使者奏焉天子異之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然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五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六

宋楊齊賢 集註

元蕭士贇 補註

表 書

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追赴行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胡馬矯首嘶北風以踾顧越禽歸飛戀南枝而刷羽所以流波思其舊浦落葉墜於本根在物尚然矧於臣子臣位叨盤石辜負明時才闕總戎謬當強寇駑拙有素天實知之伏惟陛下重紐乾綱再清國步憖臣不逮賜臣生全歸見白日死無遺恨然臣年過耳順風瘵日加鋒鏑殘骸劣有餘喘雖決力上道而心與願違貴貪尺寸之程轉增犬馬之戀非有他故以疾淹留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交馳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瞻望丹闕心魂若飛憖隆履之還收喜遺簪之再

御不勝涕戀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絶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脩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為庶非一朝也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羣生屬望粤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剥亂中原雖平嵩丘填伊洛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毒浸區宇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劒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極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元凶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李漢當三七葬亦為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罷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絶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脩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為庶非一朝也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羣生屬望粤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剥亂中原雖平嵩丘填伊洛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毒浸區宇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劒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極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元凶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李漢當三七葬亦為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罷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絶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脩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為庶非一朝也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羣生屬望粤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剥亂中原雖平嵩丘填伊洛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毒浸區宇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劒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極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元凶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李漢當三七葬亦為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

壁壘東以滄海為溝池守海陵之倉獵長洲之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皇帝運昌之都儲精真一之境有虞則北閉劒閣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應率然之舉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謹先奉表陳情以聞

為宋中丞自薦表

臣某聞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屯而君子用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既潤色於鴻業或間進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為賤臣詐詭遂放歸山閉居製作言盈數萬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受顯戮若三道稱美必九錫光榮垂之典謨永以為訓臣所管李白實審無

辜慷慨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四海稱屈伏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為清朝之寶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人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傳曰舉逸人而天下歸心伏惟陛下迴太陽之高暉流霈盆之下照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則四海豪俊引領知歸不勝慺慺懇懇之至敢陳薦以聞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淮南小壽山謹使東峯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於維揚孟公足下曰僕包大塊之氣生洪荒之間連翼軫之分野控荊衡之遠勢盤薄萬古邈然星河憑天霓以結峯倚斗極而橫嶂頗能攢吸霞雨隱居靈仙產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寶擊宇宙之美嬋造化之奇方與崑崙抗行閬風接境何人間蓬廬台霍之足陳耶昨於山人李白處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一作叱作僕以特秀而

盛談三山五岳之美謂僕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太謬之甚也吾子豈不聞乎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假令登封禮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然皆損人費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鐫刻金石使載圖典亦未足為貴乎且達人莊生常有餘論以為尺鷃不羨於鵬鳥秋毫可並於泰山由斯而談何小大之殊也又怪於諸山藏國寶隱國賢使吾君牓道燒山披訪不獲非通談也夫皇王登極瑞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納貢河圖洛書以應符設天網而掩賢窮月窟以率職天不秘寶地不藏珍風威百蠻春養萬物王道無外何英賢珍玉而能伏匿於巖穴耶所謂牓道燒山此則王者之德未廣矣昔太公大賢傳說明德棲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巖卒能形諸兆朕感乎夢想此則天道闇合豈勞乎搜訪哉果投竿詣麾捨築作相佐周文讚武丁總而論之山亦何罪乃知巖穴為養賢之域林泉非祕寶之區則僕之諸山亦何負於國家矣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虯蟠龜息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綠綺臥之以碧雲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既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將欲倚劒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飡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即僕林下之所隱容豈不大哉必能資其聰明輔以正氣借之以物色發之以文章雖烟花中貧沒齒無恨其有山精木魅雄虺猛獸以驅之四荒磔裂原野使影跡絕滅不干户庭亦遣清風掃門明月侍坐此乃養賢之心實亦勤矣孟子孟子無見深責即明年青春求我於此巖也

上安州李長史書

白嵰崎歷落可笑人也雖然頗嘗覽千載觀百家至於聖賢相似厥衆則有若似於仲尼紀信似於高祖牢之似於無忌宋玉似於屈原而遥觀君侯竊疑魏洽便欲趨就臨然舉鞭遲疑之間未及迴避且理有疑誤而成過（一本無此一字）事有形似而類真惟大雅含宏方能恕之也白少頗周慎忝聞義方入暗室而無欺屬昏行而不變今小人履疑誤形似之迹君侯流愷悌矜恤之恩戢秋霜之威布冬日之愛睟容有穆怒顏不彰雖將軍息恨於長孫之前此無慙德司空受揖於元淑之際彼未為賢一言見寃九死非謝白孤劒誰託悲歌自憐迫於恆惶席不暇暖寄絶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遠客汝海近還邯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酌一笑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清觴飫中山之醇酎屬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離朱之明昧王戎之視青白其眼曹而前行亦何異抗莊公之輪怒螳螂之臂御者趨台

明其是非入門鞠躬精魄飛散昔徐邈緣醉而賞魏王却以為賢無鹽因醜而獲齊君待之逾厚白妄人也安能比之上挂國風相鼠之譏下慷周易履虎之懼慙以固陋禮而遣之幸容竊越之辜深荷王公之德銘刻心骨退思狂僭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晝愧於影夜慙於魄啓處不惶戰跼無地伏惟君侯明奪秋月和韵風掃塵辭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敏竊慕餘論何圖叔夜潦倒不切於事情正平猖狂自貽於恥辱一忤容色終身厚顏敢沐芳貺判請罪門下儻免以訓責恤其愚蒙如能伏劒請纓謝君侯之德敢以近所為春遊救苦寺詩一首十韻石巖寺詩一首八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三十韻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於視聽幸乞詳覽

與賈少公書

宿昔惟清勝白縣疾疲蘊去期恬退才微識淺無足濟

時雖中原横潰將何以救之生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且殷深源廬嶽十載時人觀其起與不起以卜江左興亡謝安高卧東山蒼生屬望白不樹矯抗之跡恥振元邈之風混遊漁商隱不絶俗豈徒販賣雲壑要射虚名方之二子實有慙德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為惟當報國薦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惠子知我夫何間然勾當小事但增悚惕一作佩

為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某啓辭違積年伏戀軒屏首冬初寒伏惟相公尊體起居萬福某蒙恩才朽茵邁徒延聖日少忝末吏本乏達圖中年廢缺分歸園壑昔相公秉國憲之日一拔九霄拂刷前恥昇騰晚宦恩貸稠疊實戴丘山落羽再振枯鱗旋躍運以大風之舉假以摩天之翔衣繡霜臺含香華省宰劇慙强項之名酌貪礪清心之節三典列郡寂無成功但宣布王澤式酬天奬伏惟相公開張嶽猷寅亮天地入夔龍之室持造化之權安石高枕蒼生是仰某鳴躍無已剪拂因人銀章朱紱坐榮宦達身荷宸眷目識龍顏既齊飛於鴛鷺復寄跡於門館皆相公大造之力也而鐘鳴漏盡夜行不息止足之分實愧古人犬馬戀主迫於西汜所冀枯松晚歲無改節於風霜老驥餘年期盡力於蹄足上答明主下報相公懷婁懷之誠屏息於此伏惟相公收遺簪於少昊念亡弓於楚澤哀當益壯結草知歸瞻望恩光無忘景刻

與韓荆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脱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劒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

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義氣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章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葯蒭請給以紙墨燕人書之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緑

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本家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岁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劒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

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遥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彦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劒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劒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坿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惆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

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鋏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六頁後三行雙花競春芳刋本競作竟據繆曰芑本改

第七頁後二行更造新聲刋本更訛思據崔豹古今注改

第七頁後三行隴頭水刋本隴訛嶺又黃華子刋本華訛畢又十曲也刋本十下衍四字據崔豹古今注改刪

第十一頁前五行雲和刋本和訛得據本詩及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琴瑟句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姑蘇臺上宴吳王刋本宴訛見據唐文粹及全唐詩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鳴鳳始相得刋本相訛何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其帝少皞刋本其訛黃據禮記月令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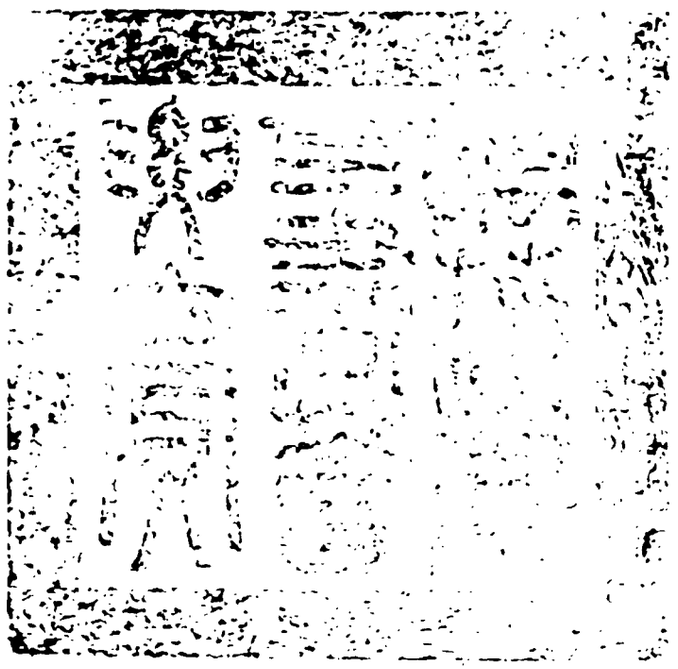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三百五十九日齋刋本脫此

七字據後漢書周澤傳增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責眼擲春心刊本眼訛藥據全唐詩及繆曰芑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時時著書刊本時時下行書字著訛者據漢書司馬相如傳刪改

卷二十六第九頁後二行敢沐芳負荊刊本沐芳二字訛作昧字據繆曰芑本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七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序上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常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誤學書劒薄遊人間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鄴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期告以行邁烟景晚色悄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渌水於遥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

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来想洛陽之秋風將鱠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来落英何許流出石洞来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来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熟亭序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翬飛巉絶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畫鳴閑琴夕酌清月蓋為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牀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為姑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卧白雲逍遥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嶽序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閉雲無心與化偕

徃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沂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瞻望長沙之烟火遥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迴眸拭視比夫汩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托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摇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羸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朱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坐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録耳而嘗採姓名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翰才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苦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岡若絶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杯叙離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

白以鄒魯多鴻儒燕趙饒壯士蓋風土之然乎趙少翁才貌瓌雅志氣豪烈以黄綬作尉泥蟠當塗亦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鷹鳳一作鳳耳以疾惡抵法遷於炎方辭高堂而墜心指絶國以摇恨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借光景於頃刻開壺觴於洲渚黄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然自吳瞻秦日見喜氣上當攢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與白日迴照丹心可明巴陵半道坐見還吴之棹令雪解而松柏振色氣和而蘭蕙開芳僕西登天門望子於西江之上吾賢可流水其道浮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何戚戚於路岐哉

秋於敬亭送從姪崙遊廬山序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栖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常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歎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導舊破涕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滾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憩歸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黃鍾之鄱陽謁張使君序

東南之美者有江夏黃公焉白竊飲風流始接談笑亦有抗節玉立光輝烱然氣高時英辭折天口道可濟物志棲無垠鄱陽張公朝野榮望愛客接士即原嘗春陵之亞焉每欽其辭華懸榻見往而黃公因訪古跡便從貴遊乃僑裝撰行去國遐涉諸子銜酒惜別沾巾贈分

沈醉烟夕惆悵涼月天南迴以變夏火西飛而獻秋汀葭颯然海草微落夫子行邁我心若何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湖水演沔詠哉是行共賦武昌釣臺篇以慰別情耳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吾觀蔡侯奇人也爾其才高氣遠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流宇宙太多耶白遐窮寡搜亦已早矣海草三綠不歸國門又更逢春再結鄉思一見夫子冥心道存窮朝晚以作宴驅烟霞以輔賞朗笑明月時眠落花斯遊無何尋告睽索來暫觀我去還愁人乃浮漢陽入雲夢鄉杜云叩歸魂亦飛且青山綠楓累道相接遇勝因賞利君前行既非遠離曷足多嘆秋七月結遊鏡湖無懸我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終當早來無使晚耶白雲不得復弄爾鄉中廖公及諸才子為詩畧謝之

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冑也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鼇弄筆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咸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一實難沈屈永懷青霄劒有隱而氣衝七星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動時規謀匠物乃點翠幕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遠覽憑軒高吟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黃雲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遠揮玉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各探韻賦詩寵行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八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序下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白上探元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叅夷顏才亞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合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嶽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蕪以五才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邱國之秀有廖侯馬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謔許為通人獨孤有鄰及薛諸公咸亦以為信然矣屬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憩祝融之雲

峯弄茱萸之湍水軒騎紆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筮歌鳴秋劒舞增氣況江葉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也

早夏於江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傳八之江南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窮此道者其惟傅侯耶侯篇章驚新海内稱善五言之作妙絶當時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佳句籍籍人為美談前許州司馬宋公縕氷清之姿重傅侯玉潤之德妻以其子鳳凰于飛潘楊之好斯為睦矣僕不佞也忝干芳塵宴同一筵心契千古清酌連曉玄談入微歡攜無何旋告睽拆將軍叔英畧蓋古英明洞神天王貴宗誕育賢子八龍增秀以列次五色相輝而有文會言高樂曉餞金門洗帆空懸落日相迫二季揮翰詩其贈焉

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

省序

紫雲仙季有英風焉吾家見之若衆星之有月貴則天王之令弟寶則海嶽之奇精遊者所謂風生玉林清明蕭灑真不虛也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吾因撫掌大笑揚眉當之使王澄再聞亦復絶倒觀夫筆走羣象思通神明龍章炳黃雲之晚色目斷心盡情懸高堂傾蘭醑而送行赫金鞍而照地錯轂蹲野朝英滿筵非才名動時何以及此日落酒罷前山陰烟殷勤惠言吾道東坐想洛橋春色先到淮城見千條之緑楊折一枝以相贈則華萼情在吾無恨焉羣公賦詩以光榮餞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謝安四十卧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為蒼生而一起常與支公遊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倩公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痗夫漢東之

國聖人所出神農之後季良為大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若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産重諾好賢攻文即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各一時也僕平生述作鏗其草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作小詩絶句以寫別意辭曰路入漢東國川藏明月輝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帥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鱠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絶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殭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兇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晝餌於修蛇勢盤地戲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烈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澤畔吟詩序

澤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業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書蓬山再尉闕輔中佐于憲車因貶湘陰從宦二十有八載而官未登於郎署何遇時而不偶耶所謂大名難居碩果不食流離乎沅湘摧頹於草莽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

於清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聞之者無罪
覩之者作鏡書所感遇物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姦
臣之猜常韜之於竹簡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前後
數四蠹傷卷軸觀其逸氣頓挫英風激揚橫波遺流騰
薄萬古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興成他人豈不
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揮涕為之序云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
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
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户遐瞻雲天晴山
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
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
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
古人也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劒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咸誇炫

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
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垂而肝膽楚越鴻騫鳳
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
小文四方賢豪眩然景慕雖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
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人非嵩
丘騰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況親承光輝恩
甚華萼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
鴈嘶斷月孤飛朔雲驚魂動骨戛瑟落涕抗手緬邁傷如
之何且各賦詩以寵行路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一本作萬物者天地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
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
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
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
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
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渌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八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九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記　頌　讚

任城縣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廼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湯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琅邪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

而不去其雄麗块圠有如此焉故萬商往来四海縣歷實泉貨之稟篙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頓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黜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来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絶跡者也

趙公西侯新亭頌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祇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德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畧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晝一千里時無芳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墅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軺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寡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颸震壑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偪側於谷口人周童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擬岡恢永圖及公来思大革前弊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崗龍盤峯巔波起勝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鏟崖堙卑驅石剪棘削汚壤堦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閑閎燥濕有庇若鼇之勇如鵬斯搏鬱鬱流

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連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乂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彦録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絶映古清明在躬愈謀僚功不日而就總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沉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愈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眈眈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鎗鎗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并序

共工不觸山媧皇不補天其鴻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萬人其魚乎禮樂大壞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七日滅後當生七反畜生之身於是如來授之吉祥真經遂脫諸苦蓋之天徵一作從為大法印不可得而聞也我唐高宗時有罰賓桑門持入中土猶日藏大寶清園包陰陽力掩造化首出衆聖卓稱大雄彼三者之不足徵矣粤有我西方金仙之垂範覺曠劫之大夢碎羣愚之重昏寂然不動湛而常存使苦海靜滔天之波疑山滅炎崑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涼日月或墜神通自在不其偉歟魯郡崇明寺南門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者蓋此都之壯觀昔善住天子及千大天遊于園觀又與天女遊戲受諸快樂即於夜分中聞有聲曰善住善住天子時有萬商投珍士女雲會衆布蓄沓如陵琢文石於他山東聞士舉國而崇之若語貝葉金言刋其上荷花水物形其隅良工草萊獻技而去聖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大明廣運無幽不燭

以天下所立茲幢多臨諸旗亭喧囂湫隘本非經行網
統之所乃頒下明詔令移於寶坊吁百尺中標真龍若雲
斷委翳苔蘚周流星霜俾龍象興嗟仰瞻無地良可嘆
也我太官廣武伯隴西李公先名琬奉詔書改為輔其
從政也肅而寬仁而惠五鎮方牧聲聞于天帝乃加剖
竹于魯魯道粲然可觀方將和陰陽於太階致君於堯
舜豈徒閉閣坐嘯鴻盤二千哉乃再崇厥功發揮象教
於是與長史盧公司馬李公等咸明明在公綽綽有裕
韜大國之寶鍾元精之和榮燕半剌道光列嶽才或大
而用小識無微而不通政其有經談豈更僕有律師道
宗心總羣妙量苞大千日何瑩而常明天不言而自運
識岸浪注玄機清發每口演金偈舌搖電光開關延敵
罕有當者由萬竅同號於一風衆流俱納於溟海若乃
嚴飾佛事規矩梵天法堂鬱以霧開香樓岌乎島峙皆
我公之締構也以天寶八年五月一日示滅大寺百城
號天四衆泣血焚香散花扶櫬卧轍仙鶴數十飛鳴中

絶非至德動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三綱等
皆論窮彌天惠湛清月傳千燈於智種了萬法於真空
不謀同心克樹聖跡太官李公乃命門於南垣廟通衢
曾盤舊規累構餘石壯士加勇力伾拔山纔擊鼓以雷
作拖鴻縻而電掣千人壯萬夫勢轉鹿盧於橫梁泯環
合而無際常六合之振動崛九霄之崢嶸非鬼神功曷
以臻此況其清景燭物香風動塵羣形所霑積苦都雪
築星辰而增輝挂文字而不滅雖漢家金莖伏波桐柱
擬茲陋矣或日月圓滿方檀散華清心諷持諸佛稱贊
夫如是亦可以從一天至一天開天宮之門見羣聖之
顏巍巍功德不可量也其錄事參軍六曹英寮及十一
縣官屬有宏才碩德含香繡衣者皆列名碑陰此不具
載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孫太沖得真人紫藥玉笈
之書能令太一神自成還丹以獻于帝帝服享萬壽與
天同休功成身退謝病而去不謂古之玄通微妙之士
歟乃謂白曰昔王文考觀藝於魯驂雄辭於靈光陸佐

公知名在吳銘雙闕於盤石吾子盍可美盛德揚中和恭承話言敢不惟命遂作頌曰

揭高幢兮表天宮嶷獨出兮凌星虹神縱縱兮來空仡扶傾乎蒼穹西方大聖稱大雄橫絕苦海舟羣蒙陁羅尼藏萬法宗善住天子獲厥功明明李君牧東魯再新頹規扶衆苦如大雲王注法雨邦人清涼喜聚舞揚鴻名兮振海浦銘豐碑兮昭萬古

當塗李宰君畫讚

天垂元精嶽降粹靈應期命世大賢乃生吐奇獻策敷聞王庭帝用休之揚光泰清濫觴百里涵量八溟縉雲飛聲當塗政成雅頌一變江山再榮舉邑抃舞式圖丹青眉秀華蓋目朗明星鶴矯閒風麟騰玉京若揭日月昭然運行窮神闡化永世作程

金陵名僧顏公粉圖慈親讚

神妙不死惜生此身託體明淑而稱厥親粉為造化筆寫天真貌古松雪心空世塵文伯之母可以為隣

李居士讚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繪生為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為隣默然不滅長存此身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齊表巨海吳嗟大風崔為令族出自太公克生奇才骨秀神聰炳若秋月騫然雲鴻爰圖伊人奪妙真宰卓立欲語謂行而在清晨一觀爽氣十倍張之座隅仰止光彩

宣城吳録事畫讚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霜秀骨圖真像賢傳容寫髮束帶嶽立如朝天關巖巖兮謂四方之削成澹澹兮申五湖之澄明武庫肅穆辭峰崢嶸大辯若訥大音希聲默然不語終為國楨

辟畫舊鷹讚譏主人

突兀枯樹傍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觜鉆劒戟爪握刀錐羣賓失席以睽眙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

師猛讚

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眉目厲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月掣蹲胡以震怒謂大廈之崢嶸永觀厥容神駭不歇舊本無永觀厥容神駭不歇二句

羽林范將軍畫讚

羽林列衛辟壘南垣四十五里光輝至尊范公拜將遙承主恩位寵虎臣封傳鴈門瞻天蹈舞踊躍精魂逐逐鶚視昂昂鴻騫心豪祖逖氣爽劉琨名震大國威揚列藩麟閣之階粉圖華軒胡兵百萬橫行縱吞爪牙帝室功業長存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并序

我聞金天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洛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瑠璃為樓殿之飾玻黎碼碯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秦夫人奉為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縕氷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以伉儷大義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重修於景福誓捨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像八法功德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感疑動作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向西日沒處遥瞻大悲願月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願玉毫光

江寧楊利物畫讚

太華高嶽三峯倚天洪波經海百代生賢為夔為龍廊廟之寶

土濟川趙城開國玉樹凌煙筆鼓元化形分自然明珠

獨轉秋月孤懸作宰作程摧剛挫堅德合窈冥聲播蘭荃鴻漸麟閣英圖可傳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讚

高堂閒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煙艷丹睛星皎昂昂貯胎一作欲飛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一作唳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疑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儛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

誌公畫讚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寒廓無主錦幛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往何所一作往

琴讚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氷泉葉苦霜月斲為綠綺徽聲槩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朱虛侯讚

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昇光陰虹賊虐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劒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乃昌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觀欽飛斬蛟龍圖讚

欽飛斬長蛟遺圖畫中見登舟既虎嘯激水方龍戰驚波動連山拔劒曳雷電鱗摧白刃下血染滄江變感此壯古人千秋若對面

地藏菩薩讚并序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劫導開橫流則地藏菩薩為當仁矣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清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惠劒於真宰湛本心於虛空願圖

聖容以祈景福庶冥力憑助而厥苦有瘳爰命小才式
讚其事讚曰
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五
緰圖聖像悟真非妄傳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讚此
功德海永為曠代宣

魯郡葉和尚讚

海英嶽靈誕彼開士了身皆空觀月在水如新傳火朗
徹生死如雲開天廓然萬里寂滅為樂江海而閒逆旅
形內虛舟世間邈彼峴間誰云可攀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九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十四>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一>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十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銘 碑 文

化城寺大鐘銘 并序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驚大夢而能發揮沉潛
開覺茫蠢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
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
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
制豈徒然也粤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
函千盈蓋邑宰李公之所翔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
嶷茂列聖之天枝生於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畧壯而
有成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
宰潔白聲聞於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
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治日計之無近功歲

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
方入于禪關覩天宮崢嶸聞鐘聲瓊屑乃謂諸龍象曰
盍不建夫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聲六時有所歸仰不亦
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毫不挫人
多于采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鳧氏撰鳴
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禄奮怒飛廉震驚金精
轉潛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燦燦光噴日道氣敵天維紅
雲黤於太清紫烟轟於遥海烜赫宇宙功侔鬼神瑩而
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
察之吁駭人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蹻踞麋金索以上
響奔雷而闐闐赦湯鑊於幽途息劒輪於苦海景福胙
蠻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有孰能與於此
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
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閑心古容英骨秀
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
直道妙用乃如是然常虛懷忘情潔已利物是人行空

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日暉
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
修律義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
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乃黃鳧趨梵庭請揚
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於辭臣恭承德音敢闕清
風之頌其辭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合號烜赫聲無邊
摧憎魔魅招靈仙傍極六道極九泉劒輪輟苦期息肩
湯鑊猛火停熾燃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
德方金鐘永不朽

天門山銘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寔為吳津兩坐錯落如
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
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并序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
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名節尤彰可
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
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
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
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
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
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
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
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
卓絶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
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縈動於天
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
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
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

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之
士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
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像如在精魂可悲惜
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
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
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
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
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
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
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
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耻投金瀨泚
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并序

太虛既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真人當高秋八月五日
降西方之金精採天長為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

也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間起開元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過犧農之頹波返淳朴於太古雖軒后至道由聞蚩尤之師今網漏吞舟而胡夷起於轂下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越在明兩總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鯨口迴日轡於西山拂蒙塵於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烜赫而安六合歷列辟而罕匹顧將来而無儔太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塵而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而傳劒璽德冠樂推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歷數去已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受之元良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聖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而高蹈鮮負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骼於河洛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兇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炎漢之風雲滂洋雨汪濊澡渥澤除瑕纍削平國步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有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胄扶陽之貴族雄畧邁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歷職剖劇能聲旁流振繡而白筆橫冠分符而彤襜入境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鉞東巡無名利劒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房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弈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直誠移鎮夏口救時艱也慎厥職康乃人減兵歸農除害息暴大水滅鄧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鼈岸不辨於牛馬公乃抗辭正色言於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使銜命徧祈名山廣徵牲牢驟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懷於百靈此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亟風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寄幹蠱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臻於小康中京重覩於漢儀列郡還聞於舜樂選鄂之勝帳于東門乃登皛歌擊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搖迴而大火乃落

閶闔啟而涼風始歸筐笋和篇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
楚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穆簪笏列序羅衣
蛾眉立乎玳筵之上班劒虎士森乎翠幕之前千變百
戲分曹賈勇觀子跳劒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橦倒掛
浮雲之影百川統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
之海色獻觴醉於晚景舞袖紛於廣庭鶴髮之叟鷹序
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
願留公以上聞悅坐棠而飡風庶刻石以寘美白觀樂
入楚聞韶在齊採諸行謠遂作頌曰

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孽胡梃災大人有作雷霆
發揚攙槍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薄掃雪屯蒙洗清寥
廓軒后訪道來登峨嵋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
兩曜迴規重遭唐主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
骨嶽立英謀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
爭觀九劒揮霍魚龍屈盤東迴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
路豐碑是刊

比干碑 并序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内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征島
夷師次殷墟乃詔贈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
大臣持節弔祭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以少牢時
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
志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
諍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夫捐生之
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
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曰叔父親其至焉國之元臣
位莫崇焉親不可以觀其危眄不可以忘其祖則我臣
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
死剖心非痛亡殷為痛公之忠烈其若是焉故能獨立
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
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戡彼西土及公
之喪也乃觀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

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垂其統殁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佚者慙義者思忠者勸其為戒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是豈無微旨嘗敢論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一作身）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得焉蓋春秋微婉之意必將建皇極立彝倫闢在三之門垂不二之訓以明知於世則夫致俾後人優柔而自得焉甚哉不仁矣夫孝於其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甚哉不仁矣夫孝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故歷代帝王皆欲精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武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墳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君封德正與神明秩視郡王身滅而榮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首祠堂晤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式閭斲石銘表以志丕烈銘曰

廩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軀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猛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民到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過屠岸之誅存孤嗣趙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睃銀青光禄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膚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吳錢氏及

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傳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慨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為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振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饗玉者三江之巨橫白額旦去清琴高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禋負雲集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太冶鼓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佽聞而賢之擢佐轺軒多所弘益尚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皆虛為其政而則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庭璘嚴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

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白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寔為帝里時藪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汪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　并序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咸土以百里雷其威聲華其俗而風之漁其人而涵之其猶衆鮮洋洋樂化在水波而動之則憂頹尾之刺作焉徐而清之則安頌首之頌興焉苟非大賢孰可育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古則有虞城宰公焉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人也高祖揩隋上大將軍縣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曾祖騰雲皇朝廣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府記室參軍襲廣武伯父浦郢海淄唐陳五州刺史魯郡都督廣平太守襲廣武伯皆納忠王庭名鏤鐘鼎侯伯繼跡故

可畧而言焉公即廣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韋吏罕測望風敬懼秩滿轉右武衛倉曹參軍次任趙郡昭應縣令奉詔修建初啟運二陵總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不鞭一人功成餘八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上衝太微散為慶雲數千處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奏名編入國史天寶四載拜虞城令而天童寵榮俾金玉王度炯若七耀昭回堂隅於戲敬之哉宸滅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舒而徐急則狼戾緩則鳥散公酌以鈞道和之琴心於是安四人敷五教處必糲食行惟單車觀其約而吏儉仰其敬而俗讓激直士之素節揚廉夫之清波三月政成隣封取則因行春見枯骸於路隅惻然疚懷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四封歸仁有居喪行號城市者習以成俗公最之親隣厄以凶事而騶寡惸獨衆所賴焉可謂變其頹風永錫爾類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

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翦比于甘棠鄉人田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惟公志氣塞乎天地德音發乎聲容縞乎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月彈惡雪善速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三公二伯之積德則何以生此邑之賢老劉楚璩等乃相謂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賴於虞人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況於人乎乃咨羣寮興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員外丞魏陟主簿李詵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令名奮乎百世之上其詞曰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惡厥德

孔昭折獄既清五教大行殷雷之聲既父其父又子
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乃影我崗乃雨我田陽無驕
僭四載有年人戴公之賢猶百里之天棄余往矣況如
墜川哀喪惠博掩骼仁深苦井變甘兎人易心三柳勿
剪永思清音

為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于和尚之靈伏維和
尚降靈自天依化遊世角立獨出嶷然生知鳳翽開九
苞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陂始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
師遏龍象以蹴踏為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迴佛
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
芽榮滋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嗚呼來無所從
去復何適水還火歸蕭散本宅寶舟輟棹禪月掩晛痛
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其早承訓誨偏荷恩慈忝
飡風於法侶旋落陰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
茗藥精誠嚴思異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為宋中丞祭九江文

謹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長源公之靈惟神包括乾坤平
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疏九道以爭奔綱紀南維朝宗
東海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令萬乘蒙塵五陵慘黷蒼生
悉為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心攙搶未滅含識結
憤思剪元兇而況叅列雄藩各當重寄遵奉王命大舉
天兵照海色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滿狂颶
振驚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
掃妖孽於幽燕斬鯨鯢於河洛惟神祐我降休于民敬
陳精誠庶垂歆饗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十

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圍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

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劉全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畧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宏麗傷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謹案卷二十七第一頁後七行趣逸天外刊本外作半據唐文粹改

第六頁前二行栖隱安陸刊本栖訛酒今改

第六頁後七行即原嘗春陵之亞馬刊本亞訛要據唐文粹改

卷二十八第一頁後一行戴侯寓居長沙刊本脱寓字據唐文粹及繆曰芑本增

第一頁後五行鵬霄悠然刊本悠訛愁據繆曰芑本改

第二頁前四行早夏於江將軍叔宅刊本脱江字據繆曰芑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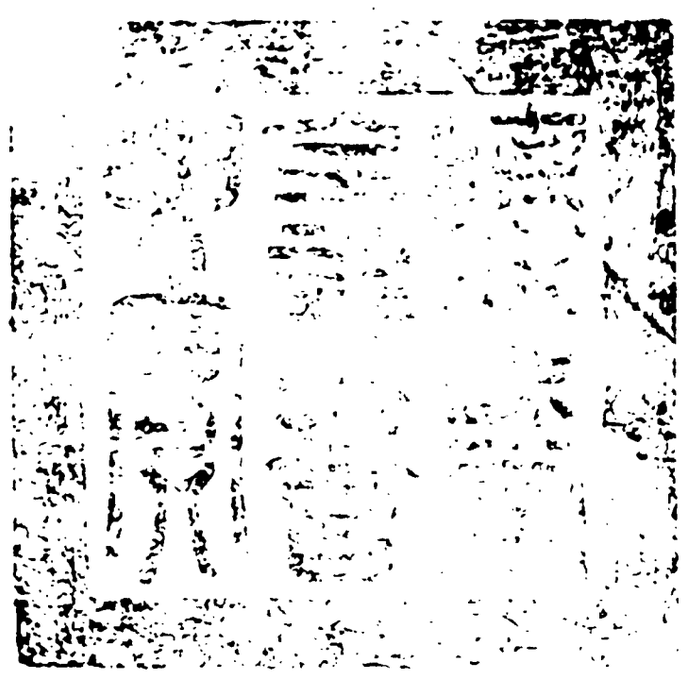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八行路入漢東國刊本脱路入二字據文苑英華增

第七頁前五行風雲動人刊本人作天據文苑英華改

第八頁後三行有所感嘆刊本感嘆二字訛作欵

字據文苑英華改
卷二十九第三頁前二行聿生懿德刊本德訛右據繆曰芑本改
第三頁後二行馬偏側于谷口刊本偏訛之據繆曰芑本改
第三頁後八行森沉閎閎刊本閎訛閑又若鰲之勇刊本鰲訛鳧並據繆曰芑本改
第四頁前五行總是役也刊本總訛然據文苑英華改

卷三十第二頁後八行然常虛懷忘情刊本然訛言據繆曰芑本改
第八頁前六行王注法雨刊本雨訛再據繆曰芑本改
第八頁前八行庶刻石以實美刊本實訛實據繆曰芑本改
第十頁前五行嘗敢論之曰刊本論作頗據唐文粹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聿生懿德刊本德訛右據繆曰芑本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為其政而則理成案此句似有訛脱檢各本皆然姑仍之
第十四頁後五行隣封取則刊本封訛墳據繆曰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

缺 页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

〔唐〕杜　甫撰　編注人名氏無考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一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讀杜子美集

太羹有至味黃鍾具元音之子誠忠愛遺編足探尋憂懷臣社稷逸志託山林諷讀消長夏悠然獲我心

乾隆辛酉季夏

讀杜詩率題

詩稱杜聖李謫仙吾於甫也無間然韓愈論文要氣勝不合而同甫有焉貫穿今古氣豪邁元輕白俗誠知言吾昔少年時亦曾窺其藩今也時復披卷讀乃知學步非且難乃知學步非且難惟以棄日適幾閒況乎治亂興衰具詩史豈可與批風弄月以為詩者同日而與同時觀

乾隆丁卯季春

讀杜詩

我讀杜詩亦已屢每一開編興會殊與造物遊不知窮柳州所言謂是乎衙官屈宋徒自詡律驚神鬼誠無如尋章摘句祇陋耳抹月批風猶故吾

杜詩

杜詩於我有何緣每一見之不忍捨寒為衰日可宜冬暑作雄風足消夏於唐拔爾軼盧駱在漢綽然媲班馬清詞麗句空古今一一皆從性中寫嗚呼令而有其人磬折吾當拜風下

乾隆丁卯季秋

右四首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集千家註杜工部集

提要

臣等謹案集千家註杜工部集二十二卷不著編輯人名氏前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夢弼四序所採不滿百家而題曰千家蓋自誇撫拾之富如魏仲舉韓柳集註亦虛稱五百家也其句下篇末諸評悉劉辰翁之語朱

舉尊謂夢弼所編入然夢弼所撰本名草堂詩箋其自序內標識注例甚詳與此本不合宋犖謂杜詩評點自劉辰翁始劉本無註元大德間有高楚芳者刪存諸註以劉評附之此本疑即楚芳所編也辰翁評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禎乃比之郭象註莊蓋未為篤論至編中所集諸家之註真贋錯襍亦多為後來所抨彈然宋

以來註杜詩者已鮮有專本傳世遺文緒論頗賴此書以存其革路藍縷之功亦未可盡廢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千家註杜工部集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梠餬口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歷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

南沂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録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為踳駁傳云名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曹曹傳云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註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拔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徧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裴衡而集有居江陵乃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詩及別題大歷年者數篇須溪先生云甫詩寘可考而舊史疏畧至此他不可考奈何

甫集初六十卷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畧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二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録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鄄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叅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梓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

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沂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畧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録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為歌詩備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作哀樂交貫揄揚叙述妙達乎真機美刺箴規該具乎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為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況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為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外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黄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伯世皆為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

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脩可杜立之師古師民贍亦為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恍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穀旦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一

遊龍門奉先寺 魯訔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

黃鶴曰唐志河南縣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翊與河中府為鄰而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即禹河至龍門之地地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關塞山云即龍門鎮是也龍門薛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龍門當考絳至河中不滿三百里馮翊至河中不滿百里兩地相接按地理河南即春秋時屬魏地後魏兼置雍州乃屬秦州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臥字可虛實用天閽語渾若天閽豈不幸強耶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師古曰釋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靈籟即風也猶雨曰靈雨蔡夢弼曰本一作虛籟蔡條西清詩話荊公云天閽當作天閾對雲臥為親切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馬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

贈李白 夢弼曰時李白將為汉梁宋之遊鶴曰詩云李侯金閨彥亦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按公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云天寶初已到劇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五載作蓋公詩云二年客東都又有梁宋遊殆是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編在十二載非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野人所喜者蔬食菜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豈願見此機巧者乎舊解脣脣難合此其至淺者王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學林新編云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飯飢飯飢音迅謂飡也其法即南燭草水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黛珠食之延年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杜修可曰丹書抱陽山人藥證曰夫大藥者須鍊沙汞能取鉛底金黃芽為根蒂水火鍊功深王洙曰江文通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卽曰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字誰何跌蕩非湊句也齊魯跋涉廣望嶽而言即齊魯青未了五字雄蓋一世○青未了語好曾雲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曾雲對下句苦○溫胥語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見其趣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鄭昂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代於此是山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趙曰陰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割者分也洙曰張衡南都賦涓水盪其胷鄭曰盪他浪切師曰曾與層通趙曰皆目睫也音糟細切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此借用其字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鵬曰按唐志瑕丘縣本魯負瑕邑屬兗州石門屬齊州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無可取○洙曰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椽也言其有所負荷晉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人謂之連璧張詠曰史記註古人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三十兩也沈括曰漢書班超傳註胡樂有橫吹之名洙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下註脚不得終待親見自喻耳待立小童清落景閒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尊羹誰恐是惟字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洙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趙曰東蒙山在兗州洙曰後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北郭生指言范十隱居修可曰逸詞有橘頌趙曰晉張翰在齊王冏府見秋風起思吳中

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

題張氏隱居二首 鵠曰按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于徂徠山號為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說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歟詩中不貪遠宦之句與白傳及雜述意頗合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鵠曰石門見前註 洙曰史天官書畋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今詩意謂不貪故夜識其氣也師曰虛舟喻虛已以遊世洙曰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洙曰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意舊註以為祿山且沒交涉○趙曰晉書葛洪字稚川閩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北史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之志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俯仰涵緊語何地無之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夢弼曰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視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王禹偁曰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也皆與兗相接洙曰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唐志兗州魯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恭王餘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悉見蓁壞而靈光巍然獨存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鵠曰兗州任城縣是也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洙曰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魏略魏太祖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已上人茅齋 歐陽公云僧齋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洙曰白羽謂扇也學林新編云天棘夢青絲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

之可觀後人改蔓字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趙曰歐陽公善本夢作蔓字夢阿曰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聲相近也趙曰晉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彷佛老成亦無玄黃亦無北壯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鄭曰宛於爰切批篇迷切趙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洙曰顏延年揣白馬賦品藝騕褭騰

畫鷹

素練風霜起　素練絹色耳註誤　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以碧眼言之　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鄭曰攫荀勇切洙曰攫身猶竦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鄭曰絛勢可呼謂可呼以獵也軒楹亦齋地也洙曰前漢百官表注絛繩也鏇絛釧切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執編絲繩也鏇絛釧切圓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鵬曰按唐地理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又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大家數語○漏字好　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萬螺蚌滿近郭蛟蜃乘九皐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隨事有氣無不可寫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洙曰漢書考城令王渙謂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趙曰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為橋梁洙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鵲曰齊地紀云渤海東有碣石徐關亦齊地也洙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釣而連六鰲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此與出處別謂他種樹為隱者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故也　裯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洙曰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漢書貢禹裯不完註云裯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裯毛布也鄭曰裯臣庾切裯胡葛切師曰還丹九轉丹也九遍循環然後成就洙曰晉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鵬曰龍門在河南此詩云往來時屢改當是天寶初東都作○天寶初東都作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公自註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縣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曹南豐曰皇居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欹本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鶴曰按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為尚書侍郎之貳蓋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寇則小司寇為刑部侍郎而唐未聞以侍郎判南曹豈郎亦得稱為小司寇耶太夫人乃公之祖母盧氏按年譜天寶三載盧氏卒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眾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氛氳洗曰書為山九仞功虧一匱匱土籠也師曰陸璣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孝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洙曰詩如南山之壽

春日懷李白 鶴曰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東之句蓋其時也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鄭曰庾信字子山在周為車騎將軍開府洙曰鮑照字明遠為宋臨海王參軍遯齋閒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子美為第一太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子美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奮迅馳驟若汪駕之馬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子美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北子美所居江東白之所在也

李監宅二首 趙曰按舊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於天下有詩又在鮑庾下矣李泰伯云渭

炙騧翳鶯之屬慘毒取味令詩有異味重之句豈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蘭多喜色女婿近乘龍洙曰祖皇后竇氏父毅仕周尚武帝姊襄陽公主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師曰隱如隱几之隱黃希曰異味字見左傳薛夢符曰楚國先賢傳孫儁為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點綴
織媚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鮑曰任城縣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憶舊青氈沐曰晉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載之而置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公自註員外季弟執金吾見宋之問號州弘農人嘗為考功員外郎之問居雖在號而有莊在首陽之間弟之悌以蹻勇聞又按史知於代故有下句鸛曰按史本一作説劒鸛曰公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鵠曰按鄭潛曜主而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史稱潛曜有孝行又按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公與潛曜有舊天寶四載間嘗為作皇甫淑妃碑詳此詩在其先後也○天寶四載東都作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
氷漿椀碧瑪瑙寒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
自是秦樓壓鄭谷如此秦樓鄭谷亦是創見時聞雜佩聲珊珊鄭曰磴丁

鄭切磴道也沫曰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鄭子真耕於谷口也

重題鄭氏東亭公自註在新安界鶴曰新安縣屬河南府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作故云重題

南郡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趙曰凡枉道而遊者猶任其人況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公自負可知也沫曰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師曰將軍樹美員外弟

執金吾也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敧山樹清漣曳水衣紫
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沫曰爾雅

山未及上曰翠微夢弼曰詩註
水成文曰漣水衣也韋鷺鳥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公自註時邑人褰處士等在
天寶初邑為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歷下亭在齊州
以有歷山故名又按邑天寶五載奸賊事發此詩
當作於天
寶四載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題詩
適當如此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
波縕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北渚即北海郡清
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沫曰後漢志中二

千石皆皂蓋朱兩幡夢弼曰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
交流沫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縕真誰為傳江淹詩
悠悠縕
真趣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岳深 此籍
此溟亦為北海牽帥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
甫吟 師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池是也按
地理志歷下亭在清湖之北跡籍臺觀舊謂此亭
有圖籍載後齊所築今之芳因其舊跡濬新亭也氣溟
海岳深謂此城憑岳帶海海岳之氣溟濛然深遠也鄭
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具本一作俱趙曰禮記絲聲哀
沫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
為梁甫吟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
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氷延樂方
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
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邕詩殆不可曉師曰曾氷延樂方謂此亭夏月陰涼
如積氷然可以延引歡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

也沫曰易既有典常又含弘光大老子域中
有四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不見也

暫如臨邑至嵇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鵬
曰臨邑縣屬齊州嵇山湖亭蓋即李白詩題所謂鵲
湖耶嵇與鵲必有一誤魯曰嵇捷玉篇助麥切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
遊阻詞伯邦望懷青關謁謁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趙曰
外應在青關故
有却望之句 李員

行次昭陵 夢弼曰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鵲曰按
天寶五載詔天下通一藝者至京師公
自東都西歸應詔故道經昭
陵也○天寶五載長安作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有典有則）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
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絶足日月繼高衢
狀他父子間意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
嵚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溫潡撫洪
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上句寂寥下句清爽皆玄意入冥矣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
日流恨滿山隅洙曰庸主謂隋煬帝羣雄謂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今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也天屬父子也謂高祖禪位於太

宗也希曰高祖諡神堯又遜位如堯太宗有九功之德可歌如禹也師曰風雲隨絶足謂李靖之輩從高祖而起也趙曰魏文帝與孫權書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歐曰溫潡撫洪鑪謂陶成天下如洪鑪冶沫曰漢書黃帝鑄鼎於荊山下鼎成而仙去後人名其地為鼎湖修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沫曰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耿秉死亦賜玉衣夢弼曰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匣外

飲中八僊歌

容齋三筆云杜子美八仙歌衛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行本誤以為世賢絶無意義兼世字是太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也沫曰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禁條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嘗賢之叔父元宗諱豈敢用哉沫曰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修可曰蘇晉珣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慧澄綃彌勒佛一本寶之當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顧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頭時人無識之者定功曰范傳正作白墓碑曰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云蜀人謂衣領為船妾也沫曰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呼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為神因呼曰顛後漢張芝好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為酒吃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加特進

輔曰按史睿宗長子憲本名成器立為皇太子以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

貴勢語獨精微

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言其不籍

陵山陵指祖宗此十字最有體氣味甚長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驚

健壯語亦

立童罷鳳鶱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

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

水簷動玉壺氷瓢飲惟三逕巖栖在百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涸鴻寶寧全祕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上下不相紹徒押韻見意後來陳黃祖述皆過○沫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兩漢魏晉以加官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又鵬之從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劉孝標論不雜風塵魏志邯鄲淳歎曹植之才謂之天人今云已忝歸曹植公以況已之與汝陽王也後漢杜密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以前有李固杜喬今云何知對李膺公謙辭也晉衛瓘奇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夢弼曰陳無已本作巖栖異一膝然神凌切稻畦也沫曰漢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註蠡瓠瓢也來戈反左傳齊侯曰有酒如涸陵註涸食陵切水名出齊國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註云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漢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

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公自註甫從姑之子鶴曰唐比部屬刑部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縕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詣孤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

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
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沐曰漢丞相
蕭何梁武帝
姓蕭東觀漢紀桓榮溫恭有蘊藉周勃傳勃魁梧奇偉
晉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起宅相者云當出貴
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嵇康為中散大夫居山陽
性絶巧而好鍛鄭曰鍛都玩切修可曰韓非子齊威入
山問父老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
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沐
曰長者轍
注見前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
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
布衣願家無儲石輸百萬不深不淺語○沐曰說文曰
博局戲六著十二棊古者烏
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文曰
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
先代切夢弼曰左傳馮陵敵邑沐曰宋玉招魂成梟而
牟呼五白註云五白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
而呼骰子數也宋劉毅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
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
雖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
惡之因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
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又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摴蒱擲之曰世云摴蒱有神

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呼曰
梟盧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豹是也沐曰南史桓
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儲石之積摴蒱一擲百萬共
舉大事何謂無成漢蒯通傳守儲石之儲者關卿相之
位應劭云齊人名甕為儲石受二斛晉灼云石斗石
也師古云儲者一人之所負儲也音義云儲丁滥切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公自註甫故廬在偃師承韋
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鮑曰
韋濟韋嗣立子自河南尹遷尚
書左丞○天寶七載在長安作

有客傳河尹令人稱河南尹曰
河尹豈不傳笑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
逸童甫尚西東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絶
疎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袒褐霜
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薦子真怯
雞翁趙曰漢李膺為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為上客時韋
濟尹河南故公得以孔李為比沐曰晉郭璞妙於
陰陽筭歷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中書九卷孔子居宋
冠章甫之冠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韋尹之貴下
句又美其善詩能繼詩之國風也晉陶淵明字元亮性
嗜酒嘗為彭澤令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
漏令沐曰漢書貢禹祖禰不宜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
百人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
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孰蜮
蜮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
之病甚虞翻傳翻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治

政咸稱神明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上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贈韋左丞丈濟 公自註濟亦為給事中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亭衢 兩語叙其兄弟世美有前弔後賀之意而讀之亦自可傷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 自謂 字不用事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修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洙曰漢韋

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為相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中書凝邃晉人比天上鳳凰池月令養衰老授几杖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乃武之罪也吳志陳琳答張紘書曰小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夢卿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為尚書左丞子承慶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嗣立武后時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嗣立二子洹濟洹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為省轄世罕與比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後乃陳情也公以開元二十四年

末止如此悲壯未衰○洙曰前漢班氏叙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易師貞丈人吉註丈人嚴莊之稱也夢弼曰漢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前漢揚雄傳雄好詞賦每作賦擬相如黃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師曰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今吾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夢弼曰新唐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洙曰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終南山長安南山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修可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之外有橋曰橫橋如淳曰橫音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洙曰天寶初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太子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天寧坊二年追尊太聖祖玄元皇帝仍詔天下諸郡建紫極宮○天寶八載自長安復遊東都作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俚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亦是精語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此氣骨不可少腕促蹄高如踣鐵文河幾蹴曾氷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擘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只如此語絶是○洙曰唐安西郡東至烏著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欻許勿切忽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劉曰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夢弼曰相馬經馬腕欲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踣甸覆切踏也曾氷層積之氷也曾與層同孝祥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洙曰天馬歌體容與兮馳萬里又曰霑赤汗兮洙流赭宋曰馬善行者追風追電走過如掣電言其疾也夢弼曰古樂府青絲繮

妙絶動宮牆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晁流俱秀發旌
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
凍銀牀身退毕周室經傳拱漢皇在周時為柱史毕矣然能使後代拱而師
事之此詩意也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趙曰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
臺仙真之所也故以言廟洙曰漢書音義禁死之禦祈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春官守祧註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註節猶信也琪曰碧瓦琉璃瓦也洙曰班孟堅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謂雙立也金莖註金莖銅柱也定功曰老子生指李樹為姓而唐以為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洙曰漢孝景皇后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猶累世也世家遺舊史謂太史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道德付今王謂老子道德經明皇親註也吳道子陽翟人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天寶間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風箏謂擊箏挂之風際風至則鳴也銀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師曰經傳拱漢皇謂漢文景皆崇尚黃帝老子之術也

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九載自東都
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
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

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
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
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陽關之後此語為暢○洙曰昭
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垍兩載不成對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兩截對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
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
經兼綰六經高鳳聚螢皆如戲耳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
鳳謂鳳飛於高何物小兒耽政是用人名戲筆與桃紅李白騭子鶯歌等其親狎悉別不見痕跡轉換而故人
厚者自知之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淖儻憶山
陽會悲歌在一聽夢弼曰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逼華蓋言密邇帝座也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俱時童謠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洙曰漢光武與嚴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趙曰拾翠殿在東內景福殿之東南望雲亦在西內景福殿之西鶴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洙曰以紫泥封誥故曰紫誥寫誥辭於黃麻紙上訓辭謹嚴如六經翰林拜命

日暘金荔枝帶高鳳後漢逸民也車屑囊螢照書晉孫
康阮籍為竹林之會山陽康所居也向秀後經山陽作
聞笛
賦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翼
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
盤空曲龍鳳守翠微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卽日草
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昧曰書于欲左右有民汝翼
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陵山陵也寢
寢廟也龍鳳守陵寢之兵也翠微山杪也夢弼曰符瑞
圖京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
五色雲又有五綵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
舍蓄有美有恨王者今無戰借用語書生已勒銘封倭意疎闊編
簡為誰青洙曰晉陽秋云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按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鍾士季檄蜀文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後漢吳祐傳青簡註火灸簡令汗耘其青易書復不灸謂之汗簡
舞劒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
羽千夫膳指鴈為灸黃河十月氷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夢弼曰銛思廉切利也言兵威之行寇無不欣然效順
者蹻音喬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蹻騰者為之失喪
其性命也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飄部
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匈奴尚畏其部曲則逝者可知書生善頌者也無由覩
雄畧大樹日蕭蕭頓放得是○希曰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
青門絳水指絳州而言洙曰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馮異傳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兵車行

師曰此詩為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託漢武以風刺也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公自
註云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
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
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
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
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洙曰秦國風有車鄰鄰註衆車聲車攻詩蕭蕭馬鳴註言不譁譁何覬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藉點照上下更換差役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洙曰里正鄉里之長也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夢弼曰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千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趙曰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洙曰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天寶十載在長安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　秦樂察序本如此近是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洙曰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註謂為形象以教人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有遲想而存之鄭曰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也撐拄庾切邪柱也塔每級之下蓋多枝撐至其盡級高處則為出枝撐幽矣鵠曰寺在長安塔高三百尺則秦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爭高涇渭雖為大川亦以塔高而水不可見也宣和間樊察序鴈塔題名亦云杜詩所謂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蓋言其高遠洙曰山海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嶷山舜所葬也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皇帝之宮趙曰此暗記慈恩寺之事南望蒼梧託虞舜以思高宗西望瑤池託西王母以思文德皇后也洙曰韓詩外傳夫黃鵠一舉千里禹貢陽鳥攸居註隨陽之鳥鴻鴈之屬也希曰鴻鴈事多用稻粱本出戰國策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鵠曰舊本次此詩為成都作今以詩考之乃在長安作疑是蓋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咸陽華原二縣咸誤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氷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飢臥動即向一旬斃裘何帝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治

穰者為赤莖曰杜陵野老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復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蕭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之青門董京戚衣百結之衣

杜位宅守歲鮑曰時公在長安從弟杜位宅守歲是年公四十歲

守歲阿戚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樻馬列炬散林鴉四更斜誰能更拘束得悽慨爛醉是生涯結書翻暢能自言則達矣○戚一作戎洙曰晉王戎字濬仲阮籍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

與阿戎談鴻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戚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戚又云欲喚阿戚東守歲林烏擇馬間誼譁正用公此詩也夢弼曰晉劉蓁妻元日獻椒花頌庾信詩椒花逐頌來易勿疑朋盍簪此言朋友會宴也列炬散林鴉言燭炬之明鴉鵲驚飛也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

子午谷中師曰元逸人隱遁士也有神仙之術○天寶十一載在長安作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碧精龍故人令居子午谷洙曰東蒙地理志屬兗州趙曰君精龍劒也蔡曰春秋繫露云劒佩於左蒼龍之象洙曰後漢公孫瑞劒銘含景吐商芒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王莽有意纂漢通子午道時名為子午谷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夢弼曰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按道藏經晉時有戎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鏁下垂約百有餘丈戎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

樂遊園歌公自註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洙曰按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亘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祓禊登高車馬填塞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謂曰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即是前此以正月晦日為節也

樂遊古園崔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勢字似無見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未覩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閭闔晴開訣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迴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婉約有態郤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語達自別聖朝亦知賤士醜

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每誦此結不自堪○吾嘗墮淚於此宰非沒反山貌訣
本作映趙傻定作誄
水流為秦川趙曰長生木瓢乃木瓢修長而生者用之
以酌酒夢弼曰西京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
宮至西江芙蓉園仗天子來幸之儀也洙曰漢禮樂志
遊閭闔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訣蕩蕩
如淳曰訣讀如一訣蕩蕩天體堅清之狀晉灼尼洛水
詩翠幕映洛湄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圖銀牓相輝夢
弼曰西京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
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来事先鋒孰敢爭思
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
寧得所天意薄謦字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
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閨諸公厭褊衡將期一
諾重欵使寸心傾君見遂窮哭宜憂阮步兵夢弼曰破的先鋒旨
以比諫議之詩筆也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沫
曰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
致幣顏闔曰恐聽者琴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辯氣剛傲好矯
時慢物曹操恕之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
黃祖性急故送衡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
與之後竟為祖所殺季布傳辯士曹
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吾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欵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藉在如仰賴語爾謂無人復慰藉如韋也故與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
為對以為通籍殊舛朱紱有哀憐異逢迎矣懸隔藉本作
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
籍非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
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洙曰詩一月三捷漢東
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書垍自翰林學士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此
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鶴曰舊本題作贈均非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闕詣絕古今迷言
出使范逵絕跡特非常語故未易論耳舊
註當誤也建標猶立柱仿佛其恃節之意氣得神仙逈
恩承雨露低公子如此想像出塵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齋軒冕
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
鸚鵡銛鋒瑩鵷鵷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
瑣亭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
嘉謨及遠黎弼訝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游

梁竟慘慷謬知終盡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旧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東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馬韓辰韓弁韓三種故曰三韓禹貢註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太常卿掌樂者也故用伶官夔樂事漢補衛在黃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鸚鵡水鳥也膏中瑩刀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為友于日月為居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詒厥新恬為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孫謀乎王導謂駿曰孔愉有公才器之者其在卿乎莊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器之者其在卿乎莊子不知端倪註端緒也倪畔也洙曰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邵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貌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天子制也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梁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注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紀重譯師古曰譯謂傳言也趙曰適越遊梁公自謂也公本傳少貧客吳越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遊是也洙曰馬援戒兄子書云晝虎不成反類狗也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於益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釦歐冶所營乃鍛萬辟千灌註云鍛鍊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恩廣我雖深而自懃鍛鍊之未至爾夢弼曰楊雄從孝成帝羽獵因作賦以風吕望釣於磻溪得玉璜遇文王載與俱立以為師公意蓋有望於張卿之萬已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鮮于仲通也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雕鶚離風塵意氣自得非獨瞻人以此侯伯知何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畏罹磻溪釣璜孫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罝錯吁嗟後郗詵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流落無所可人故知此言之悲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覲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洙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明薦敞先帝名臣宜博輔皇太子趙曰語何足笑也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算而鮮于之致身則實以文章也洙曰莊子鄧人畢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山海經

丹穴之山有名鳳兹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詩鹿鳴宴嘉賓也漢晉鄉飲酒皆舉賢良高第公當舉進士不第故有此嘆夢弼曰此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時明皇詔天下有一藝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或亦已建言請委尚書先試問遂無一中者公應詔退下是為林甫所沮故下有矽騰陰謀之語也趙曰蠭鉄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涂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只從俗諺畧證古意○洙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

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吳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

佳處○適得箇中香汗清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此殆自況賓主間意不合無限慨歎○鄭曰殷

贈韋左丞

范元實詩眼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紱笏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談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語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又在腐賢不當徒受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窃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腐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恥是走踐踐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

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剔終焉此詩前賢録為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贈韋詩前後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韋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謂頓挫高雅矣東皋雜録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

奉寄韋尹

蔡興宗正異云尸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誰話從一作事見列仙傳正文作雞說乃字之訛也吼一作啸音州又音祝

謁玄元廟 復齋謂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須要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小作谷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故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詭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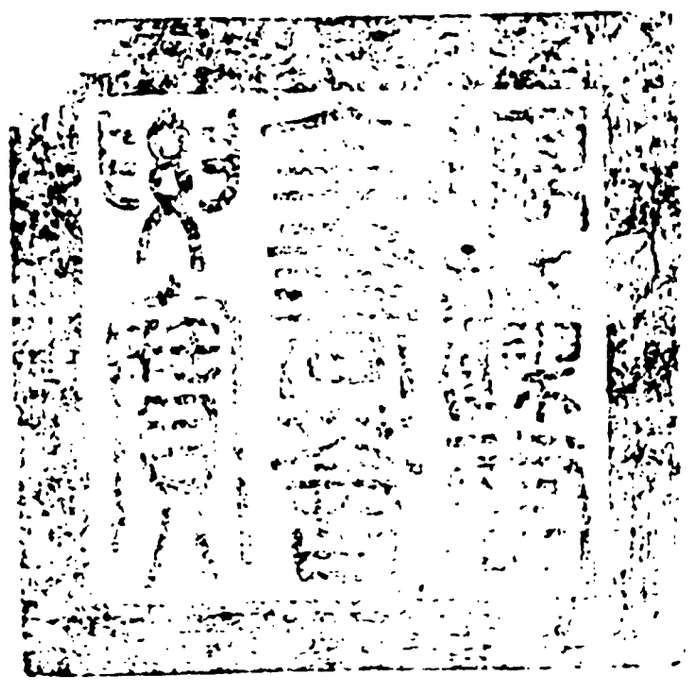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頁後二行宋謂宋州刊本宋訛朱據宋

地理志改

第七頁後五行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刊本有字訛在宴字之上據左傳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清河乃濟河郡按唐無濟河郡河北道有清河郡然與歷下無涉水經注濟水兼得清水之目則當謂濟水也此誤

第二十頁後六行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嗣立武后時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按舊唐書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此訛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哥舒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使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頌贊存體得故事外意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輕新娩媚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此語深愧士大夫限類亦略舉其似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劒將欲倚崆峒

詳校官助教臣常鎔

歸倚語不儉相○洙曰漢武帝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師曰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洙曰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洙曰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湟江嶠間以翰兼河西節度欲得其收復之洙曰漢大宛國得天馬乃作歌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邵氏聞見錄云左傳註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載歸以為師禹貢註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焉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僊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孫楚字子荊自負材氣多所凌傲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鄭當擊戚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表雄承間言於孫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師曰崆峒山在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鮑曰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

客河西哥舒翰
表為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賤休王師　忠愛興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崆峒指闊遠而言猶言
溟涬非必其地也洙曰一大地參熟豈欠少許王師
徒妨刈麥耳洗兵馬崆峒亦此義蘇註更杜撰可笑請

難起家聲庶已存家聲庶已存此語可念不過而自決云爾故山多藥物勝
緊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
二公恩夢弼曰天老指宰相也春官指禮部也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鵷鶵與鷁同劉歆曰龍門在封州魚登者化為龍夢弼曰杜陵者南北杜皆名家公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故山指襄陽之峴山公本襄陽人桃源在鼎州襄陽至鼎無三百里鼎無三百里卜居須近水船去更尋山林十首魯曰鄭虔鄭州人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魯曰鄭虔鄭州人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便自流動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夢弼曰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沫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看起兩句境界早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栖樓底晚飯越中行
字字形容趙曰漢食貨志木千章註大材曰章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絶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坼漸離披吾謂此再
四處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趙曰戎王子或以為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又極幽僻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子美因羨何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志願也○沫曰碾渦碾磑間水渦漩也鄭曰捻正作拈如兼切
麝韻拈物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貧亦可見以客故貧
興移無洒掃五字自真隨意坐莓苔鵠曰漢武紀至碣石註此石著海旁碣石特立之貌沫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晉阮孚為當時侍以金貂換酒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趙曰磴石梯之道也師曰雲門謂雲擁翼山門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各一趣
趙曰生菜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食單鋪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帝曰唐安

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言勝昆明也即日青荷葉酒杯也白接羅巾也洙曰鄒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也乞丘既切與也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言外亦具世變醒酒微風入倒語意嫩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薜薜涼月白紛紛不足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薜之間如此也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水自無住但出何氏林便覺曉別如此最是妙意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醉時歌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虔在官貧約甚淡如也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義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但能痛飲即為吾師非謂鄭也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葉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意者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騏驎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聽履上

醉時歌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門下平章時投下題或後來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鵬曰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為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

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頌相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遵長尺牘與驚坐倒迎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化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

麗人行

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第三第四語便覺親切蓋身親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禽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樂府體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　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畫出次第宛然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麗駿捷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此兩語結上明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虢也意極可想○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匏葉婦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

麗人行

獨來或並轡入朝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第三第四語便覺親切蓋身親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禽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樂府體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　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畫出次第宛然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麗駿捷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此兩語結上明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虢也意極可想○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匏葉婦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

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腰衩即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匊烏合反衩居業反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耻其蕃實之義也唐書貴妃三姊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夢弼曰駝謂橐駝其春上肉高如峯者味最美沐曰詩執其翼海經註青鳥主為西王母沐曰周禮膳夫掌王之內給事者希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之門謂閨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也珍用八物註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膏也山食者丞相指楊國忠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便如吾廬高枕而臥寫意圖美花妥鷰捎蝶溪喧獺趁魚此與蜻蜓立釣絲閒趁畫景兩極自然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猶吾廬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丈人迎曾宿客鴟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屧向東籬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得名

落日平臺上春風啅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鏁甲苔臥綠沈槍手放翁老學菴筆記云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沈槍蓋謂是也洙曰陶潛夏日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自移蒲柳家繞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白日不待謂半年也

漢陂行趙曰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漢音美鶴曰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為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雨字語如樂府此漢陂下語輒如此其闊可想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接疊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究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瞑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寫景入微烟波遠近變態具出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

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慘愴之容竊助之思○尋常賦道吾嘗遊西湖遇風雨樂事則所經歷駭怪者置不復誦此語如同舟同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希曰終南長安南山也沫曰木玄虛海賦沖融混滃滃趙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馮夷河伯也鄭曰舜二妃以舜南巡不反沉湘而死列仙傳鄭文甫游漢江見二女解佩與之沫曰漢禮樂志金支秀華赤旄翠旌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蒼兼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去意寫得出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蒙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菁萃增光輝乘凌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鼉鼄知歸俗可忽恥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迫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沫曰莊子目擊而道存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時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綃越曰蒙與濛字同沫曰終南白閣並山名鄭曰酋峯山峻貌上慈由切下子恤切夢弼曰嚴君平隱於成都鄭子真耕於谷口皆修身自保張子房願棄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修

城西陂泛舟鵠曰城西陂即漢陂也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佳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溢槳百壺那送酒如泉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沫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隨意點染愁絶如畫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沫曰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為桓溫參軍府中語曰髯參軍以髯故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趙曰哥舒翰也崆峒右山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九翁時為白水縣尉

夢弼曰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正晴雨偏多也時解誤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洙曰湯之時大旱七年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鶴曰

丈八溝意是韋堅所通之漕渠大歷初京兆尹奏開漕渠入兆闕八尺深一丈豈素有是渠至是又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蒼舒曰家語黍以雪桃註雪拭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送裴二虯作尉永嘉夢弼曰裴虯字深原永嘉温州也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越日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岩

秋雨歎三首鶴曰按是年秋大霖雨六句不止帝憂之楊國忠恥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多不害稼也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修可曰本草云決明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東坡志林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寒餓守節如故

闌風伏雨秋紛紛伏疑攸或又疑長愈失本真疑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荊公曰伏當作攸山谷曰當作長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洙曰詩衡門之下有環堵之室註環堵一堵也五版為堵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乾今得乾走讀作奏

苦雨奉記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公自註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

琅琊王徵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湲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起然懽笑同詹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鈎川漲焉知清興終　希曰按唐志湲湲為關內大川湲素簡切趙曰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橫南渡以法牽牛夢弼曰周禮六尺為馬沫曰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註樊中所以籠雉也師曰雨潦阻礙所式瞻馬適者止於北鄰南巷耳掛席掛帆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　語自

風致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希曰後漢圖書在東觀沫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上疏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楊得意曰臣邑人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師曰皂雕御史以比補闕補闕諫官也修可曰大宛馬乃天馬之種也夢弼曰始音試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沫曰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宗改為獻納使

琅琊王徵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却是要點級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　白雲篇不必所出著晴窗字更別　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沫曰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夢弼曰詩退食自公漢儀密奏皂囊封故曰封事青瑣註見前范彥龍詩攝官青瑣闥漢成帝時有鵲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土還上河東賦此蓋公托雄以自況時公既獻三賦又作封西岳賦欲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噓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公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安慰　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俗甚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毛蒼　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京假漢以美唐也希曰南省郎謂禮部夢弼曰馮唐為郎中署長事

文帝帝薨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此以比東美晚年除郎也希曰宋之問傳稷建安後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為沈宋此以譬東美長於詩也趙曰唐沈既濟有良史才為史館修撰今詩謂儒門舊史長則東美乃其胄也夢弼曰寓寄也直謂直舍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漢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趙曰公大父審言嘗為膳部員外郎故云司存何所比而默有感傷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絶交論王陽登而貢禹喜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閒踏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以比崔駙馬踏鳳毛即吹簫隨鳳去之意也夢弼曰洑房六切洄流也海賦潮波汩起洄洑萬里趙曰唐武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情境宛然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

吁嗟平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

有崇山恐與川浸淄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古意○師古曰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趙曰蜀地有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洙曰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夢弼曰奉先縣屬京兆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鴈共差池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陸雲出補浚儀令此以指楊奉先與崔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劉白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得名度信從此始蒲城桑落酒瀕岸菊花秋乞酒詩蒲城桑落酒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掇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

示從孫濟夢弼曰濟字應物終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蕭條轉折權門多薄暮且復尋諸

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好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淘米刈葵教其為人少可自足勿多責望耳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洙曰詩嘒嘒曾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傳饋盤飧易自求口實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鶴曰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洙曰漢郊祀志湫淵也註水清徹可愛不容穢濁龍所居也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君來語輕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閶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

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虯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希曰楊雄校獵賦鴻鵠胡孔切濛其孔切趙曰長安志云濛池在以十月幸溫泉盛盡而歸詩崇牙樹羽洙曰廣大貌云開元後玄宗嘗賦陽冰不洽陰火潛然趙曰崑崙一名閬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洙曰廣原乃崑崙東北鄉名也天台賦遠寄冥搜海賦洪淋滄泞鮫人水居織綃者夢泪曰曾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文山之民獻牲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註云似牦牛也此言玄宗幸溫泉至靈湫駐車祭龍鼓人獻綃以為幣曾祝沉牛以為牲也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矣洙曰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洙曰馬季良長笛賦中恥度於白雪綠水註二曲名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鶴曰橋陵唐睿宗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鉼中使日夜

北豐山也趙曰本同州蒲城縣建橋陵改為奉先縣以管橋陵置官員同又昇為赤希曰舊史奉先縣在奉先縣之西

赤縣

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鄒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
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律率洪
河左瀅滌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
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掌官屬果稱是聲華真
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唊佚筆不
停無味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
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氛影王喬隨鶴翎
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
生舊袒裼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
念老馬解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
俗累浩蕩乘滄溟洙曰漢書宮車晏駕註天子初崩臣
象設君室靜安閒些易習坎重險也蜀王本紀天為蜀
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修可曰孫綽詩遠山卻略羅峻
屏希曰自唐以來內官謂之中使趙曰禮記備物之享
又視於無形趙曰高嶽謂嵩山洪河謂黃河也瘅呂邶
切崒昨沒切山高貌滌烏定切滌于扃切小水也修可
曰金城地名在唐為蘭州郡鶉曰金城乃京兆屬縣兼
州亦有金城宮此與橋陵近沙苑隸左馮翊朔泳曰西都
賦防禦之與區馬岩掌高也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入
發於硎奚京切砥石也專以德化
為理崔瑗高於文辭有座右銘傳於世王喬為葉令入

物能續弓哿斷弦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擊它處乃斷續處不復斷也鄭曰脈丁尺反皮厚也夢弼曰葅昨菜也酥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次公曰土酥者謂彼土之酥也或註為蘆服非夢弼曰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旋斫膾炙謂手脚輕欲旋舞也或作漩洙曰詩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沙苑行

鵬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唐置沙苑監營牧養此詩當是其年奉勅都使奏就羣校中點馬時作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緣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駉牧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追皁藏奔突徃徃坡陁縱超越賦沙苑至此方有趣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鼉鼉窟兩語奇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言其浴之感龍精氣徃徃與龍交也解者失之○豪氣勃捷又勝實劒篇語○夢弼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昔為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有白水縣以水白故名白沙即沙苑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餘里以牆圍繞牧馬監於此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

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洼於佳切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騄駬三千匹豐草青青攻駒註攻駒乘其蹄齧者閉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騄曰肅爽雁也馬似之騄息逐切驌色莊切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坰之野新志倜儻精權奇倜它歷切儻它朗切中山鴈可以藏馬之奔突坡陀言其超越也坻都回切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雄夢弼曰浮深謂馬浴於水也海賦戲廣浮深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公自註時哥舒翰入奏勅蔡子先歸○天寶十四載在長安作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鬬死壯士恥為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非閟字非歐語殊不覺其異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匝匝驄背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賜突將且前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洙曰漢書註挑戰趙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挑徒了切夢弼曰金匝匝謂金絡頭也上口答切下作答切曰驄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故曰模糊洙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夢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洙曰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師曰公欲因問高適故以元瑜比之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切趙曰馳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故曰模糊洙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夢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洙曰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師曰公欲因問高適故以元瑜比之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送蔡都護詩身輕一鳥其下脫

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贈田九判官梁丘 鵬曰梁丘為哥舒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趙曰使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蕃納款也洙曰大宛馬嗜苜蓿草究於爰切夢弼曰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音飄搖勁疾貌陳留阮瑀註見上漢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邵氏聞見錄子美詩霍嫖姚對嫖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陪李金吾花下飲 鵬曰金吾李嗣業也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春苗藉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季對文章春苗藉對霍嫖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取其不經意○即事描寫如拂石吹棄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與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夢溪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毳充茵切細毛也

醉歌行 公自註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鸞鳥鳳凰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蹴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沱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餅衆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人有此情寫得不濃至而止○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馬二歲曰駒夢弼曰鸞鳥鳳凰也修可曰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洙曰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夢弼曰漢趙壹傳咳唾成珠玉何曰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戲簡鄭廣文 虔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乃引子美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則知公之詩真史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鶴曰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者

許生五臺實葉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搴鉤清心聽鳴鏑清心語好精微窮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駭誰剪剔皆極形容　鄭曰河北有五臺山即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趙曰佛經以善業為白惡業為黑夢弼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寺近五臺山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佛書貪著禪味是菩薩縛夢弼曰維摩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惡

沫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馬皆驚辟易數里夢弼曰莊子大馬之捷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沫曰前漢匈奴傳胃頓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趙曰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沫曰陶謂陶潛謝謂謝靈運惠連也項籍傳諸將警服莫敢枝梧註小柱為枝斜柱為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名紫燕爾雅駁如馬錡牙食虎豹渾一作混夢弼曰燕舊作鸞歐公定作燕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註李時為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樸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實事它人以為不足寫　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自得適然客

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
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
具構廈豈云缺棲簷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
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
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
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
岡裂天衢陰峥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
結淩晨過驪山御榻在嶕嶢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
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形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
其夫家聚飲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
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
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雄見風味 朱門酒肉
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
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
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
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
咽所婗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
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浐洞不可掇 沫曰莊子
邠落無所容註猶廓落也詩註契闊勤苦也浦曰劉毅
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洙曰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
幸驪山故云御榻在嶕嶢嶕嶢徒結切嶢音蟜山高貌趙
曰蚩尤乘輿前導之旗羽林虎賁之軍也夢弼曰楔嶕
彤庭天子庭以丹飾之洙曰內金盤尚方器用也趙曰
衛霍皆以后戚而貴此以比楊國忠輩也洙曰官渡即
曹操索紹相持之處峥兀高峻貌峥藏没切列子共工
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夢弼
曰窓窣聲不安也上息七切下蘇骨切趙曰淮南子曰
未有天地鴻濛涬洞上胡孔切下徒總切夢弼曰駝都
活切拾也魏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東坡志林子美
自許稷與契人未必然也然其詩云舜禹十六相身尊
道何高泰時用商鞅法令牛毛此自是稷契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希曰奉先次赤故蒲城縣劉為奉先尉以

其邑之山水為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
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
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
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
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
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
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歌岸側息秋毫末不見湘妃鼓
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
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
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情景主淡脫活自在○夢弼
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洙曰祁岳鄭虔皆善畫隋楊素
黃曰吳越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夢弼曰張華博物
志齊死二妃淚下染竹斑妃死為湘水神貌莫角切
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
往遊焉居若
耶山雲門寺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廄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便自跦蹏是何意

無緊要有風味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真龍此其亞畫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烏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洙曰晉王濟解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大宛花驄註見前嶠自秋切崒昨役切趙曰張衡西京賦隅目高睛註隅目謂目有角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夢弼曰肉駿者肉突起磊磊然也磊烏罪切磊力罪切連錢謂馬文點級如連錢也東坡志林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領下垂毛生肉端舊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駿磊磊連錢動當作肉騣洙曰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與也丘既切

畫秣荊楚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官定後戲贈

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為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列選序擢河西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遥

酒須微禄狂歌託聖朝風刺得體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

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

賦歸去來

補遺

漢陂行山谷曰艾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雍人拭羊註拭淨也

秋雨歎漫叟詩話云禾頭生耳木當作禾字非事見齊民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禾也

示從孫濟山谷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字意

簡鄭廣文山谷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

赴奉先縣詠懷山谷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乃用孫子新書楚莊攻宋厨有臭肉樽有餘酒而三軍有飢色舊引孟子殊非蔡興宗正異云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禾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此意也

山水障歌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風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對月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遥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要無月中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驄馬行王彦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于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已意子於李杜見之頗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雄鳴刷燕幕秣越蓋

皆用頫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長信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龍門在封州按三秦記龍門在河東界此誤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有兩肅爽馬馬融曰肅爽雁也刊本肅爽俱作驌驦雁訛馬並據左傳注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作

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起不志辭窮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氷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絶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 可哀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瀰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豪使○趙曰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洙曰詩我心憂傷愁焉如擣何劉沈謝謂何避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字明遠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

詳校官助教臣常洵

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為昭爾涕曰
晉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淮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鴻曰時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祿山反名翰守潼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閒清晨陪躋攀傲晚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炊翻盤渦拆何得空裹雷殷殷尋地脉蛟坼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入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豈有解詩專作寓言使人厭見煙氛謁黃門幸魍魎森悚戚崑崙崆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頹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社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

既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傍何由似平昔幽明迫酒食傍皆俚拙○洙曰傳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招魂曾氷峩峩再宿曰信宋玉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海賦蛫渦谷轉渦烏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膏自秋切峯昨律切高峻貌布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言至尊旰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獻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史滯甲百萬罷一作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歎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鴻曰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壓蹙菊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窴蛟龍致遠恐泥如此引緪可笑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閃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更險興寄浩然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濫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岸去

漱壑松相秀秦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
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
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黯黮浮生有蕩汨吾道正
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電屯不已艱險路更
踦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鄭曰胚呼回切水相擊也蘇
鬱也夢弼曰踣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為之沈蹙也泥乃
計切查與槎同礙洛罪反磈礧口罪反磈礧沙石也言水
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臨塞也薛曰江河淮濟是謂
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
曰黔千感切黯徒卜切黲垢黑也

贈高式顏 夢弼曰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入中對矣故人還寂寞
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
不能無語見胄次實主兩得之○洙曰世說晉王戎過
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
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 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
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十字最是
情痛癡女饑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
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
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竟日數里間野果充
糇糧早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
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
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前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
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
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
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
怩淳乃定切糇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州同谷窪
烏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布曰孫宰當是三川
之宰鷗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荏蘭殲曰荏
蘭涕泣關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志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遥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紀曰平陰屬河南郡洙曰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洙曰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當棣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簒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 起如童謡省叙事處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

服南單于花門�incr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踩五陵佳氣無時無 忠臣之盛心倉卒之隱語備盡情態○夢弼曰玄宗幸蜀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鮑曰東京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猶精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洙曰太子謂肅宗即位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自號勞面謂披其面度示誠悃也洙曰時回紇舉兵助順夢符曰漢耿秉率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劈剥也古通用師曰狙竊聽也洙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俞綏俞悲悼仰具是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虚幌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鄜州也芳無切幌户廣切帷也

遣興

驅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最是真意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兔相失見日故辭遲 落魄極能自道者○洙曰驅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

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洙曰傳君子不舍二毛注頭白有二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謂聞此歌也○洙曰宋玉風賦感石

伐木捎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雄豪故蕩語盡氣盡○它人稱豪說

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鮑曰是年十月辛亥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布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晚蕭颯青是烽煙白人骨

馬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琯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布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颯色櫛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瓢葉樽無綠爐存火似紅一字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夏態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變態來命綠樽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廻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殊曰鍾離縣屬滁州夢弼曰郎伯韋氏之兄妹也趙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春城疑是秦城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氏之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粧羊墳首三望在罔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徧舉

憶幼子 洙曰公之幼子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鸎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兒背俯晴軒 趙曰柴門指言鄜州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不犯○怨而不傷狂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 化離玆紅藥五字本不可解想像嘲青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化離別離也化匹婢切詩有女化離紅藥桂花也趙曰青蛾或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二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如何一句通盡第馬溫公曰唐曲江圍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岸建亭館焉洙曰南苑在曲池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宮才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

賜青妃自盡夢殂曰渭水在京城劒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商留蜀也蘇頲清晏殿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廼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廼曰廣苞荂厥成文王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丈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絶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丈之高致耳若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變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蕃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洙曰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與李白蘇潭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衆妙門○七字浩然以其將隱也
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 兩君具宿主 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其跌蕩刻體類自得

免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修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曰複重也搴拓開也听魚斤切按字當作折犬吠聲也又狺與狺通宋玉九辨猛犬狺狺而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果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痛快○隨意下字自諭一時到扉開復閉撞鍾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要此等

黃鸝度結構紫鴿下衆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揔大莊嚴寺碑云光

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洙曰絶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衆愚誦連閭曲閭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衆愚然一曰屏也衆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亦自

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紬名為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宇道林有才辨高情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麥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下圓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

犬狺狺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果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痛快○隨意下字自諭一時到扉開復閉撞鍾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要此等

黃鸝度結構紫鴿下衆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揔大莊嚴寺碑云光

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洙曰絶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衆愚誦連閭曲閭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衆愚然一曰屏也衆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亦自

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紬名為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宇道林有才辨高情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麥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下圓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

犬狺狺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果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痛快○隨意下字自諭一時到扉開復閉撞鍾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要此等

黃鸝度結構紫鴿下衆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揔大莊嚴寺碑云光

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洙曰絶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衆愚誦連閭曲閭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衆愚然一曰屏也衆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亦自

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紬名為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宇道林有才辨高情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

拙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楊子龍嫡於泥布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趙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曰鄭駙馬名潛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婭也鶴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　咄咄不一然臍鄂塢敗禿節漢臣回白髮千塹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鄠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為漢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為安慶緒所弒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蕭比也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左拾遺○更自賊中達行在所作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

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詩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脫身西走語致誤耶但自鄜州出即脫身也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憨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欲釜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杜髮一時憂傷之懷頗自能賦臺髮不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鄭曰潼從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懋眉殞切鶡曰通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泳曰三川在鄜州時公之家寓三川欲去金切峯魚音切山貌中興竹仲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

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至德元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郡廓涼等州涼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孩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夢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邽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疏縱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歷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翔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遑遑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洙曰易注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瓊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洙曰頡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也詩為下國綴疏又公羊傳君若贊疏然趙曰南伯為漢中主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曰月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注旰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以侍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鶴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何如發語怪怪深似有足望者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　曰字恐誤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敢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語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

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戍處詩如輕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彦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沫曰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邪曰武威郡即安西都護府也糧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將舉黃羊飲不糧蘆酒多還醉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糧蘆酒麋穀醞成可撥酷取不醨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為證希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洙曰左傳夾輔周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夢弼曰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

昔汶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抵弱水道南鎮枹罕隘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捉帶恭悠悠前中輩使君道足不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鞣羌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莊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洙曰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燀赫舊家聲鵰翥乘時去騏驎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松沙皆屬點綴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　上句有風下句傷時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旅禦奔豗周秦觸鼈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寢極妖星動圍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如前注昭陽至德堆金椀）

愈甚矣非所忍言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杲邕朝

共落棆楠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

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

戮力掃欃搶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必屬耻非隨意描畫耳）

齊說容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

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獻禰衡漸衰那此

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

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

作後功名（趙曰西山將謂英乂先為秦州都督諂還加隴右節度也焯一作烜鴟曰天水郡秦州也）

雪山指西山也沫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及

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沫曰文選

云上悉下騊趙曰祿山既死慶緒為冠此所謂餘孽尚

縱橫也沫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

細柳營在長安茹吟細柳言胡人之茹乃在漢營也王

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夢

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

臺為表奏之陳已思卿云甲帳朱蘭一朝零落茂

陵玉盌遂出人間武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

府墓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盌一枚事非也沫曰杲邕漢

書注連閭連閭也攙搶釋文妖星也上初衛下楚耕切

記儒有華門圭竇注門旁窻穿墻為竇如圭墨子楚王

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鄭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

歷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守備韓信聞食

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朱孫通傳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通籍通籍也徵班公

自謂為拾遺也詩賓筵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

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

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生此以美英乂

也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

漢禰衡注見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俶為元帥李

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

師律也扈從謂扈駕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益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絶

域遥懷怒和親願結歡勑書憐替普兵甲望長安宣命

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

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

盌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

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權可取稍孚不是氣象○趙曰往吐蕃當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鵬曰帝京氛祲滿謂涼師尚未收復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沫曰漢揚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衡以居號大小拂廬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郤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夢鄭曰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兩省也

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鵷鷁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掾而顓判省事即宰相也給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李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鮑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翔還鄜州及扈從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摠還家尚黑頭　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者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摠字摠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至淺者亦自喻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舉言曰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妥國之社稷今若是
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
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沫曰論交一作論心謝
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櫪馬槽也修可
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
曰驃希曰按李嗣業傳嗣業忠毅憂
至賢於數萬衆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
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究焉千足
玉華宮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
鳳皇谷寢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
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
羌村乃公趙廊路紀所經見無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哀
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非意所及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
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
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
途間誰是長年者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梅聖俞
曰玉華宮近有晉苻堅墓前有溪曰
醆釀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
故松風不歇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
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沫
而未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同而使其自已也注籟簫也夢
也公詩末意蓋傷苻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
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九成宮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
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間修之以避暑
因更名焉山有
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並盡
地形曾宮憑風迴岌業土甕
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二語
雄稱其陽產靈芝其陰宿
斗牛紛披長松倒揭嶰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
數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
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感
之尤得
體者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焉更
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迥一作迴岌逆怯切業逆怯切
岌業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巍以岌業宋玉風賦
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
靈扶其棟宇又飛陛揭嶰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
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
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摠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
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沫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
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王元
瑤水之陰書峻宇雕墻趙曰穆
羲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為
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
年官書本及晁以道本並作狩

羌村三首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峥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
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
滿墻頭感歎亦嘘唏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字正合仄聲

○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馮曰赤雲西峯返照雲漢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嵷崒崔崟石崢嶸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
昔好追涼故逸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
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洙曰禾黍一作黍稷又黍稌曾曰糟牀即酒醡也

雇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
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
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
老歌艱難妮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 鮑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東城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遲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
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
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
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厚水
中湯滿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
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
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悲結中得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致
緬思桃源内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
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

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艱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煖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置勿道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灑數不缺

敎音朔謂每有喪亂終必反正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東胡指安慶緒也時慶緒弒其父祿山而襲僞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沫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布曰邠郊謂邠州地乃涇水之所通也鄭曰橡徐兩切櫜實也布曰桃源在鼎州夢弼曰鄜音孚鄜州也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鄜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沫曰潼關哥舒翰

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憃拙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森臣竟趨醢同惡隨湯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姒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曾曰宣光指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圖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兎長生只
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千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為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風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五丈本不可省與北溪同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螢已是沃腥臊麝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絶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獨欲一日親見狂○本作只待獻香醪不可得想像欲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於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巢於幕上曾不尋申之禍豈異苑桓譚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垣中出緣機疊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門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鶴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帝為殿也趙曰玄晏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雊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散故云壁壘空也關內八水涇渭灞滻澇潏滈澧滻散風海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為前軍又嗣業為左右陌刀將花門謂

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西者即庫居小君長爵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洙曰劍吹毛言其利也古云吹毛之劍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以收京言之尚可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卿曰說文除殿陛也洙曰世說焚燒入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汾水之陽宿焉喪其天下焉史記曾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譖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曾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王劇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甘泉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沈痛敦厚諸之墮淚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布曰猛康養生論猜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鵬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輔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鮑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不言不可好樓居廣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情至藹然喜未有極○顧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反語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鄭曰鏟楚酋切平也洙曰詩杖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曰雜虜橫戈數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

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壘收復長安增修阮陰馬是詩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

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夢鄰曰草草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鄰曰列戰格即列柵也洙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曰昨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躒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回紇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賊黨故詔回紇葉護收京師仍以女寧國公主嫁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子不信有如皦日注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鄰曰鄭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於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詰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意渙然夢鄰曰揔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揔烈本一作滅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拭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鄰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魏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魏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言逐之而已其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勿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洙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躒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回紇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賊黨故詔回紇葉護收京師仍以女寧國公主嫁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子不信有如皦日注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鄰曰鄭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於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詰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意渙然夢鄰曰揔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揔烈本一作滅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拭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鄰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魏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魏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言逐之而已其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勿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洙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躒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回紇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賊黨故詔回紇葉護收京師仍以女寧國公主嫁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子不信有如皦日注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鄰曰鄭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於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詰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意渙然夢鄰曰揔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揔烈本一作滅

塞蘆子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夢鄰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里有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廻略大荒來峭函蓋虛爾延州奏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歧有薛

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
冦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閽胡行速如鬼鶴曰張說嘗
度往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
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唐開
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
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
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名吐蕃之禍焉洙曰
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
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
兵西嶺山海經大荒之野雁州有崞函之固謂崞山函
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
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營於即吐蕃也兩冦謂思明
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
為面別情見於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
攝市令潛以密章連
陽里以善畫崔圓使
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
死貶台州
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辭逼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洙曰樗散之材言
不合世用也樗散
字見
莊子

瘦馬行師曰此詩為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
出為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
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肖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
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傍
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逐餘寇
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
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
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哀窮悼屈亦須痛快得意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展轉沉著
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碑砆以前郤
記觀者如堵墻沈曰碑兀骨高貌碑郎兀切洙曰唐令
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髀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
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以飛字印
印左髀腸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
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左右類夢
弼曰六印一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
黃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勾曰王褒聖主
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類
迮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鷹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鳥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令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卿曰拘攣謂以絛拘絷之洙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又云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子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大家數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霄洙曰萱草乃忘憂草令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趙曰唐志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罍所以盛之也

補遺

悲陳陶 荀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氣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尤持重而中人邪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眾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樂夢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為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燕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益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戎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蕭瑟作蕭諷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頌舊乘驄作屢乘驄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丈潛老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路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煙霧前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階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驚工起鳴艇輕櫓使於焉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詩之嘿喻也

北征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戎虹如

丹砂或黑如點漆兩露之所濡甘苦奢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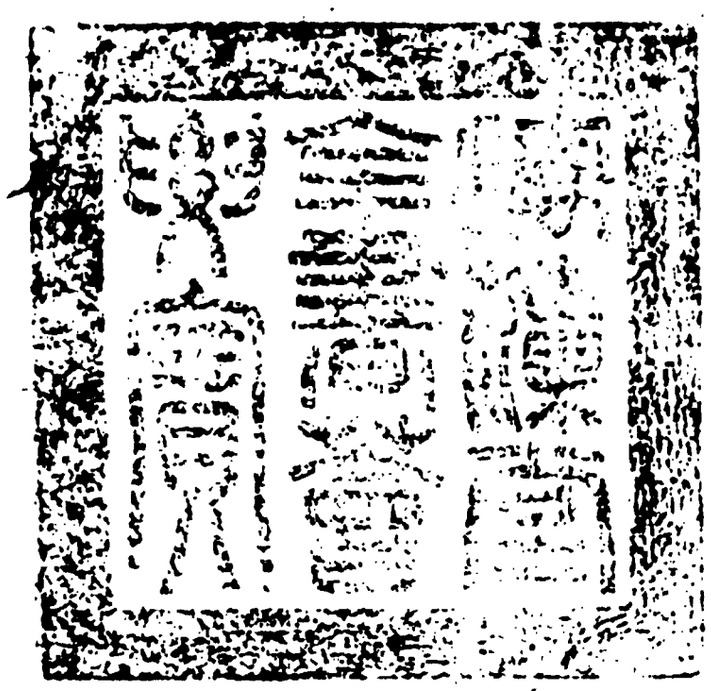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謹案第六頁前三行平陰屬河南郡按唐河南郡無平陰地理志平陰縣屬濟陽郡天寶十三載屬鄆州東平郡此誤

第十八頁後五行水名出廣漢上有關按水經注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若廣漢之水乃梓潼水亦無潼關之目且祿山兵何由至此此誤

第三十九頁前四行居常王思分心內傷刊本王訛憂據漢書改

第四十一頁後四行細馬次馬刊本訛駟馬並左頰刊本脫左字據唐六典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　駿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嘗掌絲綸夢鄰曰賈至字

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設赦命乃父為之辭令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詔命乃父為之辭令茲命冊既進纂帝曰昔先帝出卿家父于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永安宮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初改蓬萊宮為含元殿復改為大明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不免疑肥矣設發此義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洙曰頖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籌傳相告語以防禁中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九重豈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時可曰宋書謝靈運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莊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崇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

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
書夜到甘泉宮亦應幾馬兩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絶今蘇臺閣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夢弼曰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曰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

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殿翔望御紫宸殿日御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
鵷曰舊史含元殿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鵷鷺亦多時

佳處自在可想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赤羽旗以赤烏羽為旗也霏霏一作微微曲禮主珮垂則臣珮委蓬萊宮名即大明宮趙曰漢有鵷鵷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之禁掖也鵷章移切洙曰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彩畫曰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春容富麗

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意外意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稀聞本作聲聞先生手定作稀聞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皇池蓋晉人以中書疑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玆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丈昌雅錄唐制天子生朝宮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過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烟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景移又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殿廷多種花

柳令殿廷惟植槐楸槭鬱然有厥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漏舂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凌麗

可想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 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

使人知其焚藁是猶欲知也雖焚藁亦避人

政是點破古事無限態欽此事君當然之體 騎馬欲雞

棲結語諷之數過欽欽忠實謂為日夕淺耳亦未嘗非

日夕意也○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以為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

而未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

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洙曰高士廬

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晉羊祜傳嘉言讓議皆焚

其草故世莫聞希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

輒削其藁洙曰丈選雞登棲而欲冀師曰詩雞棲於

塒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掖垣竹垺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

鳴鳩乳鷰青春深 老健有情此非莊旗日

暖宮殿風微兩句比 腐儒衰晚謬

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

南金 夢弼曰垺避移切又皮雁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

垣垺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垺謂垣之竹垺之梧皆

長十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相當

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雪洙曰腐儒字見漢書通

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

公時為拾遺故用補衮事洙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

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

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户動 風連西掖動二動字相近星動較奇

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户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通俗文曰馬勒飾

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通去焉及珂

師曰玉珂導者所鳴之珂或云馬非鵝曰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時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汝州按書賈至為中書舍人出守汝

汝州刺史賈至奉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是送同省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

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日華門西故曰西掖鵷鷺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道

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州山也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郤平種瓜青門外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

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義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為太守事二毛注見前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 大語壯而險詔從三殿去碑到百

蠻開優柔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驛程旅館又專又悲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廻愛之望之祝之願之趙曰客思歸之切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也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冠冕指言張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崇微是也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粵之兵服虔注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崔咤江頭黃栁花鵁鶄鸂鶒滿晴沙隊仗起富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應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夢弼曰漢古有切鵁子盈切鸂鶒苦奚切鵁恥力切正作鸂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轉從賊中寄家廊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丈力卞圜刊作才力青門種瓜注見前此勉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鍾情語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小律詩不甚縛律者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縈悟不特麗句而已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趙曰麟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柏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脚折余曰絆音半馬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創出高興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錢鶴曰賈誼傳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錢鶴曰賈誼傳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希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款款也洙曰馬少游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遶公蓋用之言相與賞亂莫相違戾此得非語同舍郎乎王彥輔麈史曰杜審言于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綺窗春晚青條弱牽風裊蔓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之者兩脽胎落水芹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無白鳥飛四句亦自恣肆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
世相違吏情笑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春殿一作宮殿趙曰

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故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弼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子落
水行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

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為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案志至德二載左右羽林軍又志云芙蓉苑在京城南內蒸夾城入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傍者蓋曲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樂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晦日為令節詳見樂遊園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
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
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
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婦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延色
已畏空樽愁寫得漲至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
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
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
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
恐莫收濁醪有妙理閒處復得一語庶用慰沉浮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
蓬戶甕牖音義曰以蓬為戶以甕為牖洙曰語寂不尸黃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澗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庖犧氏之號曰古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欲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酔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注鯨海魚也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

大者長千里水疾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搞酒艇相就取別鶴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置唐因之

鄜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便憶便承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脩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瞷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溢東風吹春冰決莽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鷁聞呼向禽急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于谷有玄都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卻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時危慘淡來悲風 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嘗其辯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又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慕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為獨苦豈獨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遠遁暋眸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駙馬即潛曜韋曲地在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漾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反覆有味

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鄭曰漉龍玉切本作醁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漉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
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公同遣補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當是薦後除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冉
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住一作往

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趙使回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舍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閤故云住日華東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悲名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怜之下遷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鶴曰唐志左春坊中允二人掌侍從賛相馭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 陳琳

猶有草檄憾也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大家就時時有之政愛其朴窮愁

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受偽命肅宗怜之釋其死下遷中允洙曰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父于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後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病今曰一病者正言維也師古注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妻重凄凄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
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鶴曰江寧郡唐為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乃廣福寺也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齋請朝賢注疏顧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盡維摩一軀工畢欲將點眸于乃謂寺僧曰第一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先照一寺施者

塡咽俄而果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慈顏赴北堂不成語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聲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可解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沫曰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到北堂鄭曰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沫曰雞人宮中司晨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燕子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趁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今云賽城隍本作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幽一作尋夢弼曰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當壞作迦沙壞洪撰字苑始添衣字言道服也

憶弟二首公自注時都南陸渾莊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狂催我走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憂我若病去體真難言之情也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師曰濟州屬山東鄆水名州曰禹貢有濟河此因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洙曰河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潘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喜辛然喜恨之意隋此兩言弟知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創意苦甚亦不可請洙曰李陵書注辭房謂妻去室也夢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夢弼曰按唐書李舟字公度隴西人父本嘗爲水部郎官柳宗元先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牾被讒妬出爲刺史廢痼卒李華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之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眷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綠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欽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鵲鵲感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 爛漫似是汗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廻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鷹春忍饑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

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渥於角切注於瓜切水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趙曰左傳冉豎曰有君子白皙鬚秦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宗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師始收復詔免陷賊州三歲税天下非租庸無輸役使故云萬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綵衣卧地爲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也夢弼曰威陽即長安也太夫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誥出語爲詰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爲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注見前洙曰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无咎黄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鸇猿聞一箇兩箇黄鸝鳴翠柳郝逸井邊添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權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蓋萬中大棗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洙曰李老鷹公自喻時燕喻李校書也趙曰赭白馬賦別葦超羣絢練愛絶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谷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遮切鵲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注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洙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偪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彦輔曰一云愔愔行詩中亦作愔愔偪側字出西京賦駢閒偪仄夢弼曰畢曜有文集行於世與公相善爲詩酒之交上林賦偪側泊注相迫也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

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布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梁莊肅家本無實又二字夢弼

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沫曰蜂集感春詩注辛夷樹最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木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弼曰莊子破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鶴曰皮以至德二載冬貶台州司戶○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

台州地濶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舞相拽蓋實事恨水愁亭非語耳

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薪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此語深悲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沫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舍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此以比度之遷謫也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度為賦臣所劫而不附賦也卞圜曰也霑薪國用輕刑也音夜沫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夢弼曰漢禰衡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吉其私撰國史坐謫十年至於賦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禰衡之遭殺也神仙傳傳說上據其尾為歲星降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度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沫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苦心悠悠人漠漠終鮮之痛憯於眷令死喪之喻○未有如此句之苦者非深痛不能道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沫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念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陸士衡擬同林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資庭前三荊便枯兄弟感歎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

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流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令詩伯家貧苦官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遥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曜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擊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洙曰謝靈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相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之高空得蹭蹬短草薄蛇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孤影嗷啕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坼老拳此奇事適使子美聞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滻水湄此事樵夫傳颼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趙曰家語孔子見羅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秉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自傷所乘皆駑駘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腳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余曰秦欲伐蜀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揚雄蜀王記所云也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迎鞍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蔡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鬐言馬胃如鳳馬鬣如龍龍真良馬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謂亦與賜衣之列有名字也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
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賜衣
孰非如此別是看得好終身荷聖情夢弼曰說文絺粗寫得著故自濃厚耳葛也俗細葛也漫
史詩話杜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
謂青出於藍矣

酬孟雲卿夢弼曰裘郊甘澤謠陶峴彭城于孫也開元間宅岂昆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餌與進士孟虔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是也又有湖城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哀哀告別莫忽忽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趙曰哀哀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哀哀可聽魯曰張芳云忽忽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卞圜曰西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公在長安日陷賊中繼竊歸鳳翔謁肅宗行在

拜左拾遺餘歲以直言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鶴曰按史雖不載移掾月日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子郭進滅寇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

北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哀老駐馬望千門趙曰由此道而歸鳳翔是為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也夢弼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為左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說邪毀傷之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之

題鄭縣亭子鶴曰鄭縣隸華州

鄭縣亭子潤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歡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夢弼曰岳蓮謂西岳蓮花峰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桷道濟從劉裕伐姚弘至潼關姚鷟七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鶴曰西岳在華州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奇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夢弼曰峻力膚切嶒才登切山

貌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兩不能追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窠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魏容人上可高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瞰超使曰絕頂者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梁昭明太子詩降道訪真源華山記箭筈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大歷三年調玉燭又別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本屬無猜羣飛至此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趙曰蘇瑣詩曰饑當食兮不能餐蝎者蜚虫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曰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蝎許蝎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蝎洙曰簿書期會字見漢書夢殆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氷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凡詩

未嘗無所託第不如註者之說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句句欲比郤如何處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魏泰曰夏鄭公深評老杜初月詩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鶴曰時安西節度年八月命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節度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饑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著直略切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第言令嚴道不足道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作好

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洙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曰列于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洙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漢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峯峙立也夢弼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話孟嘉落帽故事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薦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忌其才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悽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洙曰左太

沖詩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竽葛之細曰絺麻曰綌

長陵銳頭兜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户有旌節洙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趙曰詩明發不寐夢猶曰詩騂騂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鏑丁歷切矢鋒也金爪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蹴于六切蹈也詩並驅從兩狼兮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罷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前列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名不飲食而死其才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蹈序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坡志林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候君集云躋陞至此至忠亦躋陞者邪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洙曰曾操縛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立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曠然世外

之見沈著痛快夢弼曰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颷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冤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俯食地上糧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是結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煙塵阻長河屯兵聲洛也樹羽旗旄也漢志成皐屬洛陽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

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逕微寒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頼客榮貴如糞土夢弼曰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今阮昉居塞上而陳留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荼從揚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獨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兩院遣補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趍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遣羽鵷驚洙曰欲知趍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掾趍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氤氳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煙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行役之遽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按日之長短冬日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憶一作認

憶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顔麒麟不動爐煙上

洛陽乃東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一作霰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閿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閺後漢建安中改作閿趙使曰閿鄉度湖城兩舍經閿鄉湖城公日南邁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鏊冰恐侵河伯宮饗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剔觜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箸未覺金盤空新懽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情致婉然○漫史詩話子美詩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憎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愧年少山谷謂腴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內饔外饔掌割烹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剖都喱切斫剖也觜平聲又即委切洙曰七命云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赬尾丹腮紫翼青鬐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右腴說者謂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蒸人膾脛方寸切其腴以獻膏者蓋古風也夢弼曰偏勸腹腴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腹腴為公勸而公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師曰真類色謂非偽也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謂不如去年之樂○鮑曰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地志鳳翔鄜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代宗收復兩京山谷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雖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潔白善容止神采嶷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雖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　公自注甫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茨苓鶴曰綰代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茨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斸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無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率然語不同俗○夢弼曰本草茨苓二月採斸株玉切以刀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茨苓在兎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梢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大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

草快谷以為歌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五

洗兵馬（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悲壯少及

胡危命在破竹中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凍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

晃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鶺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

樓曉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象有風韻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事外

句外常有餘力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

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

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

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每有風韻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

甚嚴而春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陷河北諸客醞猶　○　鄭玄箋宗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卞圜曰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曰夜報本作夕奏荊公定作夜報洙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希曰河廣指河北衛州時子儀破賊睢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夢弼曰自陳涛斜之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趙曰汗血馬出大宛國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滿菊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於上林滿菊宮長安志有東西滿菊園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曰海謂山東盛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避賊幸蜀之際也鮑曰收復京師清海岱而常思玄宗避賊幸蜀王又從封成王夢弼曰郭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後封楚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時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禮還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軍李光弼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詔以兵赴靈武彥輔曰晉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謝希逸宋玉對楚王問云客有歌於郢中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百人其終曰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不過數十人則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注見前歐陽公曰宋玉對楚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為禁臠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雖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名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麾之為名也陳後山序儲后詹事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爾夢弼曰張鎬儀狀瓌瑋性簡重好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琯罷鎬遂為相蔡寬夫詩話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宣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更何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令問喜再昌謂肅宗如漢光武同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滿陽之歿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庾信哀如練頹延年歌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義來實日際奉土帝王世紀西王母兼舜之德來獻白環涂曰丘希範書白環西獻楛矢東來禮運山出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徼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注見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潛俱清當時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三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

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洙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很漢李尤歌安得壯士騰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嵇殘作惟殘

悾峒作空同

觀兵鵬曰去年八月命翔方節度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于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遠是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清之前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如貔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元帥謂廣平王俶待風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鉞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鎮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鵬曰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民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鵬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

金牋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卉兮注聚兩髮也

獨立鵬曰時公避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人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户消息趙曰虔以祿山之汚貶台州司户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球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斫龍泉洙曰公嘗贈虔詩云翰得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音氣夢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問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令公取以喻虔之貶台州如劒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吳乃牛斗之分野也斫株玉切掘也

不見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鵬曰公自開元中與李白同遊齊魯間至乾元初白流夜郎故有此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

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可修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鵠曰按李白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江瀑布云而我遊名山甲糧於蜀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時于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曰僕射郭子儀也趙使曰至德二載子儀投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功實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對之心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顧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紆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忘去乃指廬山而言亦未必不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空神其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注曰按唐志新安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於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丁盡行矣之論成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卻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設兵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沫曰伶俜無成單孤貌伶音零俜普丁切夢弼曰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修備也就糧言就賊之糧故壘即甲糧於蜀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時于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曰僕射郭子儀也趙使曰至德二載子儀投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功實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鄧州宜祿縣即漢鶡鮒縣地昔北狄侵太王於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卞圜曰石壕陝東戍也其地在新安西即石峭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

單斷河陽橋保來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滑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滑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此姑婦字所出也夢符曰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嫁以忽頹注尊章言舅姑也沫曰生女有所歸蓋婦人謂嫁曰歸也夢鼎曰孫武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駈陷死地沫曰北山移文蒼黃反覆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單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遷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褊沙朱切短衣也夢鼎曰左傳楚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于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迕注錯離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戰引兵自杏園渡河東至猗氏南轉至土門軍入洛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者）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名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真泣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始鶴曰晚子因陣敗謂當時鄴城之師潰也）

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戍卒歸來雖閭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鞞與鞴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始謂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乾元二年是為五年矣

夏日歎（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

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日出艮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散也考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

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洙曰漢李廣傳注刁斗以銅作

鑑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鶴曰通鑑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滈西與安守忠戰敗復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陶潛誅簡棄煩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屬輔饑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 短語名言 何事拘形役

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矣悵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備戰於此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秦官之秦州宿於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遂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既出述不復得路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乃之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腳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郤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鬻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脚悵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鬢鬚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棺於堂子喬養道於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於堂上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為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洙曰民岑東北名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駛疾也爽士切又疏吏切眠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舍景蒼精龍董先生謂董威輦即衡陽董錬師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

乞市肆得碎綵結以自覆焉馬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鬢真忽切密也一作髮變鬢詩鬢髮如雲謝元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布曰廬山在九江南嶽又云衡山一名霍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為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閒中冷語無不可感此豈初意與題事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廻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慷慨修潔端麗盡所不能如論所不能及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字字矜到而不艱棘盡不容盡

○洙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鄒曰石奢李倫王昭君詞匈奴威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關中即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洙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定功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覺曰周處風土記云合昏樓也李祥曰陸倕刻漏銘曰合昏暮搭賞萸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鴛鴦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公自注皮時生汚賊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便可堪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槩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陽三江一錢塘二楊于三吳松布曰山海經云高山南江所出豐山北江所出岷山大江所出東注大江公時在

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夢鄒曰晉于斜切兔罟也布曰鮑照詩昔如韓上鷹今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博物志一足曰夔魍魎也夢鄒曰岳原九歌有山鬼夢鄒曰蝮音覆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觔左傳蜂流四山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夢鄒曰按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遭貶豈非為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為仇夢鄒曰海陽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陽司戶乃小吏矣師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夢鄒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蓋虔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虔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字字反覆可念足達前意○夢弼曰晉稽康傳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爾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帝遂害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聞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依如實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滿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鼈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岘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拐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泰曰裴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趙曰公因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頗淵故為仁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豈不謂之亦枯槁乎山谷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慈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遭興詩蓋子美嘗因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遭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洙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遷禮部侍郎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曰祥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徽之為桓沖參軍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

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雨餘甘蔗近禪 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鶴曰唐舊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屬連而卒按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之曾昔曰浩然峴澤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園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藝之舊處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愁悠悠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吒陟駕切吒怒也正作咤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頻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曹植書曰不我與思仰六龍之首頻義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遥有能事易坤卦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又州記云前臨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只作及關是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之魚龍川東坡曰傳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紋鯽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積塞久土凝為石邃留形迹耶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禹貢注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而處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蕃之亂也洙曰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苑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可言雲逐風不可言風逐雲詩本不須如此評以諭兒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一作勝跡先生定城與傳是三字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舊五高切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無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故云領同谷圖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被於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晉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莫離其名非一迄贊普

夢弼曰唐吐蕃貴人處於大氈帳正異曰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皆作珠乃美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勃義與雕題同正文作蹄非也見他詩皆作珠乃美文也白題從夢符曰按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頼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度注云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堅其額也洙曰兆州為臨兆郡亦屬隴右鶴曰臨兆人勇勁可備守禦如通鑑載大歷間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兆李晟擊吐蕃戰將千人山大震鬬百合可觀○詩而為之名也邵氏聞見錄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杜臨兆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殷字切近悲壯似題殷上聲猶真賦鼓角景句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騫還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北公蓋言仍餘驌驦而不為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指此而賦也希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驌驦公自喻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邓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恨復以我解○鶴曰滄海本號渤海郡去海為近滄舒曰按綺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縣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洙曰鄴城時為史思明所據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舉目得之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全首可觀○地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邵氏聞見錄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蓋月如晝也田曰齊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名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無緊

舍時夏夕露生郤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沫曰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鶴曰鵠雅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渭水河源見前詩注涔鉏簪反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翦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夢弼曰出

州翦門時為史思明所據誰自北言收復者誰也或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募騎屯廣武分

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征西指當時討吐蕃也漢李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妙在寫影清渠一邑傳傳者所在皆此泉也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一樣事寫得流○趙使曰秦州桃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麗○姓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事或引三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九十九泉○鮑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對得渾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嬾休鑷鬢毛斑

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注

急烽常報傳聞激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客或作夜鶴曰漢書注邊方備胡寇夜舉火以相告曰烽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蒼舒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按贊普遣名悉蹉奉表言甥先帝舅顧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

動相近星動較奇 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洙曰候火言作候烽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曰周禮掌燧氏掌掌以令軍井注謂為軍中士衆皆望見知屯下有井燧所以戍飲故以燧表井趙曰易井收勿幕注井收勿幕則勿遮幕之彥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魯曰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行舊鷁鶂在一枝趙曰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讜不聞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鴛行指當日同在禁省之輩莊子鵷鶂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無、天淨此畫似可百里孤城隱林不必有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甚似忠愛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句意渾稱題○纖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纖女何事渡河答曰纖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鶴曰流沙

山寺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參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榮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閒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牕可以來風趙曰可以來風趙入和市也

樂林不過一枝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不論如何自是麗句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夢弼曰麝香小鳥龍蜀人謂之麝香鵝或云鹿也石竹編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鶴曰按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州詩屯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夢弼曰陶

隱居本草云薤性温補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欲為寄小如拳欲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計必未嘗選未嘗遠也　○趙曰晉傳玄鷹賦狀如愁胡復以山猨為詞何耶　齊謹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

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也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八句意正○夢弼曰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甃側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釵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滋於中國寓目觸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或師伐宛將還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制請為掣同俗音作徹耳

即事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
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以腰支語不典豈所以賦漢公主者 羣山猶索戰
廻首意多違鶴曰花門謂回紇也注詳見前夢弼曰時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倚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
色豈相訪主人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
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結得灑落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
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蕪葭

摧折不自守便異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沉波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
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夢弼曰唐

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來告急上遣李福等將監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笛外笛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
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
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此晚
唐梲

力彷彿之者夢殆曰時公之三弟○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鶴曰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淺
語使人愁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
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
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

復坐事下獄流潯陽郡今江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使其死耶當不復哭矣乃使人不能忘者生別故也江
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
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
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偶然實境不可
更過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洙曰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彥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武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問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千言萬恨三夜頻夢君情
親見君意人情鬼語偏極苦味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
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夢中實主語具是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語出情痛自別孰云網恢恢將老身
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結極慘戚情至語塞○長篇中不甚切摘看又
別○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
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
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
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修可曰莊子在

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沫曰江海恨賦夔草縈骨拱木歛魂夢殂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趾將先生云只合作頗趾字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鶴曰按唐州縣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沫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夢殂曰茅土謂封建諸侯見禹貢注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沫曰列仙傳鹿皮翁畜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留止食芝草飲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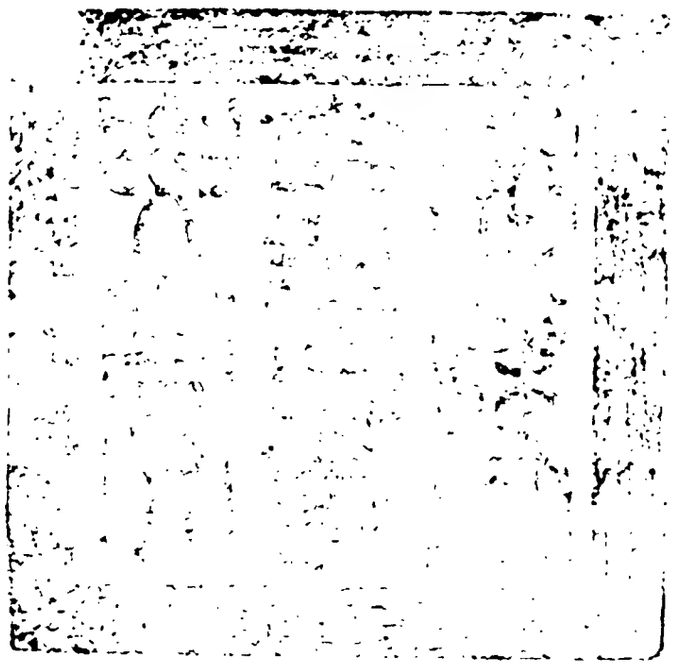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四句

詩贈汨羅布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沈汨羅而死

不可讀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謂魑魅喜人慰其寂寞乃魑魅猶能知此人之來以為喜則朝廷之士不如魑魅多矣觀上憎字便見作者之意痛快應共冤魂語投

謹案卷四第十五頁前五行濟州屬山東按地志濟州唐屬河南道宋屬京東路無山東之名此誤

第十七頁前一行代山名按漢書雁門代郡皆晉地也應劭曰代故代國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　駿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六

秦州見勑目勑一作除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升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奥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資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遂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因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黜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樓鳳朝回歎聚螢傷舊日讀書之勑喚人看驟裏不嫁惜嫠婷兩句開合謂異時也閔世乃知其恨賦相邀自惜過詩未易讀初看失之掘劒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

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
急烽火未全停帥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垌忠臣辭憤激
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
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鶺鴒秋風動鬛塞高卧
想儀形洙曰嵇康絕交書潦倒麤疎夢弼曰諸生公自
謂也文章開突奧言其文章深邃也突烏弔切
荀子突奧之內突字正作窔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東
南隅謂之窔釋文音要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貴其
半菽罕自落其一毛趙曰半菽字出史項羽傳歲饑民
貧卒食半菽洙曰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
投下幾死吳入郢中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
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
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
王立出之夢鄒曰還蜀因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
功夢符曰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三
正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鸛曰漢書注引蔡邕云天子車
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洙曰漢書羌胡雜種類
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
屋之上建瓴水也建居偃切瓴盧經切夢鄒曰長安志
漢景殿望雲亭皆在西內洙曰宮臣謂薛受司議郎屬
東宮注史謂畢受監察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在周官為
柱下史趙曰點染為文字也貌夢鄒曰官
忝趨陪鳳公自叙冀為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
夜囊螢火以照書驍騶良馬也嫗婷佳人也皆公自喻
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補雷煥為豐城令掘
獄基得雙劒莊子鮑丁解牛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
硎硎音刑砥石也漢東方朔傳武帝令侍詔公車俸祿
薄朔紿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頓首上知朔
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因使侍詔金馬門
遂稍稍得進用焉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
曰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夢弼曰後漢志隴一郡渭水
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蓋公在
秦州而憶長安也洙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
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
調謂之玉燭青萍劒名也補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
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鶺鴒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
求其類此公自況有望於薛畢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

三十韻公自注特恵癒病夢弼曰高適太子詹
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凄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
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物情往往見韋惟詞客未忘耳有味其言海内知名
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
篇終接混茫即子美自道可為悟入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
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爾者高岑也子美豪放磊落如此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
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關身強語實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

殃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無
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
傍魚鳥即小心也用得作家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
黃彭門劒閣外虢略鼎湖傍荊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僊宅俱兼山水鄉竹
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
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
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祆氛靜論文暫裹糧夢弼曰梁江淹嘗夢
還人筆後為詩絶無美句人謂才盡洙曰潘安仁有秋
興賦沈鮑謂沈約鮑昭也趙曰沈佺期祭文思含飛動
才冠卿雲夢弼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鄰王勃皆文章
之伯洙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庾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
半諸侯謂適也半刺謂李也羈旅推賢聖言孔孟尚羈
旅也夢弼曰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
為瘧鬼洙曰俗言辟瘧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晝
易容貌趙與時賓退録云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
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
國授謫制特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
瘧疾一鬼不銷七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
地有靦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蒼舒曰
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拽不能自禁特取此義趙曰
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
山不返曾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
龍草洮雲公言其容居之景物也彭門劒閣俱在蜀左
傳東盡虢略即虢州而虢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
二子居官之地也洙曰荊玉出虢巴牋蜀牋也夢弼曰
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烏
者良今言烏麻丹橘亦彭虢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
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
師曰虢本晉地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洙曰史記黃帝
擒殺蚩尤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
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
則宜肖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愜鬮飛動篇終
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窮玄妙云意愜鬮飛動
盧琚云藻翰惟韋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無
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神芝之與醴菌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彼此
各稱○自喻適意而太白足以當之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
渥流傳必絶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
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
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

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十字可誦善無鄰最切當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意苶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此用夫子事注亦未喻

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看他用之意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沫曰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數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趙曰太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卿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獻錦蓋錦織成獻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武后

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沫曰白為高力士所譜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卿曰按公傳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兎園是也又公與太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沫曰後漢桓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稱衡年二十四英才卓躒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夢卿曰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此以喻白之遇讒永王璘反謂白為叅屬與謀也希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邊境也沫曰賈誼為長沙王傅不得志有鵩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趙曰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避秦居商山中公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鄒陽見怨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施之於法誰能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公嘗為左拾遺兩省相呼為閤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劒三千畫角吹秦晉畫角吹秦晉奇怪不恨其用事如此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塹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描摸老成○亂來讀此十字哀痛來生貔虎閒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僊淺事不俗俗意不便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

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内藥繁於繢宮花軟勝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
秉燭書枉滿懷戔戔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每覺昇元輔
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
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
老伏處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
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腻小湖蓮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凄斷賈筆論
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
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寓言避禍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為年甚言避禍之道可念典
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此展字屬
治中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三見焉字惟此可耳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
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
迍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霄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絶特上有飛鳥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事

文帝黜為長沙王太傅嚴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
光武徵之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
犯帝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夢弼
曰憶昨趨行殿公自叙謁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
臺仗言當時行宮草創不復嚴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
賦猶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鄧禹食其馮軼下齊七十餘城
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夢弼曰蒼
莊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劍指
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昌為旄頭胡星也洙曰漢董卓
傳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為
刺史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秦苻堅遣衆伐晉
遂至破敗撫育鮮卑苻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乘弼曰
曰董卓苻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洙曰山海經赤
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瓠禽名曰精衛常
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
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
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
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
也晏曰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夢弼曰陳倉太白俱在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
也按志鳳翔府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有寶雞山按
列異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問二
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媪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雄
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
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
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又按志
鳳翔之郿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宿雪故名録
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
河北也燕范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
死人如亂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内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

收復矣趙曰時公為左拾遺扈從還京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見春陵郭嵩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夢殆曰職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為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梁漢米謂梁漢所貢賦之米水衡掌山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又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藥宮花也洙曰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鍛注鍛殘也所介切夢殆曰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內頃首伏青蒲上以諫注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時公任拾遺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於齊魯洙曰詩成是貝錦斐云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曰鶻鷹屬也謂兩閤老如浦鷗讒言如霜鶻鶻不空拳則鷗有碎首之防矣洙曰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讀作平聲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安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高陽客三違頼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辭姜被開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絶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曹防寇

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當為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巫去無汙我故曰傲吏夢殆曰時史思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兒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

鶴曰嵩陽潁水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歷下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殆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東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餐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殆曰此諭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

周真義入龍嶋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揚子谷口鄭子真耕于嵓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結草為菴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洪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欵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都護府有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岷言臨洮岷山也彥輔曰淄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鵲鴝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賸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鵒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卧病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賤腹誰欲致杯覺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盧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挹清芬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戍戍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實禁亡命山林顏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如親歷甘苦○極征行孤注此序情閔勞之際其底幾乎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轡又宛轉青絲鞚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俯身散馬蹄左太冲賦振衣千仞岡又云斬將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又緩而怨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絶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即不受徒旅欺索之愈有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同苦辛

洙曰送徒字如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極哀怨之體所以可傳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

挽弓當挽彊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用誘語或自作誘語皆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寧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曽冰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作者緩急
自合○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劒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
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千載不死墮淚未乾潛身備行列一勝何
足論修可曰列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
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
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為雙劒一雌一雄鎮鋣乃留雄
而以雌進楚王劒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劒
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鏌鋣殺之眉間尺
乃為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劒二枚晉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六　十四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復欲
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
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此詩之妙可以
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
曹子建鬼媿真橫槊間意贊說不能盡也平沙列萬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六　十五

鄉曰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陽洛邑也沫曰詩蕭蕭
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諠譁也荊軻歌風蕭蕭兮
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
至日暮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若漢胡仔曰後出塞詩
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云
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
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顏妙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
之貌也又按荀悦漢紀作票鵰字云今讀者為飄遙不
當其義余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
荊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

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名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此義亦人所未及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劒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稷稻來東吳越羅衣與楚練照耀與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磐北里吹笙竽左傳阜臣輿輦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迓之賞賚無貲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語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寫至退軍人則無餘矣○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門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兵臨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志林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鶴曰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殿中侍御史暐之子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寫景責得自然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萬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露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公自注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鶴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實之勝彭淹之利贊常攜之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置草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細字一字皆可笑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涩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與細字一字相似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沫曰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夢弼曰湯休乃僧惠休也姓湯能詩故公以比贊公也贊當以詩約公為鄰居盛稱巖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沍寒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自然境自然語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新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闕塞道廣存箕頮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朧更越西南頂夢弼曰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是京師上刹禪宿也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遁遊山谷曰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注仍舊音故辨之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

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埶龍湫頭柴荊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榮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夢弼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闍提奢磨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闍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鶴曰空囊詩所賦即史稱公去官秦州負薪採掾栗以自給之意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修可曰到仙傳仙人僊佺食松柏之實趙曰楚辭敘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希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澀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趙曰此暗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意氣浩然可以勸忠非淺淺丈夫者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鞴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而磨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磨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盡夜流行縱橫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磴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

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畫出塞圖矣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也自怪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闕塞寒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灑甘露之水趙曰言楊柳者以見贊春時猶為寺主來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兩或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亘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阮宏休詩總曰東坡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宣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俯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獻公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兩當縣廣鄉驛有詩云被詔趨都景物疎兩當中夜宿中途注云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常有此語自不多遇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鵾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兩語復稱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墀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傳不朽非徒言也○沈曰相如上林賦亂鵾雞注云鵾雞似鸛黃白色敏功曰陸雲詩通波激枉渚注云枉渚曲渚也夢弼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持斧翁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羣盜長沙鄧潭州也沫曰西都賦猿狖失木狖余救切趙曰淮南子鴈銜蘆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夢弼曰鳳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寶應元年號西都金閨金

馬門也公與吳侍御昔同在鳳翔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夢弼曰閒謀軍中反間也間去聲諜達協切師曰上官言宰相也洙曰王弼曰仲尼旅人也修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時為拾遺見吳之斥而不能言深自責其非義也趙曰詳味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發秦州

趙傒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間發同谷登劒門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録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鵬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乾元二年冬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豁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悶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土彥輔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為栗亭館希曰崖蜜乃蜂於崖石上所作之蜜成州所產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曰同谷在京之南時不經殘破故云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州時亦有赤谷西崦詩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迫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龍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遥見秦川肝腸斷絶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九回坂也○九折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峽形藏堂隍壁色立蒼鐵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

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硤形藏堂隍謂山臺如堂隍硤藏于兩山之間也夢弼曰嵌空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抵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鹽井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舊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汲井歲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夢弼曰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仵西方謂之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帝常困於蓮勺鹵中注蓮勺縣有鹽池廣十數里其鄉人名鹵中夢弼曰搰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非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洙曰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夢弼曰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苛及未敢辭路難怨傷忠厚得詩人之正○洙曰爾雅釋雨土為霾夢弼曰及庸朱玘古今注戰之遺象也詩苛戈與及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槭寒籜聚洞洞山根水冉冉松下泉行高山下如雨冷氣四散為雲也初日曬復吐朱光炯蒙清晨謂泉行高山下如雨冷氣四散為雲也初日曬復吐朱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語意自老○洙曰左太沖吳都賦其竹則擅樂嬋娟玉潤碧鮮趙曰唐孟郊有三嬋娟詩謂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鄭曰槭子六切又所隔切田曰洩與泄同泄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戰山南行道殫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磋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花早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謂前險已盡至此依然相隨來也及茲歎冥冥鄭曰磋苦奚切今作溪泰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注云吳岳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為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峰是也洙曰華山有蓮華峰崆峒山在隴右

般音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屯成皐防虜此何及彼屯成皐而此防龍門豈相及哉非後時也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沫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棧士諫反又上阪反夢弼曰編竹為閣道謂之棧道也趙曰成皐乃鞏洛之地胡馬指言安史之兵耳沫曰防虜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思長嘯我前豺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箘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夢弼曰豺音戎猿狖之屬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劉須溪扶風歌止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采箭以輸官也鄭曰箘古旱切亦作苟沫曰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夢弼曰白馬為銑驪言白馬經此泥泞中亦將為黑色之驪也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

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
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
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
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趣至不厭○夢弼曰按唐地理志武
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也洙曰文王為西伯時風鳴于岐陽夢弼曰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夫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長讀當如字夢泉眼詩云三春勳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洙曰文王為西伯時風鳴于岐符曰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遇曰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李鷹師友記聞李太白遠離別蜀道

黃帝坐玄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務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玄扈石室名也漢郊祀志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夢弼曰橡似兩切櫟實也狙千餘切即猿屬食橡栗者也莊子狙公賦芧倫切皮細起也

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按公集中有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是景此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何其魂招不來耶歸

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hong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劒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獨此歌迴春姿者願車駕反正

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o兮石嵯峨洪慶善補音龍力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逸曰湫龍潭也夢弼曰孔切�o音揪敏功曰揪乃枝曲下垂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大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聲氣俱盡

萬丈潭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便合改視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墨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造意語何事災天過快意風雨會夢弼曰張平子

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鄂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鄂通用鄭曰瀨涉對切猶澮洫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修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墨旌立旆

發同谷縣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荼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俯愧井底鱗鳳凰非梧竹鶺鴒傷水濱黃精無採掇白小羅飧飱

鳳凰臺在同谷縣西鳳凰山上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鳳凰不至山空在梧桐相待老清秋

積草嶺

積草嶺南天雨多遠人煙斷四無過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之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踏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侖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沐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曹曰蜀門即劒門也沐曰閬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櫰木也左太沖蜀都賦金馬勒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曡儀炎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崑侖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為南京故公感言其風物托之崑侖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冥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迴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欹釜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沐曰莊子夫畏途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魯水切欹釜山號上音欹下音吟

水會渡　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窮而不滅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僊閣　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駕空為飛梁閣道又鄭元水經注云大劒戍至小劒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千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敢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樸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故鄉有

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趙曰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絶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鑒浮梁褰相拄目眩頽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太祖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瞿塘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迴欲稱字瞑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絶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唐子西語

錄云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極勝到瞑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

桔柏渡鄭曰桔居屑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竿勤婀娜征衣颯飄颻急流趨鵝鸛散絶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濶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鄭曰竿側柏切洙曰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竿鶴曰成都之竿橋是也魯曰鵝鸛喻舟船也黿鼉喻橋梁也驕壯也蒼舒曰釋文山頂曰巔亦曰椒

劒門夢弼曰按地理志劒州劒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劒山自蜀出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

惟天有設險劒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數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劒閣天下壯閣一作門鶴曰劒門背有閣道張孟陽劒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萬仞洙曰劒山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劒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匝洙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玉謂無翼

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攜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峨嵋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雖修職貢而太古淳撲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鏈楚產切韻書云平鐵也

鹿頭山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劒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濶殊方有何深意到處自然我行山川異忽在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肆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洙曰自秦入蜀山嶺重複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此豁然也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劒南節度使陸凱傳

宰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有何深意到處自然我行山川異忽在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肆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洙曰自秦入蜀山嶺重複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此豁然也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劒南節度使陸凱傳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五字偏盡蓋是江雨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非着意對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希曰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夢弼曰公歷陟險阻至此豁然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劒南節度使陸凱傳司徒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劒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洙曰并州

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竊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暨光弼徙河陽思禮代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洙曰劇北乃范陽盧龍等處安史之巢穴也關西者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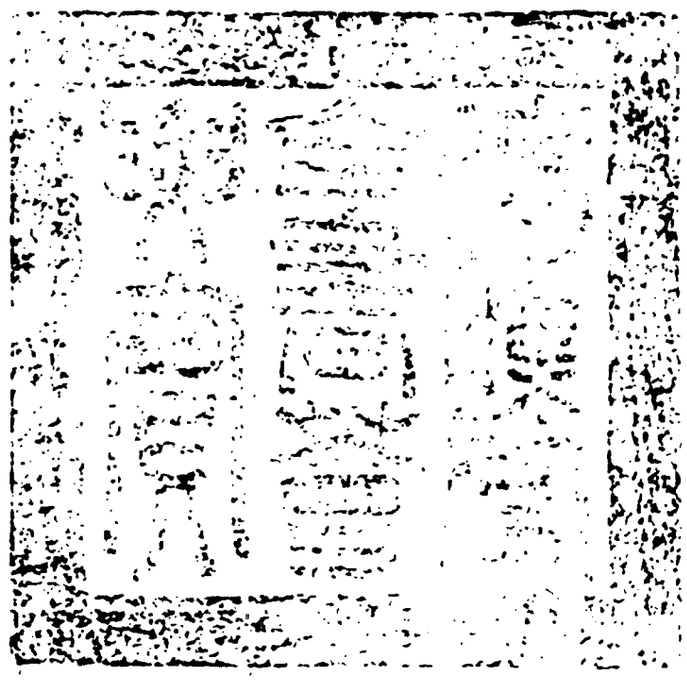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劒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洙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趙曰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補遺

喜薛璩畢曜遷官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自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萬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罇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扶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旋頭俯澗窪層臺俯風渚遊目俯大江江搘俯鷁鷺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録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誠廷諍子美以至德一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耀墓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七

成都府作

酬高使君 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

贈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驄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七 一

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洙曰漢楊雄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之雄以為俳樹容驄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唇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相如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堪論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休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臥向巴山落月時離外黄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病攲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樂裏關心詩摠廢皆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住來反覆於是予有餘味矣

高適

○贈杜二拾遺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
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沫曰招提謂佛寺也注詳見前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設難焉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
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起十字盡

興故援得筏弱有情情已略盡故入景更長即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堆實軟之皆未喻

卜居　鮑曰公到成都之日劒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

有卜居一篇公倚以為題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

盤渦驚浴底心性伯仲之間見伊呂岐王宅裏崔九堂前已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落一柱觀頭遂有馮夷始知蠻女無數一雙三寸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憎不分自今以後此等皆肆筆縱橫有陳野氣大家數不可無俗眼之所遺更以為笑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鶴曰窅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也沫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謂欲做王子猷月夜泛舟訪戴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蘇李體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宵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
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檀林礙日吟風葉
公自注檀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箴

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　夢弼曰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檀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余嘗歷攷韻書無檀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為立宜切後見王荊公集中有薛秀才檀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檀小園封殖佇華滋地偏幸免桓伐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丘宜切為是也又蜀有竹名籠籠力鍾切沫曰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朝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沖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

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 夢弼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孟浩然詩禪枝怖鴝棲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必如此可以言哀矣 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師曰公嘗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漫興

漫勞車馬駐江干 此與後文似場語意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粗糲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洙曰詩眞之河

之干兮注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麤糲衣糲食也苦溪胡元任曰李濟翁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攔猶言圍援也乃引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藥為藥遂穿鑿為說以解子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復齋謂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攔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

公語録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遊行孫氏陵云山鬱空樹響隴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鸝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貽三尺劒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沫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後主也夢弼曰庾亮表頻繁省閣出摠六軍沫曰本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笋行

田曰按石笋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蓋南笋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率然兩語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第言其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

沉犀石曰魚鼈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説彦輔曰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絲貫夢弼曰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舒曰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為比沫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又華陽國志云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笋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于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趙曰小臣媚至尊譏李輔國也時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也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鸎語太丁寧

即遣便教正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疎野有佳致○蔡寬夫詩話云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絲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

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絶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汚琴書内
更接飛蟲打著人其閨情院體又如此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揔如此則樂天矣○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携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字破字携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
嬾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
碧水春風野外昏善自遣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
沙上鳧雛傍母眠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儒牽強解事讀之可惜

舍西桑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
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户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
狂風挽斷最長條野人漫興深入情
盡宜復有能注者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鷗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成都嘗暫如新津故有題北橋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此梢
朶却全城故轉入老語生強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
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此神
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
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哀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
張衡也孟堅作西都賦張衡作西京賦洙曰晉猛康與阮籍山濤為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仙亭
史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攝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墜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鷓曰寰宇記望帝以德不如鼈令因禪位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
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
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
血所訴何事常區區豈爾豈推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
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
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夢殆曰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
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
見松柏荊棘鬱蹲蹲巢百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蜀
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髣髴飛走樹間逐蟲
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
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
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
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呂氏童蒙
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五言詩第三
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
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
自響洙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
砂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
丹耳帝
從之

梅雨　趙曰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與乾
坤萬里眼同得之容易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
渦與岸回洙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
視二京號為南京希曰成都府有犀浦縣蓋
李冰嘗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
此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檉
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全首高曠真語意近放
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
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夢弼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閒常點簇鞍馬或戲或飲或驚或止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巧妙精奇雜幹之匹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驍騏出東壁一匹一匹連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為丁浪切謬矣

同死 客齋壁之掌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已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

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

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王宰家于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戲語名言

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已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 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 好句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 洙曰巳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兗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夢符曰南史齊武帝豫章王嶷字文與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遥不傳自娛而已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絛西清詩話云蕭文與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遥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作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夢弼曰名畫記韋偃作老松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

馬不知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磊落氣槩

絕筆長風起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 冥思玄構畫者不及此

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

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此起此結吞吸傾倒○夢弼曰名畫記畢宏大歷間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首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當代修可曰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鶴曰梓州鹽

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云麒麟圖書鴻雁行紫拯出入黃金印又白推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滟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 文章謂甚事耳注誤迴首興淪淪 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趙曰差病校也

野望因過常少傅 鶴曰少仙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徵君詩云徵君晚節傍風塵豈晚年却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 可畫他人以為不必畫者 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還回 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昔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丈人山 彥輔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 磊磊落落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

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煮鹽也洙曰雪峰即西山也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 鶴曰即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馬曰練練白貌賦色練練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也趙曰江淹麗色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又畢盡之義言兜戲至盡攜罟弋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閭丘師兄　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鳴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此語最得大意　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嵓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絶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疎濶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稷稻卧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劒南合州銅梁縣此言閭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洙曰揚子雲長揚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班孟堅西都賦琳玕青熒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閻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踧踖謝后令賦歡喜詩數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又過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曰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嘗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田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泠然洞徹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　句句洗削　長路關心悲劒閣片雲何意傍琴臺　此等亦與人意無異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趙曰潭即百花潭也洙曰劒閣劒門棧道也鄭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賞酒處夢弼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鶴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潼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時成都陞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只當

如此已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已接復曰已蜀夢卿曰荆蠻楚也峴山在襄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好意青錢買野竹謂卜築之意白

幘岸江皐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

到蓬蒿洙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令為明府此詩云

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公遊公亦有詩與之夢卿曰辭滿謂任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已接復曰已蜀夢卿曰荆蠻楚也峴山在襄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好意青錢買野竹謂卜築之意白

幘岸江皐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

到蓬蒿洙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令為明府此詩云

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公遊公亦有詩與之夢卿曰辭滿謂任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

年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洙曰劉昫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夢卿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每出游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洙曰何遜八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水部員外郎孫曰屧惡協切履也洙曰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履扁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然寫此有至足之味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

新看幾過後見朱韋齋舉此倍覺有懷有淡當由實歷故見范元實詩眼云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

騎將軍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風韻閒淡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看有無減去無用作檢字淺近無人覺來往荆公看得好踈嬾意何長洙曰成都有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荆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讀梁徐陵姚婦題甘蕉示人曰夕泣已非踈夢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競誤矣荆公語録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瞋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覺字赴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稱情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亦婉孌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嘗為廣陵記室按集有揚州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林應知早飄落故遂上春來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楹木數百栽

鶴曰何邕為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楹木三年大公自注蜀人以楹為薪三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陰子美自是遭楊子琳之亂又之蜀之綿之梓未嘗得楹用也○嚴有翼藝苑雌黄云東坡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緑苔小詩端為覓楹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傳尺誰能盡楹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楹木行可燔楹字遍尋字書無之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為丘宜切及按介甫絶句以楹字為韻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也老杜有覓楹木栽詩飽聞楹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楹為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楹林礙日吟風葉龍竹和煙滴露梢注楹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鶴曰後有浣江泛舟送韋班詩韋當是為浣江尉

落落出羣非櫟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
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
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趙曰漢書
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樓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琴臺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賞酒處又成都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

劉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得大墨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為六焉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長卿
懷抱倘仰見之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洙曰司馬相如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賓客飲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市中鄭曰鏘益涉切頰輔也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偶然
語偶然道之耳

讀書難字過真率有味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公自注喜崔明府相過

客至公自注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又是一體

花徑不曾緣石曰峨嵋山在蜀

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公自注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沫曰按集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首醉眠即斛斯融也

稠花亂蕊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語激詩酒尚堪驅

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

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

喚取佳人舞繡筵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惜情事亦難○沫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所築蒼舒曰左太沖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看亦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駘蕩稱情○政是子美借四娘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苕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

嫩蕊商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絶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鷗鷺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此八九絶皆放蕩自然足洗凡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有善歌詩者以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數露與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而句同真有德者氣象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遣意二首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無點檢幽興亦稱漸喜交

游絕 怨調 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放翁以也
字作夜音
最得村意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
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 添無數謂一春生成也最是樂意
爭浴故相喧 趙曰韓詩湊輿消方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希曰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

欽定四庫全書

桃花水趙曰古詩
寄語故林無數鳥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二十六

江亭

盛顏師古注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閒言閒語非奚緊不能道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 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人自以為我私則無私矣最是相意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

閒斷氣更混淪難輕識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嘴花藥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歐公意常近此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欽定四庫全書

石鏡 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葬為冢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二十七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數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閒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

不見堂前東逝波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勸甚遠○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勿廢

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劒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恕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麤言鄙語調笑入神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舊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磬聲放箭如餓鵰叫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縣劒閣遂等州此云綿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綿州也洙曰著柘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吳也子璋反吳敗走及花卿誅子璋吳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重平聲山谷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揚明叔為余言花卿塚在丹陵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高柟鄭曰柟那含切木名俗作楠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離上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惡樹

獨繞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枸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趙曰惡木不蔽障故枸杞可遂俱生但翦去木枝以妨難栖耳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
轉益多師是汝師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庾信
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豈易及
哉爾曹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
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
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眡
也注謂盧王為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
難跨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極絕巧之態我
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宋卻恐更墮數公後耳其不
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他人出己上則更自謂與三
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
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作哀江南
賦尤見稱焉唐武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
詞齊名海內呼為楊王盧駱號為四傑嘆魏兩漢及曹
魏議者以文之
失始齊梁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七

有宅
近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
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子美自謂深悲
極也○洙曰荊州

寄杜位公自注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
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夢弼曰新州屬廣
眡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
南道公之姪杜位
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故云已是十年流也洙曰玉
壘蜀之坊名趙曰玉壘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成都過
青城因寄此詩蔡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為勝遊之地杜位
有宅
近焉

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曰遂州唐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寧初已改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按唐志莫台道遂四州皆有唐興縣今屬劒南道遂州雖天寶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劒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洙曰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公自注王時為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園林迪從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自然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洙曰人侍郎皆故用俗故不俗　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夢弼曰古詩貪佛不如貪僧田曰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　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是年作也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他人用衆人字○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洙曰楚詞況汚后土兮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　鶴曰斛斯六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鄭曰銼坦臥切鶴曰蜀人以釜為銼王褒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令題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

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豕豕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洙曰徐陵年數歲家貧攜見賓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 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鶴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即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纔五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冀公為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厨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 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籍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夢弼曰公止言三犀豈掇所見宇按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鄍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妻水竭不至足感不沒肩迄今蒙福感勝字見漢書厭壹涉切洙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秦張儀築以城於大城西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定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王女祠祠西有李冰廟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羊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笋行云安得壯

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吹字難下高浪蹴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長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駕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洙曰秦四皓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然不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露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夢弼曰後漢王符著潛夫論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容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十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蘿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小車蓋洙曰建康實錄風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咢為妳母承天云御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趙曰元精字出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少酸澀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瀟湘有橘田有橘洲每歲入貢也希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玉食謂美食如玉也洙曰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諗田曰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

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修可曰唐之時乃涪州貢荔枝今公言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櫾

蜀門多櫾樹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雖衆亦易朽徒拨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黎莠洙曰蜀人取櫾皮以充用

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旬切啅竹角切字又作啄

枯栟

梗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當軍興誅求尤急鄭曰取此

枝擘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趙曰楚辭使涼雨兮灑塵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呼為涼雨衝風謂風疾也楚辭衝風至兮水揚波鶴曰爾雅鶉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夢鄒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盤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猗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語頗豪宕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甚是

鍾情○夢鄒曰崔公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洙曰九江在潯陽郡其江各有名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尚書注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謾録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為木屐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洙曰瞿唐峽名灩澦石名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蓋舟人以為水則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覩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

茗飲

蕪漿攜所有覺無謝玉為缸洙曰時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置尹比兩都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是第二句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

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媿無才賞

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魯曰唐以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

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洙曰晉尚

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鶴曰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集有哭王彭州掄詩抑芳歷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嘗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燕公于浣花溪之草堂蔓殆曰按房琯作蜀州將高適建而亦叙其自彭而遷罷以高適攝故適在成都

老夫臥穩朝懶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

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阜蓋能忘折野梅

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自俗見須成一醉習池迴

洙曰漢侍御有領繡衣直指使又漢二千石阜蓋朱兩幡夢殆曰繡衣指言王侍御阜蓋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荊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夢殆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以比高使君也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

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公自注高

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夢殆曰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總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鶴曰按公傳云公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焉又按唐紀云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以不赴也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

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謂不能就別知必為我來也春湖豈所居或巴州景物耶○洙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馬援北征隗囂囂將王元說囂曰漢家但欲保全隴右而已今天下大亂人各有志願將軍勿為所惑囂不從元遂去囂將王捷謂囂曰漢兵不可當願將軍自愛捷復說囂曰今東方皆以反城邑自守力攻則不能久相持則曠日廢時百姓疲勞此必自困之道也囂不聽後數月漢兵食盡各引去囂將隨其後擊大破之囂僅以身免軍修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為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洙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者馬勒飾也

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

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鶴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詳見後篇高使君自成都回題下注

伐竹為橋結構同蹇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如此下合歡字誰曉頗疑其誤驅石何時到海東夢弼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故以白鶴為言也青龍以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北道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乃過去洙曰成都有昇僊橋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不速神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鶴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

故云自成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知公是詩在蜀州作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揔擬橋東待使君洙曰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有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鶴曰集有徐卿二子歌

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

奉待嚴大夫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公待其至詩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詰以劒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上皇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己不復預國事矣武當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二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寶應元年成都作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却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侍

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巳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洙曰偏裨謂諸將校也希曰偏裨字見漢書馮奉世傳趙曰淮南子注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夢弼曰公聞嚴武至欲辭蜀之已峽下楚之荊門以逆之也

江詠五首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豔深
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闌檻中休懷粉身念鄭曰墊都

念切下也洙曰求句言丁香結實則墮於闌檻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
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種却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花外義外忽得精語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
江波夢弼曰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

鸂鶒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
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大分明可以有不覺羣心妬休韋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

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消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洙曰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劒南為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成都萬里橋公草堂在其西

三絶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
可忍醒時雨打稀鍾情自道風味宛然○本作春風先生定作風吹盡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
一日須來一百迴

無數春筍滿林生得興之始柴門窈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筧竹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五字極善自瞰都門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起語盡精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

時四句情景蕭然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又別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且樵且爨真倚灘之景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語自放蕩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北人元遺山云倒蟻倒字有說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行蟻行列之行洙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希曰宋何尚之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揚職表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寄以蚩焉

廣州段功曹到得揚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

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洙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代匈奴絕大漢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征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比廣史也趙曰廣州近庾嶺與南海洙曰銅梁玉墨皆蜀中地名廣州有合浦出珠夢弼曰使將旋指段功曹也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下圖曰按公文集有雜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遥從月峽傳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洙曰南故謂之炎州趙曰荆州記巴蜀有明月峽洙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榮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趙曰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鶴曰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是也洙曰跡一作疏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夢弼曰按唐志縣有紫巖山綿竹產於此山也

華軒謁謁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贈別何邕

鶴曰何邕時為利州綿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按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覓楩木

哉

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傷心語別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鶴曰縣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謂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潤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洙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騎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平據此翰不音阜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蜀分東西兩川趙曰公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為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

琴輸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後齊王冏辟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夢弼曰阜帽一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著皂帽布裙又按杜佑通典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魏管寧在家常著皂帽洙曰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趙曰公嘗為左拾遺按唐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引之有馬可證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濯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接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游集有膳亦屢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疎懶至為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焉屈原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予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嬾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洙曰後漢衡字正平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重之衡復每慢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意殺之射音亦前漢佞倖傳李惠時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閹籍之屬也注云鵔音峻鸃音儀即鷩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趙曰嚴武以子美之才如禰衡之剛直應不肯為侍中冠鵔鸃厠迹佞臣之列也夢弼曰孔毅夫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詠與田畯野老相押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晦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踈以解嘲也容齋續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遲輀鈴延子荊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蜩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疑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夢弼

曰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晒腹中書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也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語有天趣政爾苦索不能及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知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夢弼曰集韻屧音燮屧也履中薦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過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沫曰指大男為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沫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字如史記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修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邀具過我語涉進退頗自負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趙曰隋文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沫曰陳平家貧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鶩兒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夢弼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日所鑿也琯既死名之曰房公湖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鴈共三首公蓄之漢州作也鶴曰按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水

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

力微繒繳絕須防句意監嚴後山檠得之故節度森整○夢弼曰本一作矰繳矰音憎短矢也繳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

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動字最佳長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為勝

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闇哉○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鄭當時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代齊攻魏禮交龍為旂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算緡錢注緡絲也以貫而税之蛺蝶麒麟羅錦上絲繡也師曰算緡哀世之法令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算緡者遠矣洙曰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其狀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徼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

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洙曰晉杜預開府荆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與緒者謂與況緒意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鶴曰王司直時為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劒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劒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西得諸侯以下謂王司直知我復舍此何向欲向何門跋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夢弼曰跋先答切進足也依劉表於荆州嘗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故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

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窓奉聖旨恩應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趙曰

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也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冰言清澈也趙曰宋玉招魂云嫭目宜笑蛾眉曼睩炤心形兮是歌秦尊拓發折朝酲注取甘拓汁以為飲可解酲也拓音蔗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牢橋蓋蜀人以竹索為橋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邛州夢溪曰按蜀都賦注火井之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爝然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厥也夢溪曰按唐志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達雅黎姚悉八州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洙曰漢暴勝之衣繡衣持斧出使也老菜子綠服以娛親夢溪曰漢夏侯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有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迫筒眼酤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山谷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

促鶴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其題可備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洙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亦自有趣○趙曰耽佳句

此東坡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即非黜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像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為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于美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實清沈之宗其格極難到苟未能如東坡深造閫閾而妄曰我學淵明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論怨誹而已

戲贈友二首　鶴曰焦校書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中八仙者王司直即前詩有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者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沫曰肅宗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上元元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驚貽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

水檻遣心二首　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集有水檻詩云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户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結細味○尹曰蜀中惟州多陰雨號曰漏天　結細有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字字句句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此兩句語無深趣而亂離奔走自數多景誦之可傷

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山詩貶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圍野色　畫外意　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趙曰一月不梳頭暗使猛康紀交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整北行椒却背村宛曲有趣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阮劒外相知○趙曰行椒蓋成行者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蛟龍窟故未敢安也竹石如山不敢安洙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乃劈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而溪下有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清健樸野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即事鶴曰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洙曰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王元寶嘗賞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望屋良久曰但覺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堂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餅索酒嘗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四句止然已不為少○鶴曰床謂胡床之類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劒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

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開闢古今湫在言外畫不足言矣　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劒閣蜀劒門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植柏七上應斗魁七星松州在蜀雪嶺冬夏積雪即西山也

大雨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旱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雪之時奈久旱何參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能暫輟諸務疏決囚徒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淆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殆茲遠江皐荒庭步鸛鶴鸛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希曰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有雙流縣趙曰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之清潔也又公以沉疴而得雨涼於是頓忘進樂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也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汎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鷩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閭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跬音丘弭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田曰漢溝洫志注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嚴武還朝寶應元年秋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流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

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鼎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漢興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三山老人語録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夢弼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窻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落落有豪氣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送嚴公早閒之來也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坐待白河之沈謂天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夢弼曰書昔在帝堯將遷帝位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斗北似北斗魏文帝自譙循渦幸徐駐馬書鞭以賦敬亭在宣城謝朓敬亭詩云此山百里合眥雲聲獨鶻朝唳飢鼯夜啼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鶴曰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餘情別恨坐想慨然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感知己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

藉甚黃丞相能名自頴川近看除剌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笻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

臨岐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為丞相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京房傳舉最當遷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鶴曰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公別

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矣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逆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以此知其為馬巴州而作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鮫魚鱖鱖色賭賦得事外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饗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搓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修可曰陸璣疏魴魚廣而薄肌肥滑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洙曰陶隱居本草鯉最為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禿尾搓頭皆魚名

洙曰漢中編魚肥美禁人採捕遂以搓斷水因謂之搓頭縮項編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攜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關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未惹沈著○定功曰莊子津

人之操舟若神湍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乂往來鄭曰屈改作偃渠勿切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鯨廣雅曰鯨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出居蓋鮪居山曲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希曰書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謹案卷七第十四頁前五行歲終則更次入計刊本終訖次據唐百官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耀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福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夫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暑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漬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感慨情全可嘆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結更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鵾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先識之明玄宗即位夢鄉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擊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家在嚴公至緜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綠衣輕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滑滴就徐傾瑞漢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據其英華旁羅曲採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學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

光禄坂行夢弼曰光禄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絶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

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珠曰一云開元年鄭虔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為郡縣行者不齎糧上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轉實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鵠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時事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聽江聲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見稟合境趣自無不有耳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帝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鵝曰

漢中王名瑀璟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蓋自醉逐浮萍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曰進杯中物冰已泮座右銘趙曰皐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輪皐蓋龍曰按史云漢中王貶蓬州長史長史別駕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皐蓋及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酹酊淨掃鴈池頭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鄉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陽詩云駕言晨羣僚倡伎乘畫舸俯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為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哀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七魯衛對偶然責介之感賓客之感意度之美與刑森然其自叙亦壯哉空餘枚叟在徐陳以下復著枚叟但取稱意而已應念早升堂曷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瑀俱領重鎮洙曰觀文帝與王槩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歲年之間零落

畧盡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兎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名鄒生延枚叟此乃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鵝曰

贈韋贊善別鵝曰按唐志東宮官屬有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見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

嚴武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踈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洙曰晉阮籍聞步兵

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修可曰顧惜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世說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矣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瀟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沫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夢弼曰以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旁氣希曰照或作點譬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令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曰時俗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做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攜從事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遵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沫曰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劒南歲月不可度
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
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
憤慨不平語持未悉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
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慊慊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
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
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捨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九　八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
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
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主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云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啟日而至止帝東圍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
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辨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易日中為
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
自煎熬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
苦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云邪偽
也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恃也洙曰左傳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辨舉之
天下如一同心戴辨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
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於十
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
戚多怨望者告商君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
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九　九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
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冠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
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師曰禮云國之
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圖祚永長實自高祖有
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
光武中興亦由冠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
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
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
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泰何諸
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
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劒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獨好開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畧云劉松柔紹在河朔於三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自然壯麗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梓州屬越嶲郡有越水嶲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嶲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字遷右拾遺正初為感遇詩二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日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歷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陳拾遺故宅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亦在金華山也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云犀公愛補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

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鵬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彦昭字奐然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趙彦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曰趙彦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已曰金馬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沫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行于代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踈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宴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沫曰江文通詩絳氣赤霞氣也通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沫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卿曰釋書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之圖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沫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師道履蕪漫少耘鋤也荒而不修也夢卿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又法涯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東坡

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鵬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庶丁以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即押蝨詩話老杜詩常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沫曰涅盤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碑磲瑪瑙夢卿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鵬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脩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沫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宴筋力豈能及人有此數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

征途乃

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駕馬若維縶汴洲稍踈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傳脩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泣多歧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曰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誇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魯陰歎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脩可曰孔子嘆鳳泣牖皆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夢溪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后名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主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擁兵虎從事定宗廟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鵬曰代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迹或脫畧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慚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沸横落高詠實劍篇

神交付冥漠洙曰江淹賦脫畧公卿跋宕文史靈運吳鄒賦噴薄沸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後學者每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來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矣宋定切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頳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絶琉璃王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燄燄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理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

衡天脩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評字彥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評一造之即顧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洙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浩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愛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蹇哀採藥無昔老采微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鼎鼎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七洙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宣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即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能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趾飲涔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
妙舞遙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
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嘗候素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泉縣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洙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

建都十二韻 鮑曰上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鄜曰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
元元年初建五都以京兆府為
未句傚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
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徵霜露人衣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
都分魏闕下詔闡荊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
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六句宛轉痛徵
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遥憐湘水魂窮
冬客江劒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

空穰穰闕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暉照北原 洙曰後漢議功
於雲臺黃屋天子車蓋也鶴曰下詔闡荊門指江陵府
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泰階天
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
士庶人三階平正是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
實河南辛毘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
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疏言房琯
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鎬救之故有牽裾漏網之句洙
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
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
皆為利往夢弼曰闕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與京兆
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
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
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
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
承嗣以魏州降

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自注余
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復何
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橫絕太息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冷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後又有厭就也定功日荊門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荊門縣屬江陵府成都卜之句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檝長嘯下荊門趙曰時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國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

花底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趙曰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濯壇雨春青彭澤田頻

題鄭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鄭曰鄭縣屬梓州鄭上稽切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且不見舟楫之苦耳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姑纖女時時見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名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眉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夢弼曰按地里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鄰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灑洒共安禪語各典刑

○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解金印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郪縣南四面孤絶俯臨州郭上自長樂寺樓閣煙花為上方之勝概

青山意不盡裊裊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境意適會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邁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之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夢弼曰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郪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江山無巴蜀耳棟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庾信哀雖久何願好不忘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脩耶脩多於食味周顒勘之食菜應作周顒緣出處姓誤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解而身寶荒谷也夢弼曰何顒疑是周顒蓋何顒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嘗奉佛食菜效之南史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顒免興孤之句豈亦誤耶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中引此又別有謂斷章何所不可亦詩之妙空餘見佛尊見宜音現見在佛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洙曰輝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本中允參范郎中

季明鶴曰是年本參自號州長史入為太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說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本與范為報各衰年鶴曰帝鄉

登牛頭山亭子

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冀也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檝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洙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纔見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寫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纔見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瞬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儻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飄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髮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　攜妓不必稱此舟語後人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鮑曰古詩云度曲翻翠眉低鬟曰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贊曰謂歌終更授

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竊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　公自注余

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洙曰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祈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

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拖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滅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

東坡秋水令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照客杯照一作送細草蔓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噴薄言江水之深也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 鳥愁言不得其食也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 楊子龍蝻于泥

又呈竇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梧中物還同海上鷗闕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夢弼曰晉

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洌曰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爵若相如曜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遲聞梓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聞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是否為于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游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

從鷗鳥遊
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琯相肅宗後謫官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琯所鑿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關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鼓化尊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阜盖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關庭未到之間則舟楫為有光輝也鼓是義切尊音純凡煑尊須用鹽則化尊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阜盖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關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遊而當承恩命時何以敵此機曰千里尊莫未下鹽鼓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興也荀勗中書令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人貿之曰奉我鳳凰池也王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答楊梓州

聞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蓋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洙曰蜀相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痾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淡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

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葛常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乞竹乞花盖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未及黠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遺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云飛鳥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云飛鳥易拘纓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見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鎮成都因小恣名章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長慶間留後始改為知院官

絶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寇盜

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頃失去暑濕之氣洙曰詩屢舞僊僊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　官遊迎養言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

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趙曰大王判官毋以班氏比之也沫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詔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頗師古注家音姑脩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筍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為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鄧公自注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鄧公自注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帝曰成都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前號南京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出塵悶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爵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趙曰漢巍廣傳設祖道供張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乃汝陽王璡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趙曰佛書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即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推量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兎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椶拂子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縈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喤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時李林甫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洙曰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温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濵　洙曰幽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吕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尚非其人刀或

為害鄉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盖言太守卑盖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別一小說載云不知貧病關何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盖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謹案第二頁後五行李衛公德裕云刊本公訛分

據唐書改

第九頁前四行鸞良雜苦刊本良訛枝據文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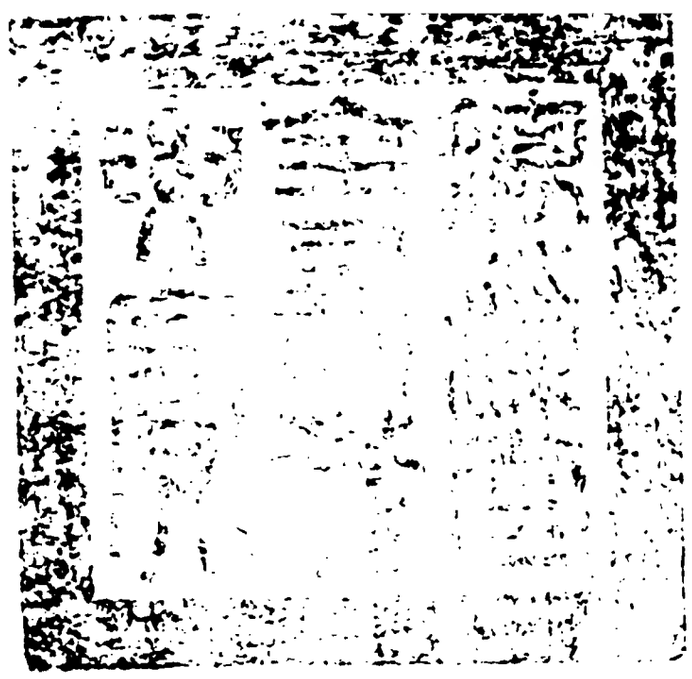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後七行望以前為白月刊本白訛矣今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楊帆采石華刊本揚帆作泛舟據文選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其迹或脫畧刊本畧訛落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揚雄含章而挺生刊本生訛一據文選改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公卿以下皆侯之刊本侯訛侯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宋昆玉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閬州冬梓州作鵠曰是年秋公自梓赴閬州冬復至梓州

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浩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
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鶴曰郪縣屬梓州浩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杜丹云懶是逢高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遥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寔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

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骨鞏盜尚如毛吾舅
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莫暮黃鶴失侶亦哀號從山詩話杜牧
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絶而子美纘用一
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寇頃與僕固懷
恩之亂方殷故有
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縣屬蜀州鶴曰青城

聞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
顑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汚雜吾舅意凄然洙曰漢王
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太史
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隻
鈦定四庫全書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 二
焉馬定功曰漢高方士言蓋州有金馬碧雞可祭
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馬鄭曰秦顑在秦州

閬州東樓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朡存迫迫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
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庭慰別魂是時
秋冬交節往顑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遠
舅氏萬感集清尊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
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閬圖有南池

鈦定四庫全書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 三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
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鮑曰唐志
蒼溪縣屬閬州嘗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職中十字作
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
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
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
黃知橘柚來舟行滿彩景物如畫雖遠而不言遠也吳
子良荊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

不若子美有惆峯
密過貧知橘柚來

與嚴二歸奉禮別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反冷眼為暖亦新奇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六句字警尚愧徼軀在遥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關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鶴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輦不偷金誤徼書應作公自注去聲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夢鶴曰後漢范丹字史雲甞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卻陽之誤從之下陽吏陽從徼中上書書奏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泰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鉄堂峽詩云我馬瘏矣正析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慙喻蜀意慟哭望王官趙曰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往聘吐蕃留不遣

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
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通京畿旋命郭子
儀禦敵于儀久閉糜繞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
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
也

征夫 鵬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吐蕃
入寇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卒腦松雄等州故
首篇有才名妙畧之稱而其
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規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
梗無安地衝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鵬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
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
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颼然恐後時
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足歸其營
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鮑曰光武白吾聞
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
以沐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出師之
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
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
壘范陽北號雄武以崎兵聚粮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譬
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
書約之矢以
射聊城中

遣憂 鵬曰是年十月吐蕃陷
蓋由宦官程元振筆在朝專權遂致名亂太
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庶
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如此

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事之感後時之痛百世同之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

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夢劉曰南史侯景傳元是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巴山

巴山過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濶望仙臺（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崇禎曰三）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意）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遥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泳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後幸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此始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鶴曰按宗室世系睟淮安忠公琦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晉山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巴山

趙曰承明漢殿名夢鶴曰晉王子晉學仙隱於嶺山是曰晉山又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時公與李睟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送李卿（鶴曰是年冬公自閬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道蓋是）相隨獨罷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鷰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省事語侄）東林竹影薄臘月

更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
常不知棄物偶閔方言簞來魏之間謂之
笪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
書云五離九所出桃枝之華笋乃謂桃枝竹簟也
桃竹出巴渝閒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跋桃
竹杖引後桃竹華如棱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
瘦膚蓋天成拄杖也簡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
桃竹流傳四方
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
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
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
乘濟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
玄又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進則劉又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
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
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contact洞兮豺虎咬人忽
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棗瓜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于始錄
子美詩遺之夢弼曰公詩意蓋深子不合圖夢弼曰公詩意蓋深
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沫曰
白帝城在魚復縣趙不合古制步驟閒謂兵卒隸習之也鄭曰蓋落根切老五
毀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見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
而諸侯同之乃深識韋彝也沫曰韋彝燕侍御史故云
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
沫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須胡孔切咬古爻切

冬狩行公自注時梓州刺史韋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
東川夢弼曰時韋彝
諷其多殺仍勉其機
宽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
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識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
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駝駱駝駕玄熊東西
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鸛鶴力不能高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
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驅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
有前賢風翩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凌
鳶有氣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
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夢弼曰校獵以木相貫為圍校遶止合圍王制
多寡以命校獵胡獵有所殺校其
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沫曰禮記天
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不合古制步驟閒謂兵卒隸習之也鄭曰蓋落根切老五
毀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見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
而諸侯同之乃深識韋彝也沫曰韋彝燕侍御史故云

一馬驍蹙溺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嫉尊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序論則盡以嗚呼歎其篇旨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也序論則盡以嗚呼歎其篇旨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歌詩者稱公獨有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寫於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菩苦老語古意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語有深淺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似是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獵雜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白而意已具矣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宣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得寫眷眷章梓州開筵倘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簇紅旗此樂幾雞杓日車隱嵐禽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沐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平如臣

魚縱大壑家語孔子觀景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

莎鄉曰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朕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公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無聞殺犬戎衣冠却鹿從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鹿從而不鹿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稚稚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驕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驥首則以無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

機云千里蓴美但未下鹽豉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師曰晉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蔫然

不與易者情事蔫然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此五字有日感三百篇之後少此

百里悲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容齋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改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臣奔走諸公思合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思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彼也洙曰書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焉今引以言長安時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彊榦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畢宮制詔遥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壯之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兄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兄弟無所不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適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修於居第實下詔禁止之不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絶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道顧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數殫拜諱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絶假則真拜之非特假飾而已言諸將豪罷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識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逈左襜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左襜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鮑曰是年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高華敵中原格鬬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布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鬬○一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曰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

八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鶴曰滕州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

挈家往閬州蓋道經滕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舊史宏為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豹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露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摠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舸曰深江淨綺羅言江花色如綺羅也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暮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趙曰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從龍 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雲露而行以急故也鵬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逮住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者皆同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於雒邑趙曰易雲從龍雲以況羣臣龍以況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別駕入新年語 此五字起得又別 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慢草碧

水通池 上句有託下句無聊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遲遲 希曰巴與蜀自別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鬬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馬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洙曰漢天文志

注星相擊為鬬又晉天文志癸亥日鬬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趙曰廣雅

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熒惑人主以名亂時柳伉上疏論之代宗還京

從軍代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遷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逖擊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書注邊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裏野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銷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此以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卻東行而至決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歡潰惟猛給僵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給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洗衣帝曰此猛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奮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卻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洙曰漢紀注水

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滇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敎晝夢日遶其城勿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求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幸陝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厭奔走也洙曰斐斐指程元振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鴻曰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帥曰閬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貢誼賦鳳鳳翔于千仞分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效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洙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詞露年間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有亭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　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　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逆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蔡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魯恭留　又極重輿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平臺入觀字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

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歌斜疾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琴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注雲和地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上猶嫌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歧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出於胄牒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好惡衆非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哀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溪

安回紇兵最有功來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叛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求助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肅宗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罪趙曰按唐書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田乃子美謁肅宗于鳳翔時授左拾遺後虜從逆長安蓋拾遺掌供奉虜從也希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來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歧雍當西蜀河北之地洙曰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也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酷為試謂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于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好惡衆非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哀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溪

曰玄宗紀開元間京師米直幾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統曰齊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夢弼曰前漢志齊俗作氷紈綺縞紈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信義相交接也師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重與同郡雷義以開元之治比漢世之隆也

奉寄早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鵬曰按唐史是年嚴

再鎮蜀因小留　怎名舜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

按彝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

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鬬羽此人所瑋者　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末曰韋彝楊州人趙曰指鹿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誇大言之耿公曰時段子璋反韋討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義為襄陽太守盡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先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屏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廼留恂潁川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坐論公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空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夢弼曰暎故國指長安也讀去聲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弟　鶴曰公仕蜀連年往來梓閬間將欲出峽遊荊

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

馬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特悵惋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縣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意已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靦王粲字

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歎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平避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為酒而眠吏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 忠侃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己意鴻曰公有意於出峽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 七

差池過上國容與傍華池體輕風不定意遠日相隨銜泥汙畫棟點翠入羅幃故巢倘可識慎勿遭羅兒

旅食 洙曰傷子美托物比

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自喻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夢符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 八

洙曰楚謂蜀中間道也

行色遮隱見人烟時有無得高下之趣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豺虎直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彼耕切訓彈也

別房太尉墓 夢弼曰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海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名拜刑部尚書通病卒於閬州僧合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字惟玉泉野有之對墓陪謝傅把劍冕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漫絶○洙曰晉謝安當持堅入寇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螳娘生又五日鵙始鳴又次于淮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急人在側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

安兒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覩朋畢集至夜還指挍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攜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兵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爲二聖山陵使武自梓州還重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詣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以化民成俗爲先乃修起學官自縣邑子弟選其中材十八人親自飭厲勸令學業或學於京師或學於精舍數歲後還皆通經明於文理者或爲郡縣吏或爲掾史其高第者或爲博士或爲諸侯相於是大化翁卒後蜀人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漹江居人多造綠觴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寧宅捨爲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閒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夢洙曰按釋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傳及西域傳誼傳云簡習池之遊希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斥候望烽燧不得眠

城成也帥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斥候無兵馬時西山罷三

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洙曰雪山斥候無

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鷺鴈惱比鄰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

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壍鳥竹疎是也黃鶴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公為左拾遺正職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綠慷慨無限言外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泳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云蟠木生附枝劉劉宣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答疲泳曰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回太公六韜以阜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曰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

春歸 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昔經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有態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泳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云蟠木生附枝劉劉宣無施曲躬奉徵用聊承答疲泳曰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回太公六韜以阜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曰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糵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

杖小盤一作著小冠先生云著小冠勝泳曰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注衣書中蟲令人蠹之壁魚宋玉招魂曰壁魚金銀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遊反遠入梓州繼以艱阻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羌胡而羣小賊臣因之為亂似專指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隔布衣十

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馬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賊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弘失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踈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臨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劉曰大將赴朝廷即是指嚴武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歃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鶴曰邛南謂邛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粵城謂為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溺曰戰國策趙魏滅智伯禍起肘腋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歿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洙曰左傳王于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鬼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也）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撼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此語本極悲痛筆之而止）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師道曰振檝觸處執鄭曰振直庾切檝北末切趙曰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宏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云尚念四小松斐草易拘纏霜雪不甚長永為鄰里憐）

水檻

蒼江多風颱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

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欹扶顛
有勸誡恐貽識者唾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
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
惶避亂兵緬懷�pq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修修船舷
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
可捄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師曰船船傷也叩之以節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絶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師曰翡赤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鵾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鑿井交棲梁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衆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陽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 自然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池
從此數追隨 四句描模幽興無味之味甚長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盜謂吐蕃也

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感也武侯以之〇洙曰蜀有玉壘山夢溪筆談曰西山寇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于潮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器近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極是

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禪事謝玄暉詩殘陵將見求

又悲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

于他作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一　六

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經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素交盡利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閒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憐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岷峨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宵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遭駁清風

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賈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只是一句變體自然不關輕級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敢亡非赤壁敢亡自謂親涉是境方會奔走為黃巾子去何蕭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改有懸鶉恐懼行衰數伶俜卧疾頻曉鬻工進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驚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

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鶺鴒不易押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幸各生語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耳湖口江如練鸞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嶂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睎苦語琴臺隱絳層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荊榛十字是上意恰甚不可復味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圍鯽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涕曰李氷守蜀遶楹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衆皆着黃巾同日反叛荀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名發故官是年
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浩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

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陀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也師曰虞羅為人之羅設以捕獸也杰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做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謂禮部也蔡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處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鶴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曹霸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幛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素氣橫出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

見金栗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啼風長篇意外淪痛
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駿馬檀名鄭
曰貌美角切下屢貌同夢弼曰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
命曹將軍畫以為圖蒼舒見
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
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
如此鄭曰殷烏間切殷好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官也
綺言從者也鄭曰騧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早盜時所
乘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來也洙曰郭子儀收復京師
代宗以九花虯賜之一名獅子驄師曰縞素漢漢開風
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汝漢之態定功曰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
子建詩走馬長樾間鄭曰厮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答曰貧道愛其神駿聊復畜
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希
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洙曰明皇幸
驪山王毛仲以鹿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
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
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被圖視典以觀
天下寶器今云朝河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洙曰前
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海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薛
瓚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升此以比明皇今已升
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
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
踞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豈升遐扈臣遵
先旨葬焉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人為清門起語激昂慷慨少有及此英雄
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得又暢學書初學衛夫人
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往復浩蕩只在裏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
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閶闔生長風 迴立意從容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相向語密識

至尊含笑催賜金 金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名言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謂未遇佳士故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首屈悲壯動激

皆名言○趙曰魏武曹公操也夢溪曰竇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洙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人所知也葛常之討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有如子美者也夢溪曰晉李大人名衛善書書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吐吐逼人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沐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褚遂良題贊之官至寺丞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溪曰謂觀褒公鄂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鶻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閶闔天門也夢溪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泰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做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骎骎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騰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謂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前為作頌偉哉九馬贊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絶動宮牆矣夢溪曰圍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圍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姚好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夢溪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寺丞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蓋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溪曰謂觀褒公鄂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鶻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閶闔天門也夢溪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泰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做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骎骎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騰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謂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前為作頌偉哉九馬贊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絶動宮牆矣夢溪曰圍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圍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姚好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夢溪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寺丞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蓋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溪曰謂觀褒公鄂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鶻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閶闔天門也夢溪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泰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做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

理
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

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潤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問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花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杰過雨亂紅渠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中巾几秋帆發弊廬沐曰漢博望苑武帝為庶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鴉曰司馬太子武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沐曰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划駕與曰陳仲舉座也沐曰內熱字出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以厭水神沐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遺汚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沐曰牙帳前也鵰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沐曰雪嶺即西山飛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句踐反國苦身勞思飲會嘗膽不忘會稽之恥龍泉劍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充制度沐曰長楊賦西歷月窟西城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那子高曰此真射雕手

當時號為落鵰都督趙曰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鵰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柀史是年僕因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初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敗乘白馬青絲以鷹識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烽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鑾紛期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可數子美猶始祖也至放翁殿厥矣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也不聞詞豈不聞乎鵰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即為鑾粉期告以必破士之證也沐曰萬一皇恩下玉墀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意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校史是年鄭公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邊人高鼻動成羣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

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於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

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以尋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洙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期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安故居也

庭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駿騋揚旗旌迴迴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於當狗城邊收鹽川城

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颷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前言俯身試奉旗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孤士欲奪天邊城此

馬挫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蜜與荊鄭曰駿騋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鷗坐穩冷石醉眼醒野

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廣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

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

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朱曰張良願借箸以尋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朱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期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安故居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於當狗城邊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

欲奪蓬婆雪外城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鵬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戍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果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嚴武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濳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未實堪時落堪者不瞻也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宵信吾無吏隱名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蜡陂之陽夢鹿曰晉山海吏非吏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疎惑町畦久有意出蜀不成人事分暫酬知己盡決絶如此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窘我始幕中有不合故

已分還入故林棲鄭曰先先見切涕曰當子建詩俯身散馬蹄先見切涕曰當子建詩俯身舟中任宦失志不能決絶如此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窘我始幕中有不合故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鄭曰先先見切涕曰當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望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沫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赤紱也望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腊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哢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腊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哢以為賦景則淺以為興比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參稀此句最善又云春舂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哢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魚竿自比太公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任宦失志不能決絶如此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窘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敲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嘗昔論詩早先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裹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之語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覺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信憂讒之態可念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鷺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

時放倚梧桐　即椅梧而瞑但增桐字迥異○趙曰上曰兒輩調用史記兒寬傳神兒拔網而邊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散也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伴得逢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上下沉著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樹間

李叔雙柑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秉月坐胡牀

送舍弟頴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赴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捣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辨命論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於端轶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指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梁季明示

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擊初堅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指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荊公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泡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無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巑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藻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別為沱寨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詩話云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以畫為真也魯吉父云斷崖傴樹小雨部無山此以真為畫也沐曰秋成一作秋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典兵而常以妓樂自隨故有此語詩話云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之志始末不渝東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鄭曰史切疾貌也趙曰沈約詩其情分綢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顏衍之不知何所本而溪公指沈花溪嚴武出也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鄭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閒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北池雲水澗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機分曹往金盤小徑通婆婆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蓋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本中曰何補參軍乏一作參軍李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父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鵬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父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粢盛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令我一賤

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
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卻其贈錦復引近年李鼎來瑱為戒）
非無（夢彻曰淮南子臣牀弱席非不寧許愼注臣安也）
者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
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婗客茹藜羹
本一作萃織成蒲（夢彻曰廣雅天竺出細織成洙曰中有稗尾鯨王水族瑣細皆吉織紋也韓曰大戴萬古程程謂法度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希曰按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泰隴觀察使洙曰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倔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洙曰藏李于位高金多趙曰莊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金谷銅駝非故鄉指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語極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夢彻曰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
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有味外味）冉冉下蓬壺
（夢彻曰淮南子臣牀弱席非不寧許愼注臣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自傷）
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
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彻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
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僊老暫相將（總是好語）
（夢彻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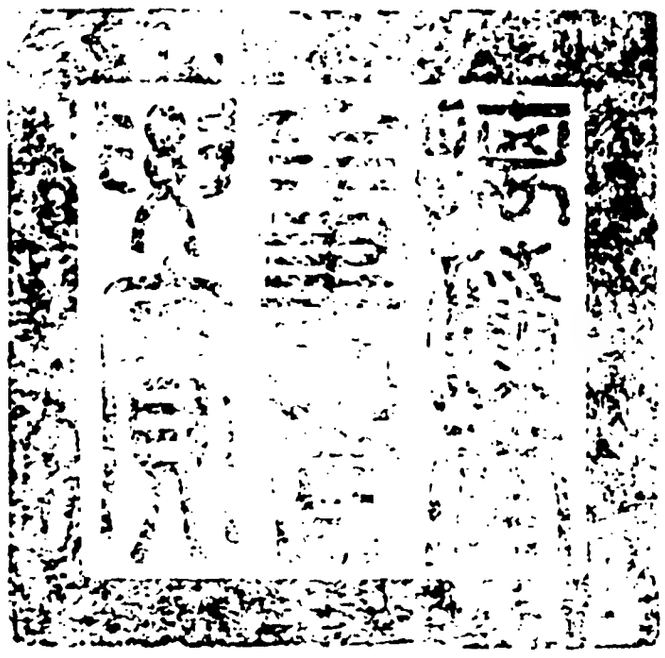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勸繼）
云亲陽復寂寞此時云山間一年俱
（夢彻曰鄭虔蘇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公哀蘇源明詩中有甚遒者）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山問一年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塗（是中）
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頑儒移官逺閣後寂貴歿潛夫流
慟嗟何及銜寃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
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楊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
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
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閟陰符擺落嫌疑久
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
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絶撫璜嘘病餐巴水瘡痍
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鶴曰蘇鄭之死適值
歲歉按舊史廣德二
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歎貴歿潛夫公哀源
明詩亦云嗚呼子遊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猶長
盖餘喘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庭病餐
巴水瘡痍老蜀都盖公自敘此時展轉歷綿梓閬間而
復來成
都也

去矣行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
果歸漢上鮑注以為天寶間公在奉府數
上賦頌不蒙采錄
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颺擊馬能作堂上驚銜泥附炎
如韝上鷹今似盤中猿觀志呂布困陳登求徐州牧不
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養鷹饑則
用人飽則颺去丈滑稽侍注韝肯捍將軍譬如養鷹饑則
熱野人曠蕩無覊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
出美玉良安覩書李頎傳頎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餐玉
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謂掇皮皆真○沫曰鮑明遠詩皆託嬌嬌令人必以一飽為諱所
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瓌瑋者
百餘皆光澗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

謹案卷十第三頁後七行故作泛舟迴刊本舟訛
州恐失漢雄旗刊本失訛兴並據本詩改
第六頁前一行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刊本維訛
羅據唐書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深江淨綺羅刊本江訛紅據本
詩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刊本
于訛乎具茨訛其茨又無所問塗刊本問訛間
並據莊子改
卷十第三頁後一行灑面若徵霜刊本面訛向據
仇兆鰲本改
第四頁後五行翡赤羽雀刊本赤訛翠據文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魯陽公與韓遴戰酣刊本遴訛
戰據淮南子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一洗萬古凡馬空刊本馬訛二
據本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鼎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宋昆玉

欽定四庫全書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厭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深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鮮水亦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紀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沐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謂多也孟軻謀言黜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詳校官助教臣常倫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使人無復思故不可及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

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趙曰蜀郡
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鵠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
是六年矣洙曰董京感衣百結衣夢衲曰莊子衣敝履
穿貪也非憊也○本一作
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
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洙曰石鏡
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
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鵠曰公為
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
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
特指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
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
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鱠問我數能來洙曰古紱
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希曰漢韋賢傳髕衣朱紱師
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㚔字故因謂之
紱又作韍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
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
春日復含情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嘗思
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荊州有王粲宅
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
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
之今不及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非非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榮荊語近而
別數有關中亂何曾劒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鵠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
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
也漢文帝時周亞
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
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閉閣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絕句三首

閬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烏下竹根行龜開蒋葉過年

荒酒償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鵑曰按史是年荐饑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之酒償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秃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趙曰連年吐蕃寇隴右河源蕭條又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羌兵入巴蜀也鵠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此事也

桃樹爲風雨所拔歎

倚江桃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詠茅卜居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刀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回復有情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

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喜雨鵠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録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熟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聲山雲交會未斷絶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公自注特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盤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鵠曰按是年裴冕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兩欽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鵠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爲郭英乂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乂爲成都尹公與英乂雖有舊郤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憲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

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沫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造意甚奇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洶河嚇飛燕洶河飛燕本不相涉用鴟鴞事而去之真達識也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敗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名言偉度趙曰洶河者鵜鴟也飛燕從江上來為洶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嚇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嚇雛過之仰面視之曰嚇注云嚇音赫又音赫口拒人也洙曰漢紀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辱也蓮音鞏勺縣名鹵中鹽池也蓮音鞏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捐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鵠曰安危大臣在朝廷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鵠曰青溪驛在嘉州捷為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荒渚一作枉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覺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

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夢弼曰鞴皮視切說文車鞁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迴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趙曰南國指荊楚也安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今人思橫笛未休吹洙曰碧也舊子建七啟云春清縹酒注綠深碧山谷曰拈舊本作酤非按元稹元日詩蓋歌妓為樂者也趙曰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亦風韻樓高欲愁雖褻語不能道無胥次故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本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香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蓋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乃唐人之語也荔子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豪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鵡曰山谷在戎州有寥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城志戎州有荔枝園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桓典號驄馬御史此以指嚴侍御也洙曰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梁益記萬州萬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狀蠻洙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送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

別駕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東坡志林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鄂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閒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洙曰開頭一作鳴鐃皆行船親初行船曰開頭鄭曰捩棹結切拗拔也趙曰川人不以淳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亡公自注忠州作

左散騎常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夢弼曰按

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讀玉熹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洙曰世說顏回為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成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愛爾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 姪則為杜使君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 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湖灘中州下惡灘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洙曰宋玉招魂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孫華老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蓋橘柚貢驪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洙曰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

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花溪獨園與馬卿丁令同洙曰蜀都賦三峽注巳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岸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洙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按史嚴武年四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天長驃騎營一哭嚴僕射歸櫬趙曰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

天長驃騎營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人感知己之遇季布表事彰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實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捽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愚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淹淹寒 此戎戎淹淹不必所出偶然適似○淹吟上魚吹水觀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

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閒星月著一湧字覺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慷慨舊鷗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自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落句不忍讀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鷗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乂而英乂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洙曰胥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自有深旨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安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叢言會也

遷居于夔州城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鷗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晚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洙曰古樂府葉砧今何在砆砧喻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虢白帝城洙曰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憲憲云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桓帙竊以舜月逾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鵲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鯉不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即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藥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無不可感與去年明年語別故知作者用心之苦語不在多輕香猶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夢弼曰袷古合切說文無絮衣也秋興賦御袷衣洙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鵠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鵠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古意精語

行雲遞崇高飛雨若鼓鼙急風吹海立鬱見蛟龍泣洪濤石間溜汩汩松上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燋卷有生意

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把甕力庶減臨江費謂臨江而費把觀之刀鄭曰駛疎史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礫銷爍草木燋卷也洙曰詩遵東滂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洙曰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灘瀕石高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纔如馬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接上不可曉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洙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鵠曰漢中王瑀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投以此詩

雲安適相望也

詩中云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池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為戀孤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旁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

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謨希曰在思吳都賦
玉餌沫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
有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
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
之間年最高沫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德修禮樂
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沫曰武陵源在鼎州楚
俗語言多夷音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張網傳
射狼當道安問孤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革奏既罷必將侍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
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

各盡墨多水逾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
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晏公含起草
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夢弼曰郭璞
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穴也
聯坳謂雙穴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遙
曰多水逾隱見謂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為侍御
頭上冠獬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
之也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
章起草修可曰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陛
以玉為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殿中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眄恩過非常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屢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
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
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夢弼曰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晉政多門趙曰同調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

鶴曰五首乃言天寶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問朱旗北斗閑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沫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
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間高宗敕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接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敕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敕改葬苑外及發得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炯自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體已思鄉之意其畧曰

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夢卿曰詩首句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盌事以避玉魚字改作金盌或引盧充幽婚事蓋但見其有金盌字耳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盌人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掘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為樂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卿曰或云閒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閒不應用閒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閒過幔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蹶張

舞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閑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貢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特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歎也胡謂祿山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晉地也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銷金甲事春農趙曰漢紀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洙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趙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覩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總戎之句乃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才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之北公憶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

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鶚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級南東川節度使蕪御史中丞上皇詣以劒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度為三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鶚曰房琯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元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瘞於彼後

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 以其眽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為太尉誤矣

歸葬陸渾山一德與王後 豈玄齡後耶

孤魂久客閒 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 洙曰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夫詩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王分鎮天下其後賈蘭進明以此譏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盡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當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琯雖不見

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占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夢符曰吐蕃猥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　鵬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繒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為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洙曰花門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漢貴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　鵬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汎埽鋪陳之事裴施州裴冕也以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政是詩中用事之妙

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慼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偪常羞杯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剌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蔦蘿冪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强飯取崖壁歎爾疲驚貽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忽聽入車馬似無說　鵬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所昵劉烜為判官烜撿法冕坐降施州刺史

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夢弼曰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驚蛇銀鉤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洙曰蔡邕劍伐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躡也鄭曰畫去聲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咨昔切鵠曰詩注萬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萬蘿洙曰顏延年詩首路踰險艱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　鵬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所昵劉烜為判官烜撿法冕坐降施州刺史

鍾大鏞在東序永壑玉衡懸清秋物色品目自高語亦峻直篇內得此自別若無第三四句作讀兩語必笑金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亮有四岳明至理
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一句未了接一句苦寒贈
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紫衣使
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
接才華盛夢符曰詩注鏞大鐘也書天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氷書在璇璣玉衡夢弼曰四岳義仲羲叔和仲和叔堯掌四岳之官也沫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裘寄書來慶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鵬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

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緑荆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牧出令奔語嚴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
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氷翼雪淡傷哀猱鵰錯碧甓鵰鶚膏鉈鈀已瑩
虛秋濤鬼物撇捩亂坑壕舊水使者捫赤縚注引搜神記非也
龍伯國人罷釣鼇芮公迴首顏色勞龍伯國人罷釣鼇本不切直形容此刀一出海怪盡絕然芮公同首又顏色為勞語殊佳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

王兵馬使二角鷹鵬曰按史弟代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王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兵馬使得非昂乎

悲臺蕭瑟石龍蹤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哀壑則夔峽間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畫入駿選難以語人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絛徐墜目如愁胡視八地杉雞竹兎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驀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嵐崦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殺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岑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羣開其羆驅出六合臬鸞分鄭曰龍刀空切旋即空切洙曰潘岳西征賦龍旋逼迫注龍旋高大貌鄭曰杈初牙切枒五加切不齊貌夢溪曰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綾常在杉樹下竹兎小如野兎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鄭曰辟易音壁亦趙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溪曰嵐崦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公避唐諱也洙曰白羽箭也殺猊獅子也鄭曰殺先九切猊五芳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衛伯玉也鶴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荊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

衛幕銜恩重藩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筍味更覺綵衣春爽葉班姑史芬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鶱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夢符曰漢書注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尤切洙曰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藍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洙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筍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為之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學宮之傍軻嬉游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敖之以義方顧麟閣名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類字難下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夢弼曰地志夔州古巴石城鵬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應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晉笏筋力定如何（早憂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二　三六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

百丈誰家上瀨船子美七言律每效蕩此又參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未將梅蘂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趙曰百丈者牽船夫希曰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水船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二　三七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冬熱鴛鴦病（或是俚語）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馬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補遺

禹廟 芷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

立春 大歷元年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推愁浩蕩極勝趙曰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鵾曰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絕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鵾曰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柏茂琳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瞻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沐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見前張孟陽欽閭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
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趙曰
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
一雙公嘗為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烟
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趙曰
冥冥
甲子雨己度立春時兩句憂之之辭也唐彥云春甲子
雨赤地千里鵬曰按舊史是年春早至六月庚子始雨
沐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絺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
妾在巫山之陽旦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辨悲哉秋之
為氣也夢弼曰兼催宋玉
悲誦雨過當凄然如秋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晏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
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
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
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囀比於
青山
拥蟄坐黃鳥抱書眠更自清切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
矧此數相見忽及脫交簪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于涉
雲欄菌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雜英滿芳甸沈約詩雨檻
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綠衣輕又云呼婢
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
瓦飛十里總帷分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
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
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
處私泣百歲翁車馬既云遷榻角欹穹崇故老復涕泗
祠宮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
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堦捧玉冊戟晃
聆金鍾侍祠恧先露妮死者也掖垣通濯龍天子惟孝孫五
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蔥朧前者厭羯胡後來

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眾愚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
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
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
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
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赤墀
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
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若飄蓬趙曰彤宮
也天子七廟而王莽時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
首述明皇天寶間安祿山陷長安深曰木主神主也史
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修可曰錦幪鞬帕也鄭曰一
作驍說文驍子也趙曰禮記天子當宁而立師曰白間
離扆也畫斧畫雉以飾之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
皎白間注云白閤窻也以白塗之涂曰二聖謂玄宗肅
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穜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
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年朝享於太廟有事於
南郊黃曰公時為拾遺諫官故稱近臣鶴曰按舊史乾
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
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圜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
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也涂曰廣德二
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閿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
景於景切從才用切夢弼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
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澤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
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
曹子建詩戎拾翠羽涂曰前者厥翔胡謂明皇時祿山
陷長安後來遣犬戎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

曰俎豆腐膻肉謂汗漫祭器眾愚行角弓謂操弓矢狼
藉宮廟也舊舒曰漢紀注眾愚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木
曰弧以角曰弓鵰曰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罪已
之念故公詩云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之
事也夢弼曰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為本定功曰月
令仲夏之月蓋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
離宮故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歌曰京都眞安涇渭之民頓豁愁
容得以歸玳瑁墳墓惟子美亦傷之也
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衰老若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
青衆木梢邪暨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
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
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
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
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離崔暮喧鱉鼂物想故園十年
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
乾坤稷契易為力大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
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趙曰峽開四千里千字疑
誤豈有渝州明月峽至夔

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鹽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鶩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沐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懃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漢漢春醉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葬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秦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臺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趙曰臺郎為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沐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劍南參謀左傳獻可否

杜鵑

沐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正是突兀奇怪欲啟後人之疑作此村樸老人態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書江賓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偏偏然者也是篇前後凡五杜鵑皆復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雖驗之法歟搜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為蜀帝

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識當時之剌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蹇剌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横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尊王命貢圖以自抗擅軍旅絶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萬雲安剌史徹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慷慨者為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處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洙曰晉羊祜鷹賦鳴則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嘆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鵬曰按云把文驚小陸即是謂賁也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顔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蔡薑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斂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怙息適曰小惠相需則侮慢無所不至洙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屧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客此又以美鄭之善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像記腐儒

師曰柴胡可煎為飲子服之通汗深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象坂題跋沈佺期同渡辭云姓名雖蒙盛録祀芬未復牙緋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盛録牙緋之比也廣州舶偶得荼胡等藥因録此詩遣憑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

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宋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宋邪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園人具雞黍雅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鵝曰歸釋生衣卧謂歸生水衣於其上也洗曰左傳同官為像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窺葉樹木中掐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臆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喙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敎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擯牆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天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蔡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歸仲宣之哀在於登樓是皆一言而盡之園寢是皆一事而盡之子桑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歿之園寢是皆一事而盡之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
與哥舒翰同籍慶下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
授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
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雪容語翰表赦楊國
忠又請以三千騎扞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
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下將斬之會宰相
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缺上以為可收後效
遂見赦琯副房琯戰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
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
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琯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驍追隨燕薊兒頡銳物不隔服
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
精悍姿屹然强寇敵胥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
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劒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
蕃其王轉深壁飛兎不近駕鵝鳥資遠擊言專在外曉達兵
家流飽聞春秋癖胷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
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
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
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
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衆永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

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開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
搤禦暴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禄位高悵望王土窄不
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
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簡績嗟嗟鄧
大夫士卒終倒戟甚言文吏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
夢弼曰史記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也定功曰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捷於事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
琰詩馬鞍懸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注鏑箭也
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土吐蕃攻破之更築

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
州並有天山夢弼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婚以
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
左傳癖洙曰梁益蜀也重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為
太子北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
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超曰翠
華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旌周禮熊虎為旗亘
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
鳳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搤謂思禮守
武功以搤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飄來襲之
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
虜至交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

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自至德三年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涕曰范曄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復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太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識文勝者徒以取禍涕曰鄭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辟亦嘗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曰許以誠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緝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鵬曰按舊史思禮薨官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至未幾以受馬被殺而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末云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汾陽王

涕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初事安祿山為偏將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以兵赴靈武更授户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進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雖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譖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掖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竟贈太保益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劇北斷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

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册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止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涕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鴻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涕曰乾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雖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譖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掖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竟贈太保益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劇北斷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册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止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涕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鴻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涕曰乾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雖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譖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掖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竟贈太保益曰武穆

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槐道輞詩話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暗光彩烈士痛捆纍此所以稱為詩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匱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說敗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匱之汙辱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字子幼豪爽請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救長安拜京兆少尹生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劒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劒南節度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度劒南二聖山陵橋道使還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骨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劒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茄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容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

孤舟轉荊衡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墜空餘老賓客身上螭簪纓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蔭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乃卿史之職也沐曰傳音弥總反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夢弼曰劒閣蜀也蕭關即靈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竭肅宗於靈武鴨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修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夢弼曰茄鼓擬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沐曰江文通別賦刎血相視貞觀太宗年號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匪汲謂匪衡汲黯以武之缺靜如匪汲既拜京兆尹尋坐琯事貶巴州故云戡寵辱也衡霍謂衡霍去病以衛霍之為將比武為東川及劒南節度則遷譙成都尹劒南節度又復節度劒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

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鄭崇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越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洙曰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補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溪曰自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以比武為京兆尹及鎮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武嘗辟公為參謀故又以記室得何遜鮑鈴延子荊為比洙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敢盛為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閒遊亦兼察民風也洙曰左傳晉侯疾夢二豎子居肓之上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洙曰按史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太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語之所從生則固然矣觀貼得別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駊騀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縻慶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草墓久孤兎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竟誰陳　洙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許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十石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應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夢溪曰翠麟馬名也通曰下拂明月輪言鵰下而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之笑也夢溪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嗚噓開口而笑也洙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縻之變注縻鉅月反謂車上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

醴按建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等善為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叙謙辭也洙曰建弟瑀早有聞望偉儀表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瓚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瓚會于梓州有韋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注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冤見特逐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顧一見輒誦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富州未幾召還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姚崇所挾左遷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同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衒當居相位又棄輕張說為說所惡發隙州貶事參軍掾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渭溜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習目有異衣冠望風爭訪門巷又中使臨問賚所為文章且遲上以讒謂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誅就郡杖殺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 千言萬恨 賦有餘情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瀾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貴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實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刼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勤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駿閒感激懷未濟衆歸嗣給刼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轡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鵩鳥入竈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籩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弊禍階初負謗易刀何深嚼易刀未喻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脫爭名古豈然鍵捷啟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真作公自注甫有和李太守詩咨嗟玉山桂鏗律厭高懸鯨鯢噴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

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吟六公篇公自注桓彦範
東之袁恕己
洎狄相也憂來豁蒙蔽涕曰按邕傳邕之文於碑頌
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自蕭蕭白楊路至向來映當時
盖獨勒後世言邕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
頌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
例題曰盡屋掤掤鈎鶡麟纖成罽與紫騮隨級凡凡此
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鏡邕求其為文斬史云自古鬻文
獲財未有如邕之盛沫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
孫策與策為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
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邕之重義好與又如此趙
曰東歸賻給多藏讖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而能罷落其讖也希曰江夏雖用
在邕之身則雖多藏讖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
曰東歸賻給美擺落
而能罷落其讖也希曰江夏雖用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沫曰邕
有批鼻巨源蹙讖文士推重之又宋璟奏張昌宗兄弟
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慮邕遽曰璟言事鬧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太常
議面折二張勢趙曰實誼有鵬鳥賦舜葬于蒼梧之野
詩墨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祝駕沫曰漢制以竹使
符分給郡守親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邕累為刺史
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
洛陽獄劾以仇怨逆死獄中今邕枚死北海卽故以蔡
邕洛陽獄為比小臣指言温事見題下覺或作蔽非以
篇末復押蔽字左傳與小臣小臣覺希曰唐志齊州濟
南郡更名臨濟沫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今云伊昔臨濟亭酒酣託末契正指此崔蘇謂崔信明
源明盈川謂楊炯也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沫曰晉
名趙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沫曰晉
卻說對武帝云臣對衆獨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

比歷下亭唱和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
就郡枚數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沫曰邕有
張桓等五王洎狄
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沫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

孤寓居徐究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
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
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
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
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究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
下莱蕪郭忍飢浮雲嶽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
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
儒姿文已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
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
掾吏亦累踐晨趨閶闔中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
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蕭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
揮前後百卷文枕籍皆棻欝纂刻揚雄流湜派本末淺

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為後輩戮子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絶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
懸黃金胡為投乳贅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榮陽復
寂寞罪罟以橫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
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汴尚纏潭水疾
永負萬里餞鵩曰東岳葬俱屬兗州茅蕪兗州屬邑
沐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
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注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
史館多采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踐謂源明累遷太子諭
德夢符曰顏延年咏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趙曰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山反乘輿出狩不暇
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
況也趙曰宋書范曄坐謀反誅臨刑辭其子靄亦辭取
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靄曰今日何緣
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泳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具斯
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趙曰葉儲言其文之
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
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葉儲漢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蟲
篆刻壯夫不為泳曰史記吳越王允常
取純鈞劒示薛燭燭曰光照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
始生於湖王發聖主得賢臣頌陸剖犀兕鄭曰剖止兕
切截也擘九擘切取也泳曰漢武帝大興祠祭房生芝
而作歌被廟宗時宰相王旗以祈禱連勸上興祠禱事

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泳曰鄭虔
人天寶初為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
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重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
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
其尾曰鄭虔三絶遠著作郎安祿山反趨百官
置東都偽拜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痺求攝市令
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
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鸜鵒至魯門不識鍾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榮
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

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詹叢何技癢公自注公長於地理
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又著詹叢等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圭臬星經奧度地理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以比東方之諧則稱屈甚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文傳天下口大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暮塊荄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盡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履穿四明雪飢拾橡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襄春深泰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闊平昔濫吹奬百年見存沒宇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爲翰齊價滿江陵涕曰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悲憂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涕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刺史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

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
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
免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遷荆州長史久之封
始興縣伯請還展墓過病卒贈荆州大都督謚
曰文獻初安禄山以羌胡偏校入奏氣驕褻九
齡謂裴光庭曰亂幽燕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
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暑其狀曰祿山狼
師而誅莊實孫武習戰猶戰宮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數之九齡曰祿山非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
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
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帶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鸞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
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
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黿言天下
大庭何心記榛梗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
畏景哲髮變貧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
疏歸痛迫蘇眡并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興不
沒黃霸鎮每靜寶容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
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
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誄

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臻隽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未
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絶大庾
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嶺徼達
嶺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泳曰堯土階三尺樂
由隱於冥山賴水今言想土階則有致君堯舜之心故
禾違於冥頹也希曰玉堂金華皆殿名趙曰此言九齡
為枝書郎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巖
嶸嶸言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北
之范陽天地日蛙黿言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黿而
明皇獨不知也鴈曰楚辭嘉黿黿游乎華池注說決弄口
得志也泳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榛梗謂九齡雖退食之閒未嘗忘致治而不以攄猶為
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荆州傳不載為侍中右地恧
矣泳曰漢疏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
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曰
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貂蟬侍中
冕今云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
翁曰明年天降疫曰庭中水舊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
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夢神曰按本傳九齡數乞歸養
詔不許遣中書侍郎以母喪解發哀未幾奪哀入
為相故云痛迫蘇眡并榮紱太守榮印之紱謂九齡在
遷荆州長史也泳曰晉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
吏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和
為治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
黃鐘之律淑善公鼎謂大烹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
也趙曰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言開散曲江文映神

物欤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洙曰謝朓字玄暉為文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牋誄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請還展墓也鵠曰本一作蕪絕善本作無字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庾嶺也如先知禄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趙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當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補遺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録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霊詩余初讀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梁公為一章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後一行適文麗藻刊本適訛道據文選改

第三頁後八行龜開萍葉過刊本開訛二據仇兆鰲本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高者挂罥長林梢刊本罥訛骨據全唐詩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刊本前訛有據全唐詩改

第十六頁後六七行以金為陛以玉為階刊本陛訛陛以玉為階刊本玉訛正據三秦記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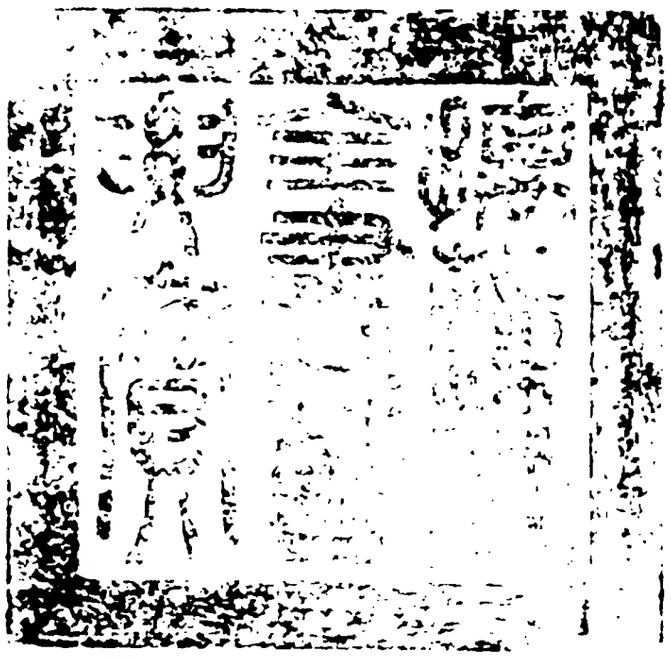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後六行琯坐是卒廢不用刊本琯訛宫據唐書改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如轅如軒刊本轅訛轉據文選改

卷十三第十二頁前五行更為關内行營節度刊本營訛一據唐書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漢嚴延年刊本嚴訛顏據漢書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漢武帝天興祠刊本武帝訛光武又宰相王璵刊本璵訛興並據通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常鎬

移居夔州郭 大歷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庵語錄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者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沿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精章不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烟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

上白帝城 彦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樓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佯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主彷彿盡之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歌雄圖歷數屯 寂寞語壯浪 錦江元過楚劒閣復通秦 分之未幾而復合于彼傷感無如此兩語舊解誤甚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寂寞語奇麗 竹送清溪月 風動竹開如送月 苔移玉座春 王座

移於苔上惟苔耳 悶悶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觸目自然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 十字開合古今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 使其衆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得士契無鄰 謂武侯相得無比即此便不可及 遲暮堪惟幄飄零且釣緡 其自負如此 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首尾曲折句句典實有味真大手筆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稱漢以其所留之長萊與後主也所留長萊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洙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憂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入谷道發病卒歐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清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漢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況而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將耿弇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語絕

○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植溫征譙縱

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蹄正圍不見四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録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漰湧滀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近六百年迨今不動昱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

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普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真書生耳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之男氏也當是為羽林軍帥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自是好語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宮聯辭兔長行路洗耳歌危脫劒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沈鐵鳳闕教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黥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寵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氷壺動瑤

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　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從西極又馬生渥洼注水中彥輔曰颯音習唐韻云颯颯大風也洙曰定一作寒帥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陰沈鐵鳳闕謂宮苑深邃也西京賦注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數尾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其雄守其雌燕昭王黨以封己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畢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渭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洙曰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洙曰晉衛瓘璀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趙曰豈但江曹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覩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夢弼曰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

上畫像
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氣心傷艷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洙曰若過隙忽然而已詩式宴以衍詩以湊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駒之白帝城最高樓

白帝城最高樓城尖徑昃旌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兵戈指崔圭之叛時戰于梓州敗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柏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柏葉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寂寞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 詩之元氣在此 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柏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譬築處往往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其況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屋揹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

最能行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四　九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柁入波濤撇旋梢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土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謂之舸小舟言艓如葉也艓音葉鄭曰艓宜從徒協切鶴曰水之同者曰旋同而濆者水之涯也今言撇旋梢濆撇猶過梢猶泊也趙曰瞿唐峽名虎鬚灘名屈原故宅累石為基見漢志注深曰峽人以孫舟人為長年定功曰歸州秭歸縣北有

愁　公自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鸂鶒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顛帶俠氣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實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鸂鶒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鳥鬼頃頃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
白鷺飛大劉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
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
四美載歌絲綸鵬曰中丞乃柏貞節特為夔州都督與柏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
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同心注
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
肉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説
歎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用必絶侵涔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把亦無謂推轂期孤驀涑曰晉卞壼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鵬曰三止錦江沸謂上元間設子璋反實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涑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贊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漢翻宗圖臺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俠壯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
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發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
與高李輩公自注高適李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
斂牀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
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葉如泥尺土負百夫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
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
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飽繫舟臥荊巫臨餐吐更
食常恐違撫孤鋪敘典實○涑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貝魏二州在河北鵬曰按新史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悲歌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今汴州涑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光帝謂玄宗涑曰組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鵬曰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涑曰荊巫荊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强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鸞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氷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　語甚不類其機徵君第二句已見至階前鳴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鷗階前鳴向人萬事紛猶絶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凉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洙曰貢誼賦紛紜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霧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徑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剌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黙染不易廣絲麻雜羅紈　韋强無味一經器至感動百慮端　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擷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隷人伯夷卒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内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戴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列樹白筍鏝為墻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實容憂害焉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春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

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攉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籍汝跨小蘿當仗苦虛竹空荒咆能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趙曰斬木為楮取竹織醻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柏都督公嘗為柏都督作謝上表止是初到夔時師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

除草公自注去穢也夢弼曰義音潛又除炎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纔纔有味

引水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蠕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夢弼曰時柏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癘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浦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沈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氷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

絶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洙曰左傳秦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稱師曰蒲鴿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鴿鄭曰嵌丘衝切師曰嵌竇岩泉也布曰水玉水精也洙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棘人伯喪辛秀信行者換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重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飡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荅恭謹足以殊殷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 行諸如呼某乎用意崎嶇外 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荅恭謹之句洙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武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

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雞柵物得其宜近譬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謂宗文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也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瞻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紀不錄趙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

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具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傳聞

貽華陽柳少府 鵬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俟披衣笑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絶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獨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瑛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說有道借甫尊己亦不可不辨也 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猨佳士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雖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東坡云火雲勢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暾他昆切日始出貌趙曰晉程曉詩可憐龍鐵子觸熱生病根暾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暾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暾曰葵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夔故曰古信州

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瓶缶之變稱耳夢弼曰簡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鼓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玭 鄭曰玭音汴

之南玭玉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荷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夢弼曰寺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勇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從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枝歌巳渝之遺音也惟峽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

人善唱　畫舸且遲回　洙曰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

秩燕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沈淪　趙曰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宋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　鶴曰秩舊史是年春

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燋窓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瘢向誰數暴厲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靦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　謂旱愈於盜昨宵啟其雷風過齊魯萬竅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曀勝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猶計拙失望菜場圃　脩可曰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洙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脩可曰禮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人之疾子盍毋乃不可與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鼻故為之旱洙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卿曰暵於歇切傷暑也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則斯與前散語同　舊俗燒蚊龍驚惶致雷雨爆嵌聽魑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嵐崦光彌熾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讞憑此近熒侮　熒侮猶威侮　薄闕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鄭曰昈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熾香斯切炙也趙曰熾字出左傳行火所熾夢弼曰要平聲薄闕謂近及郊闕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羊曰寒水

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秋二物皆涼故願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涼

朱李沈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歊翕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十年可斛甲為爾一霑巾 師曰雕胡即菰米也趙曰暍於歇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暍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何相合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之歎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匝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採掇窓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春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歔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鉏逐狡兎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

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僊本是池中物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夢符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

曰雨師行雨神也鼈旱神也鄭曰春古慎字洙曰左傳

晉僖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世紀武王見鼈人王自

左擁而石扇之趙曰鈇音扶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

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

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

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頗踈疎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

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凄房櫳曝衣遍天

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凜重露

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合彼淫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

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感矣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荊揚不知秋林下有塲翼水中無行舟千

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
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
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
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緬藉異時輩
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
苑歸騏驎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毒熱遣此不自煩
垂頭塌翼　曰林下有塌翼謂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
曰載聞大旨義諷詠詩家流美崔公之通于易復長于
詩也僚可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騏驎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
事也　沐曰陳孔璋檄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
淒生餘寒斂斂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
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
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晦菴語錄杜詩多談
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
無疑沫曰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
唐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其

夜王寢與神女遇明日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
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挂帆
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趙曰白露誰能數借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落
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
荊州船有士荷戈戍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
辟山摠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艣各有適漁艇息悠
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沐曰日有行久陰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黃道赤道時

種萬苣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萬苣向二旬矣
而苣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　特似有理此千涉甚大奇怪有味枯旱

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欽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可用）指麾赤白日（却奇）須臾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滔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瀼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芳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不知從何來而義生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豪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鹵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蹇敗芝蘭衆多盛荊杞中園陋蕭艾老圃永為恥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為禾師伯乃兩師風伯摘用之瑞本曰須洞雲色起貌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脩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趙曰封己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鸛終高去熊羆覺自肥（鳧鸛熊羆謂無託與則愈茂第語味無用深處）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自是仙骨）鸛鸛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白鹽山

（鸛曰鸛鸛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希曰周顗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山有此句）

瀼瀕堆（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瀼瀕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涘曰世說瀼瀕如象瞿唐莫上瀼瀕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此坡賦之祖）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每以尋複見意自是家數○洙曰楚俗禱雨必沈牛以答神眠炙盤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墜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

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本中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語態流麗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趙曰黃草峽在浩州赤甲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剖據雖松州在劍閣內已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

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爾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飛去事

續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趙曰續段指樂工之嶺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歌樵謂戲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洙曰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苦語略不賈思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舊者游讌之好感哀而歎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滿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青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盃

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已吾聞昔秦青倾側天下耳 涕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代而獨立趙曰玉盃久寂寞言不敢為聲金管迷宮徵言聲之不遠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修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 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絶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 蜀地賦此故覺雄勝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叠嶂何處覓平川鵾鵬雙雙舞獼猴纍纍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絶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緣藥餌虛狼藉秋風洒靜便開襟驅羣厲明目掃雲烟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 百韻鋪敘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述高宴無謂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哀筝傷老

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 公自注都督相中丞延閬梨園弟子李仙奴歌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廢水 公自注西京龍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 莫帶犬戎羶耿貴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秉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窄千 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夔峽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歎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焉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絶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

塘作盃示捐公自注平生多病卜築遭懷因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無沒棄捐也別離憂
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豐鎛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
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
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
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謂空於盜僅存此耳囊虛
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
北岸市暨瀼西巔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止公處居人謂之瀼羈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
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餘三餘押韻可據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鞬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
涓墐抵公畦稜材依野廟壖缺薜將棘拒倒石賴藤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速自覺坐能堅霧
雨銀章澀奇語下句不稱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
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懇誨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緼直會是正陶甄宵
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行路
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
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公自注鄭高爾得謝太傅之風昭王容赴燕公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遂
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亦不可辨淹留景不延
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
交隨聚散古意不衒澤國遶迴旋本自依邊葉何曾藉僻泉
鑪峯生轉晒橘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點鳶晚
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
深黯黮幾地肅羊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羸金篦空
刮眼鏡象未離銓自行難以下但欲訪僧尋寺恍惚自悼悼旋兩銓荃銓○洙曰烏蠻指
舊州以西有烏白蠻也希曰夔有鹽井煮泉爲鹽洙曰峽土瘠確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兩京猶薄庶公自
謂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鵠曰明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
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爲之
回腸也洙曰耿耿貢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
君者詠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
書公孫弘贊衛青奮于奴僕今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
將帥多起于微賤也師曰胡星指安史亂也洙曰胡星

見漢天文志秦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洙曰兆喜出于畋呂望事注見前趙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在得音問頻數而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能文章此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嵏崙之陰以作笛脩可曰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音徽未達燥濕變譬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登龍門汗血馬注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着白帽居海徼命不就趙曰陳江摠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有山水納袍賦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夢弼曰東郡謂鄭在江陵南湖謂李在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臘洛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瀍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夢弼曰公自謂宅日離夔過峽沈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下裴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披著蓑攜竿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巴岷嶺芋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有也洙曰漢楊震傳三鱓一音善定功曰人來坐馬鞿言貪無坐席也借用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鞿洙曰市師農人指田畯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善為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吏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巔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注高士荥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親曹髦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　亦怨甚○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鬬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洗曰人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隼遇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遥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洙曰江陵在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臺唯一柱土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潩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潩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十字有典有則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　洙曰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洙曰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　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　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　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宛轉可傷　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洙曰詠茅謂卜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句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疊意慷慨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慽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

驅兼狂風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煩亂○夢弼曰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閎棺乃定

贈蘇四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胷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偪側同君今下荊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洙曰為郎未為賤公自叙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徯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再請戒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食翻葛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

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攜愧老夫言不能提攜蘇徯為愧也洙曰詩箋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徯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檛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劾轅下駒

謹案第十六頁前一行桑田巫曰刊本曰訛山據左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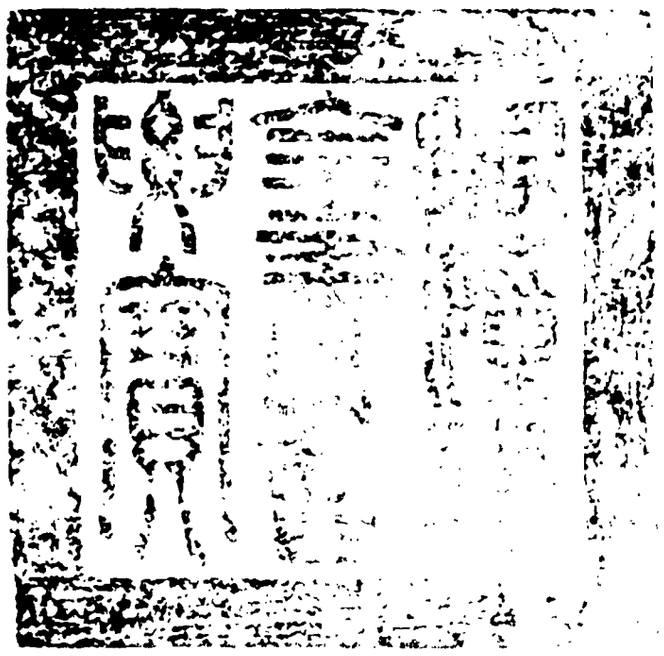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夢見一婦人曰刊本見訛其據文選改

第三十二頁前三行玉盤久寂寞刊本脫久字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刊本複衍聲字今並增刪

第三十五頁前二行門求七祖禪刊本七訛未據全唐詩改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置興慶宮刊本置訛豈據唐書改

第三十六頁後四行筮於成都市刊本成訛城據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

壯遊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容遊吳越還趙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閶門盧丘墓荒劒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鹽湖五月涼剡溪纜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嘑鷹阜櫪林逐獸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鵰鶬蘇侯據鞍喜公自

注監門曹曹蘇預　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名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四句甚悲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鷄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遥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黄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絶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覩鴻鵠志定倒佇英俊翔沫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當時崔鄭州稷豫州以公之文似班固揚雄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安吳越春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壍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嘗鑄劒曰吳鈎故有劒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修可曰闔廬立閶門以象天門清廟乃吳文帝孫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置吳興郡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號曰清廟鶴曰蘇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沫曰越王勾踐卧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七首於魚炙之腹中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為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刻溪俱在會稽鄭曰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沫曰屈賈謂屈原賈誼也劇字出漢書賈山傳贊賈山目下劇上注云劇音摩摩厲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語賜之墻也及肩忤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以考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部叢臺故趙王臺也青丘齊地名夢弼曰阜櫪林雲雪岡皆齊地沫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酣而歸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往往至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彊為比夢弼曰賈逵賢王謂如與汝陽王璡相善也沫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穆生設醴秦賦入明光即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三賦帝奇之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槃潘岳秋興賦斑鬢虧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楊乃墳上之木沫曰揚子解嘲客欲未丹其穀不知一跌赤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開元太平日久玄宗侈心自恣舞馬未之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

奉關雞又有關雞使百姓輸納貂梁以供養雞也洙曰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謂玄宗幸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武修可曰東宮故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黃帝與蚩尤戰涿鹿此喻肅宗親征也洙曰翠華天子旌旃之飾也夢弼曰正異云吳岳在扶風下十圍云在隴州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琯敗于陳濤斜韓曰大軍載草草草草辛苦貌夢弼曰備員竊補袞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閑上獨寢直入內伏青蒲上泣誅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而陵面折廷諍晉衛瓘欲廢太子託醉跪帝牀前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范雎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夢弼曰公為拾遺嘗上疏言房琯不宜免相帝怒詔三司雜問張鎬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反壚中時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之推避賞從詩意謂肅宗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爾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變姓名達齊為鴟夷子

中興公嘗扈從還京今日客於殊方如晉侯賞從亡者而介之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公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爾洙曰范蠡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洙曰古木一作翠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旰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趙曰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洙曰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帝闕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何限言外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慨滿目然不低顯故自可望○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長安志龍池本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

傳云唐帝徵行而至黃山蓋古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猥褻不凡

宿昔洙曰此詩詠天寶中事

風刺俱有○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趙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遊於宮垣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說畫意不俗風而不犯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有體有理○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修可曰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謂角而不接天為之笑開抵之戲也令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藝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顧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豢人主顧眄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鬬雞鵾曰明皇好鬬雞又教舞馬四百蹄及於梨園自教法曲故此詩致感傷之意焉鮑曰陳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兆亂之象也

遊終一悶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趙曰明皇

好鬬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之頓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床舞馬於上升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老杜鬬雞一詩真所謂覩見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趙曰長安城謂之北斗城夢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顧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夢弼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鬚幸再攀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鵾曰龍鬚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

趙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挽龍髯髯拔墮

驪山

驪山絶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使人不忍言好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相輝樓為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荊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為游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洙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洙曰莫慮一作草竊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

兼蕩倒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皇辰劒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荊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

錢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語林曹操與楊修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絶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麗張華傳寶劒之精上徹于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比吐蕃也白閣乃

終南山相附之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公自注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為益州司馬參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山林塵土妏有餘情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鶴鴿寒楚設闕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孫年老云

草黃騏驥病沙晚鶴鴿寒言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為楚地之險阻吳中則有三江震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情素懇切開口便是風塵洽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清苦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趙曰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洙曰史記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洙曰一云夔府送田將軍歸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參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彊趙曰御史中丞謂之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洙曰葛彊山簡愛將也注見前夢弼曰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彊比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飜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本一作溪友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菱歌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因瓜憶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決蕩之態亦多類此○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師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之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如此作詩宜注者不能曉也○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後山詩話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夢弼曰或云公取璩之詩廣之以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校書郎孟雲卿○此孟子亦

差異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洙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

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

謾釣槎頭縮項鯸謂但有鯸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洙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鯸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鯸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鯸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鯸鮀曰宋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鯸一千八

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韓子蒼曰東坡令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窠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剖劂但稱其渾厚耳鶴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翠瓜碧李沈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兩語兩意○洙曰玉甃井也趙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飡背死勞生重馬翠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蒲欠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以重字為老顛賈解說○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賦側生荔枝江蒲則自戎變而下例以畝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太沖蜀都賦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人而鄰切武后改人為生因而誤寫重當作害疎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劒鸞鳳夾吹簫挽詩有此 武麗○此武藝此美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別 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語有商量 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誅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飆亦有氣象 井渫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與日蕭蕭 洙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北部高選言王掄初官得京畿尉用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東堂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郗詵遷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林一枝之對蛟龍纏劒用延平津劒躍水化龍鸞鳳吹簫用簫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至洙曰中年胡馬驕謂安史之亂兩觀闕也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趙曰三朝謂明皇肅宗代宗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解印也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誅獵用司馬相如上疏長安馮唐公自喻注見前

覆舟二首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舟羈使空斜影 斜字得意 龍居悶積流高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隕石字出左傳趙曰羈使空斜影一句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僊婉孌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劒無復襲犀船使者隨秋色迫迫獨上天 言船已覆

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當時求桑方士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馬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事皆語詳玄宗好神仙夢弼曰漢真人大丹

訣妃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妃女真汞也又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妃女黃婆嬰兒之號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荊人欲飛得竇劒渡江中流兩蛟挾舟幾沒欲飛拔劒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燒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歌連粉堞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洙曰一水關蓋峽口有關斷以鐵鏁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為要衝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峽内地名水關關洙曰上牢下牢皆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長雲間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關必在秋時夢符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神都寒未還謂輸運入京師也鶴曰青羌謂吐谷渾嘗

封青海國王趙曰嵩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如竹枝樂府矯矯長句不必親切夢弼曰他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宛轉含蓄道不盡凍感之意

西閣二首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五字甚怨而不盡言開合盡之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夢弼曰周書時訓鵙始鳴逅卦鵙鵙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田曰應劭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舍之後尚書郎舍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員外郎也

田曰南史鄴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公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涕曰向子平男女嫁娶畢斷家事勿相關趙曰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涕曰選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冥搜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涕曰左傳

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趙曰公時寓夔故稱南翁以酔而歌巴渝之曲涕曰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鮑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社日詩如此不待物色

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涕曰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涕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末句蓋自傷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

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鄭曰思息

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蔵柞切又則箇切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悽惋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闌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流涕欷歔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之也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亦未盡著相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鴈無意緒鳴噪自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
有神女廟成
都有望鄉臺
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洙曰巫山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
聖崆峒日端居澦瀕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
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凄其拙被林
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
議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劒撥年衰奇壯可尚社稷經
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
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
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此膠
漆誰晓似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上句兵連禍結總戎存大體降將飾甲
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帷好氣
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宸體面語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

倒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歛
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
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膳蒼生可察眉老成議堂猶集鳳
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
使下何之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碁所進止此善自道地蒸餘
破扇冬暖更織絺豺溝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
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
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凡
百慎交綏交綏自喻甫出蜀時時有意歸朝如台分雙
賜筆如歸朝日舊笏筋力定如何○洙曰此
詩公首叙初名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禄山反繼
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宗嘗幸平涼郡
未幾公入蜀為工部員外郎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梗
散之歎也夢弼曰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公嘗獻三
賦故以相如為比楊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來收雄
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琯不宜罷相忤肅宗故
以揚雄事為比洙曰漢光武救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蕭何傳一代宗臣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
曰先帝嚴靈寢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言
受遺詔立代宗也洙曰恒山謂河北遼海謂遼東皆史
思明之窟穴也總戎謂元
爾貢包茅不入楚曰北寇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
玄圃公自喻不必在朝列也洙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
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家語鑄劒戟以為農器漢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洙曰後漢劉玄傳諸士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荊州韓信傳有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於雲夢遂擒信以歸圖雅擇地楚有雲夢詠曰綠林雲夢謂荊楚復亂也洙曰越王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趙曰議堂者議政之堂議政當以貞觀為龜鑑也洙曰江淹書競雖刀之利孝祥曰競雖言賦斂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傳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咸信素著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洙曰漢司馬相如使蜀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鈞瀨耕巖公借以自述也洙曰巖子陵釣處後人名為嚴陵瀨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地蒸冬暖言夔之風土也洙曰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公羊傳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訣涕下曰吾道窮矣

趙曰王粲登荊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尼丘故名丘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遊雖渙者學藻繪之緑注云雖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天子御服出焉趙曰雖水在南都宋州公少年嘗遊此洙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趙曰大庭氏至德之世也洙曰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鍾鼎刻其功烈銘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後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於南宮雲臺左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玩月

舊曲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洙曰漢郊

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鵾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鵾曰李秘書文嶷也公先有奉寄二首約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贈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之句

峽人烏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絶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嘗受衆目憐且為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泝公制方隅公自注泝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逈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頗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艷世號為徐庾體鵾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泝公李勉

也封汧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謁之由黔陽以入猿章也故下有解楊秋露懸之句是就用陳蕃事洙曰金堂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朱絲絇竟時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汧公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劒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趙曰先帝謂肅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名丹鳳城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後山詩話裕陵嘗觀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迫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氛氳定功曰劉向列女傳陶荅子妻諫其夫曰家閒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也洙曰鮑謝謂鮑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楚楚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醆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梅曰謄石證切有餘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鵾雞曰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云南菊再逢趙曰鳳城言長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鵠曰鄭審湖亭在峽州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 洙曰晉山簡庾亮事並見前注荆州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云西接昭丘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 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漢賈誼年少通諸家之書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 兩語苦 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 畫省香爐雖點綴意洪語亦太朴 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洙曰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齎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懔作荆楚歲時記乃傳會以為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之耳趙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省郎入直給女侍中以多病伏枕故耳下句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氣象是其所長故實甚造詣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趙曰幣幾不可解而甚有味羹煮秋蓴弱杯沉沉無所得也 清秋驚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洙曰漢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趙曰直北言夔之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魚龍北乃隴右關輔間川在秦州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律句有此自覺雄渾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希曰南山終南

山也洙曰漢武帝作承露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書降漢武帝殿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趙曰崔豹古今注云商高宗有雉雄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青瑣省中門也

曜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起便是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兩句寫幸蜀之思不分遠近如將見焉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對句耳不足為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洙曰曜唐在夔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泛龍舟宴賞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洙曰漢紀注武帝欽征昆明夷為其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西都賦注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弼曰菰米蓮房皆言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有悲慨可念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甚有風韻春字又勝

絲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趙曰昆吾御宿乃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峰與漢陂皆在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趙曰賈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低垂之數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子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此自佳句○每於句內歎曲至後山復變四字耳公又云不恨我衰子責時恨望且為今相憶荊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

橫甚密通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洙曰天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洙曰支離字見莊子注云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注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不屑屑用事結得更高○希曰歸州有宋玉宅歸與夔為鄰故此篇詠宋玉趙曰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夢思之句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兩語氣槩別贊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洙曰宗臣字見漢書蕭何曹參為一代之宗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親丈帝典論傳穀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夢弼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運一作福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及茲煩見示滿

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錚錚鳴玉動落落
羣松直連山蟠其間冥漠派與筆力有練實先書晦池真
盡墨復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
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箋紙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涤曰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逸氣感清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若非
送殿中楊監
老筆麤疎乍見起語豈不失笑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
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此
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語勢浩然筆熟意簡不特沈著粉
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
除狡兔會是驟轡上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鶻涤曰玄宗太平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温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趙曰相公杜鴻漸也是年受劒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興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語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六

孟冬大歷元年冬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終然滅灘瀨皆喜息蛟螭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五字有味如失吾伴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趙曰變在三蜀之北故云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每有氣候變化目前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趙曰郭璞

江賦視霧侵於清旭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寒風疎草木兩疎字不如此有畫色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趙曰帆扶泛切夢符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飆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螢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夢弼曰睥睨城上女墻也趙曰左傳鄭伯之旗登螢弧注曰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問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晚

杖藜尋晚巷突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野人之意但語朴又可兩解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遙遙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

析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闕百慮盜賊兩猶存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
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沫曰漢郊
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語無
詭特寫景入微檡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
來書夢弼曰後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注鐫為綺文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月沈霧輝輝星近樓氣
哀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寫得妙至亦自知之耳弱本不多何所容之多也多墨
滿山谷桃源無處求沫曰禮記四郊多壘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
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子美賦物

別自為體異於唐人纖巧

猿

衆鳥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可感
慣習元從衆五字似率然亦有見後又云猨挂時相學乃工全生或用奇前林
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夢弼曰見賢遍切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
莆相沿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謂不容其
長大語恨風雷肯為神惜其不容以自脫然以此魚視泥沙涎沫之變又未必不怪其言也○三句迂潤有味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
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實退録云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洙曰易繫辭物以羣分張平子西京賦撰胎拾卵蚑蠕盡取

鹿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十字無限傾盡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又是一意亂世輕全物非熟語寇亂之景未易為此言也傷哉微聲及禍樞又一意衣冠羞盜賊饕餮用斯須又一意○衣冠兼盜賊語關饕餮為此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謾多知未肯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委折可誦

洙曰禰衡鸚鵡賦紺趾丹觜緑衣翠衿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非工部無此語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懨五字備態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洙曰雞有五德見韓詩外傳趙曰劉緯故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昔遊鷄曰此詩叙與高李同遊時在開元二十五年

昔者與高李公自注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悲籬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鸛去低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鮑曰唐志單父屬宋州夢弼曰碣石海傍山也晉符曰肉食官名見左傳夢弼曰青歲猶言青春也洙曰市駿骨注見前龍媒良馬也商山議得失謂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猜謂劉備之得孔明情好自密呂望封於齊營丘傳說相殷高宗此皆際時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公以自況耳

寄杜位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裏新詩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趙曰鮮于名炅伸通之子也仲通與弟叔明俱書為京兆尹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洙曰漢疏

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鍾徹其人必能琴金吼霜鍾與其音也花催蠟炬銷早覺江檻底雙影謾飄飄趙曰今疑索故要謂不來宿者疑我以尋索故要我也夢符曰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鳴洙曰早覺用王喬鳧舄事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頟頊愧倚薄毛髮具自和具自猶本自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歊有託歌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木杪猿翩蹏山顛鶴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夢弼曰頟頊北方之帝倚薄謂附著而陰氣逼人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小至夢符曰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侍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夢弼曰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捷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洙曰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歷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左傳凡冬至啟閉必書雲物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評者既過放者失之

玉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鶴曰衛伯玉時為荊南節度等使加檢校工部尚書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風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洙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霑赤汗嘗子建詩走馬長楸間習池注見前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鶴曰公嘗賦王兵馬使二南鷹見前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
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
注往語別有興味 鵰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趙曰鷹所以獵
此野鷹也故云自獵庾信詩野鷹能自獵注曰史滑稽傳注韝臂捍也東觀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命中戰國策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
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
萬里寒空秖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趙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

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鶴曰中丞柏貞節也時為夔州
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伯玉祖母封鄧國太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
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
興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摠如銀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婆弼曰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臘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云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悽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兩句對看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何足表異評詩未易以此
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蔡條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悽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盤風捕影豈有迹耶洙曰

瀼西寒望洙曰瀼乃熏切水名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鄭曰瀼奴浪切今作瀼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渺莽形容氣格甚富年侵頻悵望興遠
一蕭疎猳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猳音陵鷁勝鷗瞿唐春欲至定
卜瀼西居洙曰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奉送十七舅下邽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

卿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趙曰蒼梧以述舜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舜氏之母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新猶白帝鳴櫓少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爲伏主人留孫曰夔州俗買新沽水夢弼曰少猶少頃也少一作已洙曰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趙注是洙曰住一作任趙曰肯別定留人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云山色倒空青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若無晴字何以成詩問法看詩妄亦有見地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洙曰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故僧寺謂之蘭若

赤甲大歷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春公遷居赤甲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故謂之赤甲又甲本岬字洙曰赤甲白鹽崖唐峽口二山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一事兩句不相屬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郤峯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洙曰祕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夢弼曰鄭審薛璩郤昂參皆公之故舊也鶴曰評事必崔評事第郎中欠考

入宅三首

奉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娉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亞欲移竹下句韻勝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概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蔓弼曰按地志夔之魚復漚浦風濤電射其地巨魚往往而不得上故名魚復浦定功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香故以名之洙曰一一問函關時吐蕃亂關中之信不通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閣閣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巳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龍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一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

石燕神女用得奇怪將字從俗更好眼邊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洙曰湘川詩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為石高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注見前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

徐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

上句更似有風韻

虛疑皓首銜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晝夢

二月曉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虎豹邊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不待他語而悲松柏邛山路未必子美先墓在邛山耳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邛本一作邛吾意亦邛人

曰十道志邛山在洛陽縣北邛黃帝葬於邛山古今圖記邛山在洛陽縣北邛鄭曰寰宇記邛州因楊佺期洛城記邛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邛來山得名在蜀中邛渠恭切田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他時見汝思親之心謂身后寒食語甚苦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鄭曰長葛縣隸許州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

日鶩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遭泥去拙高飛恨久

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壯迴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洙曰周南謂巫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天子之門兩觀謂之象魏夢弼曰莊子中山公子牟謂隨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

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未必自陽

臺此語猶含天寶之悲洙曰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卜居

鶴曰公是年三月赤甲遷居瀼西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雲

嶂寬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洙曰遭東

鶴注見前趙曰史記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本無吟字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十洲記東有碧海趙曰其山稍遠故曰寬也洙曰昔一作晉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第二句俚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鬬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

孝子忠臣後代看感詔忠婉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

却教江漢客魂銷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遺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鋭

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六　十七

嗚玉銷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氣

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萬春字所出如世說載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皓因舉觴勸帝云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

宮闈不擬選才人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唐制內官才人五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

草奏何時入帝鄉趙曰白首郎公自謂也用馮唐意

渲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入歸關內

王祭還供盡海頭鄭曰渲市連切漫莫半切趙曰唐志山東即河北道洙曰削成如按言已平也鄭曰青丘在青州屬河南道洙曰左傳齊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閶

黃金臺貯俊賢多紫氣關本生強老氣橫出亦是兩絶句宜爾趙曰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洙曰燕時尹喜為關吏望見紫氣三日而老子果乘青牛過關洙曰函谷關也周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

雄豪復遣五陵知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舞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洋溢蕩而復整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六　十八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

知有從來天子尊蒼舒曰洙曰李相謂李光弼將軍謂河北諸道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為幽州節度使第未詳何以謂將軍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

功業汾陽異姓王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此詩十二首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

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宛轉道著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情事驚痛語得傾至竟荅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欵欵話

歸秦洙曰終南山在長安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絶始星星洙曰西京

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僊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好追隨鶗鴂共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濵峽中一臥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鶗鴂共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濵峽中一臥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虛無二字下得好兩句送精洙曰盛

弘之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鄭曰畟胡了切明也趙曰陶淵詩畟畟川上平洙曰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希曰漢武帝時月支國貢進百和香

懷灞上遊 鵠曰灞水在長安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 昔語如訣 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月

萬里瞿唐峽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空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 洙曰峽一作月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晚登瀼上堂

故蹤瀼岸高頗免崖石擁 十字起得又別 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蹙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教胡時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夢符曰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洙曰呂葛謂呂望諸葛孔明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夢弼曰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録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隣韓擇木金石刻在者絶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邵氏聞見録韓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 子美詩書貴瘦硬謂八分蔡耳坡詩殆誤評也 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强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强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流動可觀此詩敘古外殊不為

發越故終篇自嘆浩然愈好邵氏見才力薄三字謂退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蓋自負也○洙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為文字鶡曰鳳翔府陳倉縣南有石鼓其石形如鼓其數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法也史籀作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小篆修可曰續漢書桓帝詔苦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師曰按桓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乃靈帝年號相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洙曰韓擇木蔡有隣皆唐時人工八分張旭飲醉輒草書人呼為張顛巫相即李斯中郎即蔡邕歐公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秦木傳刻爾趙明誠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創之然歷代模之以為楷則邑人廢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塌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子美直以謂秦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子美所謂秦

散蹄迸落矍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

粉堞雲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

攜酒相看

醉為馬墜諸公

李潮八分小篆歌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俱蔡邕書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出門一笑大江橫之句也

縛雞行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先生評云故者失之蓋謂山谷賦水仙坐對真成被花惱

玉琪曰豪竹大管也洙曰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遊韁洙曰決臆縱意也趙曰追風馬名漢天馬歌霑赤汗崔浣詩驂驔始散東城曲穆天子傳黃之澤其馬噴

謹案卷十五第七頁前五行又施三層木牀舞馬
於上刋本木牀訛本林舞訛乘據明皇雜録改
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衣冠迷適越刋本越訛楚據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八行一日遣兩僕三日共一
筵按仇兆鰲本作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珠簾繡柱圍黄鵠刋本鵠訛
鶴據仇兆鰲本改
卷十六第十七頁後一行興王會靜妖氛氣刋本
靜訛盡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出門一笑大江横之句也刋
本複行門字今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七

竪子至大歷二年夏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瀼西

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榛香山

風貓滿把野露及新嘗歌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洙曰且一作纔歌枕一作欲寄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

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箸香飯兼苞蘆經齒

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騕裹走置錦屠蘇路遠思

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

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夢弼曰苞蘆謂蘆筍也洙曰金騕裹馬也修可曰屠蘇字或作屠麻玉篇云屠麻

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麻廣韻云屠麻草庵又屠蘇酒

蓋昔人居屠麻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

屋也古樂府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洙曰語致遠恐

泥獻芹見恕康絶

交書薦藻出左傳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趙曰盤餐字出左傳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絶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洙曰夔州

居山水間在峽中號為稍平莊子虛室生白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瞰隴首十年經碧岑紿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梁遍天下水陸兼浮沈自我登

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天覺曰崎崟山貌洙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梁音原木名或云善本止是石原字沈曰石梁其子如苓翦其皮可以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梁以充糧也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洙曰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描寫不盡雖無上句荒落可見欲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夢弼曰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研歷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茢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趙曰詩江之永矣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春風自信牙檣動凡再用所自得者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後漢末王粲字仲宣依劉表於荊州因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荊州樓為仲宣樓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梭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

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烟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壯觀滋蔓○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代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注謂安土也著涉畧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主守田野此即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曰西京雜記菰有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鑿音作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謂以菰米合白粲炊洙曰楊惲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著意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語不輕易感恨更多

瀼溪

瀼溪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佔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飜鹽井橫黃金夢弼曰瀼溪堆冬來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鄭曰橫戶孟切不以理也洙曰一作擲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曰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崖旰之難送還朝名家莫出杜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北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陵人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致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慶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美未必不為名言早聞黃閣畫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血馬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洙曰長安有南北杜最為名家趙曰漢武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夢弼曰王去聲

羣雄競起問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

元聽舜日舊簫韶趙曰明皇寵幸祿山卒以怨恨起兵於漁陽此句含蓄美中有刺簫韶謂覽棠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閶閬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

複道重樓錦繡懸

濯東濯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藥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藥夢弼曰唐韻蔣菰草也

相趂鳧雛入蔣牙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修可曰夔有平苗陂青苗號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洙曰峽人謂操舟人為長年三老長上聲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實屏見

楚宮猶對碧峰疑

閶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叅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

雲日如火炎天涼惟此最得歌體疎暢磊落時崔卿權夔州因其權州即託以比古人惟恐失之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

臥龍無首出江濆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

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辱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闕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寵榮不可見況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從背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閴遠故收拾悲慟○鶴曰東岳在兗州即齊地洙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在東蓐收秋

神玄冥冬神也鶴曰平原指德州屬河北道開元末張守珪使禄山討奚契丹故戍役為民害公言至趙時事也龐蒙二山名龐山在兖州蒙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清鉞

通籍恨多病為郎恭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洙曰仲宣樓指荆州注見前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荆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洙曰晉公卿禮秩特進尚書令皆佩水蒼玉趙曰宋玉賦上翠雲之裘

峽隘

聞説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鶴曰官猶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耗稻謂清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

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川遥唐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揩揩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吴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網荆揚風土暖蕭蕭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饗感此亂世忙不知所收斂何尚願散之鄰里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洙曰莊子揩揩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寥揩苦骨切鄭曰穢几利切稠也趙曰主守謂行官張望洙曰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坻記月令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高工初一葉恐泥勞寸心恐泥屢用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

渾衣裳外昏渾語生曠絶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黄金
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瑶琴本不相著適得故實虚徐五株態側塞煩胃襟焉得轂兩足杖黎出嶇嵌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脱我頭上簪

沫曰漢武紀計偕注計者上計簿也鶴曰唐志夔州貢柑橘夢弼曰日夜偶瑶琴謂聽其風韻若鼓瑶琴焉趙曰謝眺有詠烏皮隱几詩

柴門

泛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影没窈窕餘光散谿谷斫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鎖鄂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崤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甾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烟渺吴蜀舟檝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脱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逢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嗔老

按唐史是年吐蕃寇近畿故此詩有軍興賦斂之語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羞書觸目

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飯之半亦奇怪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錯繳勤三步六號咷三步六號恓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許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洙曰尚經錯繳勤經一作驚夢弼曰增洽登切繳與繫同之若切矰繳以絲繫矢而射也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在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頌則天語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魍魎丹極上鯤鵬宴引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簟氷只合滿字壺即酒矣氷字義虛謂簟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縱徵放蹈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踞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贅號攀石饑鼯訴落藤藥裹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夕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凋

喪飄零免戰兢皆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 此六安丞亦難注 舵
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銖骨
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政術甘
疎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漏咄咄寧書
字寞寞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注或以白鳥為蚊蚋非豈
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洙曰峽州夷陵郡趙曰更
起坐更音平聲洙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
趙曰家聲同令聞公言已與劉使君也洙曰甘泉賦捎
夔賦注捎殺也南史江淹夢得五色筆西京雜記元日
燃九華燈於終南山下盧王褚薛謂盧照鄰王勃褚遂
良薛稷也趙曰聊從月繼徵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

相繼而求之也洙曰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竹青簡
也趙曰勞歌踽寢興謂勞我歌詠而踽踽於寢興之間
也趙曰郎官公自謂也漢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洙曰潘生驃閣遠一作潘安雲閣遠晉潘岳以太
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風興晏寢
匪遑厎寧其辭見岳秋興賦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
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爵內侯贊音呎注見八哀
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
盡則有劫灰之餘也夢符曰後漢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郡丞趙曰公謂昔為郎官自可出宰以
言房琯故正如桓譚之忤旨也洙曰姹女丹砂修煉之
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
為秋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漢徐樂書陳
涉起窮巷奮棘矜注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
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夢弼曰伐數伐猶伐性
之伐數則言壽也或作伐叛非洙曰禮記顏子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音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楊子鴟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詩青蠅喻讒人也鮑曰江
湖多白鳥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夕
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
驗升沈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是愛月者

也鶴曰公在雲安與夔州歷望夜見月凡二十四回趙
曰公謂看月至盡夜不違銀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橫然
後止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自是
不經人道光射潛蚪動明翻宿伯鳥頻芹齋依橘柚清切露華
新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園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

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鶴曰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脈手足坐客強盤餐負米力葵外　力葵固不可解夕葵亦晦讀書秋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覺先門　洙曰家語子路為親負米夢弼曰力一作夕洙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眸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茅猶不蔫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剥相蒙幕登牀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爪蓳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夢弼曰登牀謂舊之於俎也趙曰小益謂卷耳菜能療風也洙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夢符曰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云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麤枏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夢弼曰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千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

同元使君春陵行　大歷二年秋夔州作鵠曰公時居夔之瀼西

覽道州元使君　結春陵行意而起與如此比元之二詩故是作者

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　自敘如此

作歌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　丹青謂圖像示人也嶽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颸振南岳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與含滄溟清　謂元詩有棄官刺船語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大甚漂泊公孫城嘑兒

具紙筆隱几臨軒極作詩呻吟內墨渫字歌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洙曰漢賈誼上疏云當今事勢可為慟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匡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夢弼曰兩章即元結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洙曰莊子注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蓼弼曰近休明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趙曰不苟飛長纓謂元結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洙曰長卿病謂病渴也公孫城謂白帝城即夔州也

春陵行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嗔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通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遠邵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覩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
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

今者兄弟一百人十叔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
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啟汝門請從曾翁說曾翁即曾祖太
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國
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册詔房陵前
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
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
使門户多旌棨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
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饑下巉品蛟之

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人眼易眯洙曰狄仁傑封梁
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
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啟之按武后當朝革唐為周
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
數諫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希曰梨土即梨地
樂彭書梨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
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赤衣之戟曰榮洙曰說許也漢
息夫躬歷說公卿大臣歐曰
睞莫禮切莊子秕稊睞目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
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
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
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
焉得置之貢玉堂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
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
洙曰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司馬相如賦曹列缺之
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
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德

其安太子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强聽而食趙曰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嗽澗臭惡非常長房難之洙曰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洙曰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鵾曰夔州雲安郡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一語便奇好句嚴法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斬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陁夜騎天駟超天河攙槍熒

惑不敢動翠韝雲旆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劒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起伏音節壯麗甚偉○注謂子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洙曰破堅執銳見漢書嶄巖參差見相如上林賦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貌荊溪吳子良明輔云崑崙月窟却在東也洙曰君略地至西方之極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將軍趙曰隼鷙鳥也時可曰星門羽林禁旅也漢有羽林軍趙曰隼鷙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陁謂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貝服金絏兼飾丹艧寶校星纏繡章霞布洙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攙搶妖星也翠韝雲旆皆旗也鄭曰攙初銜切搶楚耕切旅旆所交切夢弼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樂録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内史徐達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旺收瘞之達妻高祖長女也

呼旺至閤下自問欲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趙曰鈞陳星名玄武闕名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弱水長劒

疎雲瀺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押至

樵豎且以自全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非無能無忠者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人人能言人不能言與可惜歡娛地同耳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露重江氣濕雲腳霜嚴寒未休衣露蓬門啟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自語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酌姮娥寡天寒柰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嶂宿霾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語至不可解則妙耳荊扉對麋鹿應共二爾為羣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磊落真率語短而暢○亦自本分蕭散有情賢於強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鶴曰按史是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

藜杖侵寒露蓬門啟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自語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稱趙曰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嗔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岅通秋屐胡牀面夕暉籍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籍糟趙曰周禮醯齊注云醯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夢弼曰司馬遷傳竟爲糲醉如泥見漢周澤傳師曰方法謂造酒醬之方法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資防應洩雲突兀甚○解不得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亦眼
前人所不到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馬蹄亦得大意吟詩坐迴首
隨意葛巾低自畫○洙曰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
禦風寒飢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推字意宛轉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
來幽趣宛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
徘徊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花塞
作苔鄭曰迮側格切迫也
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鶴曰苔一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
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鵲巢窺草村船逆上溪
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阜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洙曰
金絲箭阜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用夷
變夏輕棄前輩○趙曰書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鶴曰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注曰材官
故曰蹶張師曰花門回紇也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鶴曰
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師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以至
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
官而執賤役者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夢符
曰按唐志翔麟廄名洙曰
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巍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

風凰城謂京兆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洙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菊中坐久之逢刺史王弘送酒至即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揔老猶被賞時魚洙曰江揔字揔持在陳授尚書令陳硾入隋後復歸老江南師曰子美檢校工部朱紱銀魚故託江揔以自況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

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洙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士養好鵝因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趙曰戰國策蘇秦字季子游說秦王黑貂之裘敝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起一作豈洙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荊南鳥捏豫北竹葉酒名也鮑曰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逢鬢改但媿菊花開北

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

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宴寞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

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

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羣盜愁絶更堪論鶴曰樊川以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得名即杜陵之鄉滻水為長安大川滻所簡切蕭曰終南長安之南山也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句自雄暢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結復鄭重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

沮黃甘重支牀錦石圓遠游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

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夢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或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耳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洙曰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海上查注見前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扶疎曲折自不容無聽歌驚白髮笑舞拓秋寬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洙曰釋名酒有浮蟻在上泛泛然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古樂府少及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鶴曰唐志太宗時以歲早穀貴逼入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藻鏡亦拙江山憔悴人憔悴字活道塗之歎流滯之感也秋風楚竹冷夜雪翠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蒼符曰晉書制曰藻鏡銓衡尹曰唐舊史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希曰夔屬楚地治州有翠縣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妻舊莊鶴曰土妻河南地名也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鶺鴒子謂世方尚武歎世慶月聲意甚怨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嘑兒問朔風不聞風聲惟見落葉。師曰鶺男雄也其鬬無已一死乃亡故趙武靈王以為冠以表武士夢弼曰後漢輿服志鶺冠環纓無趨如雙鶺尾在左右五官虎賁羽林皆冠之黃曰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鶺為冠因號鶺冠子出衷淑真隱傳洙曰劉向列仙傳鹿皮翁蜀川人居本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倒句矮異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夜

絶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劒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閭閻白首壯心違（晉弼曰漢禮樂志注閶闔天門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指但覺彼此有之）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哀孤亭（連用六句引譬而不終）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斬郅劒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此其用孟光車亂事以美新婚也隱約之甚。其人必新娶）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銀印青綬以銀飾臥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橫木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嘆兩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偶叙峽中忽及神女期前卓意又託丁鶴則猶前好鳥也）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辯渭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公以薛有仙姿故以況之高曰揚舲行舟也洙曰莊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硎范蠡既破吳乃浮江湖變名姓為鴟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夢弼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洙曰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希曰本作空中石白虎善本石作右洙曰本一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遼東華表曰言丁令威注並見前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鶴曰按是年六月劒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青簏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檣搖背指菊花開（兩句皆目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自然之妙）貪趨相府今

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朝北斗不必可解
五雲多處是三台趙曰南極一星謂李秘書北斗指長安三台謂杜相公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
龍瞻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
纔汗馬一戎不成語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
從萬騎略姚墟來不意至此然非為通籍地也詩之少識謂此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
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
鴛鷺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
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
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渠消息多
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
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秘書北臥青城山中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
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敔坑士卒乾沒費倉儲
勢籍兵須用功無禮忽諸無功而見禮者如此忽諸者驚也御鞍金騕
褭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

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沈綿疲井臼倚
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滴水
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夢弼曰上元初止謂
墟在漢中舜生於姚墟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即位靈武改元之初非年號姚
神都憶帝車謂玄宗幸蜀未還洙曰漢書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邸而立之
是為文帝文帝即位益封朱虛侯二千石黃金一千斤
夢弼曰朱虛侯乃高祖齊王之子李秘書亦宗室也故
以為比洙曰魏辛毗諫文帝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
其裾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後為孝文園令晉嵇康拜
中散大夫嘗與阮籍輩為竹林之遊左傳脣亡齒寒魏
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漢張湯傳乾
沒注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玉蟾蜍貯硯水之器也鄭
曰乞去既切鈔楚交切洙
曰杜陵滈水公之故里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幕鶴曰韋之晉為衡州刺史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背水如依山峽內憶
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
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冠恂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夢弼曰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韋曰峽內憶行春韋嘗守峽中郡徐孺見前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定功曰本

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作蜜於崖石間今云崖蜜松花熟又謂採松花而成蜜也實退録孫覿仲益與曾慥端伯書論詩云東坡檄攬詩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渭如何逐在揚州按逐傳無揚州事而逐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小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艷寒開杖橫却月觀花統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遲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逐早梅而作故用何遲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謂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遲作揚州法曹厮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大覺高僧蘭若公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鍾

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風色隱晴湖種杏僊家近白榆

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趙曰廬山惠遠師也修可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因用以名寺若爾者切夢弼曰乞去既切洙曰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峯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趙曰飛錫謂和尚去冬往湖南見自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夢弼曰門徒謂從遊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弟子當修供養以待之也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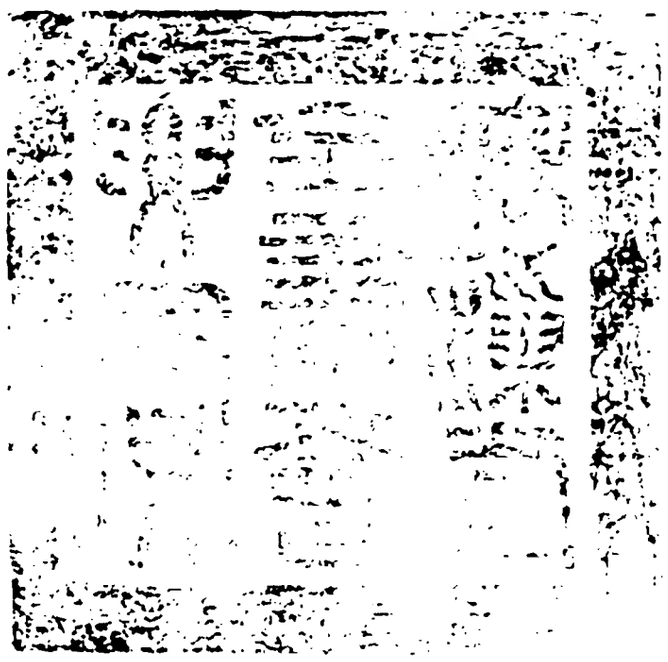
奉酬薛判官見贈諸本誰重新邪劒一作新蛇劒蔡夢弼會箋云斷蛇劒事非所當用是新邪劒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新邪劒亦非豈邪字於虞各當作斬邪劒劒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黃鶴叔似注是年秋吐蕃入寇皆於集中已定作斬邪劒仍借蔡氏為注不復出增注也

百花潭水即滄浪唐節度使崔寧妻裴國夫人家于浣花溪上初為兒童有僧過其家遍身瘡癩夫人奉之甚謹僧持藥衣謂曰為我濯此夫人就溪浣之蓮花隨出潭中及貴俗聞呼百花潭見山谷外集注

和裴迪蜀州東亭逢早梅相憶萬常之韻語陽秋曰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

財抏五官切挫也方悟抏乃抏字之訛蓋李方入對宣論蜀中兵老財匱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八

自漵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大歷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漵西又移居東屯又拾史九月赴幕入宛京師戒嚴

鹽危嶬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杭稻熟天風人事傷遲轉吾將守桂叢 洙曰淮南王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市喧宜近利 公自注西居近市易異為近利市三倍左氏傳晏子對景公語 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謄客迷 謄必勝也宇誤○夢弼曰謄客實証切陸機詩遊宦愧謄客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孚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荊即有焉 此焉字不知是他無後押是他怪後押 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夢符曰畬音賒燒榛種田也劉夢得竹枝歌云長刀短笠去燒畬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鷺驚迴首想朝班

簡吳郎司法 鶴曰公時移居東屯以漵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溪西頭古堂本買藉疎谿
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
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
秖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甚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此兩簡語甚婉笑解詩皆若此實誤後人

題桓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鵠曰當是桓之子姪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
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紘統白雪未與俗人操希曰古稱

賓人之子及嘗事其父者曰郎君尹曰禮記縣聲哀夢時曰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郢中者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家語

孔子遇程子於途傾益而語莊子患施多方其書五車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
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鬬跡月挂客愁村喬木
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
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鼃

東屯北崦夢弼曰崦在檢切與嶮同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上句只是此意愈覺蕭索）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田白首戰地有黃塵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此夜歸晏輸井稅江村人不惟少省情事不同）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

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及（洽切複衣也）

秧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鄭曰秧古文帝有車渠盌賦又梁陸倕銘曰玲瓏渠盌）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

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鄭曰房州與蜀同屬山南道伊闕河南府縣名黃曰魏唐志）

蠻語不必作參軍（洙曰晉卻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嫩陽清池極溫閒何物荅曰名魚為嫩陽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那得不蠻語也）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索意非不小苦而氣緊老成上下固足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久客掩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也設樫樫柳也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樫丑成切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容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厄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麗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滿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夢弼曰消中謂渴疾也糠粃非精米也粃胡骨切一命小官也洙曰後漢龐德公尚子平俱見逸民傳趙曰宿留音秀溜出漢書謂有所須待也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雲根自佳用得綠緲如言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義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謂時事。夢弼曰猱乃高切玃厥縛切爾雅猱善捉玃善偷趙曰淮南子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為馭

瞑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劒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洙曰劒星劒上有星文也玉琴以玉為琴徽也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暫

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夢卿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出麝香故以為名

天池鴈曰天池在夔州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洙曰荊楚歲時記載張騫乘槎至天河得織女擣機石稽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天子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州流濁涇洙曰漢書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注細柳在長安昆明池南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俗避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希曰雙崖謂體唐兩崖也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侍燕玉而煖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暖也楚萍注見前卷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五字有味應門試小童閻起有商畧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洙曰白狗黃牛並峽名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踈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輕清道畫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杭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頽潤色靜書幃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漸漸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吠江晚白鷗飢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精意洙○

曰神女蚊
人注見前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狹
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布曰魚復
浦白鹽山也洙
曰松門亦地名

向夕

猷狐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 境意
圓靜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
敞虛嵐翠花禁冷藥紅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十月一日 大歷二年冬夔州鶴曰按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
畏如千室燋糖幸一粏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洙曰夜郎西南夷也楚為有夜郎溪蒸畏燋糖變俗之節物也粏與盤同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去聲最怪
供字之理且烏蠻鬼稱 決無用養字代
烏鬼亦可乎鸜鵒自是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為態新知
已暗踈新知漸熟漸厭未能遽舍其形容世態深得心髓識事之餘倍覺語味 治生且耕
鑿只有不關渠賴此事不關渠耳○沈存中筆談云川人每呼
人謂鸜鵒為烏鬼以繩繫其頭使之捕
魚得魚則倒提出之笤溪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
之說有四曰鸜鵒曰豬曰烏野神曰烏蠻鬼其曰鸜鵒
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豬者見漫叟詩話云川人每呼
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為烏鬼其曰烏蠻鬼者見冷齋夜話云
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驅烏稱鬼巫占鬼代龜
則養字讀為供養之養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
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驅烏稱鬼巫占鬼代龜
是也鮑曰爾雅注鱷魚中黃而大
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為黃魚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
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余嘗細考其說沈以為鸜鵒者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救作人情蒸
如千室尚有少意謂送者縱橫似
家家如此至粔籹救作人情則俚矣 鬼卜傳神語畬田費
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公自注項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
於巫山也○鄭曰水經注江水經巫峽過青羌坂沫曰
左傳楚人謂虎於菟蒼舒曰宋玉招魂粔籹救蜜餌有餦
餭又神龍中西京壽安
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鬼卜縣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於卜休咎
卻為吉覆為凶洙曰聲一作耕
史記大耕水耨畬田注見前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鶴曰按是年秋公自東屯又歸瀼西此復至東屯蓋冬初也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山險風烟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欲積一學楚人為短景難高卧衰年强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飡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初聞其戰後見野哭而已五字悲甚稍字尤着索可憐結意沉著非託之悠悠者

柳司馬至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自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郵道和親邏逸城幽燕惟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

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夢殆曰唐志夷州有郵鄣縣屬河北漢書北走即鄣道脩可曰邏逸吐蕃都城名也按姑蘇及蜀本杜詩作邏逸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是從舊史為正鄭曰邏功佐切逸四箇切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収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東坡志林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晓其義而妄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偽讀玄宗實録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嶺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一故下文有南海収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冬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太一逐刺史張休而反又按唐志嶺南道厥貢金銀孔雀犀象涤曰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世授刺史歸曰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又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眇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

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
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
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谿明主正鬱陶憶昔泡增碎玉斗
未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闇閉氛祲十月荊南雷怒號

沫曰漢高祖見項羽於鴻門問行趙瀟上留張良以玉斗
獻范增增拔劒擊而碎之夢猲曰南史侯景令東吳兵
盡着白袍自為營陣
趙曰闇闇吳門名也

虎牙行　公自注虎牙灘名也蕭銑僭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為屯戍之地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
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窕溪谷黑
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嗟憶炎瘴
三尺角弓兩斛力　謂秋風筋勁也　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
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
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沫曰銅柱灘名在浩
陵青丘內地屬洛陽鶴曰聞字一作
圖八荒十年防盜賊上疑有脫句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
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遮歌哭鄙夫
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
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
閒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
小人似鉤曲直吾不知員暄候樵牧　寫得喜恨○趙曰朝班公自叙

當為朝官也鶴曰按虎牙行云壁立石城橫塞起觀舞劒器行云瞿唐石城草蕭瑟則石城乃夔州地名也沫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
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
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蟻蝨古者三
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
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
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沫曰宋玉九辨薄寒之中人中
竹仲切夢弼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沫曰燧人火炮首屬
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故以為禍首也終契如往還一作終然契如真
階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　并序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泊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劒器行

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子美以詩為散語故意多頓促此序引張顛草書隱映顛逢情態非公不聞此妙）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名狀得意○收字謂其猶隱隱有聲也但舞一劒若謂其如書如畫則非矣）

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頼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荅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

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漯至悰顯如默也○鄭曰煙音鵠灼也洙曰淮南子兗時十日並出兗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墜其羽翼夢弼曰臨潁縣屬許州洙曰唐紀玄宗親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左傳爾墓之木拱矣趙曰足繭足胝如繭也）

有歎公自注傳蜀官軍自圖普選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自蜀歸皆可言江東）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洙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栀子紅椒艷復殊籬中秀色盡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鏁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蔕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

衰顏動覓黎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
啼猿僻在楚山隅洙曰晉潘岳秋興賦余以太尉掾寓
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於是慨然而賦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諡體故睢遺
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
飢西復東魯門鶺鴒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夢弼曰
鳥鶺鴒止於魯東門外長舍曰今茲海其有災
乎夫廣州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八　十八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
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洙曰漢書項羽三
分關中王秦三降
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
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
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

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希曰沙頭亦地名
書峽關注在洛北藍田之南今以觀赴藍田
故云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在江陵脩可曰漢

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溫克富詩
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過知已談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
小孺繡芳孫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
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盃遲我衰
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
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
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卧在岸蚖蝮出無痕王
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鮑曰
高祖

二十三子道王元慶行王元明衡惠王玄爽楚哀王智
雲先薨太子建成崇王元吉以事誅除籍故此止言十
八子而太宗有天下十七子封王也趙曰中外貴賤殊
余亦忝諸孫詳詩意李義當是道國之裔孫而公則爾
國後爾之外孫也文人又指李義之父嘗為宗正卿爲
曰古制敦謂敦厚宗族也洙曰曹祖字子建魏文帝弟
也河間獻王德漢景帝子也趙曰貫誼過秦論寒者利短褐注云小襦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啣書來幕棲何鄉樹騑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
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
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

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
士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
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驚西謁巴中侯艱
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
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石乃
無數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
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趙曰尚書中候曰赤雀丹
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列子周穆王篤八駿之乘右服驊騮騄駬千里
鵬曰司直大理寺官也洙曰漢司馬長卿病渴魏劉公
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巴中指閬州主人謂巴
中侯也希曰漢天文志有羽林天軍唐兵志則有天武
使兒神武天騎其以此為天軍即趙曰言淮海則必嘗
官於揚州等處也希曰南翁即如項羽傳所謂南公也
趙曰左傳楀其公宮猶卧天一柱則因以美封閬州也
神異經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故人即是

指封閬州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
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
飛書白帝警斗栗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

天驥跋足隨駑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
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
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
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變後語言多亂雜有通當然者當通

作一生

前後有○夢鄉曰青丘亦地名而非內地屬洛陽者趙曰鄭曰駕牛壑中牛也鄭曰駕陵之切又莫褒切生女本又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
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夢鄉曰夷

陵峽州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絹幕露遠帶玉繩稀門
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趙曰絹縑

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趙亦高吾孫騎曹不
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雛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
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攜牧豎樵童亦
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隋可曰世說王子猷為桓沖騎曹參軍桓問曰卿署何曹荅曰不
知何曹時見輩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
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劇向
列仙傳祝雞翁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千餘頭皆有名字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鵝曰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茄發蕭條別浦清寒
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趙曰火旗朱旗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
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春歸待非工部全集執謂此語堪解乎
去年梅柳意還欲攬邊心趙曰睥睨城上女墻也涕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

綺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非癡非狂語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夜聞觱篥師曰樂部曰觱篥者茄管也卷蘆葉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唐編入鼓薄名為茄管通典曰觱篥本名悲慄出於胡中其聲悲栗故有卷桃皮為之者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

實歷嗚然

塞曲三更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綈袷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脩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中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卷縮如蝟洙曰老翁公自稱也趙曰白羽扇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迭送將安歸趙曰淮南子曰中有踆烏注云踆猶三足烏也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癖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雷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汩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絶同死灰意甚悲語甚涯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絶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

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
安得春泥補地裂　夢弼曰詩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崑崙山為天柱崆峒山為天關
晚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
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澌
彼蒼迴斡人得知　兩首兩様作者自然○洙曰本一作江門鵠曰青海戎指吐蕃也

元日示宗武　大歷三年夔州至江陵府作山谷云于鵠居歙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詩
詩以遺丹癡楊素翁俾刺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盛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樞底此
石因請名焉子名之曰大雅堂仍為作記其畧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
俗初不眼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
嚼其意咏閟然入其門即故使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
則思過半矣彼喜字罄者棄其大旨趴其發興於所過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遇物皆有所託如
世間尚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偶然會意處廣以數語終以汨沒世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
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
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老人語○洙曰
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責之而不改陽其意因
戲賭取之於此遂止
假因架切休假也

遠懷舍弟頴觀等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
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踈對酒
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鶴曰陽翟縣屬
許州潁之所在也荊南即江陵前有舍弟觀取妻子到江陵詩

太歲日　鵠曰按史大歷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朔則初三日為太歲日也

江左興消息

高枕生涯脱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後山詩話王摩詰詩
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
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也鶴曰唐紫宸
正殿名洙曰中候曰紫光出河休氣四塞紫光即五色
也趙曰楚人指蜀江為西江以其從西而下也散地閒
散之地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鶴曰按史大歷二年吐蕃入寇十月
路嗣恭及吐蕃戰于靈州敗之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龍虎氣
西戎休縱犬羊羣 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指隴州也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八 三十八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
殺伐虛悲公主親 說舊事○洙曰贊普吐蕃君長也趙曰開元末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來告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城擒其相汉九曲故地

崆峒西極過崑崙駟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
蕃人聞道漸星奔 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扉不望影星奔

勃律天西米玉河堅昆碧盞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
少答胡王萬匹羅 鄭曰唐書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界○洙曰唐書于闐國有玉河國出碧盞

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趙曰堅昆國出碧盞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八 二十九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歷三年調玉燭
玄元皇帝聖雲孫 趙曰開雅曰風和謂之玉燭脩可曰唐以老子為聖注封玄元皇帝師曰孫注言輕遠如浮雲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鶴曰當陽縣屬江陵府

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舟
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湖發日
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俗薄江
山好無情者不變 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 呂氏童蒙訓云杜詩如雕蟲篆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說沉綿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驚難至春寒花較遲雲
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稀疎久疊

怨有態○案陳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

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實雜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即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

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劒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趙曰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洙曰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鏤金箔為人勝以像瑞圖之形趙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

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峽鬱嵯峨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捲牙重步

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

喧鶯未茲辰放鷁初雪離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雛

家有謂卿家所有更贈居此意尤摩因歌野興疎殘生退江漢何處狎

樵漁

語自可念○洙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怪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

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

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臠去東林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渥

水出騏驥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謂

秦晉匹從來主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

孤立珠明得闇藏餘寒坼花卉恨別滿江鄉趙意懇款詩不盡興

○洙曰晉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葉翫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脡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漢書馬生渥洼水中左傳秦晉匹也晉江左以王謝為冑族晉樂廣以女妻衛玠識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

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此詩作於夔陵也）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言思歸之久得別不可為情也五字）浦見反覆殊不用力（舟則快矣而臨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劒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攏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纙地脉冰雪曜天衢鹿角真趨險狼頭如跋胡（公自注鹿角狼頭二灘名）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臭穢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緑綺殘月壞金樞（奇險地玉塔微瀾本出於此）泥芦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絶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幾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劇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造次有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厠儒廷爭酬造化模直乞江湖艷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嬾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公自注此寺有晉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形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終難降韓彭不易呼（異代同歎）五雲高太甲（太甲欠考注謂以太甲比代宗）終且無據六月曠搏扶囘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蘿未必免崎嶇（洙曰神女峯昭君宅注見前左傳鄭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不德則其鹿也鉏而走險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夢符曰本草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之海馬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注陶卿名江陵縣西有陶朱家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洙曰宜都峽州也趙曰廷爭酬造化公掌論房琯不宜廢事符曰梁眾僧緣營於江陵天皇寺相堂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或謂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曰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緣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人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荆楚祠宇莫不毀撤惟天皇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覺又嘗於此寺畫龍不即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見潘宮故事定功曰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狩行死

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九疑洙曰湛盧越王劒名晉天文志昴為旄頭胡星也書亂征羲和歐擾天紀鵬首秦之分野屬雍州趙曰鵬首麗泥塗謂廣德元年長安陷也洙曰伊呂韓彭謂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又蒲然癯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

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卧病巴東久今年强作歸故人猶遠謫兹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鵬曰山谷詩集有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云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閩銅臭江陵換拾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鵬曰峽州有下牢戍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最磊落巧僞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老年常道路邁日復山川白屋花開稟孤城麥秀邊閒閭

公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子美誰能道此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恨無復再經

舊見濟江元自閬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

王門高德業公自注時陽城卻王酹伯玉為江陵節度使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泛泛泛舟愛向前至江陵息此老病也○兩句字字有意○夢弼曰卻國志荊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洙曰史記其子過故墟作麥城作麥秀之歌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夢弼曰時杜位為江陵行軍司馬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公數自稱令弟皆倒意傳後可據耳凡材汚省郎漳漂忍流涕哀颯近中堂

欽定四庫全書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藥亞枝紅歌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老人語別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洙曰潘岳秋興賦班氏以承幷分素髮颯以垂領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宴胡侍御書堂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緱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洙曰漢揚雄作長楊賦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趙曰翰林以稱鄭李及胡侍御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甚得當日之意久捧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嚴有翼藝苑雌黃云遮莫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儞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捧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瞽纓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興來感舊不覺真率自然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鶴曰按史岐王

再讀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沫曰謝靈運逆擬鄱公子鄱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楚大夫屈原宋玉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紀事有情孰不愛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趙曰楚地多楓此言南下之景黑水在鄜杜之間去長安為近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拆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趙曰晉張華傳少子趙以中台星拆勸華遜位華不從後竟被誅今以言李長史之父惜乎無所考沫曰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漢韋賢父子明經位至丞相易訟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裘九二子克家參符曰南史謝鳳子超宗殊有鳳毛沫曰龍泉楚

王劒名趙曰赤壁言李長史所經之地蘇州稱姑蘇本山名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沫曰陵漢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孫季昭示兒編云杜詩中多有反經史字音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公暮春送馬太卿曰此

道未磷緇別崔浣曰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趙曰潘陸謂潘岳陸機沫曰孫吳謂孫武吳起書卿士惟月趙曰金掌謂承露仙人掌此譬其近於顯要也王春度玉墀言其以春時詣天子之丹墀也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鵠曰湖亭在峽州

海内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馬得鑄甲作農器

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暨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
男殺女絲行復歌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
食人更肯留妻子

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鵬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屬山南杜鴻漸平吳璘楊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學林新編云子美杜鵬詩前四句或者謂是題下注此論殊非子美又有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鵬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説二女齧臂時
迴頭却向秦雲哭

希曰唐志鳳翔府盩厔縣有駱谷關西南界入洋州路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
婦女多在官軍中

師曰時天子命陸璀以三千神策軍壓蜀中之亂羌渾謂吐谷渾本西羌之種也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閒字同字也

和江陵宋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不可解必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
今始知誠齋謂此識詩公會不見招雖至猥洽得美外意○洙曰渥洼汗血馬見漢書禮樂志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詩朋酒注兩樽曰朋

字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

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
葛巾欹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
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棄緣

沫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晉山簡遊習池鄭子真耕於谷口並註見前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大曆三年夏江陵府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洒行殿
麒麟閣畫鴻鵬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
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寞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
雄鎮荆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
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

漂零已是滄浪客趙曰向卿其名無所考鶴曰尚書謂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衛伯玉也時為荆南節度江陵尹趙曰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衛伯玉也時為荆南節度江陵尹趙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韻得深字

字鵬曰唐志長寧縣屬嘉鎮北大都護府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洙曰揚雄有宅一區家素貧嗜酒密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御史府名烏臺注見前布曰唐改柏書省為麟閣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夢弼曰李尚書名之芳字文名或尚書之孫也石首縣屬江陵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甫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

程表郎官瑞皂看令宰仙或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數語欵紗帽高文擲綵牋之芳

惜醉中眠或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為別幾凄然之芳○洙曰晉郗鑒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而慧意謂應之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書羽畋夏侯注程雅名漢蕭望之為郎有雅數十常隨車翔集王喬鳧舄密子賤治單父潘岳為河陽令並見前注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矹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山陰野雪反語○鄭曰暍音謁暑病也趙曰唐制百官暍冰沫日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應休璉與公琰書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懷戴安道便乘舟詣之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紅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粢黍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風號閶虎豹水宿伴鳧鷖驚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汎鷁屢轉屢聞雞嶷嶷瑚璉器陰

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杖策門關遂肩輿
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殭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
有梯歎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衆困應指登橋柱必
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鵠曰澤國宇出周禮勤雨
勤雨也而此乃勤數之義洙曰家語孔子黎羙不將李
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吳周瑜求資糧於魯肅肅家
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成都城北有
異邊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
過此橋

江陵望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四百

雄都元壯麗望幸欽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
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且悲且喜倉卒有氣未枉周王駕終期漢
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
鱗鵠曰按史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為南都又按廣德元
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畧可當方面
任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
公有此作王內翰注云時大駕在蜀然明皇幸蜀時未
以江陵為都也洙曰周得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漢
武帝南巡至于盛唐注盛唐南郡也景帝時七國反以
珠龜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蕭何漢之宗
臣鵠曰宗臣指郭子儀時代宗幸陝郭子儀旋復京師
帝以子儀為
京城留守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夢溪曰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
長封虢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遣悶

地濶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暑
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鑒
緣帷徹蛛絲罥鬢長閒泠不厭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倚
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劒匣頡脫撫錐囊妖孽
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跼文場餘力浮
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眇難忘趙曰泊船近城日高
城所障故云城日避烏檣此公之巧句也螢鑒者以螢
光可以照物也鄭曰賢音畎掛也洙曰貴誼傳秦人家
貧子壯則出贅論語楚狂接輿晉張華見劒氣衝牛斗
史記甲原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類脫而出
非特其末而已謝莊月賦端憂多暇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

賦七字句同作鵠曰節度使衛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

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
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修可曰晉羊球登
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漾漾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愛羨竟
日洙曰漢宗資為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
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寨之百城聞風震
悚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
三伏炎蒸定有無出語如此江風山月何足陳哉推轂幾年惟鎮靜曳
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烏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洙曰
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公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
連雪賦梁王遊於兎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餘光憶更漏況乃露華凝洙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鵾鵾玉繩低建章趙曰金波月玉繩星也洙曰漢志五星如連珠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種謂星注
引白榆緲但賦雜他語如何見是星月子美詩每有此○洙曰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
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
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秖應學水仙趙曰鮑照

詩風餐委松柏雲臥恣天行南庭老公自謂也南庭者猶北地謂之北庭耳鄭曰結字音保出漢書張釋之跪為王生結襪注結讀曰係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奬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忝職陪揚
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
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鎖巴
嘆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迴蛟螭深作
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烏曲怨憤

庭鶴舞摧頹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採腸有禍胎意甚苦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籍家家米公自注籍入聲愁徵處處盃休為貧士歎任受衆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晁合沓起萬棘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霸業尋常體謂出孫子外此宗臣所甚諱也羣公紛戮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鐘鼎真宜法斗魁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函門轂少賢非夢傅野隱類鑿顏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矯然推垂旒資穆穆祝網但恢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

而止○師曰唐六典注補闕拾遺武后時置職掌諷諫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義以名公正言為拾遺時也洙曰漢朱雲折檻詳見後折檻行注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趙曰廣雅玄鳥燕也洙曰漢魏豹傳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語鐵遷改火漢樂巴嘗嗽酒以救蜀火趙曰月令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公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見雷之三數矣楚祠楚人祠祭也希曰公自入蜀至下峽之年恰是九春其中在夔三年耳洙曰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杜鵑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以爾貢包茅不入及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以膠舟故溺死趙曰琴奏鳥夜啼之曲而庭鶴為之舞書猛虎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曝腮而返漢書結諫臣之古又禍生有胎晉阮籍為步兵校尉痛哭途窮漢末王粲字仲宣以避難流離作七哀詩漢高帝與匈奴結和親之約魯張華傳中台星坼未幾華被害鄭曰宵伊烏切洙曰漢紀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史記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君參卿曰淮南子君命將臣辭而行乃仆鬢設明衣鑿幽門而出洙曰馮唐傳古者命將號而推轂日閫以外將軍制之史記成湯見野張網乃令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老子天網恢恢春秋演孔圖曰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趙曰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注赤雀主衝書陽精也瑞應圖曰黃龍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濫池沼此皆言祥瑞也夢弼曰淮南子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顏闔磐垤而遁揚雄解嘲云士或磐垤以遁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趙曰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蓋以自喻也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鴈風雨暗荆蠻鴈
矯衡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夢鄉
志越鴈劒南道也沫曰國策蘇秦
字季子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
日唐

折檻行鴻曰此詩似為崔圩作也大歷初杜鴻漸
入蜀表圩為節度使是年四月圩入朝五
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
公蓋深惜當時朝廷無一人敢言者夢鄉曰漢成
帝時朱雲上書乞斬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
直臣故後世殿檻
皆曲以雲故此殿也

嗚呼房魏不復見先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
秦王開文學館有十八學士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
也言命褒典樂教胄子定功曰魏龍德常乘白馬與關
羽戰射羽中額羽軍謂之白馬將軍脩可曰左太沖魏
都賦階陽嶙峋注高也容齋三筆云杜詩折檻行千載
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
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
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
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
其七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廣公開出魏杜婁宋亦
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
開元間為
不可睨

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
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沫曰房魏房玄齡
魏徵也初太宗為

鳴呼房魏不復見先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
道槍禦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禊豫
首唱郤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雎公自注秦拜范
雎為客卿卒聽其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其相秦也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趙以馬之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平皆范雎之謀故以比諸將
仍會函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乘輿申聲如諒闇唐
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
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鑒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
人多此類賞從頻峴晁殊恩再直廬公自注公舊執金吾新
授羽林前後二將軍
披述作公自注石首處
見公新文一卷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

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公自注公頃奉使和吐蕃已見上應訝舩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歷落語然不寒窘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音問也洙曰漢姜肱兄弟三人友愛嘗同被而寢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趙曰胡星指言祿山也洙曰鄴都銅雀臺皆駕鴛瓦西京雜記有翡翠簾趙曰魏文帝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洙曰班孟堅西都賦賦周以勾陳之位又徵道綺錯揚雄長楊賦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注槍纍作木槍相纍為柵也纍力軌切儲胥言儲蓄以待所須也又儲胥館名鄭曰貔烏點切貙翼狀如切獸名趙曰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京觀夢弼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此以比郭令公洙曰大行山在河北淺儀渠汴河也夢弼曰溢扶甫切光黃之間水名言尚書公督諸郡節度兵會於溢口也洙曰晉天文志大角星名天王座也左傳晉侯實從亡者夢弼曰以漢衛青審去病比其武功以魏應德璉徐公幹比其文學也趙曰翔鳳喻其兄弟也洙曰衆狙出莊子史記穆苴有司馬兵法誠齋詩話云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三王洙曰湖橘潭州有橘洲也投閣曳裾注見前熠燿螢火也蟏蛸謂月也詩雅十數宋有孟諸注今在梁國此乃公追言梁宋之舊遊也趙曰邊海指幽燕漢志注填淤壅泥也

哭李尚書之芳

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投歸京師廣德初使吐蕃被留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卒

漳濱與萬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劒猶迴憶戴舩極是呂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煙雨封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傷痛容易沉荅修文將管輅奏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潦偏

重題

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窮身清漳濱田橫門人挽歌二章薤露蒿里希曰漢書注薤蒿里死人里也洙曰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乃解其劒繫之冢樹而去

世言顧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趙曰管輅見魏志方技傳夢弼曰奉使失張騫謂李之芳廣德間嘗使吐蕃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之喉舌也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重題

滂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悵然何所不盡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

劇公自注公歷禮部尚書覺于太子賓客○洙曰蕪城賦歌曰邊風起分城土寒井逕滅分丘隴殘趙曰魏文帝為太子時應場劉楨並見友善洙曰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雕其半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即

獨坐

悲秋田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敏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滇服衰謝朱緌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洙曰一本作滄滇恨衰謝趙曰公為尚書郎賜緋矣故云朱緌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自是可感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猶有餘韵○趙曰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言李常侍之概自廣南來也梅嶺今南安軍桂林今靜江府鷓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錄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可痛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阮對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洙曰青瑣謂省中門也銅梁蜀中縣名定功曰前漢書有王子侯表李長侍乃宗室之子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洙曰漢高帝入關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晉謝安桓溫請為司馬將發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楊子龍蟠于泥

汎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墜清月酩酊任扶還

火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洙曰漢書翟公書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賈誼文帝時上政事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謹案第四頁前六行蠻歌犯星起刊本起訛夜據仇兆鰲本改

第五頁後四行藥崧直南宮刊本藥崧出據後漢書改

第十一頁後五六行粔籹餈餌有餳餹些刊本粔訛詭粗餳餹說銀鍠據楚辭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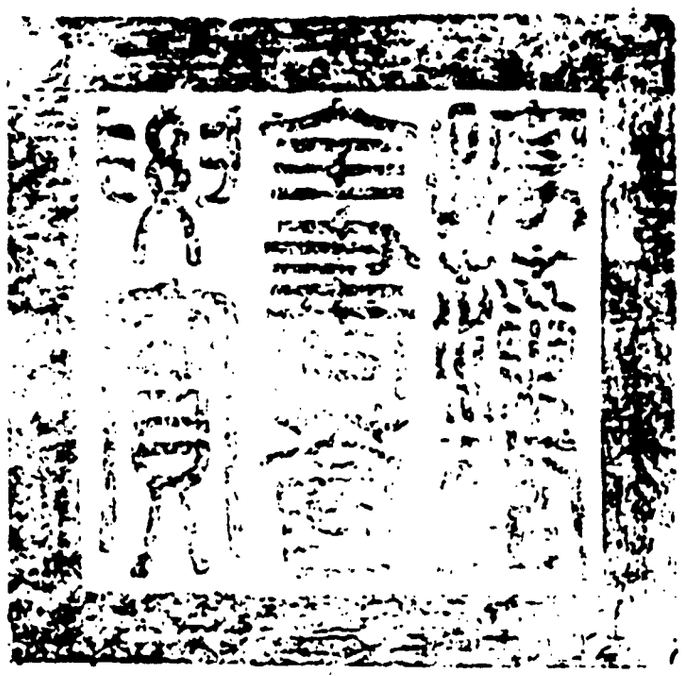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三行馬度泰山雪正深刊本雪訛雲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舒王元明刊本明訛名據唐書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琴瑟几杖柴門幽刊本幽訛憂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檣烏宿處飛刊本飛訛非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青海黃河卷塞雲刊本海訛溪據仇兆鰲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九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九

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也時鄭審為江陵少尹○大歷三年秋公安縣作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鵐曰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公

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此送字氣味別如送葬之送甚可傷也百年同棄

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蛩隨汎梗別燕赴秋菰樓託難高臥飢寒迫向隅寂寥相呴沫浩蕩報恩珠冥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沫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潘岳關中記漢武帝避昆明池見魚銜鉤取其鈎放之其後魚銜珠以報北山移文籟吹草堂泄巾北岳淮南子齊桓公飲千酲公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以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為詐刖其左足文王即位乃武王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為詐刖其右足文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漢書鄭莊置驛馬請謝賓客

時人號備為左

公因名曰公安

移居公安山館舊曰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沔口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鵠曰顏乃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趙曰廢信

夜聽搗衣詩調聲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鵠曰即顧八分文學

神僊中人不易得一杜句 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鵠曰神仙中人正以顏為尉而言也漢梅福尉南昌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洙曰杜陵漢宣帝陵在長安即公之鄉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夢溪曰蜀嶲州嶲山地接雲南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州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公與顧也

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公自注顧氏吳人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 故有狂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

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涕曰舒有玉杯繁露劉公幹詩風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洑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沈休文詩客位紫苔生參卿曰龜志慕邑奇王粲聞其至門倒屣迎之一座盡驚邑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語有氣格過公安時景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鄭曰吳孫權封呂蒙為孱陵侯即公安在漢為屬陵縣魯肅陸遜皆曰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趙曰灑落君臣契謂先主與孔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第十冊　杜工部詩集　四

哀鵬行

病鵰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鴈歸鵰錯迴首繫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可狀殭神迷復阜鵬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李賀之父鵬曰公以是年冬發公安至岳陽

正解紫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可念。沫曰紫桑里在江州銅柱在交趾漢馬援所立錦城成都別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民眾青輝慘云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亦憑欹四弟子誰依白茅室廬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圖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娜娜落日初霞黃熊啼向我舉哀語。四句極俯仰形容之妙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

夢想仍猶在秘訣隱文須內教教平聲晚歲何功使願果
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此憶昔與昔遊皆託方外○趙曰公
昔遊詩云昔謁華蓋君綠袍覓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
亦寂寞慈升民拳項巾几猶未卻詳考二詩之意蓋公
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已化鶴曰董鍊師即昔
遊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家今在
衡嶽范元實詩眼云昔常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
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
頭五步坐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
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以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
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
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即定留人即
山谷尤愛其
深遠閒雅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九　六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
在開元中韓蔡同顯冕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
早流傳揄揚非造次公自注明皇師韓擇木蔡
於彰殿上八分竇賜張說三人並
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
王鉤深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
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毛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
首不相棄騑驔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　卷十九　七

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
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
蹟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蒂蚊蠶好為祟況
兼水賊繁特戒風颿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
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
痍深告訴皇華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
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
出郊載酸鼻辛不知顧何名○洙曰後漢蔡邕為中郎
將熹平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西京記貞觀
中得邕石經數板皆八分書韓擇木蔡有鄭善八
分閭元時人東觀餘論云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
在開元中韓蔡同顯冕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蹟
乃知子美未盡稱之耳碑首劉整亦自奇古不獨八分
可賞云脩可曰韻書顯冕壯士作力貌師曰書苑明皇
工八分章草冕尤奇特張說為顯正殿學士獻詩明皇
於彰殿上八分書贈曰德聖和鼎功遒濟川詞林秀發
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洙曰顧於韓蔡內辨
眼工小字謂八分外尤能小字也師曰辨眼謂於字中
號明眼者玉珂車馬之飾也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
器洙曰才盡字如江淹人謂才盡汚字如漢書李尋云
久汚玉堂之誉此乃公自叙也鶴曰崩騰戎馬險往往
殺長吏按史吐蕃寇邠寧州又鳳翔尚州兵馬使劉洽殺殷

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
東諸侯者自長安言之洪吉在東也又言皇華使蓋洪
在鹿乃西道採訪使所治洙曰樂府陸士衡猛虎行渴
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麓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
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
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洙曰晉惠遠師居
廬山僧惠休姓湯能詩廬山有香爐峯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
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
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
莫徭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閼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
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剖慈忍愛還租庸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
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本說射鴈陽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肯闕不知道里寒有
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檝去覺君衣裳單素閨

因及私鑄未了終以盡角者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
以此失以此山谷尊主此等流奚至不可讀亦不得不
以為戒也○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
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洙曰唐制
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
人之力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為之庸又唐
制蠶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閒盜鑄益甚雜以鉛錫
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參殽曰刻泥謂刻泥作
模也

發劉郎浦記曰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先主納吳
女處也呂温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濱珍
珠步障照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萬古心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
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
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沈曰黃帽乃薛冠
青鞋乃芒鞋也

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
亦解脫乘朝未餐飄颻蕩兵甲除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
靜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白帽采葛青雲端 夢弼曰李子
謂董邁有母也趙曰小長安鄧州也見光武紀注趙公
出鄧州守也門廬望用戰國秦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夢得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鵠曰漢陽
峴首乃過鄧之所經行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
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
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嶽漱元和
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
歲暮有餘悲 夢弼曰麟疑作彪趙曰南史賀琛見徐陵
曰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亦獲寧天得其藤注云服
元和謂咽津液師曰按唐史拾遺盻昭荀玩
與諸友善常以詩偶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

泊岳陽城下 鶴曰岳州也居天
岳山陽故曰岳陽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
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實歷語別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史記惠
夫增氣洙曰鵬鵬之圖南見莊子

纜舩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鴻鵠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
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趙曰
漢書鄭莊置驛請謝賓客此簡鄭判官故云然洙曰漢書文
君當壚注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形如鍛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氣壓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趙曰戰國秦吳起對魏武侯曰
右洞庭之水磨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
四十字耳氣象闊放涵蓄深遠始與洞庭爭雄所謂富
哉言乎太白退之筆率為
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
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

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
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
貴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牽子黑貂敝
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
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
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
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琉珀鐘行酒雙逶
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合珠碧贈於斯
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自道其平生上賁見肝膽下賁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
慎賓主儀戎馬闔天宇嗚呼生別離涕曰鄭公靦徼也趙曰晉元帝幼時
嵇康異之謂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龝兒注見前涕曰
負觀太宗年號時鄭公輔政多所獻替行色謂靦佑之
交廣也莊子車馬有行色鶴曰蒼梧山在道州今云蒼
梧陰則在潭岳也涕曰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國策蘇秦說秦王不
行黑貂之裘敝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趙
曰長卿季子皆以比靦佑師曰輕土宜謂去鄉土也涕
曰書惟辟玉食夢符曰博雅碧玉也子虛賦錫碧金銀
涕曰晉書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助愷以珊瑚樹賜之
高三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湯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傍衰
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
鵠更舞風逆鴈無行匣裏雌雄劒吹毛任選將趙曰參卿公自
言也以客為師度參謀事帝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
用坐幄字涕曰古詩蕩子行不歸鄠郡縣杜陵俱在長安
鵠曰西戎鄠杜傍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涕曰
鄠陽傳領蓋如故夢弼曰吳越春秋干將莫邪之劒能
吹毛
遊塵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大歷四年春岳陽作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遠近滾淡著色有情禮加徐孺子詩接
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
南征涕曰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
唯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南史謝玄暉長五
言詩書為宣城郡太守史記楚屈原放逐行吟澤
畔顏色憔悴漁父見而問之離騷涉沅湘以南征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鄭曰砅理罰切水深
至心曰砅今作厲。

此古深則厲厲
字也非今作厲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
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顏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髻鬻市充盃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窮窶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虱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户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敖嗷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堪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郤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韋紫遊韁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舡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竇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天聊作鶴

鳴皐鶯比王鶴自喻○西清詩話唐書列女傳王珪徵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遊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質之少陵詩乃珪之母杜氏非盧氏也能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少陵詩上下詳諦如此史乃失之世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說如此容齋隨筆云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之史大不合蔡傳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贊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三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

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收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宴近臣於丹宵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相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夢弼曰王珪母李氏珪之婦杜氏詩中所稱則皆指李氏也馮翊郡同州也水花言水浪也洙曰衰江南賦青袍如草希曰漢宣帝於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評見六典註趙曰節制收英髦言南海節度使幕中賓賢材也洙曰唐制鄜州有漢陽縣傳張懸切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矣鄭曰瀧音雙舡音刀趙曰嶺南人呼急湍為瀧夢弼曰集韻瀧水名在嶺南韓昌黎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鄭曰番禺廣州也本二山名番蒲何切禺音愚趙曰番禺親

貴價必宋室之子為節度也鵠曰按史時李勉為廣州刺史宿南師度使趙曰舊唐書盧奐為南海太守自言開元以來廣府節度使清白者有四裴由先李朝隱宋璟及奐也實貝休脂膏謂廉潔而不污於貨利也漢孔會清潔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番商遠國運奇貨非舶不可船揔名曰艦猫令言幾隻也洙曰晉萬洪閒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之洞主降戶江切禮記堂上接武番禺雜錄舶大船也

過南嶽入洞庭湖鵠曰時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終勝寒儉翠牙穿蔓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比他人言衰又甚矣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歌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田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叔隨廝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鶴磯上楚詞衆鄂渚而返顧鄭曰說文舳舟尾艫舟前也趙曰將舊作槳詳詩意乃拔將之將蓋蒲有節而將有牙也夢弼曰王荊公本作將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道死沅湘之間曹公曹操也以舟師敗吳於赤壁趙曰殘謂吐蕃也洙曰漢劇通傳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注厮役薪者養養人者也趙曰晉猛厲居貢嘗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之下洙曰蕭何傳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高祖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衛邵平者故秦東陵侯謂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謝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何

從其計上大悅

宿青草湖鵠曰青草湖相連在岳州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氷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趙曰所以隱棹曰槳楚人於湖中種田故宿槳依之也郵籤謂漏舂舟中所用以知時也

宿白沙驛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溟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衰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淹柳冥冥九疑冀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嵩嶽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篤工容逞巧氣若

酣盃酒謌謳互激遠田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頴
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玄蛇
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
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洙曰左傳鋤其口於四方鄭
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捐盛時鵾曰公以天寶十
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蜀至大歷三年春出峽
恰一紀非謂在蜀一紀而始出也洙曰山海經蒼梧之
川其中有九嶷山舜所葬之處也陶唐帝堯氏也其民
淳朴無知至治之世也脩可曰屈原沒汨羅賈誼謫長
沙皆以被讒毀而廢黜也鄭曰嵩音茜莘蒼沒切嵩莘
山峻貌趙曰觀窩工之逞巧回斡如此善知者應觸類
以推之於他事莫不各有頴脫之手而求古來經濟之
才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
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柳子厚作熊說云鹿畏軀軀畏
虎虎畏羆羆觀公詩意以
熊在樹而守虎明矣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蘚舞翠帷塵晚
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趙曰
博物志舜死湘妃以淚揮竹染竹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
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洙曰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
「舩索也
連竹為之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
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
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
畧同刻剥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
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
花時賞縐袍洙曰莊子漁父篇曲腰磬折朱崖南海地
名漢賈捐之罷擊朱崖鄭曰即潭州之丹
崖也趙曰左傳錐刀之末洙曰漁奪謂侵奪
如漁獵然不以法也鄭曰黃侍夜切貸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言外欵曲向來雲濤盤公自注雲濤盤灘名
極為險阻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艫本無蒂得失瞬息
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
拳拳期勿替鄭曰呀虛加切趙曰呀坑者坑如口之呀
開也夢弼曰呀坑一作吭呀吭乃灘口也東
坡曰請子美減米散同舟之句則可以振貧惴於百世
之下也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真村陋

也世人雷同不復識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檝不敢繫田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極明滅之態安得不悲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永繫此系繫亦何當殆膚引耳○趙曰易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早行

歌哭俱在曉興到險語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趙曰易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夢弼曰蕭太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夢弼曰津口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自是景意可喜田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覽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

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趙曰梁元帝烏栖曲沙棠作船桂作楫夢弼曰陸士衡詩覽餘殘酒膝有橫琴

次空靈岸鄭曰當作空於鄭元水經湘水縣有空於峽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檝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遐徼嚮者留遺恨眥為達人誚迴帆覩賞延佳處領其要鄭曰栝古活切木名趙曰謝靈運云徙旅苦奔峻師曰奔謂奔流峭謂峭峯

宿花石戍鮑曰按唐志潭州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十字畫不能極舉目凄然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鄭曰罷音疲涘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夢弼曰左傳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 閱世知道者之言可以有省 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篤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醒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衆馬資歷聘賤子欲過從疑悞此二柄

洙曰漢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脩可曰左傳罷於奔命洙曰一作睡還醒洙曰史記夷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蕨食之蘇秦張儀歷聘六國諸侯皆以衆馬資之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陁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

當雖花根也

與玉疋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俞樾謂子言危沙記險無他標識故摘花以當之似有理

鬻艱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鮮兵吾得終踈放

陳曰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言春水漲而船經者高也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花叢笑不來

鳥則宿矣吾行猶去笑亦吾笑作者自然別

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清麗語是物關兵氣老語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夢弼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注服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

唐志潭州有喬口鎮兵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洙曰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
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涉曰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云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猶稻長也
北風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
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使晚唐詩人作北風詩形容寒促定不獨有衰意
滌除貪破浪愁絶付推枯執熱沉
欽定四庫全書 晨十家性社工部詩集 卷十九 二十四
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
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
雲山湧坐隅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
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
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
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
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
豈暇相扶持疲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
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鄜城氣田首
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若辭朱曰莊子榮啟期曰人之所責者男也而
于幸得之一樂也胡諏指安史此追言天寶之亂兩京
陷沒玄宗肅宗播遷于外夢弼曰本朝再樹立謂代宗
時也貞觀太宗年號先王罪已謂肅宗即位嘗下詔痛自刻責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
欽定四庫全書 晨十家性社工部詩集 卷十九 二十五
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瞰瞰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
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
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韋纏加老
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汙桃源
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
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
各馳騖羸瘠且如何覬奪針灸屢擁滯憧僕憐稽留篤師
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容勉強親杖屨

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趙曰湘水自桂州灕江而下通也泥乃既切夢弼曰晉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後止於羅浮山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誅走至交趾後以劉璋招入蜀事先主鄭曰衡山上有祝融峯洙曰言老人星以在南極羅浮山則在嶺南也

望嶽大歷四年春晚自漳之衡復回漳州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歎吸領地靈須洞岑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臨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嶸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霏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鳥之星也洙曰書望秩于山川注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禮視三公夢弼曰淮南子涌漾鴻洞莫知其門洙曰有虞今則亡詡巡狩之禮亡矣趙曰渴日望日影出於高峯也義如渴雨之渴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夢弼曰岳之諸峯皆朝於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鄭曰嶸音業山高貌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也幼讀書好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盡傳其秘術壽終日以杖代尸而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為寒食實籍君平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麄飯任吾年洙曰騎竹謂騎竹馬也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諡曰定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今其廟有井存焉洙曰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頓革趙曰鐘鼎謂鳴鐘而食列鼎而烹也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蹴踘秋千皆清明景物分著二句而將雛遠更自慘然非謂軍興也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語有渾渾意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洙曰劉向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秋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師曰十年蹴踘言軍興也將雛遠謂孥子遠遊也趙曰後四句公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趙曰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歷四年三月遣御史税商錢詩或為是而作也

發潭州鶴曰公自潭之衡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絶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洙曰賈傳注見前唐書褚遂良工隸楷太宗令侍書高宗時為右僕射因諫帝不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左遷潭州都督

雙楓浦夢弼曰按圖經在潭之瀏陽縣

轗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欽無主尋可得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酬郭十五判官受○鶴曰公至衡州郭判官自潭寄以詩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

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闌眼餅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裹沉綿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意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趙曰衡州志併臨蒸水其氣如蒸水流至湘故曰蒸湘鴈曰湘雅凍雨夏月暴雨也凍音東鄒曰裹音邑恭湖曰沈休文蕭愐碑因遇沉痾綿曲氣序布曰湖南土風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故知茗續煎之句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峴山在襄陽公懷故鄉魯

唐志潁州舊亦為信州詳詩中海甸及潁川之句當是潁州也

奉送王信州　釜北歸　趙曰唐志信州避皇外祖獨孤信改為夔州孤伯夢殊曰白園謂扇也鄭曰鵠古活切鵠何萯切鳥名遠山巔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貶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意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趙曰衡州志併臨蒸水其氣如蒸水流至湘故曰蒸湘鴈曰湘雅凍雨夏月暴雨也凍音東鄒曰裹音邑恭湖曰沈休文蕭愐碑因遇沉痾綿曲氣序布曰湖南土風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故知茗續煎之句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峴山在襄陽公懷故鄉魯連欽將之魯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賤而輕世肆志焉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杖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夢殊曰白圍謂扇也鄭曰鵠古活切鵠何萯切鳥名奉送王信州　釜北歸　趙曰唐志信州舊亦為信州詳詩中海甸及潁川之句當是潁州也外祖獨孤信改為夔州孤伯夢殊曰白圍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疇塵生彤管筆寒膩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烏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絶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趙曰世紀堯時老人擊壤而歌唯海甸則時淮

海無虞也洙曰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晉書劉真長遺傳教覓衆孝廉船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徐孺子去則縣之趙曰言王叅之待我如陳蕃之見孺子我將何以畸之乎潁川陳氏郡名謂陳蕃也以比王信州洙曰詩彤管有煒戰國策蘇秦黑貂裘敝師曰塵生彤管筆公自嘆嘗為左拾遺也洙曰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又劉孝標廣絶交論煙霏雨散漢書高祖以尉佗平南越使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說佗郊迎北面稱臣尉紆物切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夢泪曰太史公指王信州也洙曰兗稱陶唐氏乃公自比也趙曰故人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淮南子虛敖見若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哭韋大夫之晉

南死於鎮所

鵷曰按集中大歷二年秋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詩當是韋鎮湖

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過駭蒼卒北思悄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劒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蕭急暮蟬與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韋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洙曰邮聚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也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瑕瑕氏之地希曰士人一作大人一作大人洙曰漢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廣絶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左太沖詩馮公豈不偉首不見招鄭曰馮馮唐也洙曰漢書贊註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以為壽不能長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立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師曰蜀郡悒言蜀人思韋之德也洙曰吳季札解寶劒繫徐君塚樹詳見前注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師曰綺樓閣樹頂言莫樓之高也閣一作高鄭曰帶音繹小幕也夢猥曰莊子盧室生白楨賦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堂孝廉船注見前夢猥曰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鵷曰江閣近潭州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秖瘦長夏想為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覺洙曰彫胡注見前夢猥曰荆湘間有錦帶其莖紅白如錦彪輔曰錦帶吐綬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臛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洙曰漢紀與郡守為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同舍郎見直不疑傳趙曰公嘗為郎故用同舍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
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洙曰飛鵬跕鳶見前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踈深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
髮縈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鴈看取北來魚洙曰陳早

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希曰衡陽有回鴈峯相傳鴈自此而止洙曰古詩呼韋曹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相憶無南雁故公以北來魚戲之蓋謂雁不過衡陽而滿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趙曰白首為郎用馮唐顏駟意鶴曰湘潭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

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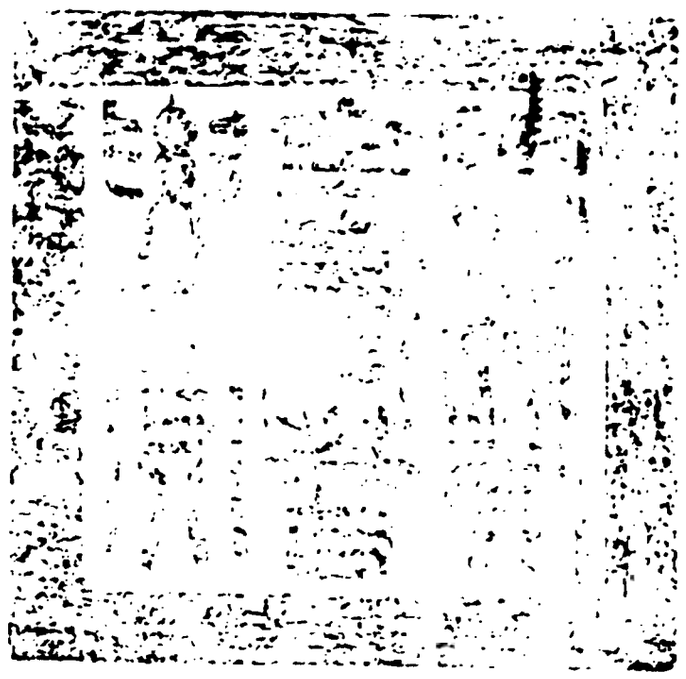
天地空搥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
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九

謹案第四頁前八行吳孫權封呂蒙為孱陵侯刊本呂訛昌據十三州志改

第六頁前六行張平子四愁詩刊本平子訛子平據文選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少逢舊親友刊本舊親訛親舊據仇兆鰲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十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十

千秋節有感二首 洙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子露棗○大歷四年秋至冬潭州作

紀編生日龍池墅刼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夢弼曰左傳鳳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言禮官書誌節於鳳歷也趙曰明皇居藩邸東有舊井湧為小池常有雲氣黃龍見

閻元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為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然望西南去鄭曰墅七鑿切坑也饒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問西域胡僧曰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逸日金吾將軍常葉衛者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韈紅塵豔金羈白雪毛舞階衝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夢弼曰明皇雜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陳聲樂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韈生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蕖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張平子西京賦跳丸劒之擇霍走上索而相逢索普各切繩也謂走索以為戲

也鴻曰湘水之源自桂州灘江而下經零陵以至下潭也

蕪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 并序

蘇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絶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而已茶酒内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鬚喜却愛白閒生黑絲昨夜舟接天湘娥簫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亦奇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魏文帝為太子時有七子從之遊皆能詩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沫曰沫曰揚雄司馬相如也師曰清鏡中指江上也沫曰漢志元豐中芝生甘泉齋房夢爾曰本一作昨夜舟大滅湘娥謂虞帝二妃也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涣詩序云涣静者也吟詩殷殷留金石聲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殷殷留金石聲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作突過黃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涣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娓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船具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涣詩一卷云涣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捕弩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璩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珠然則非所謂静隱者也涣在廣州作變律詩十

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拇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觜何不知幾躭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涣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此為河東之醜慨然起興以下全不相涉近者袂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鄧城容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為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又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老領山壤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

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廻首按豫章圖經唐王季友鄱城人家貲饒博極羣書李勉引為賓客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又按史李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以廣德二年為洪州刺史梁肅山南道節可曰說文培塿小土山也培都荀切塿路苟切夢弼曰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出有四鄰前曰疏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洙曰風后力牧黃帝之臣也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旨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但借

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遥鄰好艱難薄泯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聲卑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鵾為鶂鵾為鶂可也鹿馬不可未解依依袂還料汎汎瓢流年疲蠟蜂疲字沉著體物幸鸛鵲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洙曰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鵲曰公之祖母盧氏參謀其族也故云參鶂曰公之母鄭氏參謀之母豈以鄭氏即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騶騎軍事趙曰左傳李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也鄭好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又按史李心焦不可多飲以為鄭好之奉也客心空伴使公自言伴盧為使星也洙曰潘岳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夢鶂曰謝宣遠答靈運詩牽漸髮已素為馬漢貫誼在長沙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鴞不祥鳥也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莊子鵷鶵發於深林不過一枝師曰滄洲神仙所居之地也趙曰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秖奴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鬬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永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顑衣冠往往東蹇驢梁公富貴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籍馬多氣在驅除出金昂劉侯奉使先推擇泊泊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强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嘆駏蛩散臨重陽

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忝葦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鄧劉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趙曰分源忝韋派言劉與杜同出也左傳晉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忝韋之後杜預注云劉累代彭姓忝韋復國至尚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忝韋氏又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劉孝標書撫按自在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突几騫騰訪知已淮海莫鞍別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蹉跎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

鷗曰裴虬為道州刺史蘇侍御時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燕沒瀟岸千株菊使我畫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騄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趙曰公二月到潭寓居焉故曰春宅洙曰莊子子貢南遊過漢陰見丈人為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則一日浸百畦為

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殲綸
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荅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
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儛劒霜雪吹青春
藥物楚老漁商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
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紅
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
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

早據要路思捐軀沫曰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荅曰在儀曰足矣籍曰世說毛
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蕭薄帝目梁冀有送裘二斛永嘉時人謂之蕭薄帝目梁冀
稱王之八駿也沫曰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目梁冀為跋扈將軍授鉞築壇言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也
魯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宜及早吳之
戚琳臣猛將之器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
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又武帝宴問劉毅曰朕
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貴
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帝大笑曰極盡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禮記叟僕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立掌摺相更之者
為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鄭曰振之人切倘與舞同趙
曰蘇秦字季子徐孺傅角立傑出陽翟七世孫曰雲孫
此以言蘇侍御為李子之雲孫定王城在潭州漁商市

云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班固幽通賦北史頻識其伺伏用塞翁失馬事事見淮南子史記孔子景景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洞庭長沙荆南衡陽皆相連之地也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朱曰潘岳閭居賦寺觀舉慈顏和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轍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世說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

不能作致書郵蘇曰古樂府云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夢卿曰建封劉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子美父閑為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後為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見本傳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安一劒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踈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不謂其序祖至此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常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鶴曰公之祖母盧氏也韋尚書名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
佐哭辭畢門闕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
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
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秉妖
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數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
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
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
後代希對敭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
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
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涕曰朱幡丹旐也舊制二千石朱幡鵾曰素幡既渡
江而朱播乃登陸則又非丹旐矣此當是單校送之者校者營壘之稱故謂單之一部為一校每單一校則別為幡耳涕曰既助葬必執紼詩顧倒裳衣趙曰晉王濬為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學墜城獬豸侍御史冤也世說陳仲舉言為世範行為士則塵沙落葉閒言吐善陷京師也他日掃除非言察吐善不得上聞也銅壺更漏也玉帳將軍之帳也涕曰黃閣老三公也漢書匈奴圖高帝於白登七日趙曰言天子雖動詢大臣而莫肯以白登之圍為慮也晉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亮齊隱首陽山採薇而食趙曰攛杯揮杯也參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絃歌南風之篇尚
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
常依震震字無所屬雲川震澤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
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悵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
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鴟禽
興盡纔無悶愁來遠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疑
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鞶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
終奚過微才謝所欽吾安黍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
重縛鵾衣寸寸針哀傷同庚信公自注庾信作哀江南賦述作異陳
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叩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
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
封歸恨源花贵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瘵天追
潘岳持危冕鄧林蹉跎翻學步情慾感激在知音却假
蘇張舌高誇周宋鐘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崟城府開
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頹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

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
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
聲動至今蒿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
涕作霖洙曰史記黃帝名曰軒轅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音夢弼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書注震澤吳太湖名漢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閒襟似鵝禽謂鵾鵜也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有疾服藥行以宣導之漢外戚傳許后當娠寵光夫人顯使女豎淳于衍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洛洛也藥得無有毒乎趙曰漏舟西征賦失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瘞於屬切埋也今詩句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鶴曰按元稹志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歷二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奚二子尚無恙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長宗文公在衡最熟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聶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洙曰列子夸父逐日於暘谷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貴內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寓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鐔為士庶為人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書注震澤吳太湖名漢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閒襟似鵝禽謂鵾鵜也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有疾服藥行以宣導之漢外戚傳許后當娠寵光夫人顯使女豎淳于衍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洛洛也藥得無有毒乎趙曰漏舟西征賦失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瘞於屬切埋也今詩句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鶴曰按元稹志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歷二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奚二子尚無恙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長宗文公在衡最熟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聶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洙曰列子夸父逐日於暘谷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貴內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寓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鐔為士庶為人用今

鵾鳥也脩可曰風俗通汲令應郴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畏之因得疾郴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師曰疑惑尊中弩久病也淹留冠上簪言不用也洙曰魏幸毗陳文帝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趙曰漢揚雄校書天祿閣王莽時以獻符命投劉歆子棻於四裔辭所連及使者來收雄雄恐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此以喻昔日論房琯而忤肅宗也洙曰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歡莊子黎羹不糝趙曰女與汝通指湖南親友也琛寶也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公讀其檄而頭風愈今公自言述作異於陳琳不能愈風也漢志郎官賜錦帳公客為員外郎故云莊子是陸沈者也注沈不在水而乃在陸洙曰張華鷓鴣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漢書王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參卿曰公謂諸公客餽食賜金也師曰春草封歸恨言不得歸故封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待雪字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鵾曰桂水注見前南樓在武昌庾亮與諸佐吏登者必盧送章尚書歸柩經過此地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間字好謂空中或有或無也）帶雨不成花（上句承對）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公自注何遲詩城陰度整黑昏鴉楼翅歸沫曰王莽錢名錯刀以金錯其文）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廬舘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璘緇為入荅梧廟看雲哭九疑（洙曰史記蘇秦字季子唉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阮步兵詩況酔似埋照漢書高祖使使徵盧舘舘辭病不行上怒曰盧果反使樊噲擊舘昭帝時傅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北闕鵠曰按史是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略王翊敗之故有此句布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蘇徯適桂州所經從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大歷五年潭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悶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寒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匪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瑶墀侍臣已冥冥瀟湘水國傍龍鸞鄠杜秋天失鵬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遥拱北辰纓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鼙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獨以服食取漢中）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人日寄杜二拾遺

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悶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寒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匪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瑶墀侍臣已冥冥瀟湘水國傍龍鸞鄠杜秋天失鵬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遥拱北辰纓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鼙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獨以服食取漢中）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人日寄杜二拾遺（大歷五年潭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悶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寒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匪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瑶墀侍臣已冥冥瀟湘水國傍龍鸞鄠杜秋天失鵬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遥拱北辰纓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鼙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獨以服食取漢中）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人日寄杜二拾遺（大歷五年潭州作）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劒老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趙曰身在南蕃無所預謂子美寄居荆楚而不預朝政也龍鍾行不進貌遠忝二千石比通為蜀州也洙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公嘗有詩云甫也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公自注嚴公再領蜀都余後參幕府　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扈眇暫出蕭雍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斲翮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公自注嚴公既殁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烏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與撫孤之情真所謂一死生不臧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張老存家事稚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墳荒鳴咽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曠絶含香舍稽留伏枕辰

會也公詩意謂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用事第以張老為文子家臣而又以文子之稱范武子家事治語兼用之洙曰子孫不孤矣趙曰漢制列史車書熊於軾羅江縣屬綿州錦水則成都也漢士郎秦事口舍雖舌香公舊為員外郎而今留滯於江南且多病故有曠絶伏枕及迴鴈長卿之句傳驛雙鯉早則自言致仕之早也洙曰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曰周昨來中道見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崔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劉牢之又異焉卿作古非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

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丹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淨厚）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徐廣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操之流沫曰晉書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劉牢之之甥也趙曰林烏反哺聲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也張華注禽經云慈烏曰烏烏長則反哺其母沫曰永嘉晉年號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趙曰郴州有橘井蘇耽之故宅也詳見前注沫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左傳富而行何強之有也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鄭曰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作劒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劒定功曰稱天子乘遊黃澤使宮樂諡曰黃之澤其馬歐玉皇人毒殺漢書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賈復顏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田曰曹子建七啓云符采照燭觀文帝車渠椀賦發符采而揚榮趙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符采橫發大率言符光雜糅也沫曰左傳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而生稱公名之曰蘭晉郤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故及第者謂之折桂本此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晉謝安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趙曰晉潘岳秋興賦以太尉掾寫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郎直亦必省郎之官故云潘省會於斯夢鄒曰樂府有屬將雛曲沫曰鹿皮菊注見前卷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難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趙曰鵷文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客上一一背人飛雲
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夢
陽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過春而回希曰公在南
而鴈北飛故曰背人洙曰鴈足繫書用蘇武事　衡曰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
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鵝曰公在潭寧舟居小寒
佳辰强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舡如天上坐
食如小至謂前一日也
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趙曰鶡冠隱者之
冠也見袁淑真隱

傳舊注引漢輿服志以為虎賁武騎之冠非也范元實
詩眼云沈佺期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謂聖明君
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舡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
中看皆不免蹈襲然亦未易優劣也山谷曰舡如天上
坐人似鏡中行舡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
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舡如天上坐祖
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又
曰前人詩有水面舡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
炯然可謂點鉄成金郎氏聞見録云或以沈雲卿論少
陵之劒子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
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
暫語舡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沐曰古詩思為雙
飛燕啣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
爭道朱蹄驕齒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
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强親近同心事金鎧下山紅日晚
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
非吾道況乃今朝更棁除夢弼曰善直略切膈也趙曰
金鎧馬鎧也　牙檣捩柁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
低顒至膝故曰齒膝沐曰朱建平善相馬觀文帝將出
臥馬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謂帝膝
帝怒遣使殺之漢馬援南征交趾後又擊五溪蠻矣瞥
書葛强山簡愛將也夢弼曰廣韻鎧都切鞍鎧也埤
蒼云檣帆柱也檣尾銳如牙故曰牙檣師曰柁所以正
船搖柁曰捩鄭曰捩力結切拗也趙曰周禮女巫掌歲
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以
唐氣朔考之大歷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
則祓除之義尤明

贈韋七贊善㴶曰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公自注斗樞下兩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兆人

贊善必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兩相比為三台　時論同歸尺五天公自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樞三象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洙曰杜陵韋曲地名未央宮名並在長安鄭曰塞愚則切洙曰勾踐既滅吳范蠡偏舟泛五湖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折字是　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趙曰古樂府艷花句引落鵝曰公嘗有生憎柳絮白於綿之句未憎猶生憎皆方言也洙曰本作不來接一作折鵜曰爾雅鵜伯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脩可曰盛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峰乃嶽山七十二峰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紆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岳麓書院皆在焉

曰橘洲湘江中四洲之二夏中水泛惟此不没上多美橘故名老宿僧之年臘高者夢弼曰野客樂本作謝客

謝靈運字客子為永嘉太守性好山水肆意遊遨嘗於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山賊不知為靈運也何顒當作周顒詳見上覺率寺詩何顒好不忘沐曰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腑然希曰山谷改此句云山鳥山花共友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遠洪駒甫云謂凡弟為友于者耿後語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鄒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晉地概略侍御史替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法趙曰把臂言往別鄒瑕之時也師曰按百越言按察楚越之

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洙曰鄒瑕

鄙趙曰漢書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詩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鮑曰商於乃張儀欺楚王之地楚世家注商於在於水中也商州也舊屬楚

璀據潭州為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齊各出軍討之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洶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陝烈火發中夜高煙燋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委薄俗鬱鬱田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堙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威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聞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

入衡州鷁曰是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

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涣勇銳白起强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吞臧氛埃期必掃蚊蚋馬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雖謂梆為清涼州可也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摠外家養謝安秉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鳳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公自注彼

榛張勸柴荊寄樂土鵬路觀鶱翔趙曰漢光武紀不圖今易師卦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金湯謂金城湯池也楚詞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趙曰苦節士指崔瓘也按本傳崔瓘以士行修謹聞大歷中為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絕之下多怨者寡妻從為郡凡者安堵墻言寡妻平日遺愛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凡者安於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元惡指臧玠也以崔瓘謹守府庫不能賜予裨將卒伍衣食不繼遂聚謀而為亂也夢符曰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趙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鄭曰莊子手足胼胝蒲眠切胝張尼切皮厚也椰丑林切椰州也秦屬長沙郡夢弼曰雲鳥埤言城高也埤部弭切或曰埤當作障趙曰史表旗亭注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名蜂橙者設蜂燧於橙也橙者城上守望樓隍者城下之壕也漢書舜遊岩廊之上注殿下小屋也帝曰漢書將軍為國柱石又御史號獨坐風霜則御史之任時裴端公虬為道州刺史陽中巫濟為衡州刺史故云洙曰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七國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隱若一敵國云司馬相如

字長卿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夢弼曰史記張儀願為門闌之厮又白起為秦將善用兵趙曰劇孟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渙為人勇銳時在崔瓘幕夢弼曰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趙曰椰州橘井已見前注又有馬嶺山亦名蘇仙山蘇耽入山學道其母往閭之見其乘白馬翱然故又謂之白馬嶺其上有壇夢弼曰時公之舅崔偉攝椰州公欲往依之剖符注見前洙曰南史江摠字摠持文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晉謝安放情立整每游實以妓女從趙曰我師嵇叔夜公自言欲放曠懶散如嵇康也樂土謂椰州也鵬路翱翔謂衡州刺史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嫗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旰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臨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啟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過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

悅宗英李端公守賸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
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
寂嘉煩襟皇天照嗟嘆趙曰舊本作反掌條伯世作及
之心而反當帳下之難不能一叱白刃使散乃自以為
媿矣帳下指臧玠賢良指崔瑋也沫曰道違形骸謂過
亂而死者趙曰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夢符曰漢書注
上游水上之上流也趙曰時澧州刺史楊子琳出兵同
討臧玠故云上游兵也見後呈聶令詩中公自注田曰
南圖字見莊子趙曰御史相呼為端公時李勉自御史
中丞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夢符曰老子天下神
器後漢章帝時宋意上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
不臣所以尊尊卑強幹弱枝也
趙曰陸機文賦叩寂寞而求音

之亂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鶴曰裴虯時為道州刺史同平臧玠
南紀風濤杜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廋山雲層
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洙曰本一
作南極伏波銅柱注見前趙曰武
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詛丑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
呼已十年儒服奚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

洞庭野歃得文翁肆佚佚冑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
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
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
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
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户密翰晝叠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
凍堦祀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髮鬢髮髮鬢雖曉故國延歸望
哀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
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趙曰旄頭胡星也晉天文志以為旄

頭紫微帝宮也紫微言其犯帝座此追言安史之亂

也洙曰漢書文翁為蜀郡守興事學宮以教蜀人佚佚
整齋飭冑子為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詩閟宮頌
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曰祀俎里切劬也鬢髮味切
洙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趙曰公謂采
詩之官倦於跋涉而不來采吾詩吾之詩如史官載筆
而可備史
之失墜也

朱鳳行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濟作也

時濟攝連帥之職以討臧玠之亂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
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慰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
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鵷梁相怒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鄭曰耒陽衡州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跡縣邑小知我凝湍濤半旬獲浩濕靡下啟元戎湖邊有飛旐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子美將死猶憤憤詩辭興在北坑趙殊不衰颯此豈甘以醉飽夫身命者方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公自注時臧玠

穀崔瓘長沙擾亂聞崔侍御潠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衷州北楊中丞子琳問罪將士自澧土達長沙殊曰史記刺客傳聶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嚞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師曰狄相孫謂仁傑孫羲皇也南史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趙曰本作前世本作前朝為是聶令之父或祖嘗任翰林之職乎潠以沼切大水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浩潠演漾鄭曰釀普沼切酒清曰釀沫曰漢司馬相如作喻巴蜀檄秦武安侯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夢鄭曰公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宜悉坑之也鶴曰按史云公至耒陽聶令餽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南嶽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鶴曰次潭蓋欲歸衡陽也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說盡轉暢久存滕漆膠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自引李杜亦戲朔雲寒菊倍離憂鶴曰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是年為十二秋矣趙曰尚方賜屨公嘗為左拾遺故云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漢陳重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靈帝時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注云李膺杜密也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鶴曰是秋公將北首辛於潭岳之間誌云竟以寓卒潭於岳陽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

過洞庭湖鮑曰洪玉甫云此詩迎人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王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十

謹案第十頁後三行時子美父閑為兗州司馬刊本閑訛門據唐書本傳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晙善刊本晙訛駿據梁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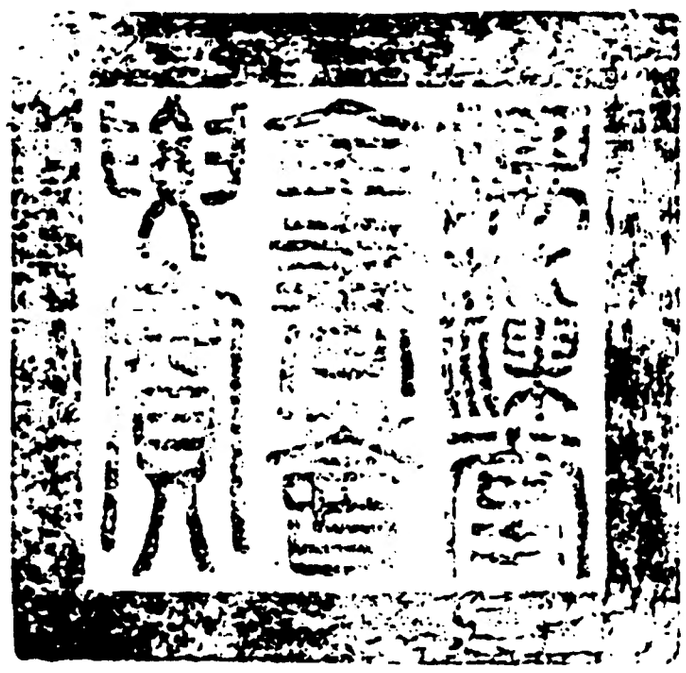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七行以燕豁石城為鋒刊本豁訛豀據莊子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按仇兆鰲本判官下有兼寄韋韶州五字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暫語船檣還起去刊本去訛處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朱建平善相馬刊本建平訛達明據魏志改下同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江摠字摠持刊本持訛符據南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悼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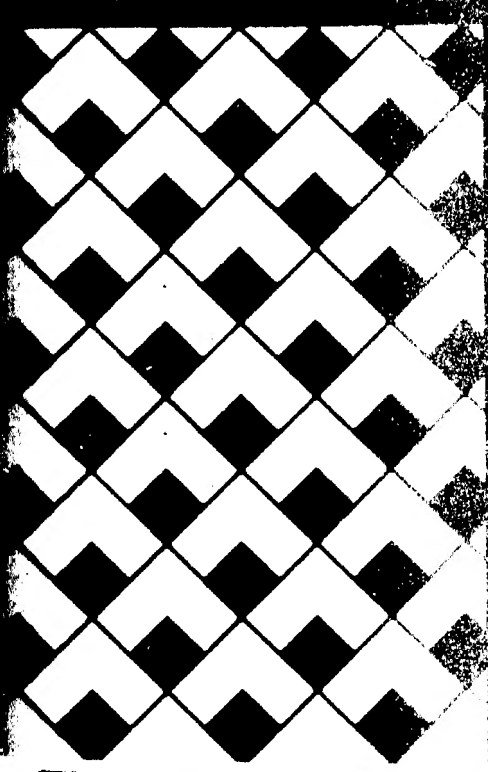
乾隆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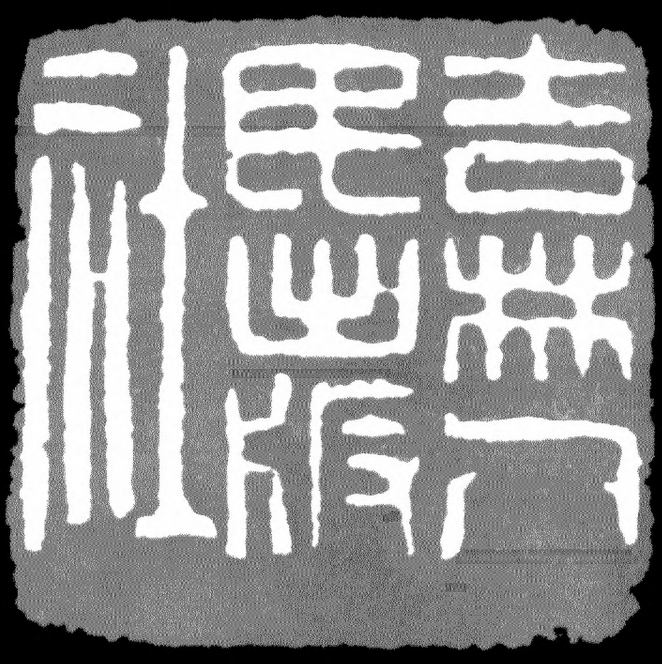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集分類補注

家注杜工部詩集



78

林人民出版社